

大天二（民初俠情技擊倫理故事）　馬騰・文

一個鄉下小子，被逼離鄉，由於因緣際會，加入了私梟活動，冀圖闖出一番事業，却不知世途險惡，殺機四伏，幸他胆識過人，福大命大，要知他能否如願以償……

\$4.00

第27年
29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大天二」，是一篇講述民初時代本港邊界寶安縣一帶私梟活動情況之事迹，聞說當時走私黃金及鴉片的猖獗，令人驚駭，難以相信。故事中主角人物，是個鄉下小子，由於犯了嚴重族規，被迫離鄉，因緣際會，加入了當地的私梟活動，冀圖闖出一番事業，他却不知世途險惡，屢遭殺機四伏，幸他胆識過人，吉人天相，但仍須竭盡所能在洶濤駭浪中掙扎，命運難以預測……過程緊張刺激，敬請萬勿錯過。

☆ ☆ ☆

「金釵令」作者因事出國，今期續稿仍未收到，情非得已，暫停刊出，一俟續稿付到，定當恢復如期刊出，敬請讀者諸君見諒。

歷史宮幃故事「九龍刀」今期刊出，是新進作家歐陽雲飛的精心巨著，他不但文筆秀麗，行文流暢，而且對故事中人物描寫刻畫入微，不容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塞上煞星」，周憶文撰著，內容敘述一個塞外煞星，避情到中原，滿以爲可以安身立命，可惜他命帶桃花，到處爲情所迫……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20.00
一年港幣$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46.00
一年港幣$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06.00
一年港幣$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29期
（總號136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大天二

民初俠情技擊倫理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捉姦在床　被逐出鄉

民國十九年。

寶安縣縣府——南頭鎮。

南頭鎮最大的家族是鄧氏家族，在鎮北頭，那座青磚水磨石的鄧氏祠堂恢宏氣派，單看那座祠堂，便知道鄧氏這一族之興旺了。

恰好，當時的寶安縣長也姓鄧，大名正經。

而鄧氏一族之長，年紀却不大，大約四十出頭，名叫鄧寶廷。

鄧寶廷雖然年紀不大，但却是鄧氏一族最富有的一房，鎮上的生意不但有一大半是由他經營的，田地也有百十畝，再加上在南頭海灘至蛇口一帶，擁有大片蠔田，還有二十多艘漁船，不要說是南頭一帶了，只怕在全縣來說，也是最富有的了。

就憑着這一點，他當上了鄧氏一族之長。

那眞是有財有勢了。

更且，那位鄧縣長據說是他在省城（廣州）讀書時的同學，而事實上，兩人也過從甚密，試想一下，這樣一位人物，簡直是一方之霸了。

而他也順理成章地，被委爲南頭鎮的鎮長。

既然是一鎮之長，那自然掌握了一隊保安隊，那不但有財有權，也有槍了，這在當時來說，儼然土皇帝。

×　×　×

南頭鎮既然是縣站之所在，自然的，也異常繁華熱鬧，鎮上酒樓茶肆林立，當然，其中也有不少店舖。

這一日，是墟期，但墟場已散，因爲時間已是上午九時左右，而墟場是在早上五時三十分左右便開了，那些從各鄉趕來趁墟的鄉民，大都要趕回去下田做工作，所以，墟場在九時左右便散了。

墟場雖然散了，但茶樓食肆及那些店舖，却其門如市，不少鄉民手上有兩個錢，便趁便買一些日用貨品回家，也有些到茶樓食肆嘆其一盅兩件，享受一下，有錢在手，總是豪爽一些的。

天然居是全南頭最大的茶樓，名氣也最响，不少鄉民以能够在天然居嘆茶而自豪，當時，有一句說話：到南頭不到天然居，等於沒有去過南頭。可見，天然居名氣之响了。

在當時，絕無疑問，天然居可說是南頭鎮的代表，因爲四鄉的鄉民都知道，南頭有一間天然居。

而事實上，鎮上及附近一帶有頭面人物，幾乎每天都在天然居品茗，就連那位鄧縣長大人，每天早上也帶着兩名馬弁，到天然居嘆其一盅兩件。

只不過，縣長大人公務繁忙，每天早上不過八時，便已結賬返回縣府辦公了。

而八時過後這段時間，大多是那些有頭有面人物在嘆茶，因爲他們有的是時間，既不用下田，也不用在店舖內忙着做買賣，那些工夫，自然有人替他們幹。

本來，在這段時間內，茶樓食肆的客人皆很疏落，但由於今日是墟期，所以，例外地熱鬧，簡直坐無虛席。

鄧寶廷亦是天然居的常客。

而他就是天然居的大老闆。

這時，他正與族中幾名父老在品茗，談說着在五月初五端午節時，賽龍舟的事宜。

每年端午，附近各鄉的鄉民，皆在后海灣舉行龍舟競渡，那是一個大節，這兩年皆由他們那一鄉奪標，故此，他們預早籌劃，希望能够在今年也能獨佔鰲頭。

由於鄧氏在南頭是大族，故此，每一年的龍舟大賽，皆是由鄧氏一族選派子弟參賽。

而他們經過一番商議後，決定在這幾日之內，便選派出參賽的族中子弟，擇好日子，將條龍「起」出來（一般的習俗是在端午過後，便將龍舟入土，到翌年的端午前，才將龍舟起出來，據說，這樣，那條龍便分外『生猛』，而且不易損壞），洗擦乾淨後，再髹上兩遍桐油，然後加以操練，算起來，這時離端午只有一個月，有這些時間操練，應該足夠了。

談談往昔在廣東沿海及河涌縱橫的地方，對於每年一度的龍舟大賽，是非常之狂熱的，而那一天，后海灣也熱鬧非常，幾乎可以說是萬人空巷，都擠在賽龍舟的河旁兩岸，翹首觀看，其盛況非三言兩語可以描述的，而過程之驚險刺激，也非親歷觀看之人所能體會的。筆者當年曾聽父執輩之人說，昔年四鄉參賽之龍舟，爲了奪魁，有以機關鎗掃射搶先的龍舟，或是在舟首裝上鐵角，撞翻其他參賽的龍舟，以達到奪標的目的，而當年，能够奪標的龍舟，是無比風光榮耀的，也因此而經常引出械鬥的事情來。

閒言表過，言歸正題，正當鄧寶廷與三位父老商議定當，就此決定時，外面匆匆走入一位穿一套唐裝短打的漢子，似乎有什麼急事般，看也不看滿座的茶客，一逕急步走到鄧寶廷那張枱子前。

鄧寶廷坐的那張枱子，是全茶居內位置最好的，可以一眼看到全茶居內的情形，故此，那漢子才走進來，鄧寶廷便已瞧到了。

他瞧到那漢子的匆忙神色，便已猜到，那漢子一定有什麼緊要事來找他了。

因爲那漢子乃是他家中的一名下人，叫做阿琛。

不過，他却沒有顯露出什麼來，畢竟，這幾年來，他的涵養功夫頗爲到家。

其他三名父老這時也看到了走近來的阿琛。其中一名被族中人稱爲三叔的老人

（其實不過五十歲上下），開聲朝阿琛叫道：「阿琛，有事麼？」

阿琛已走到鄧寶廷的身邊，聞言應道：「三叔，是有點事，要老爺回去。」

說着，不再理會三叔，彎腰俯首，在鄧寶廷的耳邊說了幾句話。

由於阿琛說話的語聲低到只有鄧寶廷才聽到，故此，那三名父老雖然豎起了耳朶，也聽不到阿琛說些什麼，不過，他們却從鄧寶廷那陡變的臉色，看出必然發生了什麼事。

果然，鄧寶廷臉色驟變之下，霍然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匆匆地對三位父老道：「三叔，二伯公，七哥，我有點事，先走了。」

說着，已神色匆匆地向外走了。

阿琛則緊緊跟着。

三名父老納悶地互相看了一眼，沒有說什麼，繼續品茗。

因爲他們都知道，無論是什麼事，他們遲早也會知道的。

× ×

鄧寶廷一口氣走回家中，才踏入大門內，便咬着牙，語聲沉狠地道：「阿琛，那畜牲呢？」直到這時候，他的臉色才變得鐵青難看，於此可見他修養功夫的是到家。

阿琛低聲說道：「被縛在後面的柴間內。」

「那賊人呢？」鄧寶廷的臉色抽搐了一下。

「三姨……太在她的房中。」阿琛吶吶着說，同時小心地斜睨了在前面走着的鄧寶廷的臉色。

鄧寶廷腳步不停，一直朝大廳走去。

「有什麼人知道？」

阿琛遲疑了一下，才道：「大太太二太太及王嬸，還有少爺小姐他們，以及阿根阿興他們。」

「外面的人不知道吧？」鄧寶廷一步走上了大廳。

「大太太嚴命不准將消息傳出外面！」阿琛說。

這阿琛乃是鄧寶廷的一位族侄，爲人勤快靈俐，由於父母雙亡，在十六歲時便寄身在鄧家做事，深得鄧寶廷的歡喜，很多時候跟着他出外辦事。

大廳上，已坐着大太太與二姨太，看到鄧寶廷，一齊起身，大太太黎氏搶前道：「老爺，你回來了……」

鄧寶廷沒好氣地道：「怎麼了？你們坐着看熱鬧麼？」

黎氏忙道：「老爺，你怎麼遷怒到我們的頭上？我要是想看熱鬧，也就不將這件事捂住了。」

鄧寶廷雖然是一族之長，但對於這位原配妻子，一向也認讓三分，無他，因爲黎氏的父兄也是西鄉有頭有面人物，手上也有鎗有人，況且，她一向賢淑，對於他娶妾之事，不加理會，又替他生了兩個兒子，那自然要忍讓一下了，只是今日被三姨太的事情弄得怒火燒心，才會不加細想，就責備黎氏，如今被黎氏一說，馬上軟了下來。「好了，算我說錯你了。」一屁股在當中那張椅子上坐下來。

「老爺，那賤人幹出這種羞家的事情，簡直丟盡了老爺的臉，老爺，你準備怎樣處置？」二姨太一直以來，都在與三姨太在爭寵，難得有機會將她踩下去，自然是落井下石了。

「住口，這裏沒有妳說話的份兒！」鄧寶廷大發夫威，厲聲喝叱二姨太。

二姨太馬上噤聲，悻悻地重新坐回椅子上。

「聽着，這件事不准傳出去！」鄧寶廷的臉色難看得有如玄壇般，惡狠狠地望了廳上的各人一眼，「哼！我自會處置他們！」

「老爺，你是不是要按照族規處置他們？」黎氏大着胆問道：「家醜不可外揚啊。」

「別說了，我自有分數。」鄧寶廷沒好氣地瞪了妻子一眼，煩燥地站起來，在廳內來回踱着步。

× ×

事實上，難怪他如此惱怒煩燥的，因爲他那位一向甚得他寵愛的三姨太朱氏，居然暗中與他的一位堂姪勾上了，要不是今天早上被那位老媽子王嬸撞破了，他還被幪在鼓裏，當初他在聽到阿琛向他悄聲說時，簡直氣炸了肺，眞想將兩人生劏活剝浸豬籠，才下得了那口氣，但在趕回家的路上，他逐漸冷靜下來，想到自己是個有頭有面之人，若是按規將那對奸夫淫婦處置，事情必然鬧大，那無疑是往自己的臉上抹灰，被鄉中人在背後指指點點，那他還有什麼顏面在鄉中立足，當其族長，是以，他在趕回家時，心中的怒氣已消了一大半，並且決定，將這口烏氣暫時咽下，說什麼，也要將這件事情捂蓋住，免得成了鄉人恥笑的對象，揹上一個龜公的外號。

踱了一會，陡然停下來，朝黎氏與二太太道：「你們馬上回房去，嚴詞責令阿元他們不可對外亂說，知道麼？」

黎氏與二姨太連忙應着，起身走回房間。

而他口中的阿元，就是他的大兒子。

原來，黎氏一共替他生了兩個兒子，三個女兒，至於二姨太何氏，則替他生了二個女兒，三姨太朱氏是在兩年前才納的，却仍未有生養，由於年紀輕，樣貌也比黎氏何氏要俏，故此，甚得他的寵愛。

待黎氏何氏走入後面後，鄧寶廷才對一直站在廳前的阿琛道：「阿琛，跟我到後面去！」

說着，他已一逕走向後面。

來到柴間前，鄧寶廷心中的火氣又騰升起來，牙齒咬得格格直响，連雙眼也紅了。

要不是爲了顧全自己的顏面，他直恨不得將那畜牲千刀萬剮，才能消得心中之氣。

柴間的前面站着一個黑黑實實的漢子，這人乃是他的貼身隨從，撓得一手好鎗，名叫黑鬼森，是他們從香港請回來的近身保鏢。

黑鬼森一眼看到鄧寶廷，忙趨上前道：「鎮長，你來了。」

鄧寶廷點點頭。「阿森，你就守在外面，不要讓人進來。」

黑鬼森答應一聲，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但却沒有說什麼。

鄧寶廷不是個白痴，自然從黑鬼森的表情看出他心中所想的是什麼，那剎那，他才强按下的怒火，又爆發了，幾乎想不顧一切，開祠堂，按族規處置那畜牲！

但他畢竟是個老謀深算，城府深沉之人，當下吸口氣，壓下那股怒火，只是哼了一聲，便向柴間走去。

阿琛經已搶先一步，將那柴間的門推開。

鄧寶廷在未踏入柴間前（這裏所說的柴間，亦即北方人家的柴房，是用來堆放柴草雜物的地方），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才一步走進去。

阿琛沒有得到他的吩咐，不敢走進去，站在門前，正想將門拉上，鄧寶廷却道：「阿琛，你進來，將門關上！」

阿琛這才敢走進去，應聲將門關上。

黑鬼森這時才露出了一個古怪的笑容來。

× ×

柴間的地上，躺着一個幾乎被綑扎成像粽子般的年輕人，粗眉大眼的，精壯得就像一頭牛，年紀大約二十六七左右，剪了個平頭裝，一身古銅色的皮膚，發出健康的光澤。

這年輕人就是鄧寶廷的堂姪子，名叫鄧焯。

就是他，胆生毛，居然敢勾他堂叔的姨太，說起來，也就是他的嬸娘。

那位三姨太朱氏排輩份雖然是鄧焯的嬸娘，但年紀比他輕——只有二十三歲。

而鄧焯自小便桀野不訓，好勇鬥狠，是個闖禍的頭兒，被同輩的兄弟叫做「浮焯」（寶安東莞一帶，鄉俚俗語稱一個人好勝生事爲浮燥仔，所以，浮焯這個稱呼，是帶有貶虛之意的），本來，他家世也是殷厚之家。祖上遺下田產數十畝，店舖一間，蠔田一塊，可惜，他的父親是一名游手好閒，不事生產的「二世祖」，嫖賭飲蕩吹樣樣齊，在他十三歲那年，他的生母便不堪其父之所爲，氣得病死了，而那一份家產，也被他父親花得七七八八了。

在他二十二歲那年，他的父親終於將田產店舖敗光，甚至連那間祖屋也賣掉了，在窮途末路之下，上吊自盡，從此，便剩下浮焯一個人，是鄧寶廷見他無家可歸，怪可憐的，念在親戚份上，加上他當時又要用人，便收留了他讓他在鎮公所保安隊上掛了個職銜，實則，是替他辦事。

料不到，却養虎爲患，自己的三姨太居然讓他「偷」了。

不過，這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浮焯在柴間內早已聽到鄧寶廷與黑鬼森的說話，從而猜到，鄧寶廷是來處置他的。而他也很清楚，犯上奸淫之罪，按族規是要遊街示衆，受人唾駡，然後才被抬去浸豬籠，生生浸死。

而他在被捉住後，知道免不了一死，所以，他也就豁了出去，絕不求饒。

故此，他在看到鄧寶廷走入柴間，臉上沒有露出絲毫悔過乞求之色，倔强桀野地翻眼看着鄧寶廷。

鄧寶廷一眼看到地上的鄧焯，想到他竟然睡了自己的姨妾，與他分一杯羹，不禁又妒又怒，猛抬腳狠狠地踢在鄧焯的身上，直踢得鄧焯有如滾地葫蘆般，在地上打了個滾，却沒有哼出一聲來！

「畜牲，你竟然幹出這種不要臉的缺德事來，眞是氣死我也！」鄧寶廷氣怒得全身抖顫着，壓抑不住地，往鄧焯的身上亂踢。

鄧焯咬着牙，被踢得在地上滾來滾去，却硬挺着，不哼一聲。

這一來，鄧寶廷更加怒不可遏，隨手抓過放在牆邊的一根担挑，沒頭沒腦地往鄧焯的身上打下去。

一邊看着的阿琛，驚恐得全身發顫，他還是第一次看到鄧寶廷如此狂怒變態，就像瘋了一樣。

「阿叔，你要打死他了，停手吧。」阿琛不由自主地叫。

在族中，鄧寶廷的輩份是他的叔輩，所以，阿琛爲示尊敬，一直叫他阿叔。

地上的鄧焯也眞倔强，仍然是不吭一聲。

鄧寶廷就像狂了一樣，揮動担挑繼續亂打，口中狂叫道：「打死他，打死這不知廉恥的畜牲！」

鄧焯的頭被打破了，身上也血痕條條，終於忍不住，叫出聲來。「五叔，你打吧，打死我吧，我不錯也錯了，你打死我又怎樣……」鄧焯痛叫着嘶聲說，眼中充滿了恨毒之色。

鄧焯這一叫，鄧寶廷就像洩了氣的皮球般——大概是打累了，扔掉担挑，一個勁在喘氣，一張臉又青又白。

阿琛怕他氣瘋了，慌忙上前扶住他。

「阿叔，你沒有什麼事吧，快到那邊坐下歇口氣吧。」

說着，扶着鄧寶廷走到一堆禾草前，扶他坐下來。

地上的鄧焯也眞忍得痛，馬上停止了呻吟。

阿琛本來與鄧焯頗談得來，看到他那樣子，但却愛莫能助，只好難受地看着地上的鄧焯，暗中替他求菩薩保佑，能够逃過這一次災刦。

喘息了一會，鄧寶廷心中的怒氣消滅了大半，這才惡狠狠地道：「畜牲，你知道那樣做是要浸豬籠的麼？」

鄧焯緊咬着牙，抵受着渾身上下劇烈的痛楚，不哼一聲。

「說，是那賤人勾引你，還是你……」鄧寶廷的雙眼又紅了。

這一次，鄧焯開了口，打斷了鄧寶廷的說話，哼哼唧唧地道：「五叔，事已至此，我知道難逃一死，你還問什麼呢？總之，我該死，那不就結了？」

「媽的！」鄧寶廷氣怒得臉青鼻歪的，一下子跳起身來，衝前去一把執住鄧焯的衣領，將他揪起來，揮手劈劈啪啪地，一口氣正反兩面抽了鄧焯十多個咀巴，嘶吼道：「畜牲，你以爲你一死就什麼也抵消了，你有沒有替我想一下，我這張臉往哪裏放？我眞是有眼無珠，當初爲什麼要收留你！」

鄧焯被摑得兩邊臉又紅又腫，幾乎連牙齒也讓他打掉幾枚，咀角流出血來，阿琛看着，不忍看下去，將頭扭轉。

「五叔，你打也打够了吧？」鄧焯呻吟着，語聲含糊地說：「要殺要剮，請你

給我一個痛快的！」神態依然那樣倔強標悍，沒有露出半絲乞求之色。

鄧焯打得手也瘦了，惡狠狠地道：「畜牲，難道你還想活！」

「五叔，我自被捉住後，便沒有奢望你會放過我。」鄧焯說着，吐出一口血沫來。

鄧寶廷胸膛急劇起伏着，喘息了一會，一下子鬆開執着鄧焯衣領的手，讓鄧焯重重地摔跌回地上，然後長長地吐出一口氣，神色頹喪地退回到那堆禾草前，一屁股坐下去，從身上摸着一盒鐵盒的三炮台香烟來，打開，拿了一根，劃着火柴，點燃了，狠狠地狂抽了幾口，噴得柴間內充滿了烟霧。

阿琛不知鄧寶廷會怎樣處置鄧焯，又不敢問，納悶着，暗中替鄧焯緊張担心。反而鄧焯却閉上了雙眼，口中發出斷斷續續的呻吟聲，一副等死的樣子。

狂抽了半支烟後，鄧寶廷才輕咳了一聲，開口道：「阿焯，二哥只得你一個兒子，你爲什麼這樣不長進？我要是將你按族規浸豬籠，你那一房便絕了，我實在不忍心，但你又確是死有餘辜……唉，念在同是一個太公的份上，我還是放過你這一次。」

阿琛聽着，禁不住放下那顆一直懸起的心，大大地鬆了口氣。

鄧焯聽聞五叔居然肯放過他，不禁驚詫得霍然睜開一雙眼，不可置信地翻着眼，望向鄧寶廷。

鄧寶廷嘆口氣，接說道：「不過，你馬上要離開這裏，從此不准再回來，同時絕口不提今日之事，你若是應承我，我便放過你！」

阿琛聽鄧寶廷那樣說，才恍然明白到，鄧寶廷之所以放過鄧焯，歸根到底，是爲了自己的面子，不想將醜事宣揚出去。

但他也替鄧焯能够逃出生天而慶幸。

鄧焯雖然已感無生之望，但聽說能够逃過一死，他在別無選擇之下，自然是選擇生那一條路了。「五叔，你眞的肯放過我？」他仍然不大相信聽到的是眞的。

「我說的話，幾時不算數？」鄧寶廷沉着一張臉說。

「五叔，只要你肯放過我，什麼條件我也應承！」鄧焯雙眼中射出强烈的求生之光來。

「既然你這樣說；我就不將你按族規處置，放你一條生路！」鄧寶廷說着站了起來。「記着，若你再回這裏，或是洩漏了一絲半點聲息，我決不會放過你，到時，你別怪我不念親情！」

鄧焯鼓着紅腫的臉腮，一迭聲道：「五叔，我會記着的，我不會自尋死路。」

「嗯。」鄧寶廷沉吟了一下，「這時候走不大方便，今晚，我會叫阿琛送你出去，記着，不要讓我再見到你！」

最後那句話，他說得很重。

「五叔，求你解開我身上的繩索好麼？」鄧焯哀求地望着鄧寶廷。

「我放過你這一次，你還不知足，哼！」鄧寶廷邊說邊往外走。「若不讓你吃些苦頭，你不會知道做錯事的代價的，就這樣躺着吧，吃午飯的時候，才來解開你吧！」

說着，他已一逕推開柴間的門，走了出去。

阿琛同情地看了鄧焯一眼，但却愛莫能助，只好跟鄧寶廷出去，將柴間門關上並落了鎖。

守在外面的黑鬼森一見鄧寶廷走出來，馬上趨上前去，皮笑肉不笑地道：「鎭長，你準備怎樣處置那『衰仔』？」

鄧寶廷沒好氣地道：「阿森，我自有分數，不勞你費心！」

黑鬼森碰了個釘子，看到東家的臉色不大好，只好訕訕地道：「鎭長，我不過想替你出口氣吧了……」

「需要你動手的時候，我自會叫你去做。」鄧寶廷冷冷地說：「有一句話我差點忘了告訴你……」

「鎭長有什麼說話，只管吩咐。」黑鬼森雖然是個亡命之徒，但他在香港已無法立足，因爲香港英政府通緝他，他現在是一個存身立足的地方，可說僥倖了；何況，每月還有二十個大洋使用，雖然比不上在香港時的風光，但也滿足了，故此，他不敢太過不知進退上下。

「聽着，今日這件事就當沒有發生過，你根本看不到什麼也聽不到什麼，我不想在外面聽到有人談論這件事！」

「鎭長請你放心。外面若是有什麼流言風語，唯我是問！」黑鬼森一拍胸口。

「好，等會你到賬房去支取十個大洋。」鄧寶廷滿意地一拍黑鬼森的肩頭，便逕自向前面走去。

× × ×

南頭雖然是縣站之所在，但畢竟是鄉村地方，不比大城市如省城那些地方，晚上八時過後，鎭上除了天然居設有講古或是唱戲的茶樓之外，所有的店舖皆關上了門。

街上的行人也很疏落。

九時左右，連天然居那些茶樓也關門上舖了，鎭上的人家，有九成已熄燈睡覺，只有縣府那邊，有燈光亮着，大門前照例是日夜有兩名扛鎗的大兵在站崗。

鎭上一片沉寂，烏燈黑火的，鎭西頭那邊，却响起幾聲狗吠。

兩條人影出現在鎭西頭的一條泥土小路上，路的兩邊種滿了荔枝樹，一邊是魚塘，另一邊是菜地。

兩條人影蹣跚地走着，走到路口，便停了下來。

「阿焯，我只能够送你到這裏，你自己保重啊。」其中一條人影退開了一步，聽口音，正是阿琛。

另一個不用說，就是鄧焯了。

鄧焯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目光依戀地注視着鎭上黑壓壓的那片房屋，唏噓地說道：「琛哥，我實在想不到，我會弄到這般田地，要離鄉別井走他方！」

「阿焯，別說了，你準備到那裏去？」阿琛問。

「我也不知到那裏去。」鄧焯茫然地翻着雙眼，「走到那裏是那裏，唉，五叔他雖然不殺我，但他要我離鄉別井，那何異要我去死？」

「阿焯，話可不能這樣說，他雖然不准你留在鄉裏，但你有手有脚，到那裏也可以找到口飯吃的啊！」

「琛哥，如今我渾身是傷，摸遍了身上四個袋，也只有幾個銅板，人生路不熟的，只怕還未走出沙井，便已倒斃在路邊了。」鄧焯說時，眼中終於滴下淚來。

「阿焯，這一點我早已想到了，我這裏有五塊大洋，你拿去吧。」阿琛說着從袋中拿出一個布團來，塞入鄧焯的手中。

鄧焯感激地道：「琛哥，我不能要你的錢，你拿回去吧！」

阿琛硬將用布塊包着的五塊大洋塞入鄧焯的手中，懇切地道：「阿焯，拿去吧，說什麼，咱們也是兄弟啊，我怎忍心你客死他鄉，只要你記着，從此好好做人，我就放心了。」

「琛哥，我會記着你的說話，我若是有出人頭地的一日，一定會報答你！」鄧焯緊緊執住阿琛的雙手，難以自抑地顫抖着說。

「阿焯，時候不早了，你走吧。」阿琛抽回手，望一眼黑沉沉的泥路，叮囑道：「時世不好，路又黑，小心啊，要是走不了，在前面找個地方，胡亂睡一晚，待天亮再走吧！」

「琛哥，你回去吧，我會小心的了！」鄧焯抹去臉上的淚水，掉頭轉身往大路那邊蹣跚着走去。

阿琛忽然叫道：「阿焯，我省起來了，我有一位表舅父住在東莞太平（太平鎭），你何不到太平找找那位表舅父，說不定可以在那裏找到落脚的地方。」

鄧焯才走了兩步，聽阿琛那樣說，喜得急忙轉過身來，待阿琛說完，便急不及待地道：「琛哥，這太好了，只是，不知你那位表舅父肯不肯收留我？」

鄧琛忙道：「阿焯，這我就不大敢肯定了，不過，聽說他是開船行做生意的，總要請人帮忙的，你既然沒有什麼地方好去，那何不到太平去碰碰運氣，聽說太平很熱閙，就算我表舅父不肯收留你，也可以在那裏找些別的工作做啊。」

鄧焯聽着，想想也是道理，橫豎自己也不知到那裏，那何不到太平去碰碰運氣，於是點了點頭道：「琛哥，你說得對，只是，我到了太平之後，怎樣找你那位表舅父？」

「阿焯，我表舅父姓朱，名叫錦全，他那間船行聽我那死鬼阿媽說，就在碼頭海傍那一帶，叫什麼吉祥船行，你去到，可以將我的姓名說出來，並說與我是兄弟，我表舅或許看在一點親戚的份上，會收留你的。」阿琛邊想邊說道：「你記着了麼？」

鄧焯眨眨眼，在嘴裏叨唸了一遍，才點點頭道：「琛哥，我記住了。」

「嗯，沒有什麼了，你走吧。」阿琛忽然眼濕濕的。

鄧焯忽然伸手緊緊執住鄧深的手。「琛哥，我一世都不會忘記你的，我若有出頭的一日，我一定會報答你！」

鄧琛忙道：「阿焯，自己兄弟，別說這些話，你一路小心啊。」

鄧焯却認眞般重復說道：「我一定會報答你的，我一定會……」

說着，鬆開了手，轉身朝蛇口那邊走去。

鄧琛直看到鄧焯的身影投入了漆黑的夜色中，才微帶悵然地，轉身往鎭上走去。

這刹那，他才發覺到，彼落此起的蛙鳴聲，是如此的刺耳，令人心煩。

× × ×

翌日早上，鄧琛一早起來，便聽到後面傳來一陣喧嘈與哭叫聲，他不禁有點奇怪，他想找個人來問一下，恰好那王嬸匆匆也自後面走來，神色驚恐的，他連忙將王嬸叫住，問道：「王嬸，後面有什麼事嗎？」

王嬸吸了口氣，才慌慌惶惶地道：「你不知道麼？三姨太昨晚上吊死了。」

鄧琛一聽，頓時倒抽了一口冷氣。「是誰發現的？」

王嬸的臉色馬上變了，驚恐地道：「我今早捧着洗臉水去拍門……那知房內沒有人應，當時我已知道有點不對，急忙去告知老爺，老爺聽了也着了慌，起床叫阿琛撞門……門被撞開，便看到三姨太她吊在樑上……好嚇人啊，伸出來的舌頭，好長……」王嬸說到這裏，忍不住猛地打了個寒噤。

鄧琛聽完後，禁不住也打了個寒顫，心頭生出一股寒意來，在他的直覺中，他有一種感覺，三姨太不是自願吊頸死的，而是被迫的。「王嬸，你去哪裏？」他有點渾噩地問。

「老爺叫我去請仵作張來打理三姨太的身後事啊。」王嬸說着，便急急脚往外走。

鄧琛看着往外走的王嬸背影，有點怔呆的，驀然間，他想到了一身是傷的鄧焯來。

「他會不會也遇到意外了？」不知怎的，他莫明其妙地生出一種不祥的感覺。

× × ×

鄧焯在第二日午後約一時左右，來到了寶安縣與東莞交界的長安墟。

長安墟雖然是個墟集，但地方却不大，計起來，不到五十戶人家，墟集中只有一家茶居及一間飯舖，由於不是墟期，所以，街上冷冷清清的。

因爲住在墟上的大部份人家，都是種田的，所以街上的行人不多，加上這時候又是歇晌的時候，那些鄉民吃了飯後，不是在餵豬，便是在小睡一下，街上只有幾個村童在嬉玩，鷄狗比人還多。

鄧焯走了半天路，又餓又累，也無心理會墟中的情形，逕自走入墟口那間只有十幾張桌子的樂安茶居。

樂安茶居只有寥寥幾個茶客在喝茶閒談，都是上了年紀的，他也不以爲意，隨便在一張枱旁坐了下來，不等他招呼，那名正與幾名老茶客在閒談的伙計，已趨上來，邊打量着鄧焯，邊道：「老兄，喝什麼茶？」

鄧焯有氣無力地道：「隨便吧。」一頓，急急道：「來一碗扣肉飯。」

那伙計答應一聲，帶點奇怪和看了鄧焯一眼，便去開茶了。

那幾位老鄉見來了一位陌生人，都帶着好奇地向鄧焯這邊張望着。

鄧焯却無心理會，他只想吃飽肚子，早點上路，趕到太平鎭。

搓按一下身上那些還未消散的腫痕，

舔舔乾燥的嘴唇，他忽然生出一種憤恨之意來。

「五叔，你太過狠了，那又不全是我的錯，要不是五姨嬸勾引我，我又怎會幹出這種事來，你就算殺我，也不用下手那樣重啊！」鄧焯心中的怨恨之意越來越深。「要不是我年輕力壯，怕不已倒斃在路邊！」

「老兄，茶來了。」那伙計的話將他的思路打斷了，他連忙回過神來，拿起茶盅，倒了一杯茶，也不管茶水滾熱，急急呷了一口。

他實在是太渴了。

一杯茶未喝完，伙計又將一大碗扣肉飯送上來，鄧焯馬上抓起筷子，扒了一大口。

那伙計看着，笑了笑，轉身走開。

但鄧焯却忽然像想起了什麼，含着滿咀的飯，含糊地叫道：「老兄，我想請教你一件事。」

那伙計訝然扭轉身，望着鄧焯。「老兄，你想問些什麼？」

鄧焯喉頭一陣上下，硬將那口飯吞下。「老兄，我想向你打聽一下，從這裏走到太平，還有多少塘（一塘等於五里路）路。」

那伙計想了一下，說道：「大約六塘路左右，老兄，你要到太平麼？」

鄧焯點一下頭，說道：「有無車子去太平？」

「只有一班車，」那伙計道：「今早十點時已開走了。」

「還有別的車子可坐麼？」鄧焯說時又扒了一大口飯，將一大塊扣肉塞入咀巴內，鼓動着腮帮子瞪着眼，直望着那名伙計。

「沒有了。」那伙計隨口道，跟着便走開去，但才走了一步，便忽然轉過身來，看一眼微露失望之色的鄧焯，說道：「我想起來了，你可以趕到南栅（鄉），那裏每天都有馬車裝魚菜到太平的，要是你運氣好的話，可以搭順風車到太平。」

鄧焯忙問：「這裏離南栅有多遠？」

「大約三塘路左右。」伙計說着便走了開去。

鄧焯也就埋頭將那一大海碗扣肉飯，一顆不剩地，扒入了肚子中。

接連喝了三盅茶，他便起身結賬離去了。

因爲這時候已差不多是下午二時，若不趕快上路，只怕天黑趕不到太平。

也幸好他年青力壯，從小便跟族中一位伯公練功夫，筋骨强壯，否則，鄧寶廷的那一頓毒打，只怕挨不住，根本連走也走不了，更別說帶傷趕路了。

說起來，他的拳脚功夫在族中同一輩的青年中，是最厲害的一個，而他舞獅也非常出色。

這時候雖然才是舊曆四月初，但已入夏，天氣酷熱，特別是那有如火傘般的太陽，走在路上，簡直能够把人晒成焦炭一樣。

幸好鄧焯是晒慣了的，但走出長安墟不大一會，便被晒得背脊濕了一大片。

他可不管這些，一心只想早些趕到南栅，能够坐馬車趕到太平，不用走得那樣辛苦。

沿着那條黃沙路走着，路兩邊的田地上，已有鄉農在耕作，只是，路上的行人很少，偶爾才遇到一個挑着糞桶的鄉農走過，那一陣被烤晒得熏揚出來的臭氣，就連鄧焯也忍受不了，急忙捂住咀巴。

一口氣走出五六里地，他那件衫已幾乎被汗水濕透了，雙腿也有點痠軟，抹一下額頭上的汗水，喘了口氣，忽然感到便急起來。

他連忙往路邊張望。

路的這邊，是一片花生地，稍遠一點，却有一片大約只有半人高的蔗地，附近一帶沒有人在田地勞作，他急忙往那片蔗地走去。

走入那片蔗地中，爲免被人看到，他只好蹲下來小解。

尿水射在乾燥的泥土上，發出滋滋的響聲，一口氣將尿撒完，他正想起身整理好褲頭，忽然間，却聽到一下輕微的碎響聲。

那刹那，他的神經一下綳得緊了，呼吸也爲之一窒，定定地凝神傾聽着。

可是，却再沒有什麼聲響發出。

但他仍然沒有動一下，繼續凝神傾聽着。說實話，他一路上皆是小心提防着的，因爲他不相信，他五叔鄧寶廷會就這樣輕易放過他，他很知道鄧寶廷的爲人，表面上像是個很看得開的人，實則，是個睚眦必報，城府深沉的人。

故此，他自離開南頭鎭後，一直很小心，提防有人會暗中下手殺他。

幸好一路上皆沒有事情發生，在走入東莞縣境後，他更是放心地鬆了口氣，他雖然有所思疑，但認爲五叔鄧寶廷就算要殺他，在他走入東莞縣境後，相信也會罷手的了，畢竟，東莞縣不是寶安縣，他的勢力已伸展不到這裏來。

但那一聲異響却令到他心頭悚然一驚，不敢大意，免得橫屍在這片蔗地中。

傾聽了一會，他仍然聽不到再有異響聲發出，才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爲了小心起見，他沒有站直身，就那樣半蹲着身子，一直往蔗地的深處走去。

這就是他聰明的地方，不從原路走出去，而從另一邊走出去，那樣，不管是否有人暗中伏擊他，總是安全得多的。

他手脚併用地爬行了一會，終於爬行到蔗地的另一邊，才直起身來，吐口氣，扭頭往後掃一眼。

豈料，就在他直起身往後扭頭的刹那，在他的左前方靠路邊的蔗地中，乍然響起一聲輕喝：「鄧焯，乖乖地站着，不要動！」

鄧焯一聽，恍似頭上響起了一聲焦雷，「轟」然聲中，他的一顆心直往下沉，手脚一陣僵木。但他的目光却迅快地投向發出喝聲的地方。

就在他的身前左側約三四丈外的蔗地中，倏然冒出一顆腦袋來，黑炭般的臉龐上，那雙銳利得叫人心寒的目光，緊緊地射在他的身上，一支烏黑發亮的槍咀，從那些青嫩的蔗葉梢上，指着他，他倒抽一口冷氣，失聲道：「黑鬼森，是你！」

黑鬼森裂咀一笑，露出森森的白牙。

「鄧焯，不是我還有誰！」

鄧焯猛地打了個冷顫，恐懼地瞪視着那黑亮的鎗咀，大驚地道：「你……你想怎樣？」

他這是明知故問，但却不由自主地問了出來。

「嘿嘿，我是幹什麼的，你好清楚，我如今用鎗咀指住你，你那樣問，不是多餘費話麼！」黑鬼森的眼中，閃射出令人胆落魂飛的殺機來。

「你……爲什麼要殺我？」鄧焯惶聲問。

「那只能够怪你自己不好！」黑鬼森忽然邪惡地笑了起來。「什麼人不好勾，你眞是色胆包天，居然連自己的叔嬸也勾，你這不是往鎭長的臉上抹灰？要他做烏龜，你以爲他眞的放過你麼？他只是不想將事情鬧大，宣揚出去，所以才假意放你，實則，那一晚你離開了鎭上，他便派我暗中跟着你，要不是他吩咐我不要在附近一帶殺你，你能够走到這裏？那晚你在田邊那座草棚睡覺時，早已死了！」

一頓，微微擺動一下鎗咀，以敎訓的口吻道：「浮焯，本來我不想費唇舌告訴你的，但我看你這麼年輕便要死，才告訴你，好讓你第二世投胎做人，不會再幹蠢事——爲了一時的快活，拿自己的一條命來玩！」

鄧焯聽着，忽然憤怒激聲道：「五叔，你好毒辣！你爲什麼不當時殺了我！」

「你激動什麼？」黑鬼森低喝道：「告訴你，這叫殺人滅口！你以爲他眞會留下你這個活口，好教他提心吊胆，提防你有一日以此來要脅他，或是宣揚開去的麼？蠢人！」

鄧焯忽然平靜下來，望着黑鬼森。「你眞的要殺我？」

黑鬼森毫不動容地說道：「你別怪我，我只是受命來殺你，要怪，怪你那位五叔吧！」

「黑鬼森，你不會用鎗殺我的！」鄧焯忽然古怪地笑了一下，目光直往那邊射去。

黑鬼森見他那樣，心中不由起疑，疾聲喝道：「別弄鬼，我爲什麼不敢開鎗殺你？」

「因爲這裏不是荒山野地。」鄧焯神色越加從容鎭定。「而這裏也不是寶安，這附近雖然沒有人，但那邊就是村子，只要鎗聲一响，必然會驚動了村子裏的人，與及在附近耕作的村民，你雖然能够殺死我，但你想一下，你能够逃得了麼？」

黑鬼森被鄧焯那樣一說，不禁猶豫起來。事實上，他早已顧慮到了。他雖然用鎗指嚇住鄧焯，但左手却暗暗執住一把短匕，用以殺鄧焯，除非萬不得已，他是不會開鎗的。如今被鄧焯說中了，心中不由焦灼起來，厲聲道：「鄧焯，你別拿話唬我，怎麼說，你也難逃一死的了！」

說着，便將鎗咀伸向鄧焯，企圖將他嚇窒，乘機一刀將他殺死！

鄧焯却夷然不懼，忽然伸手一指路那邊：「開鎗吧。那邊恰好有幾個人走過來了。」

黑鬼森一聽，心中暗懍，目光閃爍了一下，疾忙偏臉往路邊瞥望。

鄧焯就在那刹那身形一個斜竄，脚下一挑，挑起大蓬泥土，飛砸向黑鬼森的頭臉身上。

黑鬼森也不是省油的燈，馬上便警覺了，無奈他確是有所顧忌，况且，就算開鎗，鄧焯已閃開了他的鎗咀，未必能够射中他，故此，他只好怒叱一聲，身形往下一矮，避過那撮泥土，身子順勢一竄，斜斜搶截過去。

那知道鄧焯身手不凡，也打了死裏逃生的主意，斜竄的身形驀地一窒，返身撲向黑鬼森。

他這樣做，是想以近身搏鬥，纏住黑鬼森，令到他無暇開鎗。

若是拚命竄逃，無論他竄逃得怎樣快，也快不過黑鬼森手上那支鎗的，只要他食指一扣，憑黑鬼森的鎗法，他是絕對逃脫不了的。

所以，他選擇了死裏逃生這個打法。於此，也就顯出了，他是一個頗爲機靈，肯用心思的人。

黑鬼森料不到鄧焯不逃反撲過來，倉促間，他的左手倏地橫掃出去，刀光閃劃着戮向鄧焯的後腰背。

這一手，不但反應快，出手也快，顯出黑鬼森不單止只會玩鎗，在拳脚功夫上，也有一手。

鄧焯這時就顯出了他的身手來，只見他右臂一沉一格，左拳直搗向黑鬼森的面門！

黑鬼森猛覺左手臂一痠一痳，原來左手那一刀已被鄧焯沉臂格擋住了，眼見鄧焯左拳有如瓦砵般迎面搗來，慌不迭上身向後一仰，同時握鎗的右手橫砸向對方的太陽穴！

豈料他的身子才向後仰，忽然張口發出一聲慘叫，整個人向後倒栽出去，横砸出的右手，在半途中突然無力地軟垂下來了！

却原來鄧焯那搗向他面門的一拳，只是虛招，目的是將他的注意力吸引及遮蔽他的目光，猝然踢出的一脚，才是實招！

黑鬼森果然上當，下陰被鄧焯那一脚踢個正着。

下陰乃是人身上最脆弱的地方，試想一下，挨上那麼一脚，其痛苦可想而知，那一陣無法形容的痛苦，不但令到黑鬼森全身的力氣消散殆盡，也痛得他幾乎暈厥過去！

鄧焯一脚踢中黑鬼森，由於顧忌到黑鬼森手上有鎗，不敢再乘機撲擊，馬上轉身躬腰，鼠竄而去。

這就是他聰明的地方的，畢竟，無論他出手怎樣快，也快不過黑鬼森的食指一扣的，他沒有忘記黑鬼森先前對他說過的那句話：「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我會開鎗的！」

他相信黑鬼森這句話不是嚇他的，因爲，一個人若是在生死關頭，是會不顧一切的。

就像他一樣。

他不也是在生與死的關頭，不顧一切地，拚死反擊嗎？

只是，鄧焯却太小心了，因爲黑鬼森挨了那一脚，簡直痛徹心肺，因那巨大的痛苦而令到他渾身痠軟無力，幾乎連鎗也握不住，根本沒有力氣扣動鎗機，摔倒在

地上後，整個人蜷曲得有如一隻煮熟了的大蝦，白着一張臉，張着口，在地上翻來滾去。

鄧焯却有路便竄，也不管逃竄到什麼地方，心中只有一個意念：「竄逃得越遠越好。」

黑鬼森那一聲殺豬般的慘叫，終於驚動了附近的鄉民，有幾名身材粗壯的鄉民，從附近的田地中，急奔向那塊蔗地，看一下到底發現了什麼事。

這時，鄧焯已逃出老遠了。

黑鬼森雖然痛得在地上翻來滾去，但聽到喝聲入耳，他不禁心中一驚，拚着一口氣，將手上的鎗埋入泥土中，以免被那些趕來的鄉民看到，那便有麻煩了。

而他亦早已編好了一個故事。

× × ×

鄧焯經過那一次的遭遇之後，有如喪家之犬，不敢再走大路，結果，他瞎跑亂闖的，竄到了靠近海邊的南柵（鄉）那邊，那時候天色經已黑齊了。

而他一路之上，由於縫溝過溝，遇溪過溪，弄得一身濕漉漉的，沾了泥污，樣子狼狽極了！

他不敢進村子，恐防村子的人有所誤會，那就難以辯白了。

因爲在當時，有不少土匪，再加上稱霸一方的大天二（手上有鎗的惡霸），經常在四鄉一帶進行打刼搶掠，故此，每一鄉的鄉民，皆小心提防，對於陌生的外地人，異常注意，一個弄不好，被市民當土匪辦，那就生死難卜了，他在南頭鎮時，本就在保安隊上當差，對於那種情形，自然明白，所以，他不敢胡亂走入村子。

正在那縱橫錯亂的田基上徨徬不知往那裏走才是的時候，却遇上了一個扛着鋤頭從前面走來的老農，當時，他已避無可避，只好硬着頭皮站在那裏，看着那老農走過來。

那老農一眼看到他，便戒備地上下打量着他，另一隻手也搭上了鋤頭柄，只要有什麼不對，他肩上的鋤頭便會揮砸向鄧焯。

鄧焯被那老農瞧得渾身不自在的，心頭忐忑，便強裝出笑臉道：「老伯，借問一聲，這裏是什麼地方？」

那老農在鄧焯的面前停下來，目光一直沒有離開他的身上，不答反問道：「喂，你是什麼人？怎會來到這裏的？」

鄧焯知道這時候最要緊是令到那老農相信他是好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當下趕緊恭敬地惶聲道：「老伯，我是寶安南頭人，叫鄧焯，那知道在長安墟附近遇上一個土匪，他要動手搶我身上的錢，我身上只有我媽給我的兩塊錢，是我媽省吃儉用攢下來，好讓我去找表舅謀個出路的，我情急之下，便不顧一切地和那土匪糾纏起來……不知怎的，那土匪給我打倒在地，我便不辨東南西北，見路就跑……那知道却跑到這裏來，不知這裏是什麼地方。」他說時裝出一副可憐相。

他說的有假也有眞，他說的阿媽那一段，自然是編出來的了，因爲他的亞媽早已死了多年，但他爲了博取那老農的相信及同情，只好編說他母親未死了。

那老農聽着，看到他身上水濕泥污，可憐驚惶的樣子，相信了他的說話，同情地道：「後生哥，你能夠從土匪的手中逃脫，算你命大，唉，如今時世不好，你亞媽怎會讓你一個人出門的？」

鄧焯聽老農相信了他的說話，心中暗喜，也放下心來，忙裝出凄苦的樣子。「老伯，我老豆（父親）一早便死了，剩下我與亞媽，亞媽好不容易養大我，她不想我在鄉下替人做牛做馬，才叫我去找表舅，看看能不能夠找到一條生路……」

「嗯，原來是這樣的。」老農同情地看着鄧焯。「你表舅在那裏做事？你要去什麼地方？」

「我表舅在太平鎮做生意，開了一家吉祥船行。」鄧焯將鄧琛說的，對那老農說出來。

「啊，原來你要去太平找吉祥船行的老板！」那老農露出驚喜的神色，完全相信了鄧焯的說話。「太平確是有一家吉祥船行。」

「老伯，你認識我表舅？」鄧焯一副大喜過望的樣子。

「那倒不是！」老農擺擺手。「我很多時到太平去，所以知道有一家吉祥船行的。」

「老伯，這裏是什麼地方。離太平有多遠？」鄧焯心急地問。

「這裏是南柵（鄉），離太平有塘幾路。」老農看一眼鄧焯身上又濕又髒的衣服，搖搖頭道：「後生哥，你這樣子如何去太平找你表舅，何況，天已快黑了，你又人生路不熟，唉，這樣吧，你跟我回家，將衣服洗一下，在我家過一晚，明早，我叫亞仔帶你到太平吧。」

鄧焯發夢也想不到，這老農如此好心，當下感激地道：「老伯，怎好意思打擾你？」

老農笑笑道：「後生哥，快跟我走吧，客氣什麼！」

說着，便從鄧焯的身邊走過，往村子走去。

南柵是一個大鄉，人丁興旺，其中出了幾個偉人，故此，在東莞沿海一帶數鄉中，與北柵是齊名的。

而鄉中也不乏有財有勢的人家，村口碉樓聳立，黑壓壓的一大片村屋，鄧焯看着，覺得比自己的家鄉南頭還要大，氣勢也大得多！

村中的人看到老農帶了一個陌生的外鄉人回來，都好奇地打量着鄧焯，令到他很不自在。

幸好，很好便到了老農的家。

這老農的家頗大，是一間青磚大屋，而他的兒女也很多，有五個兒子四個女兒，大兒子與二兒子已成家，一個女兒也出嫁了，大兒子與二兒子都生了兒女，三代同堂，鄧焯算一下，他家三代一共有十三個人。

而那老農口中的阿仔，原來是他最小的兒子，今年也有十五歲了。

家中的人看到他帶了個陌生人回來，而且衣服又髒又濕，都好奇地打量着鄧焯，那老農只好將鄧焯對他說的話，向家中的人說了一遍，他那位老妻馬上同情地道：「唉，後生哥，快去洗個身，將衣服換下來吧。阿金，去拿套你穿的衣服出來給

這位阿哥吧。」

那叫阿金的後生仔（青年），年紀大約二十一二，是老農的第五個兒子，身材與鄧焯很相似，當下答應一聲，便去拿衣服。

吃過晚飯，坐了一會，便睡覺了，那位阿金就與鄧焯同床。

年輕人特別容易熟絡，也不知是那一個先開口的，結果，兩人一直談話到半夜，才倦極睡去。

兩人遂成了好朋友。

翌日，一大早便被亞仔叫醒了，鄧焯洗好臉，穿回自己的衣服，老農的妻子特別煮了一鍋飯，讓他與亞仔吃了，便叫亞仔帶他到太平。

鄧焯對老農一家千多謝萬多謝，再和阿金說了幾句話，才跟着亞仔往村外走。

亞金却一直送他出村口，才有點不捨地站在村口，看着越走越遠的鄧焯與亞仔，忽然大聲叫道：「焯哥，我有空會去太平看你的！」

鄧焯扭頭回應道：「阿金，好啊。我也會來看你們的啊！」

投靠船行　老闆賞識

鄧焯跟着亞仔，走了個多鐘頭，才走到太平。

走在街道上，鄧焯被那種熱鬧的景象吸引住了。

因爲太平鎮比他的家鄉南頭還大，街道也比南頭的寬大，店舖可就多了，洋貨更多，居然連烟館也有，街上那些人的穿着，也比南頭時髦多了，令他感到新奇不已。

太平鎮乃是東莞縣的一個大鎮，當年林則徐抗英焚燒鴉片的遺跡，就在太平附近，控握着虎門口，地位重要，而由於位於咸淡水交界處，海鮮特別鮮美，馳名遠近，海邊設有碼頭，不但有船往省城，也有船往香港，也有陸路通往莞城、寶安一帶，由於水陸交通便利，物產豐茂，加上有不少亡命之徒利用船隻從香港走私貨物，遂形成了一片繁榮，在當時來說，乃是寶安、東莞兩縣最富裕繁榮的鎮集，連莞城（東莞縣站）也及不上它。

自然的，也聚集了三山五岳的人物，一句話，龍蛇混集。

鄧焯滿有興趣地東看西望，一個不留神，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鄧烊被撞得差點跌倒在地上，忙定下神來一看，那個人却被撞跌在地上。

鄧焯慌忙上前欲扶起那人，那人已一骨碌地從地上跳起身來，瞪着雙眼，氣惱地破口罵道：「浮死仔（當地罵人的俗話，意即輕浮莽撞），走路不帶眼，他媽的，將我撞落地，你不是想打吧！」說時聲色俱厲，揑拳捋袖的。

鄧焯慌忙陪不是。「我不是有意的，對不起，是我錯了，你大人有大量，請你原諒。」

亞仔走在前頭，聽到後面鄧焯與人口舌，連忙轉回身，走上前對那穿一身竹紗唐裝衫褲，食指上戴了一隻玉板指，上袋與襟鈕之間掛了一截袋錶鏈，橫眉豎眼，年紀大約三十五歲的漢子說道：「阿叔，他一時不愼撞倒你，實在對不起……」那漢子兇神惡煞地說：「你看一下，他弄髒了我的衫褲，這又如何？」說時，側側身，指着屁股處被弄污的地方，讓兩人看。

鄧焯吶吶道：「老哥，那……你想怎樣？」

亞仔也說道：「亞叔，我帮你抹乾淨吧。」

「哼，抹乾淨？你知道麼？我這套衣衫是昨天才穿的，你這個浮死仔不是說我想怎樣麼？好，一句話，賠一個大洋！」

「嘩，你這不是去搶！」亞仔大叫。

「死靚仔，你鬼叫什麼？」那漢子瞪眼豎眉的，朝亞仔揮動着拳頭：「到底賠不賠！」

這漢子誠如亞仔所說，確是想搶，無他，因他看出鄧焯是外地人，想欺負他。

起先，鄧焯確是有點驚怕，不想在陌生的地方得罪了人，但他看到那漢子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分明是欺負他的外地人，就算是他不對，弄髒了衣衫，也不用賠一個大洋的啊，要知道一個大洋在當時可以買半担米，普通人一個月所用，也不過三四個大洋，這豈不是硬搶？

這一來，激發了他的兇悍之性，雙眼一睜，怒聲道：「不賠又怎樣了？」

「那我就拆你骨！」那漢子眼中兇光一閃，兜胸一拳，直搗向鄧焯。

亞仔一見那漢子動手，大驚失色，跳開一步，放開喉嚨大叫：「你爲什麼動手打人呀！」

他這樣叫，目的是想驚動路上的人，圍觀之下，有人出面勸解。

事實上，早已有二三個路人在他們爭執時，便已經停下脚步在看熱鬧了，如今亞仔這一叫，果然驚動了不少途人，紛紛走過來看熱鬧。

鄧焯眼見那人一拳當胸猛搗過來，口中嘿的一聲，身軀疾忙一偏，右手急伸向那人的肐臂。

那個漢子看來也有兩下子，一拳搗空，未及勢盡，便已起一脚，踢向鄧焯的小腹。

鄧焯只好縮手後跳一步。

那漢子居然連環飛踢向鄧焯。

鄧焯被逼再後跳一步，同時一記敲拳，照準了那漢子的照面骨敲下去！

那漢子沉吟一聲，縮腿不迭，那知道鄧焯那一拳只是虛招，左拳疾揮，猛踹向那人的右下胯！

那傢伙上身微仰，頭向後一揚，便避過了鄧焯那一拳，右脚順勢一撑，猛端向鄧焯的小腹！

那知道他才撑出一半，鄧焯的右拳已經敲在他的照面骨上，一陣骨折般的劇痛，令到他那條撑出的右腿軟垂下來，張口發出一聲痛叫，身軀晃了晃，幾乎要跌在地上。

圍觀的人羣中有人喝彩哄叫，鄧焯也不爲已甚，沒有乘勢再下手，只是哼了一聲，便朝亞仔道：「亞仔，我們走。」

亞仔一見鄧焯打贏那漢子，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大叫「好本領」！

適才，他還提心吊胆的，生怕鄧焯不是那個漢子的對手，被那漢子揍個半死，

如今看到鄧焯居然打贏，怎不教他興奮莫名，而鄧焯在他的心目中，頓時變成了英雄！

豈料就在鄧焯側轉身向人羣外面走去的剎那，那漢子眼中閃射出惡毒的光芒來，咬着牙，悶聲不吭地，一拳朝鄧焯的背心猛擊過去。

圍觀的人羣中立刻有人驚呼出聲。

鄧焯聞聲知警，由於前面有人擋住，他只好往右邊一閃，但巳來不及了，左背上挨了重重的一拳，整個人向前斜跨出一步，痛得他哼出聲來！

那漢子也眞够兇，一擊得手，單脚向前一跳，同時間一拳劈向鄧焯的後腦！

圍觀的人羣有人驚叫，也有人激於義憤，大聲叱罵那漢子之陰毒卑鄙。

鄧焯在背上挨了一記重拳後，心中怒火騰燒，桀悍之性勃發，而他亦料到對方必然不會就此罷手的，當下順勢往前一撲，雙手撐地的剎那，施展出一招虎尾脚，右脚倏然向後撐起！

那漢子驚覺的時候，由於一條左脚等於癈了般，只靠一條右腿來支撐，故此動作不够靈敏，而根本上也無從閃避，眼睜睜的看着鄧焯那一脚撐在他的小腹上，慘叫聲中，整個人被撐得向後飛跌出去！

圍觀的人起初還替鄧焯担心，眼看他能一招取勝，莫不替他高興，歡呼喝彩起來。

亞仔更是高興得大叫拍掌，急忙走到鄧焯的身邊，關切地道：「焯哥，你沒有什麼事吧？」

鄧焯雙手一撐，跳起身來，拍拍手，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搖搖頭道：「沒事，走吧。」實則，他在背上挨的那一拳很重，隱隱作痛。

也不理會那飛跌在地上，跌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漢子，擠出人羣，急急走了。

那漢子跌得幾乎屁股開花，起不了身，羞怒難當，，兀自在大叫：「你兩個浮死仔，有胆的不要走，看我不將你兩個剝皮拆骨！」

圍觀的人羣見巳沒有熱鬧可看，哄的一聲，發出一陣嗤笑聲，散開來，各走各的了。

只剩下那漢子躺在地上，哼哼唧唧的，一臉羞怒，幾經掙扎，才能爬起身來，蹣跚地一步步往鎮口那邊走去。

他再不走，難道在此丟人現眼不成？

不過，他也將鄧焯恨之入骨。

亞仔帶着鄧焯走入一條窄巷內繞了一個大圈，才走回大街。

他這樣做，是怕那傢伙會含恨之下，暗中跟着他們，下手報復，鄧焯也怕那人知道他們要到那裏去，所以，便跟着亞仔在窄巷內亂鑽。

順着大街一直往海邊走去，接轉入左手邊那條海傍石板街，離遠便看到吉祥船行的招牌高掛着。

亞仔伸出一指，高興地道：「焯哥，那就是吉祥船行了。」

只見沿岸一帶，泊滿了大小船隻，其中有不少漁船。海面上，有不少漁船在撒網捕魚，而大街口那邊，就是碼頭，正停着一艘紫洞艇，還有兩艘大火船。

鄧焯望着那個招牌，沒來由地，一陣緊張。

也難怪他的，因爲他是來投靠吉祥船行的老板的，萬一那位朱老闆不收留他，他眞不知到那裏去，怎叫他不緊張。

亞仔却沒有看出鄧焯此刻患得患失的緊張心情，邊走邊欽羨地道：「焯哥，你剛才眞好身手，我要是也懂功夫，那就好了。」

鄧焯心不在焉地道：「亞仔，只要你肯學，我可以教你的。」

亞仔興奮地扭頭道：「焯哥，你肯教我？」

鄧焯苦笑道：「亞仔，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教你！」

說着，巳走到吉祥船行的舖面前。

亞仔停下脚步，打量一眼，朝鄧焯道：「焯哥，這裏就是了，你自己進去找人吧，我在這裏等你。」

鄧焯不由自主有點心慌起來，畢竟，他這麼大，還是第一次投靠人，站着躑躅了一下，朝亞仔點點頭，硬着頭皮走入船行內。

船行早巳開了門，一名伙計模樣的青年正從後面走出來，一眼看到鄧焯走進來，上下打量他一下，開口問道：「喂，你找誰？」

鄧焯慌忙垂手道：「阿哥，我……我是來……我來……找朱錦全老闆的。」

那青年一聽，馬上改容道：「老兄，你是誰？找我們老板有什麼事？」

鄧焯一聽找對了地方，心定了很多，忙道：「我叫鄧焯，他有一位外甥叫鄧琛，叫我來找他，請你通知他一聲。」

那青年再打量他一眼，才道：「嗯，你在這裏等一下，待我去請老闆來。」

說完，却不往後走，而是走出門外，往舖面對着的堤邊走去。

那處岸邊停着幾艘「大眼鷄」（大木船，這種船頭尖龍骨深，船頭的兩邊有兩個錨孔，就像兩隻大鷄眼一樣，故此被稱爲大眼鷄），其中的一艘船上，正在落貨，岸邊站着幾個人，正在指點說着什麼，那青年走到一個年約四十許，身穿一套絲綢唐裝衫褲中年人身前，對他說了幾句話，然後再轉身指一下船行那邊，那中年人將手上的烟蒂彈落海中，點點頭，側頭對身邊的一個漢子說了幾句話，才隨着那青年走回船行這邊。

鄧焯在舖面內早巳看到，自然也猜到那中年人就是自己族兄鄧琛的表舅父，一顆心不由又緊張而直跳起來。

那青年一步走入舖面，指一下鄧焯，對那中年人道：「老闆，就是這位阿哥找你。」

那中年人點點頭，嗯了一聲，對那青年道：「阿權，你去做你的事吧。」

那青年應了一聲，便向後面走去。

那中年人正是船行老闆朱錦全，上下打量了鄧焯一眼，口中「嗯」了一聲：「哦，原來是你！」

鄧焯摸不着頭腦地道：「你……你認識我？」

朱錦全笑笑，露出欣賞的神色：「不是，剛才你不是在街上與人打架麼，恰好我經過，看到。」

一頓，看一眼鄧焯。「你叫鄧焯？」

鄧焯點點頭：「你……你是否就是琛哥的表舅父？」

「你說的是不是住在寶安南頭的鄧琛？」朱錦全雙眼仍然射在鄧焯的身上，看得他心中七上八落的。

鄧焯連忙點頭不迭。「琛哥是我的族兄，是他叫我來找朱老闆的。」

「我就是阿琛的表舅父。」朱錦全說着掏出一包三炮台香烟來，掏出一支，叨在咀上，劃洋火點着了，吸了一口，吐出一口烟來，才慢條斯理地道：「阿琛叫你來找我，有什麼事？」

鄧焯伸出舌頭，舔一下乾燥的咀唇，急忙道：「表舅父，阿琛叫我來找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份工做。」

朱錦全馬上問：「鄉下好好的，幹麼老遠出來找工做？」

鄧焯只好撒謊道：「表舅，是這樣的……我父母早死，剩下我一個人，只有一間屋，一分田地也沒有，只靠帮人打工過活，是我自己不想在鄉下帮人打死一世工，橫豎也是帮人打工，何不跑出來，到大地方去闖一下，希望有出頭的一日，阿琛與我是好兄弟，所以，他便叫我來找你，碰碰運氣。」

「嗯，原來是這樣的。」朱錦全故作沉吟。

鄧焯打躬作揖道：「表舅，請你看在阿琛的份上，帮帮忙，收留我吧。要是你不收留我，我不知道怎麼辦了。」

「好，有志氣，看在這一點上，我收留你在船行內打工。」

「多謝表舅，多謝表舅！」鄧焯感激地連聲對朱錦全說，將他當成了大恩人。

「先別多謝，我還有話說。」朱錦全吐出一口烟來，「聽着，在我這裏打工不准偷懶，也不准生事，找包吃包住，每月人工兩個大洋，你意思怎樣？」

鄧焯滿口答應。「表舅，但求你收留我，我什麼也不計較。」

「嗯，那我帶你入去看一下，有什麼事，你可以問亞權。」朱錦全說着，將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熄，便往裏面走去。

鄧焯却吶吶着說道：「表舅，請你等一下，待我出去向帶我來的那個細路（即亞仔）說一聲。」

朱錦全嗯了一聲，鄧焯便急急脚走出外面，張望一下，看到亞仔就站在對面的堤上，忙向他招手。

亞仔正自不耐煩，看到鄧焯滿臉是笑容地朝他招手，忙幾步急奔過去，急聲道：「焯哥，怎樣？」

鄧焯高興得迭聲道：「亞仔，朱老闆肯收留我。」

亞仔一聽，也替他高興。「焯哥，那就好了。」

鄧焯忽然道：「亞仔，你不是想學功夫麼？」

亞仔怔了一下，點了點頭，道：「是啊。」

「亞仔，以後有空，我一定會教你功夫。」鄧焯摸摸亞仔的頭。

「焯哥，說過的話一定要算數啊！」

亞仔高興得跳了起來。

「亞仔，你現在回去吧，記得替我多謝你亞爸亞媽一聲，還有，叫你五哥有空出來看一下我。」鄧焯對亞仔一家，打從心裏感激。

「焯哥，那我走了。」亞仔說着轉身便走了。

「等一下。」鄧焯叫一聲，待亞仔停步轉過身來，急急從袋中摸出一個銀毫來，塞入亞仔的手中。「亞仔，拿去買些東西吃吧。」

亞仔却不肯收。「焯哥，我不要，你留着吧。」

鄧焯笑道：「傻仔，收下吧，我在這裏有吃有住，每個月還有工錢，你不用替我担心，待我出了工錢，請你與阿金到茶居吃鷄球大包！」

亞仔聽他那樣說，才肯收下那個銀毫，說了聲多謝，便走了。

鄧焯從此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 × ×

朱錦全的船行擁有大小貨船六艘，還有一艘小火輪，規模倒也不小。

而他那些貨船，全部用來替人運貨，因此，他也兼做貨倉生意，船行後面，就是貨倉。

而他在太平鎮也很吃得開，沒有什麼人來找他的麻煩。

鄧焯初來埗到，只在貨倉內幹些雜活，晚上就睡在貨倉內，順便替朱錦全看守貨倉。

而那個阿權也在貨倉內工作，不過，自從鄧焯來了後，他便不用在貨倉內睡。

朱錦全在鎮上另有住家，故此，一到晚上，船行與貨倉便只剩下鄧焯一個人。

鄧焯能够得到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自然戰戰兢兢，盡心盡力去幹活，朱錦全對他甚爲滿意。

而他對這一份工，也甚感滿意。

故此，在一個月後，朱錦全便將他的人工加了一個大洋，變成三個大洋。

他雖然幹了一個月，但却很少到鎮上走動。

一來白天他要幹活，二來晚上要看守貨倉，所以，他不敢輕離一步，以免有什麼意外發生，朱老闆責怪之下，將他趕走了。

故此，他現在還未完全領略過鎮上的風光。

他最熟悉的，只是碼頭一帶。

幸好阿金與亞仔來看過他一次，令到他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簡直將阿金亞仔當作了親人。

不經不覺間，他在吉祥船行幹了二個月。

這一天，是他領薪水的日子。

而他也特別在三天前，向朱老闆請求發工錢的那一天，放他一天假。

朱老闆一口便答應了。

他這樣爽快，一半是因爲鄧焯這兩個月來幹活的勤快，另一半是他早巳打好主意，進一步利用鄧焯，故此，他才示以恩惠，好讓鄧焯死心塌地爲他効勞。

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因這一天他放了鄧焯的假，而令到他不得不提早利用鄧焯。

鄧焯之所以要求朱老闆放他一天假，是因爲他在上一次阿金兄弟來看他時，他

巳約定了他們今天到鎮上各處逛玩一下，並請他們到茶居去吃鷄球大包。

朱老闆也很通情達理，聽說他今日會請人飲茶，在昨晚收工前，提早將工錢發給他，好讓他今早能早一點出門，到茶居請客。

阿金兄弟來得好早，七點半鐘經巳來到船行找鄧焯，幸好鄧焯一向起慣早，阿金兄弟來到時，他剛好洗好臉，衫褲也穿着好，特別穿上一雙買了有大半個月，一直捨不得穿的膠鞋（是香港來的洋貨），相偕阿金兄弟往鎮上那家最大的六安居走去。

至於阿金兄弟，則是赤着一雙大脚，想來，他們天未亮便起床了，因為從南栅到太平，起碼要走一個小時有多，那麼，算起來，他們該是五時許便起身了。

走在街上，亞仔高興地道：「焯哥，你今日眞醒目（够帥的意思），你眞的要請我地去食鷄球大包？」

鄧焯笑笑道：「亞仔，我還不是原來的樣子！我說過要請你們去食鷄球大包，就一定請，我的袋中不是有錢麼？」

說着，插在袋內的手故意晃動一下，令到袋中的三個大洋互相碰撞，發出悅耳的脆响聲來。

「焯哥，你一個月才賺得三個大洋，你……」

阿金的話還未說完，便被鄧焯打斷了。「阿金，我一直當你們是我的兄弟，我的錢就是你們的錢，錢財乃身外物，只要我們今日玩得高高興興，花掉了，也是值得！」

阿金被鄧焯這樣一說，馬上無話可說，只是伸手緊緊地執住了鄧焯的一隻手。

三人走到碼頭附近，只見碼頭的那一邊堤岸邊，泊滿了大大小小的漁船，那些漁民就用盆或是竹籮將魚蝦蟹之類的海產沿堤擺賣，海堤對面的那幅空地則擺滿了從附近四方運來的各種蔬菜及鷄鴨魚肉蛋，還有豬肉，三月紅（荔枝）等農產品，那種人嘈鷄鴨叫的熱鬧景況，與鄧焯家鄉南頭的墟集盛況，又自不同，要不是趕着去飲茶，鄧焯眞會在那墟市上逛逛。

原來今日是初五——墟期。

鄧焯雖然來了兩個月，從船行到這裏很近，不用行十分鐘，但由於生怕會惹出事來，及一大早便要開工，所以，他若沒有什麼事，很少離開船行一步，故此，這墟市雖然近在咫尺，他也沒有見識過太平墟市的盛況及風光了。

六安居位於鎮口那邊，穿過那條左曲右折的大街，六安居在望了。

而鎮上的店舖由於今日是墟期的緣故，這時巳全部打開舖門做生意了。

說起來，太平鎮可不止六安居一家茶居，計起上來，足有五間，有一間海皇居就在碼頭對面左邊，只不過，六安居是最大最好的，鄧焯雖然未去過，但經常聽朱老闆提及，故此知其大名，今日旣然請客，便提議到六安居了！

阿全兄弟自然也聽聞過六安居的大名，只是却從來沒有去過，聽說去六安居飲茶，自然高興萬分了。

三人走入六安居，幾乎便想退出去。

因為他們才走進去，裏面的茶客幾乎全部都將目光集中在三人的身上。

而三人馬上便發覺到，茶居內的所有人當中，要數他們的衣着最寒酸了，特別是阿金兄弟還光着脚，與那些脚穿禮絨𩌦，身穿紗綢花衫，上衣掛着金錶鍊或是銀錶鍊，有的指套玉戒或是板指，咀咬象牙烟咀的人客比起來，他們三個簡直就像乞丐。

原來這六安居的座上客，都是生意人或是攜家之類的人物，一般的人很少會到六安居去飲茶的，以免自慚形穢，自討沒趣。

鄧焯却只是聽朱老闆提及經常到六安居飲茶，他却不知道，六安居的座上客，都是在太平鎮一帶「吃得開」的人物，故此冒失地走了進去。

就連那站得離他們最近的伙計，也帶着嘲蔑的目光斜睨着三人，懶得過來招呼三人。

若是換了別的人，準會知難而退。

因為很難忍受那些令人感到渾身不自在的目光。

阿金兄弟巳大感尷尬地，輕扯一下鄧焯的衣衫，悄聲道：「焯哥，我們還是到另一間吧。」

鄧焯本來也感到尷尬不安的，正在不知是進是退的當兒，聽到阿金兄弟那樣說，不禁激發起他潛藏着的桀野之性，挺挺胸，本來閃縮的目光刹那毫無顧忌地掃了那些茶客一眼，輕哼了一聲，對阿金兄弟道：「為什麼要到另一間？我們說過來了，又不是沒有錢，來，到那面那張枱子坐吧！」

說着，大模大樣地，當先走向門口左面牆角那張枱子。

阿金兄弟猶疑了一下，只好垂下目光，跟着走過去。

拉開椅子坐下來，阿金兄弟閃縮不安地不敢抬眼張望一下，鄧焯那桀野之性巳發，裝出一副不將那些茶客看在眼內的樣子，看到那企堂居然不走過來招呼他們，不由氣往上湧，瞪眼曲指用力敲着枱面，大聲朝那企堂道：「伙記，開茶。」

這一叫，又引來那些茶客一陣側目。

那位企堂不能不走過來招呼了：「你們三個喝什麼茶？」企堂臉上一副不情不願的樣子。

鄧焯雖然是個鄉下佬，但以前在南頭時，偶爾也會陪鄧寶廷到天然居喝茶，有兩次還與鄧縣長大人同枱，也可算是見過世面了，他的見識自然也比阿全兄弟多，所以，他自然也比阿金兄弟胆壯氣粗，看到那些企堂一副狗眼看人低的樣子，不由瞪眼欲發作，却被阿金輕輕碰了他的手一下，同時向他使了個眼色，他才將心中的那股怒氣強壓下來，朝那企堂揚揚手道：「來三盅鐵觀音。」

那企堂看到鄧焯那種桀悍的神色，心中忽然一寒，不敢再說什麼，答應一聲，走去開茶。

待那企堂走開，阿仔才伸一下舌頭，欽佩地道：「焯哥，你眞够胆量，要不是你，我與五哥早巳走了。」

阿金也道：「焯哥，坐在這裏飲茶，怪不自然的……」

鄧焯不以為然地笑笑道：「哼，怕什

麼，咱們又不是沒有錢會賬，不是我吹牛，以前，我在南頭，曾經與縣長同枱飲茶，這些人有什麼大不了！」

阿金與阿仔一聽，同時瞪大了眼，還想說話，那企堂巳將三盅泡好的鐵觀音送上來，兄弟兩人趕忙將到口的話咽回去。

鄧焯話出口，才知道自己失言，忙藉這機會，邊掀着盅蓋將茶盅內的茶葉撥到一邊，邊說道：「阿金阿仔，你們想吃什麼，請隨便吃，噢，有鷄球大包賣了，快招呼那賣鷄球大包的過來。」

亞仔一聽，猛吞口水，忘其所以地站起身來，朝那賣大包的老漢叫道：「喂，來三個鷄球大包！」

他這麼一叫，登時令到其他的茶客又將目光射向他們那一邊，目光帶着嘲蔑之意。

亞仔叫聲出口，才驚覺到自己失態了，紅着一張臉，慌怯坐下來。

鄧焯却毫不畏怯地瞪眼回掃那些茶客一眼。

三個香噴撲鼻的鷄球大包擺在枱上，亞仔吞了口口水，望一眼鄧焯，一副想吃又不敢吃的樣子，鄧焯笑着道：「快點吃啊！不要客氣。」

說着，他自己巳拿起一個熱氣騰騰的大包，劈手分開兩邊，一口咬了下去。

亞仔見鄧焯口說手動，吃起來，忙亦一手拿起一個大包，大口吃起來。

將一個鷄球大包吃下肚，亞仔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咂咂嘴道：「好味！又好吃……」

鄧焯笑笑道：「亞仔，旣然好吃，再來一個吧。」

亞仔舔舔嘴唇，老實地回答道：「好啊！」

阿金正想說話，鄧焯却朝他一擺手，說道：「阿金，他喜歡吃，就讓他吃個飽吧。」

阿金才沒有說話。

結果，亞仔再吃了一個鷄球大包，鄧焯再叫了幾碟干蒸燒賣及蒸排骨，糯米鷄，三個人吃了個淸光。

臨結賬時，鄧焯再叫了五個鷄球大包，說是讓阿金兄弟拿回去給家中的人吃。

阿金兄弟要阻止，但却拗不過鄧焯，結果，會賬時，鄧焯拿出兩個大洋來，只找回五個銀毫另二個銅仙。

阿金兄弟看着，咋舌不巳，滿不好意思地對鄧焯道：「焯哥，這……花了你大半個月人工……」

鄧焯大方地一擺手，說道：「阿金阿仔，錢是賺來花的，只要花得高興，就算是花掉一個月人工，又算得了什麼。來，阿仔，拿着這袋大包，我們走吧。」

說着，將枱上那袋大包遞給亞仔，當先向茶居外面走去。

亞仔接過那袋大包，用手捧着，與阿金跟在鄧焯後面走出去。

×　×　×

這時候，才不過早上八時二十一分。

三個人走出了六安居，阿金問道：「焯哥，現在去哪裏？」

鄧焯望一眼聳立在鎮中大街旁邊的那座不太高的山崗，伸手一指道：「我來了兩個月，還未上過飛鵝山，聽說在山上可以看到整個太平鎮的形勢，我們先上飛鵝山玩一下吧。」

「好啊，我也未去過飛鵝山！」亞仔拍手讚成。

阿金自然沒有異議，於是，三人便向大街那邊走去。

豈料才走了兩步，迎面走來四個人，年紀在三十到三十五六上下，當先一人一眼看到鄧焯，「哈」地獰笑一聲，彈去手上的烟灰，瞇着眼，盯着鄧焯，陰聲道：「嘿嘿，我還以為一世也不會再見到你這個浮死仔，想不到却在這裏見到你，眞是寃家路窄啊，我今次要看一下，你到底有多厲害！」

鄧焯一眼看淸楚那人，不禁脚步一窒，倒抽了口寒氣。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兩個月前，亞仔帶他到太平找朱老闆，在街上不留神撞倒，後來與之大打出手的那個人。

那個人那一次吃了鄧焯的大虧，聽他這時說話的口氣，大概要找鄧焯算賬了。

說起來，這亦是湊巧，因為那人根本上不是存心來找鄧焯的晦氣的，他與另外三個人一起到六安居來飲茶，這麼巧，就在門外遇上了。

在他來說，可算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說起來，這人也有一點來頭，他乃是鎮口（不是鎮口頭的鎮口，太平近林則徐當年燒鴉片的遺跡那邊，是叫鎮口的），一家醬園的少東，仗着家中有兩個錢，一向游手好閒，最喜玩雀鬥蟀，結識的都是鎮上的二流子及不務正業之人，也學過幾年功夫，像他這種人，那一次栽在鄧焯的手下，自然含恨在心，起初那幾日，他曾糾集了幾個豬朋狗友，在鎮上各處走動，找尋鄧焯，向他尋仇，出一口氣，那知道却遍尋不獲，漸漸的，他也就不放在心上了，豈料這一次却無意中遇上了，加上他身邊又有三個二流子，他雖然吃過鄧焯的虧，但自恃人多，自然不肯放過這個報復的機會。

亞仔一見那人（忘了介紹他姓周，名見與），臉色一變，閃縮到阿金的身後。

阿金雖然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聽那周見與那樣說，就算是再蠢的人，也猜到是怎麼回事，他不是一個怕事的人，何況，鄧焯還是他的朋友，當時他挺一挺胸，上前一步，站在鄧焯的身邊。

鄧焯雖然心中吃驚（他實在不想惹事，以免打破了飯碗），但又不便示弱，以免被對方看小，當下冷笑一聲。「哼，那一次還打不够麼？你想怎樣？」

周見與撇撇嘴，回顧一眼身邊的三個同伴，狠聲道：「當日我不是對你說過，要拆你的骨麼？今日，我不但要拆你的骨，也要剝你的皮，否則，如何下得了那口氣！」

鄧焯一聽，知道不能善了，當下把心一橫，口氣也硬起來。「你別仗着人多，便以為吃定我，我倒要看你有什麼本領拆我骨，剝我皮！」

語聲一頓，轉對身邊的阿金低聲道：「阿金，你與亞仔快走開，以免連累了你們！」

阿金却道：「焯哥，你這是不將我當

兄弟，我不是那種不顧朋友的人。」

亞仔也挺挺胸道：「焯哥，我五哥說得對，我也不想做不義之人。」

周見興就在鄧焯與阿金兄弟說話時，已招呼他同來的三名二流子一聲，衣袖一捋，當先向鄧焯撲過去。

其中一個身材特別高大的漢子，也從側面搶上去，聯同周見興攻擊鄧焯。

阿金早年也曾跟村子中的叔伯學過幾年功夫，一下子便接住了另一個漢子的兇猛攻勢，亞仔也不甘示弱，雖然他沒有學過拳脚，但勝在年輕力壯，手脚靈活，雖然一交手，便挨了那個招風耳漢子一拳，但他却只是退了一步，便像一頭蠻牛般，一頭衝向那招風耳漢子。

那漢子料不到亞仔會像一頭牛般向他衝過來，一時間不知如何應付，微一猶豫之下，只好慌忙向傍邊跳開一步並已抬起拳頭，準備一拳劈落在亞仔的背心。

那知道亞仔一頭衝到他身前的刹那，雙手猛張，一把抓摟住那招風耳的腰身，由於他那一衝之力頗猛，故此，將那招風耳撞跌在地上。

那招風耳被亞仔一壓，幾乎跌得五臟離了位，忍不住叫出聲來，雙手也緊抱着亞仔，用力向側一扳，企圖將亞仔翻壓在身下。

那知道亞仔用力緊抱住他，左膝伸入他的雙腿之內的地方，用力頂着，一個身子也重重地壓下去，令到他無從發力，脹紅着一張臉，就是翻轉不過來。

俗語有謂，盲拳打死老師傅，亞仔與招風耳的情形，就是這樣。

因爲那招風耳雖然懂得功夫，但被亞仔這樣壓在地上，根本就無用武之地。

周見興是仇人相見，份外眼紅，一出手便是一招毒辣的招式──黑虎偷心，一拳疾搗向鄧焯的心胸要害。

鄧焯若是招架不及，被他一拳擊中，只怕非當堂吐血不可。

鄧焯在鄉下時，曾練過鐵沙掌之類的功夫，一雙手堅硬無比，眼見周見興一拳搗來，他微退了半步，右拳疾出，直迎向對方的拳頭。

他之所以採取硬碰的打法，是因爲對方人多，他恐怕阿金兄弟一個應付不下，會吃虧，所以，他打定了傷得了一個是一個的主意，以便抽身照應阿金兄弟。

雙拳「噗」地一聲，互相撞擊在一起，鄧焯一雙手堅硬如鐵，倒也沒有什麼，只是被震得微退了半步，但周見興却慘了，兩個拳頭相擊的刹那，他就像一拳擊在一塊堅硬的大麻石上般，只覺指節拳骨劇痛如折碎了般，忍不住發出一聲大叫，被震得退開了一大步，左手抱着那隻右拳，因爲劇痛的關係，一張臉變了形。

他實是料不到，鄧焯的拳頭那麼堅硬，否則，他說什麼也不與鄧焯硬拚的。

鄧焯與周見興硬拚一拳後，陡覺身側銳風急襲，心中吃驚之下，疾忙往側斜跳開去。

但仍然避不過那高大漢子踢向他腰側的那一脚，被擦中了，幸好當時的人很少穿皮鞋的，大多是穿那種布鞋，但由於那傢伙那一脚勁力十足，雖是擦過，但也令到他身形歪晃了一下，腰間一陣刺痛。

那傢伙一脚之後，乘勢搶前一步，一個冲拳，疾擊向鄧焯的胯下！

看這傢伙的出手之快疾，身手倒是不俗。

鄧焯急忙一矮身，左臂一橫急抬，恰好架住了那傢伙那一記冲拳，右拳在那刹間疾擊向對方的左胸肋部位。

那傢伙的反應好快，右拳被架，便知不妙，左手閃電般揮向鄧焯的右腹側！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鄧焯自然不會那麼笨，急忙撤招向後跳開一步。

那傢伙得勢不饒人，隨即搶上一步，雙拳連環擊出。

鄧焯急忙封架，但却被逼退了兩步。

那傢伙雙拳不停，拳拳不離鄧焯的頭臉及頸胸要害。

鄧焯連封五拳，第六拳却無法再封架，急切間，只好向後拗身仰頭，避過那一拳。

那傢伙忽然一脚飛踢向鄧焯的下陰。

這一招够陰够毒，鄧焯若是被踢中，只怕有他受的。

鄧焯在這刹那，顯出他的眞功夫來，後拗的身子倏然倒跌在地上，那傢伙的那一脚幾乎擦着他的小腹踢了個空。

鄧焯在倒踢在地上的刹那，左脚一抬，向着那傢伙的左脚照面骨疾踹過去！

那傢伙右脚踢空，只有左脚着地，鄧焯那一脚又快又疾，他根本就閃跳不及，被踢個正着。

那傢伙「啊」地慘叫一聲，整個人向後摔跌開去，臉色一片煞白，縮着身子，抱着左脚在地上滾動痛叫不已。

適才那一脚，要不是鄧焯手下留情，沒有全力踢出去，否則，那傢伙的左脚骨必然被踢斷。

但那一下，也够他受的了，起碼，他已痛得暫時不能站起來再動手。

換言之，這時候應該變成了三對三或是三對二了（周有興與鄧焯硬碰了那一拳，未知是否還能够動手）。

情形變得對鄧焯他們有利了。

而這時候已圍聚了不少看熱鬧的人，連六安居內的茶客也走出來，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朱錦全恰好在這時候來六安居飲茶，看到有人在打架，自然也停下來觀看，當看到打架的人中，有一個是鄧焯，他不但沒有上前去勸架，反而滿有興趣地看着。

這不是他怕事，而是想乘這機會，再好好地看清楚鄧焯的身手及胆識，因爲他一直想利用鄧焯。

鄧焯打倒那高大的傢伙，便從地上跳起來，目光一掃，看到亞仔仍然與那個招風耳摟作一團，在地上滾來滾去，誰也佔不了上風，引來不少觀看的人哄笑聲；而阿金却處於挨打的狀態，只有招架閃避，根本無還手機會。

原來阿金雖然學過幾年功夫，但那只是很膚淺的入門功夫，加上這些年已沒有練，生疏了，一交手時，還仗着年青力壯，有一身牛力，加上手脚靈活，開頭的幾招，還能够應付，那知道與他動手的傢伙却是一個打架的老手，很快便看出阿金的弱點，一輪快攻之下，頓時令到阿金手忙脚亂，被那傢伙在身上揍了幾拳。

鄧焯馬上扭身撲過去，欲協助阿金。那知道却被周見興一步標前，伸脚一勾，他在冷不及防之下，被勾得撲跌在地上。

周見興剛才與鄧焯硬拚一拳，劇痛難忍，痛得他根本不能再握拳，因此，他一直抱拳雪雪呼痛，沒有再動手，這時眼見有機可乘，便偷施暗襲，將鄧焯勾倒，對鄧焯他是恨之入骨，恨不得將鄧焯剝皮拆骨，自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立即猛撲落鄧焯的身上。

鄧焯在被勾跌的刹那，便已料到偷襲之人必會乘機進擊，因此他在撲跌在地的刹那，便猛然往一旁疾滾開去。

這一來，周見興便撲了個空，撲落在地上，由於撲勢太猛，這一撲痛得他手脚一陣發麻。

鄧焯也顧不了身上的痛楚，馬上從地上跳起來，恰好周見興也撐起身欲跳起來，他急忙飛起一脚，將周見興踢得大叫一聲，整個人翻跌出去！

鄧焯不再理會周見興，就像一頭猛虎般，衝向與阿金交手的那個傢伙。

阿金在這刹那又中了那傢伙一拳，一連退了幾步，才沒有跌倒在地，但却忍不住痛叫一聲，嘴角流出血來。

那傢伙却不肯就此罷手，似乎必須將阿金打得倒地起不了身才滿意，衝前一步，一拳向阿金的心胸擊去。

阿金左頰上挨了那傢伙一拳，頭腦有點暈眩，根本已無法招架或避開那一拳。

那傢伙的眼中閃射着兇殘的光芒，口中也發出一聲獰笑，滿以爲那一拳可以將阿金打倒在地，那知道鄧焯已衝了過來，驀地整個人飛起，雙脚急踢向那傢伙的身上。

那傢伙驚覺之下，慌不迭撤招欲跳避開去，但已來不及了，被撐得整個人打了個轉，才仆跌出去！

鄧焯飛身凌空撐踢之勢何等凌厲迅猛，那傢伙直仆跌出六七尺之外，吧達一聲，一個餓狗搶屎，仆倒在地上，跌得他鼻青唇腫，頭腦發昏！

鄧焯落回地上，急切地對阿金道：「阿金，你怎樣了？」

阿金搖搖頭。「沒有什麼事。」

鄧焯馬上轉身，撲向亞仔那邊。

那傢伙雖然一直與亞仔在地上糾纏着，但却看到周見興三人先後被鄧焯打倒，這時眼見鄧焯向他這邊衝過來，嚇得他臉青心慌，欲掙脫亞仔的糾纏，撒腿便溜，但亞仔却箍緊了他，就這一糾纏之間，鄧焯已衝到兩人的身前，覷準了，一脚踢在招風耳的腰脊骨上！

招風耳哽身一挺，張口痛叫一聲，全身力道驟失，抱着亞仔的雙手一鬆，被亞仔乘機抬起身子，揚手狠狠地一拳搥在他的鼻樑上。

招風耳刹時只覺滿天星斗，慘叫一聲，亞仔却一拳又斜抽在他的下顎上，打得招風耳叫聲頓止，下顎幾乎歪了。

亞仔還想再揮拳揍那招風耳，却被鄧焯一手拉起來。「亞仔，够了，你們快走吧。」

亞仔這才不甘心地跳起身來，與鄧焯走向阿金那邊。

不知什麼人忽然叫道：「鎭公所的人來了！」

鄧焯一聽，臉色驟變，急忙對亞金兄弟叫道：「阿金亞仔，快走。」

說着，一手拉着阿仔，衝出人羣，朝鎭頭外面急奔。

阿金忙亦跟着撒腿就跑。

周見興四人一聽，也顧不了身上的疼痛，狼狽地從地上爬起來，慌不迭鼠竄而去。

待到鎭公所的人趕到來，看到的只是一哄而散的人羣，不由得怔在那裏。

× × ×

鄧焯與阿金兄弟飛奔出鎭外老遠，才在路邊停下來，你看我，我看你的，張着口直喘氣。

好一會，三人幾乎是同時伸手互相指着對方，哈哈笑起來。

三人之所以忽然發笑，是因爲看到對方那灰頭土臉的樣子，忍不住笑起來。

三人的模樣確是令人看着忍不住發笑，亞仔是滿身沾了塵污，臉上也是灰一塊、黃一塊的，而阿金則鼻青頰腫，看上去有點怪怪的；鄧焯身上的衣服擦破了一處地方，手上也沾了泥塵，最好笑的是，他脚上只穿了一隻鞋子，另一隻不知什麼時候丟掉了。

三個人笑了好一會，才止住笑，一時之間，又你望我我望你的，忽然，亞仔怪叫一聲：「那袋包子不見了。」一副心痛的樣子。

阿金不由也心痛地道：「亞仔，你怎麼將那袋包子丟了？那是焯哥買來給亞爸他們吃的啊！」

亞仔苦着臉，想也不想就說道：「我去將那袋包子撿回來。」說着已往鎭頭上衝去。

鄧焯眼快手急，伸手一把將亞仔抓住。「亞仔，算了，就算找回來，也不能吃的了，就當喂了狗吧！待下個月我出了工錢，再到茶居買些鷄球大包拿回去給亞伯吃吧。」

阿金也帮口道：「亞仔，算了。說不定鎭公所的人還未走，你回去，豈不是自投羅網，被他們捉住。說不定要被關上幾天的了。」

亞仔一聽，伸伸舌頭，垂頭道：「都是我不好，不將那袋包子拿好……」

鄧焯一聽，不由失笑起來，伸手摸摸亞仔的頭，說道：「亞仔，當時你只顧與那人在地上滾來滾去，那裏能够拿得住那包子呢？」

阿金問道：「焯哥，我們現在該去那裏？」

鄧焯想一下，道：「阿金，還是到你家去吧，這時候還是不要回鎭上，以免又遇上那些人。」

阿金望一眼兩人，說道：「我們這個樣子，回家一定會被亞爸思疑的。」

鄧焯拍拍身上的泥塵，苦笑道：「阿金，若是洪伯問起，由我來解說吧。」

一頓，說道：「你挨了幾拳，也要搽些跌打藥酒，以免有後患。」

阿金點點頭。「我們先到河邊洗一下手脚，才回去吧。」

於是，三人便走到一條小河邊，洗手

洗臉，鄧焯則乾脆把剩下來的那隻鞋扔到河中，光着脚板走路。

× × ×

鄧焯回到吉祥船行時，經已是晚上八時左右。

他拍門時，心中還以爲留在船行內的人是亞權，那知道門一開，站在門內的，竟然是老闆朱錦全。

鄧焯那刹那有點慌張起來，吶吶地道：「表舅，你……還未走？」

朱錦全雙眼射在鄧焯的身上。「阿焯，你吃了飯麼？」

鄧焯猜不透朱錦全這麼晚還不回家，在等着他的用意是什麼，一顆心登時七上八落起來。「表舅，我巳吃了晚飯。」

「別站在外面，進來再說話。」朱錦全朝他擺擺頭，返身往內走。

鄧焯應了一聲，心頭忐忑地走入舖內，返身將門關上，朱錦全巳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目光射在鄧焯的身上，指一下身邊的一張椅子。「阿焯，過來坐下，我有話與你說。」

鄧焯登時心怯地走上前去，輕輕坐下來，心慌意亂地道：「表舅，你巳知道我今早在六安居門前與人打架的事？」

朱錦全點點頭。「我不但知道，而且親眼看到。」

鄧焯一顆心登時一沉，懊悔地哀求道：「表舅，我知錯了，求你別趕我走。」

他心中一直以爲，朱錦全這麼晚還不回家，在此等他回來，必定與他日間與人打架的事有關，說不定會炒他魷魚，將他趕走，是以，他慌不迭向朱錦全哀求。

朱錦全愕了一下，失笑道：「阿焯，我什麼時候說過要趕你走？」

鄧焯一聽，大喜過望。「表舅，你不怪我今日與人打架？」

朱錦全點點頭又搖搖頭。「阿焯，這件事不能完全怪你的，事後我聽人說，先動手的是那些人，你與那兩個朋友是被迫才動手的，所以，我不怪你。」

一頓，又說道：「不過，這一次你雖然打贏了，但那些人必然含恨在心，我也打聽到，與你打架的那個領頭之人，乃是醬園少東，叫周見與。我與他父親也有點交情，你在我這裏，他說什麼也不敢來到我店舖內找你的霉氣，但總會有機會讓他在外面遇上你的，他在太平是出了名的反斗星，鎭上那些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流氓，他全認識，你的功夫雖然厲害，但有謂好漢不敵人多，所以，爲了你着想，你還是不要留在船行內爲妙……」

鄧焯一聽，才定下來的那顆心又陡地往下一沉。「表舅，說來說去，你還是要趕我走……表舅，我求求你，你若是趕我走，我不知到那裏棲身了……」

朱錦全擺擺手，阻止鄧焯再說下去。「阿焯，我說過不趕你走，又怎會不算數呢？你放心吧，我不會爲了這件事而趕你走的。」

「多謝表舅，多謝。」鄧焯感激地迭聲說：「表舅，我會好好地幹，發誓從此不再生事。」

朱錦全又擺擺手：「阿焯，你謝我什麼，你在我這裏幹了兩個月，我很滿意，我剛才說爲了你好，不想你留在船行，不是要趕你走，而是想安排你到船上，那樣，你在岸上的日子不多，那周見與便很難找到你，這是一擧兩得的安排，你願不願意上船做？」

鄧焯聽完朱錦全這番話，感激得簡直將朱錦全當作大恩人，幾乎跪倒在他面前多謝他。「表舅，我早就想上船做了，你對我這樣好，我不知怎樣報答你才好。」

朱錦全伸手拍拍鄧焯的肩頭，誠懇地道：「阿焯，我一直當你是自己人，你說這些話，莫非……」

鄧焯大是感動，慌不迭道：「表舅，我不是那意思，我實在是太……」

「好了，好了。」朱錦全了解地看着鄧焯，擺擺手道：「阿焯，我很明白你的心情，只要你以後在船上好好地做，那不是報答了我麼？」

鄧焯迭聲道：「表舅，我一定會好好幹的，你要我幹什麼，我也會幹。」

朱錦全滿意地點點頭。「阿焯，你這樣說，不枉我將你當作自己人，我也沒有看錯你，你上船後，我將你的薪金每月加到十個大洋，你滿意麼？」

鄧焯一聽，還以爲自己聽錯了，睜大眼，不相信地道：「表舅，你說每月將我的人工加到十個大洋？」

朱錦全笑着點點頭道：「不錯，你是否嫌少？」

鄧焯慌不迭搖手道：「表舅，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我是嫌……太多了。」

「阿焯，世上那有人嫌錢多的，別傻了，我之所以加你人工，是因爲在船上比較辛苦，也比較危險，遇上大風浪時，船可能會翻沉，也可能會遇上海盜刦船，故此，在船上做的伙計，人工比在岸上做的要高，船上其他的伙計與你一樣。人工也是每月十個大洋。」

「表舅，多謝你看得起我。就算赴湯蹈火，我也不怕。」

「嗯……你會游水麼？」朱錦全忽然問。

鄧焯點頭道：「會。」

「燒過槍麼？」朱錦全又問。

「燒過。」鄧焯道：「我以前在鄉下，曾幹過兩年保安隊。」

「很好。」朱錦全說道：「槍法準不準？」

「也有八九成。」鄧焯自傲地說。

「好！」朱錦全接着解釋：「爲了防備海盜刦船，故此，在船上做的人，都要會燒鎗，而每個人也配備一條鎗。」

鄧焯乖巧地道：「表舅，我明白。」

「你明白就好。」朱錦全賞識地看一眼鄧焯，「亞焯，我當你是自己人，所以，我決定派你上那條船做朱阿義的副手，帮他照看船上的一切。」

鄧焯一聽，馬上受寵若驚地道：「表舅，我……恐怕幹不來！」

朱錦全拍拍他的肩頭，鼓勵他道：「阿焯，我不會看錯人的，你一定幹得來，我會叫阿義看着你，指點你的。」

一頓，又道：「阿焯，好好幹吧，我不會虧待你的，只要你好好地幹下去，我担保，終有一日會出人頭地的！」

鄧焯聽着，大喜過望。此時簡直將朱錦全看作再生父母。「表舅，你對我太好

了……」

「阿焯，說什麼你也是自己人啊。」朱錦全看出鄧焯對他感恩戴德而死心塌地，心中暗喜不巳，「阿焯，又說這些話了？時候不早了，你去洗個澡再睡覺吧，我也要走了。」

鄧焯應了一聲，忽然省覺地問：「表舅，我什麼時候上船？」

「別心急，待亞義那條船回來，就叫你上船。」朱錦全說道：「這兩天你歇一歇吧。」接又關心地問道：「今早你與那些人打架，有沒有受傷？櫃枱裏面有跌打酒。」

鄧焯道：「我沒有受傷，多謝表舅關心，表舅，你好走。」

朱錦全嗯了一聲，便起身向門口走去，鄧焯忙起身搶前去，替他打開門。

朱錦全一步踏出門外，忽然扭頭道：「阿焯，今早與你在一起的那兩個後生仔，是什麼人？」

鄧焯忙道：「他們是兄弟，姓張，是南栅人，一個叫阿金，一個叫亞仔，他們是我在來太平時，在路上遇上他們的亞爸洪伯，當時天色巳黑，我又不懂路，幸得洪伯好心帶我回家住宿一晚，待天亮後叫亞仔帶我來太平找表舅你，就是這樣認識了他們。」

朱錦全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的，我看他們兄弟都是講義氣的人，有機會，你問一下那個叫亞金的，看他有沒有興趣到船上做，我一生人最敬重的就是講義氣的人！」

鄧焯一聽，滿心歡喜地說道：「表舅，多謝你，我再見到他時，一定會對他說的。」

「嗯。」朱錦全轉身欲走，忽然又停下來道：「阿焯，這兩天你沒有什麼事，就留在貨倉內不要到外面亂走，以免遇上周見與他們，明白麼？」

鄧焯忙不迭道：「多謝表舅提醒，我記着不到外面亂走便是。」

朱錦全這才放心地走了。

鄧焯關上舖門，洗了個澡，在櫃枱拿出跌打酒來，在腰傷處搽了藥酒，才上床睡覺，可是，却與奮得闔不上眼。

出道見識　走私貨物

鄧焯上了船。

那是一條挺神氣的大眼鷄貨船，除了有桅帆外，還特別裝上一副柴油馬達機。

初上船時，鄧焯對船上的一切，感到很新鮮，在船上東瞧西看的，急切地盼望快些開船去運貨。

管理船上的那位朱亞義，是一個年約四十上下的中年人，是朱錦全的族兄，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航海老手。

在鄧焯上船時，朱錦全特別將朱亞義請到貨倉中，讓兩人見面，並當面吩咐朱亞義指點鄧焯在船上做應注意的事項，也明確地指派他負責船上的貨物安全，其他的，由朱阿義處理。

朱亞義在鄧焯上船後，除了介紹他認識船上的其他伙伴外，並親手交給他一支駁壳鎗。

鄧焯拿着那支鎗，愛不釋手地把玩細看着，眞想馬上便開鎗，過過癮。

對於鎗，他可謂異常熟悉，以前在南頭跟隨鄧寶廷時，他巳經時常玩鎗，一手鎗法也是村中公認一流的，這兩個月沒有看到鎗，還不怎樣，這時一鎗在手，他不禁有點手癢起來。

要是船在海中行走，他眞會放它幾鎗過過癮。

終於，他等到了開船的日子。

這一天，苦力將貨物裝上船，都是一些普通的貨物，午飯前便巳上好了貨，但下午却仍不開船。

鄧焯不禁有點奇怪起來。

他很想去問一下朱亞義，但他看到船上的人個個也不着急，再想起他在臨上船時，朱錦全曾對他說過，船上的事務，一切都要聽朱亞義的，看到什麼特別的事情，不要奇怪，更不要向人亂說。他便蹩着



朱錦全對鄧焯表示關懷，使鄧焯萬分感激。

，不敢貿然去問朱亞義。

而朱亞義也不在船上。

晚上，朱亞義才回到船上，吩咐大家準備開船。

鄧焯不由納悶不已，想不通爲什麼不在白天開船，而要在晚上開船。

不過，他沒有問朱亞義。

朱亞義也沒有告訴他原因。

船已慢慢地離開了岸邊，向漆黑閃亮的虎門口那邊駛去。

而貨船也沒有開動馬達，只是扯起了船帆，貨船無聲地滑行在波光閃閃的海面上，鄧焯站在船頭左邊的舷邊，望着漆黑中隱隱閃泛起的點點微光，心中生出一股神秘而又新奇刺激的感覺。

貨船行走了半個小時左右，便來到太平對面那個小島一處叫九門寨的地方，在傍岸的海面上停了下來。

鄧焯正想去問一下朱亞義，爲什麼突然停船，朱亞義已來到他的身邊，壓着聲對他說：「亞焯，帶兩個人在船上周圍走一下，注意附近的海面上有沒有可疑的船隻出現提防有人刧船，等會有些貨會在這裏上船。」

鄧焯衝口想問：「是什麼貨？」但他馬上將到口的說話咽住在唇邊——他記起了臨上船時，朱錦全吩咐他的說話，他不是個笨人，他知道，朱錦全那樣吩咐他，必有他的道理。

他馬上答應一聲，去招呼了兩名伙計，在船上周圍走動起來，注意着海面上的動靜。

未幾，當他們巡到靠着九門寨岸邊那邊時，只見岸邊有一處地方有燈光閃了兩下，一會，又閃了一下。

一直站在船邊的朱亞義馬上用手上的手電筒向岸邊打了一個相反的訊號。

鄧焯雖然是第一次遭遇到這種情形，但却絕不陌生，因爲他在南頭時，已經聽聞過不少有關走私貨物的情形，正所謂耳熟能詳，他馬上便會意，一會從岸邊運來，裝載上船的貨物，一定是走私貨品，否則，何用如此隱秘及費時。

猜出了之後，他反而一點也不感奇怪了，也恍然明白，爲何在船上做的伙計，薪金比岸上的伙計高，因爲走私是非常危險的。

而他也明白到，朱錦全原來也幹走私這種勾當的。

不過，他却一點也沒有對朱錦全不滿，反而更加感激他，因爲他聽聞過，幹走私是很容易發達的，而他在這刹那，心中也生出一個意念：以後有機會的話，也弄條船，幹這種走私的勾當，那時，就發達有望了。難怪朱錦全對他說，在船上幹，會有出頭的一日。

想到這裏，他頓時興奮起來。

不久，一條木船無聲地自岸邊駛來，木船上只有兩個人，一個搖櫓，另一個站在船頭，木船才靠上貨船，那個人不等貨船上的伙計伸手將木船舷板抓住，便已聳身跳上了貨船。

鄧焯沒有走過去，但却聽到那人對朱亞義悄聲說：「義哥，貨全部在船上，請你點收。」

朱亞義伸手拍一下那人的肩頭。「劉民，辛苦你了，點什麼貨，難道還信不過你！」

不等朱亞義吩咐，貨船上的伙計已跳下木船，動手將那一箱箱的貨物搬上了貨船。

鄧焯暗中數一下，一共是十二箱。

他雖然不知道木箱中的貨物是什麼，但猜測必定貴重值錢，利潤很大的貨物。

很快地，木船上的木箱全部搬上了貨船，那人對朱亞義說一聲：「義哥，一路順風順水。」便跳回木船上。

朱亞義朝那人揮揮手道：「托福，托福。」

那人也朝朱亞義揮揮手，木船離開了貨船，掉轉頭，往岸邊搖去，眨眼間，便隱沒入黑暗中。

船上的伙計在忙着堆好那些木箱，並加以掩遮，鄧焯這才走到朱亞義的身邊，對他道：「義叔，沒有發現什麼動靜。」

朱亞義點一下頭，朝後面掌舵的大隻球擺擺手叫道：「開船！」

貨船隨即又開動了，未幾，便駛出了虎門口。

一出虎門口，便是無邊無際的大海，在黑夜中，貨船就像闖進了地獄般，完全被黑暗所包圍、吞沒，饒是鄧焯素來大胆，但由於是第一次，不由自主心中生出一股恐怖的感覺。

船上的那些伙計却若無其事的，貨船也像長了眼睛般，輕快但又顛簸着，向前滑進。

鄧焯忽然生出一種像要滑入地獄的覺感，雙手不由自主緊握船邊的舷板。

站在他身邊的朱亞義似乎發覺了他的不安，伸手拍拍他的肩頭。「阿焯，不要緊張，我當年第一次在黑夜中乘船出海，比你現在恐慌得多，不敢站在船邊望着望不透的無邊黑暗，這時候不會有什麼事發生的，你回到船艙中睡一會吧，天亮後，你會感覺沒有什麼的。」

鄧焯却倔强地搖搖頭，說道：「義叔，我不想睡。」

朱亞義却用手推他，說道：「阿焯，別逞强，快去睡吧，要是有什麼事發生，自會有人叫醒你的。」

鄧焯拗不過他，只好走入船艙睡覺。

× × ×

這一趟船，是運貨物到香港，鄧焯在開船前，已經知道了。

他一覺醒來，發現船已過了大小担杆山，遠處那黑黝黝，像一堆礁石般的島嶼，就是香港了。

他雖然沒有到過香港，但曾經在南頭海邊望見過，故此，他一眼便認出來。

白天在海上行走，果然比在晚上的感覺好多了，起碼沒有了那種有如闖進地獄的恐怖感覺。

望着浩瀚的大海，海波粼粼，偶爾有一兩隻海鷗飛掠迴翔的海面，在陽光下，閃泛起眩目的光芒，海風熠熠，髮動衣揚，嗅吸着那清新濕潤，帶點咸味的海風，鄧焯不禁感到胸襟開闊，意氣風發。

他禁不住深深地吸了幾口氣。

貨船乘風破浪前進，這刹那，他感覺到自己有如一位統軍百萬的大將軍般，豪情陡生，幾乎忍不住想引吭長嘯，以舒發

心中的那股激情。

忽然肩頭上被人拍了一下，冷不防之下，他幾乎跳了起來，扭頭一看，原來是朱亞義，連忙說道：「義叔，早晨。」

「早晨。」朱亞義朝他笑笑：「今天的感覺怎樣？好多了吧？」

鄧焯有點尷尬地笑笑。「義叔，多謝你，今天好多了，你說得對，白天在海上，果然不同晚上，看着眼前這大海，只覺胸襟開闊，意興飛揚，我越來越喜歡大海了。」

朱亞義又拍拍他的肩頭，笑道：「嗯，你現在的感受，就像我當初上船出海，在旭日下第一次看到大海時一樣。」略頓一下，意味深長地道：「不過，你現在看到的只是大海平靜的一面，它翻起臉來，却是很可怕的，會將人吞噬，而且說翻臉便翻臉，記着，大海就像一個好看而又善變的女人一樣，隨時要小心提防，千萬不要疏忽大意，否則，後悔莫及。」

鄧焯畢竟入世未深，他雖然不是一個笨人，對朱亞義說的話，表面上是聽明白了，但其中的含意，他却是似懂非懂，未能完全領會，不過，他仍然感激地道：「義叔，多謝你提點我，我以後要好好地向你請教海上的事情。」

朱亞義又拍拍他的肩頭，伸手指一下左邊那一帶的岸邊，及遠處像塊礁石般突出在海面上的小島，指點着說：「阿焯，這一段海面是最危險的地帶，那些海盜多數在這一帶海面出沒，刧掠貨船，以後船行到這一帶海面，要特別小心，一發現有可疑的快船衝過來，便要立刻戒備，先是高聲喝問，若是不答理，又或是回應後，仍然直衝過來，那便要開鎗警告，要是還不停下來的話，那便一定是海盜了，那就要全力開火射擊，並且開動馬達，加速行駛，務求脫出海盜的射擊範圍，及擺脫他們的追逐，你明白麼？」

鄧焯感激地道：「義叔，我明白，多謝你的教導。」

朱亞義忽然嘆口氣，頗有感觸地道：「阿焯，你我既然同在一條船上，那便要同舟共濟，誰也不想出事，不怕說句不吉利的話，我若是死了，你也活不了，所以，船上的伙計都很齊心，雖然遇過幾次風險，但在伙計的協力應付之下，上天保佑，都闖過了，希望你也能够與船上的其他伙計同心合力，咱們這條船能够平平安安的。」

鄧焯用力地點點頭。「義叔，我既然是這條船上的人，一定同舟共濟，與船上的伙計協力齊心，應付一切危難！」

「嗯，你懂得這樣說，我就放心了。」朱亞義忽然指指越來越近的香港島，「阿焯，別以爲到了香港，便安全了，香港海面一帶，也有不少海盜或是大天二（惡霸）的手下出沒，刧掠來往的貨船。不怕對你說，每一水船，咱們例必會帶一些私貨的，那就要提防香港方面那些水警船的截查。」

一頓，吐口氣，又說道：「一時之間，我也說不完，總之，我以後會一一指點你的了，我看出你是個聰明仔，只要多看多聽，你便會懂得一切的了。」

鄧焯聽着，猶如上了一課，對朱亞義打從心裏生出一份好感來。「義叔，多謝你教會我這麼多東西，你對我太好了。」

朱亞義聽着，覺得眼前這年輕人越看越順眼，對他也越加喜歡。「阿焯，你是錦全的親戚，我自然要多加教導你，只要你不嫌我囉嗦，……」

鄧焯忙道：「義叔，難得你肯教導我，我又怎會嫌你囉嗦呢。」

朱亞義忽然長長地吁出一口氣來，帶點寬慰地道：「阿焯，我們終於闖過這一段危險地帶了，謝天謝地，希望前面那一關也能平安闖過。」

大概是朱亞義的祈禱感動了上天吧，他們那艘貨船平安地駛入了香港海面，繞過一個荒島，行駛了一會，貨船靠近了香港主島，朱亞義忽然指一下前面遠處停泊了很多漁船的地方，說道：「阿焯，看清楚點，那就是香港仔，那是一個漁港。」

鄧焯循聞聲望過去，果然看到那一帶的岸邊，停泊了大大小小的船漁，隱約看到岸上有一堆擁擠的木屋及草棚，靠岸邊的水上，也有一列水棚，他仔細地看了一會，才說道：「原來香港有些地方，比我的鄉下還不如！」

「阿焯，這裏不是香港的心臟地區，只是一處偏僻的小漁港，水上人窮，自然比不上你鄉下了，待船靠了岸，卸完貨，我帶你去見識一下。」

正說着，前面一處突出海灣外面的亂石堆疊的荒僻岸邊，忽然有一艘比舢舨大一倍的木船，飛快地搖出來，船上插了一根竹竿，竿上綁了一塊當中穿了一個洞的黃色三角旗子，迎着貨船，直搖過來。

船上有三個人，兩個搖櫓，一個坐在船頭。

一個叫亞帶的走到朱亞義身邊，指指那隻木船道：「義哥，他們來了。」

朱亞義早已望到了，朝亞帶點點頭道：「阿帶，吩咐大隻球將船停下來，並叫伙計們準備搬貨落船。」

阿帶答應一聲，向船尾走去。

朱亞義指着那隻越來越接近的木船，對鄧焯道：「阿焯，那隻船就是來裝昨晚運上船的貨，那都是賺大錢的貨物，回去後，老闆一定有打賞，看在錢份上，你留意看一下海面上有沒有可疑的船隻接近，一有發現，立刻叫我。」

鄧焯立刻應一聲，馬上走到船尾那全船最高的後艙面上，留意掃視着四周圍附近的海面的動靜。

這時，那條木船，已接近了貨船，坐在船頭那人馬上站起來，揮手朝貨船上的朱亞義招呼一聲，一揚手，將一條繩索拋過來。

貨船上的伙計馬上將那條繩索一把抄住，三下五落二，將繩索套緊在船頭的那根碇柱上。

而貨船亦已停了下來。

木船才泊近貨船，船頭那人已聳身跳上了貨船。

鄧焯恰好目光一掃，看到那是一個年紀在三十五六上下，留了個平頭裝，臉上及下頷滿是鬍碴子皮膚晒成紅黑色，身材精壯的壯年人，褲頭上挿了一支駁壳槍，朱亞義趨前兩步，與那壯年人招呼一聲，互相執住對方的手搖了一下。

他目光再一掃，又看到木船上搖櫓的那兩個人，前面的褲頭上也插了一支短槍，脚旁又擱了兩支步槍。

這三個人配備了五支鎗，也可謂大陣仗了，跟着，他還發現，那亂石堆叠的岸邊，隱約有兩隻快艇（身形狹長，吃水很淺的小木船，由於在水上滑行特別快，故稱爲快艇，却不是現在那些裝了磨打的纖維快艇），藏在那些石堆後，不用說，那兩艘快艇是在必要時，飛滑出來，接應那木船的了。

鄧焯看在眼，就算朱亞義剛才不說，他也猜出，那一批私貨是值錢的貨品。

這時候，朱亞義正在與那壯年人在說話。

「標哥，你們要的貨全在這裏，要不要開箱查看一下？」朱亞義扭身指一下中間艙面上用油布遮蔽起來的那堆木箱。

那個叫標哥的壯年人嚷嚷道：「義叔，我們這樣交情，又不是第一次交易，難道還信不過麼，近來風緊，請你們伙計將貨物搬落船吧。」

朱亞義客氣地笑笑道：「標哥，很多謝你看得起我，我這就叫他們搬貨落船，明天早上在悅來居我請你飲茶。」

那位標哥客氣地道：「義叔，你眞客氣，明天早上在悅來居見吧。」

跟着，又壓低了聲音道：「下一水船什麼時候來？」

義叔沉吟着道：「很難說，近來這些貨很難買，這樣吧，下一水船來之前，我們會預先通知你們的，好麼？」

標哥頷首說道：「好吧，義叔，無論如何請朱老闆帮忙一下，不怕對你說，這種貨近來非常搶手……義叔你是應該明白的。」

朱亞義够朋友地拍拍胸膛，說道：「標哥，你我多年朋友，你放心吧，這水船回去後，我會叫老闆快些進貨，然後盡快運來。」

標哥高興地說道：「義叔，你眞够朋友。」

就這說話之間，貨船上的伙計已將那十二個木箱搬上了木船上。

朱亞義吐口氣，朝標哥道：「標哥，眞的不要開箱看一下？」

標哥道：「義叔，要是你也不信，還信誰？」

一頓，低聲說道：「還是照老規矩交錢。」

朱亞義點點頭。

標哥伸手執住朱亞義的手搖了一下，說道：「義叔，辛苦你了。」說完，一手按在舷板上，跳回木船上，朝朱亞義揮揮手道：「明天見。」

朱亞義也朝他揮揮手。

貨船上的伙計將繩索抛回木船上，木船上那兩個搖櫓的便將木船搖離貨船，然後掉轉頭，飛快地向岸邊搖去。

那位標哥站在船頭上，朝岸邊揮了一下手。

朱亞義看到那木船快回到岸邊，才對站在船頭上的阿帶叫道：「阿帶，起錨開船。」

阿帶回應一聲，快手快脚地將錨收起來。

鄧焯看到平安無事，便從尾艙面上跳下來，走到朱亞義的身邊，輕鬆地道：「義叔平安無事。」

朱亞義長長地透口氣。「總算又無驚無險做完這次交易。」

說着，貨船已開動。

在十一時左右，貨船便泊上了一處碼頭。

× × ×

下午將貨卸了後，朱亞義對鄧焯道：「阿焯，我帶你到岸上去逛一下。」

鄧焯早就想上岸了，聞言高興地道：「義叔，好啊。」

朱亞義朝他古怪地眨了一眨眼。「好，走吧。」

鄧焯答應一聲，飛一樣走上岸。

朱亞義望着鄧焯的背影笑着搖搖頭，跟着走上碼頭。

帶着鄧焯，朱亞義首先將他帶到九龍最熱鬧的地帶。

鄧焯走在熱鬧的街道上，看着兩旁一列三層高的洋樓，以及那些擺設了五光十色洋貨的商店，還有那五光十色的霓紅光管（這時已是黃昏，店舖雖然還未着燈，但那些霓紅光管亮了），一閃一閃的，眩人眼目，煞是好看。

還有那些在街上走着，衣着趨時摩登的男男女女，更看得他瞪着眼連眨也不眨一下，感到既新奇又好看，就像劉姥姥初進大觀園一樣，目不暇給。

這也難怪他的，他第一次來到這種充滿了洋味的地方，什麼也是第一次見識到，特別令他驚異的是，那些摩登女子的脚上居然穿着高跟鞋，走起路來一扭一擰的，他奇怪那些女子穿了那樣高的鞋子，居然不會跌倒，還走得蠻好看的。

還有，有些女子不穿褲子，却穿着那種裙子，看得他直了眼，不期然地想着，要是大風吹翻了裙子的話，那不是讓人看到那……不知有沒有穿褲子的。

而馬路上飛馳着的大小車輛，也令他感到新奇不已，雖然他在南頭時，也曾看過出入縣府的汽車，不過，那些汽車，又破又舊，那像如今看到的漂亮。

總之，他每看到一樣東西，都感到新奇不已，他這一次可謂大開眼界。

朱亞義看到他那種大鄉里的樣子，感到好笑，但却沒有取笑他。

「阿焯，你覺得怎樣，這裏比鄉下好麼？」朱亞義笑望一眼阿焯。

鄧焯傻裏傻氣地道：「義叔，這裏比鄉下好看多了，我幾乎以爲自己在發夢，原來世上有這樣好看的地方，我這一次眞是大開眼界了。」

「阿焯，等一會吃完飯後，我帶你到一個地方，那才眞的大開眼界。」朱亞義朝他古怪地一笑。

阿焯却聽不懂朱亞義的話中含意，率直地道：「義叔，那個地方比這裏還要好看？」

朱亞義神秘地道：「你去到之後，自然知道。」

鄧焯忽然遲疑地道：「義叔，這裏吃飯貴不貴的，我想請你吃飯，但我身上只有三個大洋，不知够不够……」

朱亞義笑道：「阿焯，你別與我客氣

，今晚我請你吃飯，你不用與我爭，留着那三個大頭，到了那地方才使吧，到了那裏，你不用爭着替我付錢，自己付錢便成了。」

鄧焯不明所以地道：「義叔，到了那裏，一定要自己付錢的麼？」

朱亞義眨眨眼道：「那倒不是，不過，到那裏的人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自己替自己付錢，不作興請客替別人付錢。」

鄧焯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出那是一種什麼地方，只好悶在心中，但對「那個地方」也產生了强烈的興趣。

七時左右，朱亞義帶鄧焯走入一家叫九記的飯店，要了三個菜，再來一瓶玉冰燒，與鄧焯吃喝起來。

在吃喝中，朱亞義頻頻勸鄧焯喝酒，喝得他臉紅耳熱的，有了五六分酒意。

朱亞義看了他一眼，笑道：「阿焯，等一會到了那個地方，你就會知道，我要你喝多些酒的好處了。」

鄧焯傻傻地道：「義叔，到那種地方要多喝酒的麼？這是爲什麼？」

朱亞義哈哈笑道：「不要問，待會去到後，你便知道，說不定，你還要多謝我呢。」

鄧焯終於隱隱約約感覺到，朱亞義說的那種地方，可能有什麼古怪，但他却想不出來，一時間，令到他心癢難搔的，恨不得立刻就去到那地方，好知道那種地方到底是個怎樣的一種地方。

朱亞義彷彿看穿了他的心事般，說道：「吃飽了麼？」

鄧焯馬上道：「飽了，義叔，你自己呢？」

朱亞義笑笑道：「不用管我，我知道你很心急想去那種地方見識一下，既然飽了，那就走吧。」

說着招手叫來伙計，找數離去。

× × ×

那條街很靜，但在每個樓梯口，都有一個或是兩三個阿姑阿婆坐着或站着，對於每一個走過的單身男子，都伸手招呼。

有些男人直行直過，但有些却停下來，說幾句話後，便跟着上樓，也有說了幾句話，搖搖頭便走的。

鄧焯老遠看到，感到奇怪，不明白那些阿姑阿婆爲何向過路的男人招呼，那到底在攪些什麼花樣。

朱亞義却是一副見慣不怪的表情，對於那些向他們招手的阿姑阿婆不加理睬，鄧焯在那些阿姑阿婆的招呼中，隱約看出其中含有曖昧的成份，那刹那，他明白朱亞義帶他到什麼地方了。

而他的小腹下，也陡地脹熱起來，心頭一陣騷癢。

畢竟，他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並且在不久前還與鄧寶廷那位三姨太有一手，這兩個月來，他可說蹩得苦了，不過，俗謂眼不見爲淨，他也不覺得怎樣了，如今被朱亞義帶到這種地方來，一下子便勾起了他壓抑已久的慾火，加上又喝了些酒，他簡直要爆炸了。

朱亞義一直走到一個樓梯口前，主動與一位坐在梯口旁邊的阿姑招呼，道：「二姑。」

那叫二姑的中年婦人一見朱亞義，馬上站起來，堆起一臉笑容，迎上一步，熟絡地道：「朱老闆，怎麼這一趟這樣久才來啊。」

朱亞義笑道：「只不過遲了二天，我這不是又來了麼？」

那二姑瞟了朱亞義一眼。「朱老闆，這位是……」說時，瞟一眼有點傻戇地站着的鄧焯。

朱亞義立刻哈哈一笑，拍了拍鄧焯的肩頭：「二姑，這位是我的世姪，叫阿焯，你要好好地招呼他啊。」

二姑笑着輕打了朱亞義一下。「朱老闆，你放心吧，這位焯哥既然是你的世姪，我會好好的招呼他的。」

朱亞義忽然曖昧地笑道：「二姑娘，有新鮮貨麼？」

二姑白了他一眼，道：「我這裏經常有新鮮貨到，你又不是不知的，別說了，跟我上樓吧。」

說着，忙轉身扭動着屁股，朝樓上走去。

朱亞義拍一下鄧焯的肩頭，朝他眨眨眼：「阿焯，現在你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吧？跟我上去吧。」

鄧焯沒有出聲，跟着朱亞義向樓梯走去。

在上樓梯時，朱亞義伸手摸捏了一下二姑的肥臀。

二姑回過頭來，啐了他一口。「朱老闆，等一會你可以摸個够……」

朱亞義笑笑，又摸了二姑一把。

上到二樓，走入右手邊的那個門口，鄧焯好奇地望一下屋內的情形。

只見屋內間隔成很多間房間，少說一點也有八九間，只有一條不算窄的甬道，靠牆邊擺了幾張椅子，每個房門口都掛着一塊花布簾，鄧焯雖然猜到是怎麼回事，却是第一次到這種地方，心中既緊張、又好奇。

二姑朝朱亞義說道：「朱老闆，請與焯哥坐一會，我這就去叫她們出來。」

說完，便向那一列房間走去。

鄧焯緊緊地看着二姑的舉動，幾乎連朱亞義說話也聽不到。

「阿焯，等一會你若看中那一個姑娘，便跟她入房，記着，出來時，給二姑一個大頭就成。」

鄧焯目光一直看着二姑在那些房間門口走過，並掀一下那些門帘，不經意地點點頭，應道：「義叔，知道了。」

那掀起的布帘後，有些房間是關上的，有的則是開着，只見從那些開着的房門口內，陸續走出四個年紀約三十到十幾歲不等的女子來。

那四個女子身上只穿着底衫褲，但臉上却施了脂粉，露出白膩的手臂及大腿來，還有那被薄薄的花布底衫包裹着的漲鼓鼓的胸脯，鄧焯看着，下面陡然發漲硬了起來，眼中像要噴出火來般，一陣喉乾舌燥。

二姑待那四個女子走出來，才對朱亞義笑道：「朱老闆，喜歡那一個？」

朱亞義眼甘甘地逐個在那四個女子的身上溜了一遍，來回看了兩遍後，目光落在一個身材豐滿，略微有點胖的女子身上，站起身來，走向那個女子。「二姑，就

這一個吧。」

二姑朝他眨一下眼，對那女子道：「彩紅，招呼朱老闆。」

那女子應了一聲，朝朱亞義挑了個媚眼。「朱老闆，請跟我入房。」

朱亞義點點頭，伸手在那女子的身上摸了一把。

那女子咭地一笑，扭了一下腰肢，返身朝第五個房間走去。

二姑這才對鄧焯道：「焯哥，你喜歡那一個？」

鄧焯在朱亞義看中那彩紅時，早巳看中了一個，當下舔舔咀唇，語聲有點顫抖地伸手指指站在中間那個，年紀約二十上下，身形不肥不瘦，有一雙大眼睛的女子，說道：「二姑，我……她吧。」

二姑看出鄧焯很緊張，當下笑笑道：「焯哥，你喜歡阿笑，是麼？」

鄧焯咽下一口口水，點點頭。

二姑朝那個叫阿笑的女子道：「阿笑，這位是焯少，妳好好地招呼他。」

阿笑點點頭，朝鄧焯道：「焯少，到我房中坐吧。」

說着，轉身走向最後那個房間。

而朱亞義經巳與那個彩紅走入房間內，房門隨即關上。

鄧焯怯怯地站起來，跟着阿笑走向最後那個房間，其餘兩位女子則木無表情地各自走回自己的房間。

鄧焯跟着阿笑走入房間，阿笑隨卽將房門關上，朝鄧焯一笑，向床前走去。

而房間內就只有一張床，一個小小的梳妝枱，還有一張櫈子，如此而已。

「焯少，過來啊！」阿笑朝鄧焯媚笑一下，便動手脫掉那短褲，然後往床上一躺。

當她看到鄧焯目光發直赤紅，氣息急促，定定地看着她那赤裸的下體，喉頭一陣翻動，却就是不走上前來，不禁心中暗笑一聲，看出鄧焯是個從未涉足這種地方的雛兒，於是放軟了聲音，朝鄧焯招手道鄧焯招手道：「焯少，過來啊，過來將衣服脫下來吧。」

鄧焯在看到阿笑脫衣衫時，只覺腦中轟地一响，渾身熱血翻騰，心頭狂跳，整個人有一種爆炸的感覺。

而他之所以沒有前去，那是因爲太緊張的關係。雙脚竟然有點不聽他的指揮，彷彿粘住了一樣，不能移動。

阿笑放軟了聲對他說，他才像忽然恢復了知覺般，兩步便走到床前，目光貪婪地在阿笑身上溜視着，一邊手忙脚亂地將身上的衫褲扒下來。

阿笑看着，心中暗笑不已。

忽然，鄧焯喉中發出一聲啞悶的嘶聲，就像一條獸性勃發的公狗般，一下子撲落在阿笑的身上。

阿笑被壓得忍不住發出一聲低嚶聲，接着頭一仰，張口發出「呀——」的壓抑叫聲。

跟着，撲在阿笑身上的鄧焯便發狂般動了起來。

接下來，便是阿笑那壓抑着的呻吟聲及鄧焯那急促粗濁的喘息聲……

× × ×

朱亞義與鄧焯離開二姑那裏時，經巳是晚上十時左右了。

這時候街上巳水靜河飛，朱亞義對鄧焯笑着道：「阿焯，那地方好不好玩？」

鄧焯登時臉上發熱起來，吶吶地道：「義叔，我……」

「傻仔，有甚麼好怕羞的，我以前讀私塾時，記得孔夫子聖人曾說過一句話：『食色，性也。』連孔聖人也這樣說，我們去那裏，是正經的事啊！」朱亞義拍拍鄧焯的肩頭。「你是不是覺得現在全身舒暢些？」

鄧焯不自禁地點點頭。

「阿焯，我們男子漢大丈夫，出來混的，尋花問柳是等閒事。你試過第一次，以後就慢慢習慣的了，那時，不用我指點你，你自己也懂得去了！」朱亞義哈哈笑起來。

忽然，他正經地對鄧焯道：「不過，有一件事你要記着，千萬沾不得！」

鄧焯不由問：「是甚麼事？」

朱亞義嚴肅地說道：「那就是鴉片！相信你也見過的了，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你，你若是沾上那東西，那你就成了一個廢人，這一生也就沒有指望了！」

一頓，看一眼靜寂的馬路，說道：「這裏不比家鄉，家鄉是禁烟的，這裏却大行其道，你走到那裏，也會看到烟館，隨時可以有得抽，阿焯，我是爲你好，你不會怪我多口吧了。」

鄧焯忙道：「義叔，怎會呢，我知道你爲我好，我會記住的。」

「嗯，這我就放心了。」朱亞義舒了口氣道：「嫖賭飲蕩吹中，除了嫖與飲外，其餘三樣皆沾不得，一沾上，那你便完了，我出來撈了幾十年，這是我經驗之談，你明白麼？」

鄧焯忙點頭道：「義叔，我明白。」

朱亞義伸手拍拍他的肩頭，有點感慨地道：「阿焯！我要不是將你當子姪看待，也不會對你說這些話。」

鄧焯感激地道：「義叔，我知道你對我好，我一直也將你當長輩看待。」

朱亞義忽然停下來道：「我只顧說話，差點忘了，這麼晚走回碼頭，是很危險的，隨時會遇上攔路打刼的賊人，咱們在這裏停下來乘黃包車回碼頭吧。」

鄧焯初來埗到，自然一切聽從朱亞義的，既然他這樣說，那自然無異議，等了十多分鐘，才等到兩輛黃包車，將兩人載返碼頭。

翌日，一大早，鄧焯便被朱亞義叫醒，一起到悅來居飲茶。

悅來居就在碼頭附近，鄧焯跟着朱亞義來到悅來居，找了張空枱坐下來，叫了茶，喝起來。

座上的茶客以苦力居多，最令鄧焯感到新奇的是，那些企堂以及賣點心的，都是女子，令他更驚異的是，那些賣點心及企堂，不時與茶客打情罵俏的，甚至動手動脚，他不由看了傻眼。

朱亞義却見慣不怪，優哉悠哉地嘆着茶，一雙眼却直望着門口。

不久，便看到那個標哥走入來，朱亞義忙站起來，向標哥招招手。

標哥立刻走過來，朝朱亞義抱拳道：「義叔，早晨。」

朱亞義亦抱拳道：「標哥，早晨。」

標哥看一眼鄧焯，含笑道：「義叔，這位兄弟是……」

朱亞義忙介紹道：「這位是朱老闆的親戚，鄧焯。」一頓，對鄧焯道：「阿焯！快見過標哥。」

鄧焯忙站起身，朝標哥抱拳道：「標哥。」

標哥打量着鄧焯。「自己人，不用客氣。」

三人坐下來，朱亞義笑對標哥道：「標哥，以後多多照顧阿焯。」

標哥客氣地笑了笑道：「義叔，自己人說甚麼客氣話。能够帮忙的，我一定帮忙。」

朱亞義對鄧焯道：「阿焯，還不多謝標哥。」

鄧焯忙站起身朝標哥抱拳道：「多謝標哥關顧。」

標哥哈哈一笑。「我托大叫你一聲阿焯吧，快坐下來說話，以後有甚麼事，找我便是了。」

鄧焯又多謝一聲，親自替標哥斟了一杯茶。

標哥大方地道：「義叔，不要客氣，這一次我作東道。」

朱亞義連聲道：「標哥，昨天巳說了是我請的，怎能由你請，太客氣了。」

標哥這才說道：「那麼下次就由我請吧。」

跟着，兩人便說起兩地的一些貨物行情來，鄧焯甚麼也不懂，只好坐着聽兩人說話。

不過，他看出標哥是一位出來撈的人物，而且很吃得開，那只要看一下，不斷有茶客與他打招呼便可以看出來。

鄧焯不由羨慕地暗自想道：「幾時我也能够撈到像標哥一樣就好了。」

對於能够認識像標哥這種人物，他感到高興。

× × ×

貨船裝載了一批日用品，在翌日早上，便開船返回太平。

不久，來到來時經過的那一處荒僻的亂石岸邊對開的海面。

朱亞義立刻吩咐停船。

跟着，便看到一隻木船從岸邊的亂石後搖出來，站在船頭上的，正是標哥。

鄧焯不用朱亞義吩咐，已經跳上了後艙面上，掃視着附近海面的情形。

木船很快便靠近貨船，隨即泊在貨船邊，標哥一跳上去，還未站定，便朝站在船邊的朱亞義道：「義叔，錢與貨都在船上，要不要點一下？」

朱亞義大方地道：「標哥，還點甚麼？你相信我，難道我不相信你麼？我叫伙計搬上船！」

說着，扭頭朝站在船頭的阿帶說道：「阿帶，你帶人去標哥的船上，將貨搬過來。」

阿帶答應一聲，招呼名伙計，跳過木船，將木船上那一箱箱的貨物搬過貨船。

標哥乘這機會，朝艙面上的鄧焯招手打個招呼。

鄧焯忙招手還禮。

他一眼看到，標哥的褲頭上，又插了支駁殼鎗。

很快，木船上的貨巳搬過貨船，標哥再問一句：「義叔，眞的不用點一下？」

朱亞義豪氣地道：「標哥，我說不用便不用了，咱們出來撈，講的是一個信字，標哥你向來最講信用，若是我還要當面點貨，那就未免太小氣了。」

「嗯，承義叔你這樣信我，我很感激。」標哥朝朱亞義一抱拳。「不阻你開船了，一路順風順水。」

說完，跳回木船上，朝朱亞義揮了揮手。

朱亞義也朝他揮揮手。

待木船離開貨船後，朱亞義便吩咐開船。

貨船行到后海灣，還不過是正午十二時左右。

鄧焯與朱亞義都在尾艙內小睡片刻。

忽然，一個叫陳伙的伙計走入後艙，臉色有點緊張地叫醒兩人。「義叔，海面上有一艘單眼鷄（比大眼鷄略小的木船，速度很快）朝貨船直逼過來……」

朱亞義一聽一骨碌從艙板上翻身跳起來，急急走出後艙。「在那裏？」

「在那邊！」一個叫陳勝的伙計站在船舷邊，朝遠處的海面一指。

朱亞義急忙走到船邊，順着陳勝手指處望過去，果然看到一望無際的海面上，正有一艘單桅快船乘風破浪，斜刺裏直向貨船衝過來。

他打量一下。那艘單桅快船距貨船大約五六十丈左右，就這一會，巳衝近了十多丈。

「義叔，那艘船看來似乎來意不善。」鄧焯站在朱亞義的身邊，顯得有點緊張地說。

朱亞義却很沉着。咀裏不置可否地「嗯」了一聲，雙眼仍然緊緊地盯着那艘越衝越近的單桅快船，眨也不眨一下眼。

而那些伙計不等朱亞義與鄧焯吩咐，經巳紛紛拿出鎗來，掩在舷板後面，注視着那艘快船的動靜。

那艘快船越來越接近貨船，鄧焯經巳清楚地看到那艘快船上的情形。

那艘快船上竟然不見一個人影。

鄧焯正感奇怪時，朱亞義忽然疾喝一聲：「開動馬達，全速前進！」

話未完，那艘快船上忽然響起兩下鎗聲。

朱亞義急忙向下一縮，同時大叫道：「快縮下去。」

鄧焯却沒有縮下去，抽出插在腰後的駁殼鎗，向快船放了三鎗。

朱亞義看他不縮下去，急得伸手猛扯他的褲管。「阿焯，你不要命麼？快縮下來！」

話口未完，快船上響起一陣炒豆般的連串鎗聲。

子彈嘯嘯地從鄧焯的頭上掠過，嚇得他慌不迭蹲下去，但却不甘示弱地，向快船開了五鎗。

「達達達……」一陣馬達吼叫聲忽然響起，貨船忽然快速地向前滑衝，有如奔馬一樣。

朱亞義一直蹲着，看到鄧焯蹲下來，不由埋怨道：「阿焯，你逞什麼强，你難道想去見海龍王！」

鄧焯搔搔頭，說：「義叔，我怕那艘快船會毫無阻攔地追了上來，想阻嚇一下他們。」

兩人說着話，鎗聲却不絕於耳，聽得出，快船上的人有一挺機關鎗，否則，鎗聲不會如此密集。

馬達聲與鎗聲混成一片，熱鬧得很。

鄧焯有點忍不住地對朱亞義說道：「義叔，我要看一下那一艘賊船是否追了上來。」

說着便欲蹲起身來往外面探視，却被朱亞義一把將他按住，充滿自信地道：「亞焯，不要冒險，鎗彈無眼的啊，不是我在誇口，馬達一開動，那條賊船一定追不上！」

果然，朱亞義的說話沒有吹牛，不一會，來自側後，一直追着貨船的密集鎗聲，逐漸疏落減弱了，鄧焯乘朱亞義不覺，猛地探起身來，往舷外望去，只見那艘賊船已被遠遠地拋在後面，約莫有數十丈遠，難怪鎗聲弱了很多，但那艘賊船仍然不甘心地窮追不捨。

看着船後急激翻湧着的白浪，鄧焯興奮地大叫道：「義叔，那條賊船被我們越拋越遠了，那些賊匪一定在乾瞪眼，氣炸了肺，義叔，這條船裝的是什麼機器，開動起來行走得這麼快，簡直比跑馬還要快呢。」

朱亞義聽鄧焯那樣說，再聽一下鎗聲，已幾不可聞。大概那條賊船上的海盜眼見越追越落後，鎗彈已無法射在船上，所以，只好不再開鎗射擊，當下探起身子，得意地笑笑道：「阿焯，那副機器（馬達）是老闆從香港特別訂購回來的，聽說是英國貨，馬力很大，老闆特別裝在這艘貨船上，平時很少開動。只是在遇上海盜船時，才突然開動，令到賊船無法追上來。不怕對你說，我們以前也遭遇過兩次賊船的追截，全靠那副機器助我們脫險！」

鄧焯聽着，大開眼界地道：「義叔，我活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乘坐這樣快的船隻！」

朱亞義朝他笑笑，拍拍他的肩頭道：「阿焯，只要你不死，還會見識到很多令你驚奇不已的事情的！」

鄧焯再望一眼後面那條賊船，發覺已被貨船拋離了老遠，變成了一個小黑點，幾乎看不到。

他吐出一口氣，挺直了身子，揮手大叫道：「沒事了，不用再躲避哪！」

那些伙計立刻歡呼一聲，從躲藏的地方跳出來，舉動着手上的鎗，又叫又跳的，慶幸又逃過了一次海盜的刦掠。

船駛入大小鏟後（位於蛇口外面的兩個小島，名叫大鏟小鏟，合稱大小鏟），雖然沒有海盜出沒，但仍要提防沿岸一帶——例如沙井那一帶基圍的大天二帶領手下，乘泥艇出其不意地襲擊貨船，所以，他們仍不敢粗心大意，以免功虧一簣，在快回到太平前被刦掠。

說起來，當年蛇口至太平一帶的沿岸基圍及村落，確是出了不少大天二（惡霸），他們稱霸一地，手下有鎗有人，有些實力雄厚的，其配備之鎗械，甚至比軍隊還要精良，他們不但稱霸鄉里，暗中還幹走私，「打村」（出動人手鎗械去刦搶另一條鄉村），刦船的勾當，地方上雖然有保安隊或是鄉團隊之類的武裝，但由於實力不及他們，加上他們採取靈活的戰術，地形又熟，萬一抵擋不住時，可以分散逃走，或是乘船出海，隔一段時間又捲土重來，令到那些保安隊之類的武裝疲於應付，簡直奈何他們不了，久而久之，便隻眼開隻眼閉，只要不太過份，鬧得地方上鷄犬不寧，便不理會，而那些大天二也學乖了，盡量不在地方上鬧出不可收拾的事來，就算是幹，也不在附近一帶幹，有些深入山區，有些潛赴隣縣去「打村」刦掠，這樣，地方政府便不加理會，而那些大天二便儼然是一鄉一鎭的土皇帝了。

幸好一「路」無事，在天黑前，貨船來到太平對面的那個草鞋島（九門寨及南北鄉都在此島上），在西門口（草鞋島伸出西南面海面尖端處的一條小村子的所在）對開的海邊停下來。沒有直接駛入太平碼頭。

（西門口到太平碼頭若是行水路，按一般的速度計算，大約半個鐘頭左右，若是乘風鼓帆再加順水的話，大約只須二十分鐘。）

阿焯不明白何以不將貨船停在太平，而停在這荒僻的岸邊。走去問朱亞義。「義叔，爲何不泊在船行對開的碼頭，要停在這裏？」

朱亞義看他一眼。「鄧焯，你忘了我們船上有一批走私貨麼？」

鄧焯被朱亞義這一說，登時恍然大悟起來。「我明白了，義叔。」

朱亞義拍拍他的膊頭。「你眞是醒目！你是不是心急想回太平？我可以叫人用舢舨搖你到對岸……」

鄧焯急急道：「義叔，我不是急於想回太平，我剛才只不過一時間想不到，奇怪之下才問你的。」

朱亞義道：「等貨卸下後，我們還是將船泊在太平的。」

天色完全黑下來後，從岸邊的一條河汊中，飛快地搖出一條木船來。船頭上放了一盞風吹不熄的玻璃罩火水燈。

朱亞義一眼看到，馬上對那些伙計道：「船來了，快將那些貨搬到船邊，船一泊近，馬上將貨搬落木船。」

陳伙、陳勝及阿帶等伙計答應一聲，立刻動手搬貨。

就這一會功夫，那隻木船已搖到木船旁邊，船身一橫，靠泊在貨船邊。一個漢子馬上將一條繩索扔上貨船。朱亞義親自將繩撈住綁好，鄧焯一眼便認出，那站在船頭的人，正是貨船在香港時，將一批貨物運上貨船的那個人。

他知道此人必是朱老闆的一名親信伙計。

木船上除了搖櫓的外，還有一個人，在木船泊上貨船之後，亦從船艙上走到船頭。

朱亞義探頭朝木船上那人道：「志端，吃過飯了麼？」

那叫志端的人馬上答道：「義叔，吃過了，今趟有多少貨？」

朱亞義道：「比上一次多二件。」一頓，說道：「我們還要趕着將船泊在太平。這就將貨搬落船。」

志端道：「義叔，好啊！」

陳勝陳伙等伙計馬上將搬到船邊的貨物一箱箱地搬落木船，志端則與另一個人在木船上接着，放到船艙中。

朱亞義剛好抽了一支烟，那些貨便全部搬落木船上，朱亞義將手上的烟蒂扔下水，親自將繩解開，抛回木船上，對志端說：「小心啊。」

志端一邊答應一聲，一邊用手撑着貨船的舷壁，將木船撑開，那搖櫓的將櫓一陣急划，木船便掉過頭，向岸邊滑去。

直到木船搖入那條河汊中，朱亞義才吩咐開船。

貨船回到太平吉祥船行對開的碼頭時，差不多晚上九時了。

而船上的伙計還未吃過飯的。

鄧焯自從來了太平之後，還是第一次這麼晚還未吃飯，餓得肚子咕咕直叫，很難受。

貨船才泊上碼頭，對面的船行內門一開，走出兩個人來，當先的一個，正是朱老闆。

朱老闆走到碼頭邊，大聲對船上的伙計道：「各位，辛苦了。」

朱亞義從船上跳到岸上，對朱老闆道：「錦全，一切順利。」

朱老闆道：「義哥，辛苦你了。」

跟着，兩人低聲說了幾句話，跟着朱老闆對船上的伙計大聲道：「你們不要理船上的事了，落船到船行吃飯吧。我已經準備一桌飯菜。」

朱亞義也跟着呼叫：「工作明天再做不遲。」

那些伙計答應一聲，飛快地跳到岸上去。

朱老闆却吩咐跟出來的那個人，道：「阿水，你到船上看看。」

那人答應一聲，跳上了貨船。

鄧焯跳落船，走到朱老闆的身邊，叫了一聲：「表舅。」

朱老闆看他一眼，問道：「阿焯，習慣麼？」

鄧焯道：「習慣。」

「嗯，你好好做吧，我不會虧待你的。」朱老闆拍了拍他的肩頭。「快去吃飯吧。」

船上的伙計連朱老闆恰好坐了一桌。飯菜很豐富，不但有鷄有肉有魚，還有酒。

酒是太平特產——沉缸舊酒。

鄧焯看到滿桌的酒菜，直吞口水，但他却暗自在想：「表舅眞會籠絡伙計，將來有一日我做了老闆，也要學學表舅這種籠絡伙計的方法。」

「阿勝，阿球，你們要多吃一點。」朱老闆還親自開了一瓶酒，替各人斟酒。

各人也實在是餓了，不再客氣，馬上大吃起來。

朱老闆也陪着各人吃喝，不過，只是做樣子，倒是不時與朱亞義細聲說話。

鄧焯也大吃起來，並與陳伙等伙伴猜枚喝酒，一時間猜枚聲盈耳。

看看那些伙計已吃得七七八八，朱老闆忽然伸開雙手向前一伸，高聲道：「大家靜一靜，我有話要說。」

各人一聽，立刻靜下來，一齊望向朱老闆。

朱錦全咳了一聲，掃了各人一眼，才開聲說道：「你們聽着，我知道你們走這一水船都很辛苦及危險，因此，我特別發給大家每人五個大頭，聊作壓驚之費！」

各人一聽，頓時高興得歡聲叫起來，「多謝老板」之聲不絕於耳。

看到各人那種感激戴恩的樣子，朱錦全不禁微笑着，連聲道：「你們這樣爲我，我又怎能待薄你們，不用多謝我了。只要你們好好幹，我不會虧待你們的。」

陳伙陳勝等伙計立刻嚷嚷道：「老闆對我們這樣好，我們若不好好做，怎能對得起老闆。」

朱錦全滿意地朝各人頻頻點頭。「你們辛苦了一日，就回船上休息吧。」

各人皆已吃飽，帶着幾分酒意，推椅起身，往外走去。

朱錦全也與朱亞義站起來，看到鄧焯，招招手叫他過去。

鄧焯忙繞過桌子走過去。「表舅，有什麼吩咐？」

朱錦全拍拍他的肩頭，賞識地道：「阿焯，我聽義叔說你今日遇到賊船時，膽識過人，我果然沒有看錯你。你還願不願意在船上做？」

鄧焯忙不迭道：「表舅，是義叔誇獎我了，我怎會不願意在船上做，跟着義叔，學到好多經驗。」

「好，有志氣。」朱錦全讚他一句。「你那份打賞加多三個大頭，記着好好的幹下去。」

「表舅，我一定不負你所望。」鄧焯受寵若驚地道。

「嗯。」朱錦全又拍拍他的肩頭道：「船上的貨物，今晚由你負責看管，你可以着陳勝他們輪流看更，你只要偶爾巡視一下便成。」

鄧焯迭聲道：「表舅，知道了。」

「你回船吧。」朱錦全說。

鄧焯答應一聲，便走出船行，走回船上。

朱錦全待所有的伙計走出去後，才親自關上舖門，與朱亞義在舖內挑燈夜話，商量下一水貨的事情。

× × ×

次日由於要卸貨上岸，所以，鄧焯只好留在船上。

第三日，船上的貨已卸落，又未有貨落船，船上的伙計都紛紛上船回家的回家，到街上逛的逛，鄧焯拿着從香港買回來的兩包禮物，也上岸，準備到南栅探望洪伯一家。

對於洪伯一家，他已視作家人一樣。他先到就近的天香居買了十個鷄球大包，順便也喝了兩盅茶，吃了兩碟點心，才懷着輕鬆的心情，向南栅走去。

這時候，才不過是早上八時多。十點左右時，他來到了南栅，在村口遇上了亞仔。

亞仔一眼看到鄧焯，驚喜地大叫一聲：「焯哥，是你！」

鄧焯也叫道：「亞仔，放工了麼？」

亞仔搶上去，由頭到脚看一眼鄧焯。

「焯哥，你怎麼又忽然來看我？」

鄧焯將那一大包鷄球大包讓亞仔拿着，笑道：「你不歡迎我來看你們麼？」

亞仔連忙搖頭道：「怎會，我歡喜還來不及呢！」一歪頭，問道：「你今日怎有空的？」

鄧焯摸摸他的頭，說道：「我已不在貨倉工作，我巳上船幹活了，前日才走了一水船回來，是去香港的，今日有空，便來看你們，洪伯好麼？」

亞仔聽他這樣說，露出羨慕的神色。「焯哥，原來你去行船，聽說行船可以去很多地方的，見識到很多事物，我希望將來也要去行船。」

一頓又道：「我聽人說，香港有很多新奇的事物，是我們發夢也沒有見過的，焯哥，幾時你帶我去看一下。」

鄧焯拍拍他的肩膊，笑道：「亞仔，有機會，我一定會帶你去看一下。」

亞仔立時高興得跳了起來。「焯哥，你說話要算數的啊！」

說話間，兩人巳走到亞仔的家門前。

亞仔在門口大聲嚷嚷道：「亞媽，鳳羣，你們快出來看一下，什麼人來了！」

「亞仔，是誰來啊？」屋內傳出亞仔那個最小的妹妹——鳳羣的叫聲。

叫聲未歇，人巳蹦跳着一頭走出來，一眼看到是鄧焯，女孩子家有點臉嫩，靦覥地看了鄧焯一眼，扭頭朝內叫道：「媽，是焯哥來啊。」

鄧焯笑着對亞仔道：「亞仔，快拿一個鷄球大包給鳳羣吃。」

鳳羣一聽有鷄球大包吃，歡喜得眼中刹時發出光采來，亞仔打開紙袋，拿出一個鷄球大包，遞給鳳羣。「鳳羣，這個給你，很好味的。」

（筆者按：當年，茶樓賣的鷄球大包乃是美點，價錢也比蝦餃燒賣貴，乃是用正材料做的，確是美味好食，而當時一般普通人家是很少去飲茶的，特別是農村人家，能夠飲一次茶，可算是一種享受，而當時的小孩也將能夠吃到鷄球大包，當作畢生的一個心願，這是事實，筆者絕對沒有誇大，當然，對於今天的香港人來說，簡直有如天方夜譚，覺得不可思議。）

鳳羣咽着口水，望一眼鄧焯，見他朝她含笑點點頭，才敢將包子接過。

「鳳羣，還不多謝焯哥。」亞仔的媽恰好從灶間走出來，拿圍裙抹着水濕的雙手，朝女兒瞪了一眼，忙又一臉笑容地轉對鄧焯。「阿焯，你眞有心啊，買這樣多東西來。要你破費，那怎好意思？」

「多謝焯哥。」鳳羣靦覥地朝鄧焯說了一聲，便一扭身，飛一樣跑回屋內，享受那個美味的鷄球大包了。

鄧焯將手上的兩包禮物遞給亞仔媽媽，笑笑道：「伯娘，一點小意思，請你收下吧。」

亞仔媽一邊伸手接過，一邊連聲說道：「阿焯，以後來看我們，不要再買東西來啊，只要你來看我們，我們就巳經很高興了。」

鄧焯岔開話題道：「伯娘，洪伯與阿金他們下田還未回來？」

亞仔搶着道：「亞爸他們在洗犂耙鋤頭，快回來的了。」

亞仔媽接上道：「阿焯，你老遠來看我們，一定走累了，還不快進來坐下歇一會。」

鄧焯答應一聲，跟着亞仔媽走進了屋內。

亞仔媽却沒有往屋內走。「阿焯，你坐一下，我到灶間加把米！」一頓，轉對跟在後面的亞仔說：「亞仔，陪焯哥坐一會，斟杯水給焯哥解解渴。」

說着，便急急地向天井左邊的灶間走去。

在堂屋內坐下來，不久，便聽到門外傳來一陣人聲與脚步聲，亞仔一聽，馬上起身，邊往外走，邊叫道：「亞爸，大哥二哥五哥，阿焯哥來了！」

跟着，便看到洪伯以及一羣兒子媳婦走了進來。

「阿焯，你來了，哈哈，怎不早點來？」洪伯滿臉是笑地邊走邊看着鄧焯。

鄧焯巳站了起來，笑着一一向洪伯及他的兒子媳婦招呼。

「亞爸，焯哥買了很多東西來。」亞仔急不及待地說：「他特意買了很多鷄球大包來。」

洪伯責怪地笑着道：「阿焯，你眞傻，你來看我們，我們很高興，花錢買東西來幹麼，有錢，應該留着，以後不要買東西來啊。」

鄧焯有點不好意思地笑道：「洪伯，只是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

「你還未吃飯麼？」洪伯不等鄧焯開聲，便掉頭往灶間叫道：「亞仔媽，加多把米，煎幾隻鷄蛋，再炒些花生！」

亞仔媽在灶間應道：「知道了。」

鄧焯忽然從衣袋內拿出兩包三炮台香烟，遞給洪伯。「洪伯，這兩包烟是我特別從香港買來給你的。」

洪伯一邊接過，一邊說道：「阿焯，以後你再買東西來，我不准你來。」

接又關切地問道：「上一次的事，老闆沒有責怪你吧？那些人有沒有再找你晦氣？」

鄧焯正想說話，亞仔巳搶着道：「阿爸，焯哥巳上船工作，去了一次香港，回來後特意來看我們的。」

阿金一聽，歡喜地道：「焯哥，你眞的上船工作？」

鄧焯點點頭道：「是眞的。」接轉對洪伯道：「洪伯，老闆倒沒有責怪我，他還爲了免得我再遇上那些人，特意叫我上船工作，並加了我的薪金，每個月十個大洋！」

「嘩！」阿金羨慕地叫起來。「焯哥，這豈不是因禍得福！一個月十個大頭，我們種十畝菜，也賣不到十個大頭！」

洪伯替他高興地道：「阿焯，聽你這樣說，我也替你高興，你那個表舅對你這樣好，你可要勤力工作啊，你離鄉別井的，我也望你有出頭的一日。」

鄧焯感激地道：「洪伯，我會努力的工作。」

一頓，看一眼阿金，說道：「阿金，我這次來，除了看望你們，還想問一下你，有沒有意思到船上工作。」

阿金一聽，大喜，但隨即微帶失望地

道：「焯哥，在船上工作有這樣高的工錢，我自然願意上船工作，但我願意又怎樣，要有人請我才成啊。」

鄧焯伸手拍拍他的膊頭。「阿金，若是沒有人肯請你，我說來幹麼？」

阿金一聽，頓時驚喜得眼中發出光采來。「焯哥，你說的是眞的？」

鄧焯點點頭。「當然是眞的！我表舅叫我上船工作時，叫我有空來問你，有沒有意思上船工作，所以我今日特意來問你的。」

阿金歡喜得跳了起來。「焯哥，每個月能夠賺十個大頭，我要是不去，那眞是個大傻瓜！」

洪伯也道：「阿焯，你也是從鄉下出來，知道種田沒有出息，如今有這個機會，那眞是求之不得啊。」

鄧焯却正容道：「洪伯，阿金，有些話我要向你們說清楚的，待我說完那些話，你們想清楚，才答覆我吧。」

頓一下，說道：「洪伯，阿金，我工作的那條船是專走香港的，辛苦倒說不上，但俗語有云，行船跑馬三分險，說不定會遇上風險的……」

「阿焯，行船總會遇上風浪的，這一點我知道，這不是問題……」洪伯打斷了鄧焯的話，急急說。

但他又給鄧焯打斷了他的說話。「洪伯，有謂天有不測風雲，遇上風暴那只有求天保佑，最危險的是，那條水路海盜經常出沒，刧掠貨船，萬一遇上了，那就——所以，我要說清楚，好讓你們想清楚才作決定。」

「焯哥，你不怕，我怕什麼？」阿金挺挺胸道：「若說危險，幹什麼也會有的，不是有人說，吃飯也會噎死人麼？難得有這個好機會，我決定出去闖一闖。」

洪伯頷首說道：「阿金，你說得好，男子漢大丈夫，有機會不去闖一闖，那還算是男人？大丈夫嗎？若是無驚無險，怎賺得人家那樣多的錢，亞爸同意你上船工作！」

接轉對鄧焯道：「阿焯，煩你回去對老闆說一聲，就說阿金願意上船工作。」

鄧焯心底裏也想阿金上船工作，那樣有個伴，當下說道：「洪伯，阿金，既然你們想清楚決定上船工作，那我回去後對表舅說一聲，看何時你才可以上船，再來通知你。」

「焯哥，麻煩你了。」阿金高興地說。「好多謝你。」

「阿焯，若是阿金上船工作，請你多多照顧他啊！」

鄧焯答應道：「洪伯，你放心，我會的了。」

說到這裏，亞仔媽捧着餸菜入來道：「吃飯了。」接又對鄧焯客氣地道：「阿焯，不知道你會來，沒有什麼菜招呼你，眞不好意思。」

鄧焯忙道：「伯娘，千萬不要客氣，我又不是什麼人，倒是我打攪了。」

洪伯插口道：「阿焯，你這樣說就太見外了，難得你來看我們，吃完飯，我叫阿金劏一隻鷄，再去基圍買些魚蝦返來，今晚好好地吃一頓。」

鄧焯忙道：「洪伯，要你破費，我還是吃完飯便回太平了。」

洪伯却道：「阿焯，你這麼說，是不將我們當自己人了？」

鄧焯慌忙道：「洪伯，千萬不要這樣說……」

「那你答應今晚吃完飯才走好了！」洪伯說。

鄧焯只好道：「洪伯，我答應你吃完晚飯才走。」

「這才是！」洪伯高興地道，接對亞仔道：「亞仔，去拿那樽五加皮來。」

胆識過人　挾梟脫險

阿金上船後的第三日，貨船又裝載了太平的土特產，向香港開去。

朱老闆對阿金很大方，在他上船時，預支了半個月人工——五個大頭（銀元）給他，以便他到香港後，有錢花用及買些洋貨回來。

阿金自是感激不巳。

貨船與上次一樣，也是在晚上開船，不過這一次却不是沿草鞋島由西門口那邊出去，却繞個圈，從南面鄉經過沙田從草鞋島的後面繞出海！

這樣走，走多一大段路。

因爲若是從西門口那邊出海，直截了當，但從沙田那面出海，就要繞一大段水路，等於往後走，一般來說，若是從太平開船往香港，是沒有人那樣走的，只有從省府（廣州）開往香港的船，才會走直路，沿草鞋島尾出海，再沿着島沿往香港。

鄧焯覺得奇怪，但他却沒問朱亞義。

而他在阿金上船後，便向他指點一番，要他凡事多看不可多問，同時要勤力工作便是。

船上的伙計對於貨船繞路出海這一件事，一點也不感到奇怪，沒有人因此而談論。

不過，很快，鄧焯便明白了。

貨船行到南面鄉靠近島尾河面時，便傍着岸停下來。

這時，鄧焯便明白這一次爲何繞路走了。

有了上一次的經驗，不難猜到，這一次之所以繞路走，是要在停下來的地方裝載私貨。

果然，半支烟左右，岸邊便有燈光一閃，再一閃地朝貨船打訊號。

朱亞義馬上叫陳勝用風燈向岸上連續閃了四下。

阿金看着，忍不住悄聲問鄧焯：「焯哥，那是什麼意思？」

鄧焯也壓低聲音對他道：「等一會你就明白了。」

話未說完，便隱約看到岸邊有一艘木船向貨船搖來。

一切都與鄧焯在第一次到香港時的情形一樣，很快的，自岸邊搖出來的木船靠上了貨船，有人將一箱箱的貨物搬上貨船，而貨船上的伙計則將那一箱箱的貨物搬到艙中。

阿金看着，又忍不住問鄧焯：「那些是什麼貨？爲何要在這裏偷偷運上船？」

鄧焯將阿金拉到一邊，才悄聲向他說：「阿金，我上一次開船運貨到香港時，

也與你一樣感到奇怪，不怕對你說，那些是私貨，老闆全靠走私那些貨物賺大錢的，既然是走私，那自然不能明目張胆地在太平上貨了，你明白了吧？」

阿金一聽，恍然道：「焯哥，我明白了。」

「至於那些是什麼貨，我也不知道。」鄧焯說道：「不過，那肯定是賺大錢的貨物。」

一頓，眨下眼，忽然鄭重地對阿金叮囑：「記着，不可將我告訴你的，及今晚看到的隨便向人說，連洪伯與你家中的人也不能說。」

阿金看他說得那樣認眞，忙不迭點頭道：「焯哥，我記住了。」

「嗯，快去帮手吧。」鄧焯指一下那邊在搬動那些箱子的伙計。

阿金說一聲：「知道了。」急急走過去。

貨船風平浪靜地來到香港。

不過，由於繞了一段路，所以，在中午時份，才到達上一次將那些私貨卸給標哥的那處海面。

船還未停下，鄧焯已看到，那荒僻的亂石礁岸上，有一個人站在一塊大石上，向海面上瞭望，一看到鄧焯他們這艘貨船，馬上朝石下揮揮手。

待到貨船停下來，礁石亂佈的岸邊，已有一艘木船飛快地搖出來，而船上豎起的那根竹竿，這一次縛了一條短褲，兩條褲管朝外，在風中飄舞，看着令人發笑。

朱亞義一早便已站在靠岸的那邊船旁，望着岸那邊，一眼看到岸邊搖來的那艘木船，看清楚了竹竿上的那面「旗幟」，馬上吩咐那些伙計：「陳伙，阿帶，快將那些貨搬到船邊。」

站在後艙面上的鄧焯眼尖，一眼看到木船上站在船頭的那人，不是上一次那位標哥，爲了小心起見，忙朝朱亞義叫道：「義叔，站在船頭上的那人不是標哥。」

朱亞義一聽，臉色微變，疾忙定眼望去，這一次看清楚了（木船已接近了很多），果然不是亞標，而他與亞標雙方是有約定的，除了掛在竹上的「旗幟」必須與約定的相同外，還要認人——除了標哥或是他的老闆外，要是換了別人，絕對不會交貨！

這是爲了小心起見，以免貨物有什麼失閃，造成損失，也弄出誤會。

朱亞義雙眼一瞇，馬上疾喝一聲：「暫時不要將貨搬到船邊，大家將鎗拿出來，隨時準備開火！」

各人答應了一聲，急忙竄入後艙，將暗藏着的長短鎗拿出來。

有人將一支步鎗塞給阿金，阿金一把拿住，却不知如何是好，他雖然燒過鎗（在鄉中是保鄉隊的志願隊員），但却不知道上船幹活要「玩鎗」的（鄧焯沒有告訴他），拿着那支鎗，站着發怔。

其他的伙計經驗豐富，紛紛拿着鎗，有些伏在船艙面的貨物後，有些伏在向岸那邊的舷邊，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

鄧焯一眼看到阿金那種呆鴨般的樣子，不禁又急又氣，朝他喝叫一聲道：「阿金，快躲到艙面的貨物後，注意着那隻木船。」

阿金這才如夢初醒般，慌不迭撲到一堆貨物後，微微探出頭，朝那隻木船窺望着。

鄧焯這才噓了口氣，轉過目光，望着那隻木船。

朱亞義也就在這時朝木船叱喝一聲：「喂，快將船停下來，若再搖近來，我們便開鎗！」

那隻木船上的人一聽，站在船頭那人一擺手，船便停了下來。

站在後艙面上的鄧焯，已暗中將身上的駁殼鎗抽出來，只要那木船上的人有什麼不對勁，他便會開鎗掃射！

站在木船船頭上的人朝貨船上叫道：「喂，那一個是義叔？」

朱亞義挺一挺身子，叫道：「我就是，你們是什麼人？爲何不見標哥？」

船上那人雙手湊成喇叭形，放在嘴邊，大聲叫道：「標哥有事不能來，叫我們來。」

朱亞義道：「不成，我不認識你。快搖回岸邊，我們要開船了。」

船上那人大叫：「義叔，你雖然不認識我，但訊號沒有錯吧？」伸手指一下竹竿上的那條短褲。

朱亞義斷然擺手道：「不成，訊號對，人不對，絕不交易！」

木船上那人叫道：「義叔，約定的訊號是除了你知，標哥還有老闆知外，沒有人知道的啊，難道你這也不相信我們？」

朱亞義不耐煩地叫道：「這是沒辦法的事，快將船搖回去，否則，別怪我得罪了！」

木船上那人還想說什麼，却忽然閉上嘴巴，蹲下來。

朱亞義一見，以爲那個人有什麼古怪，臉色微變之下，疾喝一聲道：「準備開鎗！」

貨船上的伙計一聽，馬上緊張地將食指扣在鎗機上，瞄準了木船。

鄧焯一見那人蹲下來，爲防木船猝然朝貨船開鎗射擊，疾忙仆伏在艙面上。

但他們是白緊張一場了。

因爲那人蹲下來後，自他的身後冒起一個人來，揮手朝貨船上揮手呼叫：「義哥，別緊張，總該認得我吧？」

朱亞義雖然在木船上那人蹲下時，亦急忙往下一縮，但却冒出半截腦袋，注視着木船上的動靜，那冒起來的人他自然看到，那刹那一顆心才算落回原位。

因爲他認識那人。

不過，他却心中有氣，暗怪那人不早現身，害他白緊張一場。

「潘老闆，我朱亞義的雙眼還未花，怎會不認得你！」朱亞義沒好氣地回應。

這位潘老闆不是別人，正是標哥的老闆——老大，也就是除了標哥之外，唯一可以令到朱亞義見到後才會交貨的人！

看樣子，這位潘老板剛才是有意與朱亞義開了個玩笑。

只不過，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

原來潘老板一直就坐在蹲下來那個人身後的船艙內，由於那人一直遮蔽着他，故此，貨船上的人都看不到他。

潘老闆是出來混的，自然一聽便聽出朱亞義的語氣中帶着不滿，當下忙抱拳朝

朱亞美笑着道：「義哥，請恕我剛才與你開了個玩笑，義哥你大人大量，不會見怪吧？」

朱亞義冷冷道：「潘老闆，開玩笑也要分時候啊，萬一因此而有什麼損失，算哪一個的？」

潘老闆這時已知道自己的玩笑開得太大，故此，對於朱亞義的話沒有生氣。朝朱亞義陪不是道：「義哥，是我錯了，容我明日在銀龍茶樓擺一桌酒，向你陪不是，成麼？」

這位潘老闆能夠在香港獨霸西環一帶，自然是一位不簡單的人物，單看他這種胸襟氣度，便非常人能及，在江湖上混，就重信義，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那才能服人。

朱亞義聽他那樣說，雖然心中還有氣，但也不能太過份，否則，往後的買賣說不定會吹了，當下只好陪上笑臉道：「潘老闆，你太言重了，亞義實在不敢當。」

說着，悄悄朝那些伙計擺擺手，叫他們不用再戒備。

「義哥，我說出的話一定算數，那確是我的錯，是錯了就要認！」潘老闆語氣一轉，朝朱亞義叫道：「義哥，現在可以將船搖過來吧了？」

朱亞義道：「既然是潘老闆親自出馬，請快駛過來。」

潘老闆立刻朝搖櫓的擺手道：「快搖過去。」

木船立刻輕輕晃盪着，輕快地向貨船靠近。

朱亞義也扭頭朝那些伙計道：「亞帶，亞勝，你們將貨搬到船邊，亞伙亞金幾個暗中防備一下。」

朱亞義不愧是老江湖，雖然是潘老闆親身來，但爲了小心起見，他還是暗中加以提防。

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幹他們這種勾當的，若不處處小心，便難以活到今天。

木船靠上貨船，潘老闆跳上貨船，馬上朝朱亞義連連抱拳道：「義哥，剛才實在對不起，不過，我那樣做，也是想看一下，義哥你們有沒有依照約定辦事，唉，都是我不好，像義哥你這種老江湖，又怎會那樣輕率大意呢！」

朱亞義也抱拳說道：「潘老闆，剛才的事過去了就算了。」話題一轉，問道：「標哥有什麼事不能來，要潘老闆你親自來？」

潘老闆臉色一黯，嘆口氣道：「老二（標哥）前兩日受了傷，行動不便，所以才沒有來。」

朱亞義立刻關切地說道：「他受傷重嗎？」

潘老闆蹙蹙眉道：「左腿不愼挨了一刀，幸好沒有傷及腿骨，敷藥之後，好多了。」

「潘老闆，請替我問候一下標哥。」朱亞義道。

「有心。」潘老闆舊話重提。「明晚請賞面到銀龍茶樓吃飯，我等你！」

朱亞義知道推辭不掉，只好爽快地道：「潘老闆既然這樣說，我一定到！」

而阿帶阿勝等伙計，經已將那些貨物搬落木船。

鄧焯站在後艙面上，時不時看一眼潘老闆，他雖然是第一次看到這位潘老闆，但不知怎的，對他却暗暗心儀不已。

說起來這位潘老闆也頗具氣度，雖然是位江湖人物，却有江湖人物的那種豪氣與不覊，大概就是那樣豪氣與不覊令到鄧焯暗中心儀吧。

那些貨很快便搬落木船上，潘老闆執住朱亞義的手搖了搖：「義哥，辛苦了，是不是仍照以往那樣交易？」

朱亞義點頭道：「是，潘老闆，有勞你了。」

潘老闆爽快地道：「那裏。什麼時候返太平，請通知一聲。」說着，已跳回木船上，朝朱亞義揮揮手，說：「義哥，明晚見。」

朱亞義也揮手道：「潘老闆，我先多謝了。」

潘老闆打了個哈哈，木船掉轉頭，朝岸邊搖去。

朱亞義這才吩咐開船。

× × ×

當晚，鄧焯問准了朱亞義，便帶着阿金上岸去見識見識。

阿金也是第一次到香港，自然對看到的一切感到新奇，對於那些五顏六色的洋貨，簡直看花了眼，嘖嘖稱奇不已。

鄧焯雖然來過一次，但有很多事物還沒有見識過，起碼，上一次亞義就沒有帶他逛過貨品琳瑯的百貨公司。

兩人看着那些從未見過的貨品衣物，有如走入寶山一樣，目迷五色，不捨得離開。

最後，阿金買了兩件綫衫，鄧焯則買了一件恤衫，一條西褲，準備回太平後，穿着「威」一下。

鄧焯帶阿金到那家孔記飯店吃過飯，本來他心中想去二姑那裏的，但由於不識路（由於要走很多條街，第一次去時，他只是跟着朱亞義走，沒有留心認路），所以只好作罷。

看時候已近九時，兩人爲了省錢，便一路走回碼頭。

當年的香港市面，還不算太繁榮，尤其是入夜之後，出夜街的人不太多，除了酒吧舞廳等夜遊地方還算熱鬧外，其他的地方在過了九時後，便水靜河飛，因爲大多數的店鋪都已經關了門，就連那些百貨公司，也不會像現在這樣開到十時過後。

街燈昏黯，偶爾有一兩個行人經過，兩人正所謂初生之犢，談笑着，根本沒有想到，會遇上刦賊之類的事故。

走過幾條街，轉入前面那個街口，再穿出海邊便是碼頭。

兩人轉入前面那條街，迎面走來一個躬着背，縮着頭，脚步匆匆的漢子，兩人也不以爲意，一直向前走。

很快，兩人便與那漢子擦身而過，恰好阿金走在外邊，那知道那漢子在與阿金擦身而過的刹那，驀地伸手一把將阿金挾在腋脅下的那袋綫衫搶去，拔腿便跑！

阿金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遇上這種事情，不由得驚愕了一下，隨即大叫一聲：「搶刦」！

扭身便向那漢子追去。

鄧焯却比阿金快了一步，他是在那漢

子劈手一把搶去阿金那袋綫笠衫時，警覺到是怎麼回事，馬上一個轉身，撲向那漢子。

那漢子却很溜滑，身子一扭，便避過了鄧焯的追撲，脚步飛快，只一閃，便轉入了街角那邊。

鄧焯一撲不到，忽然整個人向前一滑，雙手在地上一撑的刹那，右脚向前倏伸一勾！

那漢子料不到鄧焯會來這一招，脚下一絆，由於奔跑之勢很猛，只聽「叭嗟」一聲，那漢子整個人向前飛出去，就像餓狗搶屎一樣，重重地撲跌在地上，連手上那袋綫笠衫，也脫手飛了出去。

那傢伙「喲」地叫了一聲，正想忍痛從地上竄起來，鄧焯已雙手在地上一撑，挺起身來，衝前一步，一脚踏在那傢伙的背上。

那傢伙才竄起的身形馬上被踏得貼回地面上，發出「呃」的一聲叫。

阿金亦已追撲上來，一眼看到鄧焯將那傢伙踏在地上，咬着牙，飛脚踢向那傢伙。

豈料那傢伙右手反手向後一揮，寒光一閃，劃向鄧焯的腿脚。

鄧焯冷不防之下，差點着了道兒，心中一驚的刹那，急忙縮脚。

那傢伙一刀劃空，身子立刻向內滾開，恰好避過阿金那一脚。

但他却避不過鄧焯隨即踢向他身上的那一脚。

鄧焯那一脚踢在那傢伙的腰上，那傢伙大叫一聲，滾到牆邊，但仍然負痛撑起身子，一刀揮向鄧焯的雙腿。

鄧焯微退半步，左脚再起，「托」地一聲，踢中那傢伙的手臂。

那傢伙又發出一聲痛叫，上身一仰，撞向牆上，手上那柄刀脫手飛起，撞在牆上，墜跌落地上。

阿金恰好衝上前，一拳搗在那傢伙的胸膛上！

那傢伙慘叫一聲，阿金已一手將他揪起來，一連五六拳抽擊在那傢伙的身上。

那傢伙已失去抵抗力，挨了那五六拳，連眼也突了，呻吟着就像一堆爛泥般，癱倒在地上。

阿金還想起脚踢那傢伙，却被鄧焯阻止了。「阿金，算了，別鬧出人命，拾回那袋綫衫走吧。」

阿金才狠狠地瞪了那傢伙一眼，走去拾回那袋綫衫，再走回來，惡狠狠地對那傢伙罵了一句：「便宜了你！」

鄧焯一手拉住他就走，轉過街角，檢回跌在地上的那包衫褲，急急地向碼頭走去。

奇怪的是，他們與那傢伙糾纏時，有幾個路人走過，却沒有一個人加以理會，還繞到對面馬路急急走過。

有了這一次的遭遇，兩人在走回碼頭時，暗加了小心，阿金更將那袋綫衫緊緊地拿在手中，目光四下掃視着，遇上迎面走來的行人，立時緊張起來，雙眼也不眨地望着對方，幸好沒有再發生什麼事情，兩人走回碼頭，回到貨船上，才算鬆了口氣。

× × ×

朱亞義本來想一個人赴銀龍茶樓的，後來却拉了鄧焯一起去。

臨上岸時，他還暗中吩咐鄧焯帶上一支短火（短鎗）。

鄧焯雖然不明白朱亞義爲何要他帶鎗去，不過，他知道朱亞義那樣做，必有道理，所以他沒有問。

朱亞義也沒有向他說明。

由於銀龍茶樓就在碼頭附近，所以，兩人沒有坐車去，來到茶樓時，才不過六時左右。

而潘老闆早已在銀龍茶樓二樓恭候大駕了。

兩人才走上二樓，潘老闆已從一張枱後站起來，抱拳對朱亞義道：「義哥，賞面，賞面！」

朱亞義忙還禮道：「潘老闆，我來遲了，累你久候，對不起，對不起。」

潘老闆打了個哈哈。「那裏話，我也不過才到，今晚是我專誠向義哥你陪不是，應該恭候的。」

朱亞義也笑道：「潘老闆，你太客氣了。」接着側顧一眼站在身邊的鄧焯，向潘老闆介紹。「潘老闆，這位是我的世姪鄧焯，也是朱老闆的外甥，幫我料理船上的事務，潘老闆不介意我帶他來吧。」

潘老闆早已在打量着鄧焯，聞言之下，忙笑道：「啊，原來是義哥的世姪，眞是年少有爲，難得義哥肯介紹他給我認識，我又怎會介意呢。」

一頓，擺擺手，連聲道：「來來來，義哥，快請坐下，還有這位世姪哥，坐下來再說話。」

朱亞義亦連聲道：「潘老闆，你也請坐。」拉一下鄧焯，走上前拉開椅子，坐了下來。

喝過一口茶之後，潘老闆十分客氣地說道：「義哥，喜歡吃什麼菜，請隨便點吧。」

朱亞義道：「潘老闆，你太客氣了，還是由你點菜吧。」

潘老闆哈哈一笑，不再客氣，招來女侍，點了五六個菜，還要了一瓶拔蘭地。

「義哥，咱們一向都合作得很好，是不是？」潘老闆喝口茶，忽然沒頭沒腦地問。

朱亞義由於一時間摸不透對方的話意，只好順着對方的口氣道：「是啊……」

「義哥，咱們既然一向合作愉快，爲何……」潘老闆的臉色沉了下來，恰好一個女侍應將菜送上來，他馬上打住，待那女侍應將一碟菜遠炒蝦仁放下，他吩咐那女侍：「將酒拿來。」

接轉對朱亞義與鄧焯道：「義哥，兩位請……」

朱亞義也說道：「潘老闆，請！請！請！」

鄧焯却不懂這一些，只是聽着看着，他見朱亞義還未動筷，他也坐着，沒有拿起筷子。

這時，女侍應已將一瓶拔蘭地拿來，分別在三人面前放下一隻高脚玻璃杯，跟着開瓶倒酒。

鄧焯還是第一次看到那樣別緻好看的洋酒杯，不由仔細地端詳起來。

看着倒入酒杯內那芳香撲鼻的琥珀色

酒液，他簡直像個呆子一樣。

「義哥，兩位請飲。」潘老闆拿起酒杯，朝兩人一舉。

朱亞義亦拿起酒杯，說道：「潘老闆，飲。」

鄧焯這才如夢初醒，慌忙拿起酒杯，也向前舉了舉。

但他却拿住了酒杯脚，就像握住一支棍那樣，看得潘老闆不由暗中好笑起來，知道他是個初出道的土包子。

鄧焯却不知道自己已出了洋相，見兩人喝了口酒，他也喝了一口。

那知道拔蘭地却比米酒烈多了，一口酒下喉，他感到有如火燒一樣，幾乎嗆咳起來。

「兩位請別客氣，請用菜。」潘老闆再說一句。首先拿起筷子。「我們一面吃一面談。」

朱亞義也不再客氣，拿起筷子，說了一聲：「請。」挾了一隻大蝦仁，放入口中。

鄧焯有樣學樣，急不迭挾了一隻大蝦仁，放入口中，三嚼兩嚼，吞下肚，消解一下喉嚨那股火燒。

菜陸續送上來。

吃得差不多時，潘老闆才重提剛才說了一半的話。「義叔，我地既然合作愉快，爲何這一次……」忽然不說下去，拿眼望着義叔。

義叔是位老江湖，不動聲色，沒有順着潘老闆的語氣說下去，說道：「潘老闆，有甚麼話只管說。」

潘老闆臉色一沉。「義哥，這一次的貨有點不對辦啊！」

朱亞義不由心頭一沉，不着痕跡地用脚輕碰了鄧焯的脚背一下，口裏却道：「潘老闆，我們互相信任，從來沒有貨不對辦的事情發生過，這一次也是我與朱老闆親自點驗過的，潘老闆會不會一時看不清楚……」

潘老闆沉聲道：「義哥，我潘某人才不過四十多歲，還未老到眼花看不清東西，要不要我帶你們去藏貨的地方，點看清楚？」

朱亞義暗吸一口氣，心知這一次潘老闆是無中生有，借口吞掉那批貨，只是，他却想不出對方這樣做，雖然可以吞掉這水船的那批貨，但長遠來說，豈不是斷了一條財路？但馬上他便恍然明白了。

那一定是潘老闆另外搭上了一條路，才會來這一招釜底抽薪的。

心中思想着，咀裏却道：「潘老闆，你當時不點看清楚，這時候才說，怎知你有沒有做了手脚？」

潘老闆臉色一變，但却沒有發作，只是陰狠地道：「朱亞義，你這樣說，未嘗沒有道理，但焉知你們會不會暗中做了手脚，利用我們互相信任這一點，令我吃虧也不敢說出來！」

朱亞義雖然心中氣極，但却極力保持冷靜，因爲他知道，潘老闆既然是存心吃掉那批貨，那必然有備而來，而且這一帶又是他的勢力範圍，若是一個應付不好，只怕他與鄧焯會走不出這家銀龍茶樓，是以，他不敢與對方發生衝突。

「潘老闆，貨已在你手上，你怎樣說也成，不過，公道自在人心，至於那批貨是否不對辦，只有你知我知，一句話，你到底想怎樣？」

潘老闆陰陰一笑。「朱亞義，咱們合作了這樣久，我不想因這一次而傷了大家的和氣，這樣吧，我將那些貨退回給你，互不追究，正所謂買賣不成仁義在，以後你們若想繼續與我們合作，那就要再談條件了！」

朱亞義一聽，這豈不是咬了一口後，還要佔便宜？不由氣往上湧，但馬上便强忍住，深深地吸了口氣，潘老闆，我以前眞是瞎了眼！」

潘老闆哈哈一笑。「朱亞義，我識你十多年，你一向目光銳利，幾時變了睜眼瞎的？」說完，嘲侮地哈哈大笑起來。

所謂人要面，樹要皮，朱亞義還是第一次被人這樣嘲侮，有謂士可殺不可侮，就算他涵養功夫再好，他也忍受不了，霍地站起來，厲聲道：「潘老大，你欺人太甚了！」

潘老闆却毫不動氣。「朱亞義，你想怎樣？」

朱亞義吐口氣道：「我想你給你還個公道！」

「好大的口氣！」潘老闆冷笑一聲。「你還不配！」

一頓，狠狠地道：「我對你可說仁至義盡，不追究這一次你想瞞騙我的事情，你居然不領情！朱亞義，你在江湖上也混了很多年，怎麼還像個初出道的毛頭小子，不識好歹！」

朱亞義似乎已豁了出去，厲聲道：「潘老闆，既然你說得這樣好聽，敢不敢請金興堂的劉老闆，九龍一新池的施老闆，還有吳老闆幾位來主持公道，判定誰是誰非！」

朱亞義口中的那幾位人物，皆是當時香港有頭有臉的江湖人物，潘老闆一聽，臉色驟變，陰狠地道：「朱亞義，別拿劉老闆他們來嚇我，這是你我之間的事，而且，其錯在你，哼哼，我知道劉老闆與你素有交情，你這一說，倒提醒了我，爲了免生事端，我要將你們押出香港，咱們的買賣也從此拉倒！」

說着，朝站在兩旁的四名手下使了個眼色。

「刷！」地一聲，那四名漢子身形一動，拔出身上的短鎗，指住朱亞義與鄧焯兩人。

朱亞義心神猛震，倒吸了一口冷氣，頓時呆住了。

但一直坐在椅上，像個呆子一樣不言不動的鄧焯，却在那刹那身子向下一滑，就像一條泥鰍一樣，滑入了枱底下。

那四條漢子一眼看到，齊皆變色，呼喝一聲，急切間却不敢開鎗，猛撲上去。

潘老闆的反應也很快，他在鄧焯滑下枱底的刹那，已知不妙，由於他坐在裏面，身後就是牆，雖然他已站起來，却無法閃避，陡地他的身子一震，臉色發白，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朝那四名漢子喝道：

「阿剛，你們別亂來！」

那四名漢子馬上僵住了。

朱亞義却吐出一口長氣來。

因爲他已知道，鄧焯已經將潘老闆制

住了。

果然，只見鄧焯從枱下慢慢地冒出來，身子貼着潘老闆的側背，手上緊握着一支短槍，抵在潘老闆的腹腔上，隨着他慢慢往上挺起來的身子，槍嘴也慢慢地移上了潘老闆的心胸要害。

原來，鄧焯在滑入枱底的刹那，藏在身上的槍便已抽出來，身子向前一竄，手臂一探，用槍嘴頂在潘老闆的小腹上，潘老闆頓時像被毒蜂螫了一下般，抖了一下，一股寒氣也從小腹升起，傳遍了他的全身。

制住了潘老闆，也就等於反敗爲勝。說起來，也是鄧焯那大鄉里的呆頭呆腦樣子，幪蔽了潘老闆及他的四名手下，以爲他只不過是一個初出道的後生小子，不足爲患，所以，不大重視他，那想到這一次却栽在鄧焯的手上。

× × ×

「潘老闆，快叫他們將手上的鎗扔到地上。」鄧焯已閃到潘老闆的身後，將他的雙手緊緊地反扭到背後，而鎗嘴也移到了他的太陽穴上。

潘老闆痛得吡牙咧嘴的，心中又驚又怒又氣，但受制於鄧焯，一條命等於揑在鄧焯的手上，有如肉在俎上，不敢不從，睜着眼，朝那四名手下喝道：「聽到沒有，統統將鎗扔下！」

那四名手下還在猶豫，鄧焯扭着潘老闆右手的手一用力，潘老闆刹時身子微躬，「呃」地痛叫出聲，連五官也扭曲了，一張臉煞白。

「潘老闆，他們再不將鎗扔下，我便將這條手臂扭斷！」鄧焯兇狠地說。

潘老闆吐出一口氣，厲聲對那四名手下道：「阿剛，你們想我被扭斷手臂？快將鎗扔掉啊！」

四個人像無可奈何地互相覷了一眼，將鎗扔掉。

鄧焯立刻朝朱亞義道：「義叔，將鎗檢起來。」

朱亞義讚賞地看了鄧焯一眼，上前去將那四支短鎗檢起來，將三支插在褲頭上，一支拿在手中，擺擺鎗管，冷冷地望着潘老闆：「潘老闆，你眞够狠，不過，我也不是手軟之人！」

樓梯口忽然冒出兩個人來，一揚手，用鎗指着朱亞義。

鄧焯一眼瞥到，馬上喝道：「潘老闆，快叫他們下去！」頂在他太陽穴上的鎗嘴用力一戳，痛得潘老闆又「呃」地叫了一聲，頭也歪了。

潘老闆只好朝樓梯口的手下喝道：「統統給我滾到樓下，不要上來！」

那些手下這時也看到潘老闆被鄧焯用鎗脅制住，聞喝之下，不敢不聽，馬上「滾」回樓下。

喘口氣，潘老闆色厲內荏地道：「朱老義，你想怎樣？」

「潘老闆，我要你再說一次，那些貨是否不對辦？」朱亞義說時，用鎗對準了潘老闆的右腿。

潘老闆渾身抖顫了一下，驚恐地望着朱亞義手上的鎗，吸口氣，像隻鬥敗了的公鷄般，有氣無力地道：「義哥，那些貨沒有什麼不對，是我錯了。」

「哼，潘老闆，這一次你是存心要吞掉我們那批貨了？」朱亞義冷笑連聲。

潘老闆不得不承認。「朱老義，是我不好，一時貪心，想吞掉你那批貨！」

「你忽然這樣做，是否找到新的合作之人？」

「是……」潘老闆垂下目光，不敢看朱亞義。

「潘老闆，你雖不仁，我不想不義，我不想做得太絕，我只想你將我們那批貨交回給我們！」朱亞義知道自己暫時佔了上風，但到底是在別人的地頭內，若是做得太絕，說不定狗急跳牆之下，自己會吃虧，所以，他才那樣說。

潘老闆慌忙點頭道：「義哥，我一定將那批貨交還給你們。」

「好！」朱亞義點點頭。「爲了我與阿焯不會被人在後面放冷鎗，還未回到船上，便橫屍街頭，只好勞煩潘老闆你送我們下去，一直送我們回船。」

說着，不等潘老闆同不同意，朝鄧焯道：「阿焯，小心陪潘老闆下樓。」

接鎗管一擺，朝那四名漢子喝道：「聽着，你們不想死的話，最好別動，別迫我開鎗殺你們。」

鄧焯推着潘老闆，走向樓梯口。

朱亞義押後。

來到梯口，鄧焯一眼看到樓下梯口站着五六個神色緊張、握鎗在手的漢子，正仰頭上望，忙對潘老闆道：「叫他們滾開去！」

潘老闆雖然對鄧焯恨得牙癢癢的，但却不敢不從，向下面那些手下喝道：「飯桶，統統給我滾開去。」

那些手下看到老闆被人用鎗抵着太陽穴，不敢造次，一個個退了開去。

鄧焯馬上推着潘老闆下樓。

朱亞義則倒退着下樓，以便監視樓上那四個傢伙的動靜。

落到樓下，潘老闆那些手下雖然人多，但却投鼠忌器，不敢亂來，只有眼睜睜看着鄧焯推着潘老闆走出銀龍茶樓。

朱亞義這時連左少手也握了一支鎗，替鄧焯押後。

門外也有潘老闆的手下，看樣子，潘老闆這一次帶了不少人來，朱亞義暗中吸了口氣，心想：要不是鄧焯制住了潘老大，只怕這一次就算能够出得了銀龍門口，也不能活着回到太平！

門外那些手下看到老闆被人用鎗脅制着，一個個變了臉色，但却不敢莽動，朱亞義厲聲喝道：「你們別亂動，否則替你們老闆收屍，我們只要你老闆送我們回船，不想殺人，你們最好別逼我們殺你的老闆！」

那些漢子只好眼睜睜地看着鄧焯推着潘老闆往碼頭走，朱亞義殿後。

不過，那些漢子雖然不敢亂來，但却遠遠地跟着朱亞義他們走向碼頭。

奇怪的是，沿路沒有見到警察。

這大概是潘老闆早關照了那些警察，在這段時間內不要在這一帶出現，潘老闆這時候一定很後悔那樣做了。

銀龍茶樓離碼頭只隔兩條街，所以，他們很快便走到碼頭。

忽然間，碼頭附近閃出十多條人影來

，個個手上有鎗，但當看清楚鄧焯朱亞義兩人脅制着潘老闆，頓時僵住了。

不用說，那些人也都是潘老闆的手下了。

從潘老闆將人手佈置在碼頭這一點看來，潘老闆這一次的佈置異常周密的，要不是他們制住了潘老闆，從種種跡像看來，只怕不但是他與鄧焯回不了船上，就是船上的伙計，也可能回不了太平，朱亞義想到這裏，手心不禁冒出汗來。

「潘老闆，請叫你的手下退開去。」朱亞義不想潘老闆的手下逼得太近。

潘老闆只好朝那些手下喝道：「你們都是飯桶，我看到你們就生氣，我不想看到你們，都給我走得遠遠的！」

那些手下被罵得臉上無光，訕訕地退開去，却沒離開得太遠，因爲他們仍希望能够找到機會，自鄧焯兩人的手上，將潘老闆救出來。

貨船上的伙計聽到呼喚聲，連忙走上船頭看看發生了什麼事，一看之下，不由呆住了。

他們都看到鄧焯與朱亞義押着一個人走向貨船這邊，後面跟着一大羣手執鎗械的漢子，就算是一個蠢人，看到這種情形，也知道是怎麼回事，陳伙一呆之後，馬上向各人叫道：「大家快去拿鎗來，義叔與阿焯似乎出了事。」

阿金一聽鄧焯有事，第一個跑入後艙去拿鎗。

其他的伙計也紛紛去拿鎗。

陳伙看到鄧焯與朱亞義已來到碼頭，急急叫道：「阿焯，義叔，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朱亞義忙叫道：「阿伙，快將跳板放下來，叫大家拿鎗防備。」

陳伙答應了一聲，急忙將跳板放到岸上。

鄧焯馬上推着潘老闆走上跳板，朱亞義則回身朝那些傢伙喝道：「你們不要走過來，若再走前一步，便對你們老闆不客氣。」

那些漢子雖然心有不甘，但老闆落在人手，只好乖乖地停下來，但十幾雙眼睛却齊齊射向船上。

朱亞義見到那些人被喝住，才鬆了口氣。

剛才，他眞怕那些漢子會不顧一切地湧上來，搶救潘老闆，那時就非流血不可了。

扭頭看到鄧焯已推着潘老闆上船，他才回身三步兩脚跳上船上，馬上喝叫陳伙：「快將跳板抽回船上。」

陳伙不等他吩咐，他一脚才踏上船上，便將跳板抽回來。

因爲他已看出事態嚴重。

看到船上的伙計一個個持鎗戒備，朱亞義才長長地舒了口氣。

陳伙心急地問：「義叔，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不是潘老闆麼？」

朱亞義吸口氣，搖搖手道：「現在無時間向你們解說，待會開船後，才向你們說明一切。」

接吩咐道：「立即起錨解纜，準備開船！」

馬上就有伙計答應一聲，動手解纜起

錨。

潘老闆的手下已湧到岸邊，有人大叫：「朱亞義，快將我們老闆放下船！」

阿金悄聲問鄧焯：「焯哥，發生了什麼事？」

鄧焯搖了搖頭，說道：「現在別問，提防岸上的人開鎗向船上射去，快去船邊看看！」

阿金只好納悶着走到船邊，蹲下來，監視着岸上那些人的動靜。

潘老闆終於忍不住開聲道：「朱老義，你說我陪你們上船後便放開我，你們到底想怎樣？」

朱亞義冷笑一聲：「潘老闆，你還沒有將我們那批貨交還啊，我若是這時候放了你，你若是反悔，我根本奈何不了你，所以，我只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待你交回那批貨後，我自然會放你！」

「你……」潘老闆聽了，直氣得說不出說來。

「潘老闆，我與我這些伙計都不想回不了太平，所以只好請你委屈一下，暫時留在船上，待我們在交貨的地點將那批貨收回，便放你。」

一頓，又笑笑道：「潘老闆，我不想做成流血的局面，也無意殺你，請你這就到船頭上，親口對你那些手下說，要他們馬上趕回去，將我們那批貨準備好，在昨天我們交貨的海面，用船將那批貨運來交給我們，所謂一手交貨，我們則一手放人，怎麼樣？」

深深地看一眼潘老闆，又加了一句：別迫我們殺你！」

潘老闆眼色變了一下，他實在不死想，若是死了，那便什麼也沒有了，雖然心中不甘不願，但也只好認栽，當下只好喪氣地道：「朱老義，你够高明，我去吩咐他們說。」

朱亞義冷笑一聲，對鄧焯道：「阿焯，推他到船頭。」

× × ×

貨船貪夜開航，那些伙計雖然還不清楚事情的內情，但他們（除了阿金外）都是經過風浪的人，就是看，也看出事態不尋常，否則，朱亞義又怎會吩咐貪夜開船回太平。

故此，他們都緊張地在船上忙着。

船開後，朱亞義趁着這段時間，將事情的因由向各人說出來，好讓各人有所準備。

「大家現在明白了吧？」朱亞義將事情說完，掃了大家一眼，加重語氣道：「是潘老闆不顧道義，見財起意，想將我們今次這批貨一口吞掉，却反噬我們一口，要不是在茶樓內鄧焯够機警，將他制住，只怕我與阿焯回不了船上，而你們也看到的了，他在碼頭內埋伏了十幾個手下，目的就是對付你們，這一次可算我們大命（走運），不過，能不能够平安返回太平，那就要靠我們自己了。」

那些伙計聽了後，一個個氣憤塡膺，大隻球氣憤地道：「義叔，他既不仁，我們也可不義，等會將那批貨取回後一鎗殺了他，教他知道不仁不義的下場！」

陳勝也嚷嚷道：「對，殺了他，橫豎已與他們鬧翻了，怕他們什麼！」

朱老義搖搖手道：「大家別衝動，所謂強龍不及地頭蛇，雖然我們與他鬧翻了，但若殺了他，他的手下一定不肯罷休，所以，我們只好忍下這口氣，取回那批貨後，將他放了。」

在船上，是朱亞義做主，他既然這樣說，各人雖然心中不憤，也只好算了。

朱亞義見各人不再做聲，便道：「好了，我們如今是同舟共濟，快到那取貨的海面了，大家快準備一下。」

各人答應一聲，馬上去準備，以防到時有事發生。

× × ×

貨船已到了昨天交貨的地方，停了下來。

不久，岸邊有手電光連閃五閃，朱亞義一見，馬上吩咐陳勝用手電筒朝岸邊打訊號——兩長一短的閃光。

這是他們方才在碼頭上預先約好的暗號。

跟着，岸邊有三艘船搖出來，每隻船的船頭，都掛有一盞風燈亮着，而貨船上的人是從那三點燈光，看出有三艘船搖過來。

由於夜太黑，要不是有燈光，根本看不出岸邊有船搖出來。

三隻船一前兩後，很快的，便來到距貨船約十數丈處，朱亞義馬上喝道：「停下來，別再搖過來，否則開槍！」

那三點燈光慢慢停下來，從貨船上，可以隱約地看到，前面那隻船只有兩個人，但後面那兩隻船上，却影影綽綽地有不少人。

「朱亞義，貨已送來，怎樣交貨放人？」前面那隻船上有人大叫。

「很簡單，你們將貨搖過來，等我們查看過貨物沒有短少後，我們便將潘老闆釋放。」朱亞義大叫。

「朱老義，你這不是佔盡便宜嗎？你們收了貨後不放人，我們——」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朱亞義打斷那人的話。「潘老闆在我們手上，你們沒有選擇的餘地，要麼將貨搖過來，要麼拉倒，我們不甘損失，只好殺死潘老闆，好向朱老闆交待，你們想清楚吧！其實，我們只想得回那批貨，不想殺人，一句話，到底答不答應！」

那邊沉靜了一會，當先那隻船上的人才開口叫道：「朱亞義，你別見風駛盡𢃇，那好吧，就照你的話做，我們將貨搖過來！」

「喂，先小人後君子，你們若果要什麼花樣，別怪我一槍殺死潘老闆！」朱亞義提醒對方一句。「好！現在將貨搖過來吧！」

當先那隻船一動，向貨船搖過去。

朱亞義乘着這個機會，低聲吩咐伏在船艙下的伙計小心戒備，隨時準備開槍射擊！

那隻船搖到離貨船還有兩三丈遠時，朱亞義忽然亮開了手上的手電筒，向木船上照射，同時喝道：「先停一停！」

那隻船只好停下來。

站在船頭那人被手電光照得側過臉，用手遮擋住眩目的亮光。

藉着手電筒的光，朱亞義看清楚木船

上只有船頭上那人及船尾搖船的人外，沒有其他人，船艙中堆放了十幾個箱子，他一眼便認出，正是昨天交給潘老闆的那批貨。

手電筒一擺，重新射在船頭那人的身上，朱亞義馬上認出那人是誰。「牙擦蘇，原來是你。」

牙擦蘇用手擋住手電光，叫道：「義叔，看清楚了吧？可以搖過來麼？」

朱亞義一直開着手電筒，照着那隻木船。「搖過來吧！」

木船隨即又搖向貨船。

跟着，木船便靠上貨船邊。

朱亞義立刻吩咐：「亞勝、亞帶，下去將船上的貨搬上來。」

牙擦蘇却道：「義叔，慢着，我要見一見我老闆！」

朱亞義說道：「好！」扭頭朝着尾艙那邊叫道：「阿焯。將潘老闆『請』出來吧。」

跟着，鄧焯從尾艙內將潘老闆推出來，一直推到中艙那裏，使停了下來。

「牙擦蘇，你現在看到你老闆，可以將貨搬上來了吧？」

牙擦蘇一眼看到老闆被反綁着雙手，不由怒道：「義叔，你太過份了！」

朱亞義看一眼潘老闆，明白牙擦蘇所指的是什麼，笑笑說道：「牙擦蘇，這不算過份了，只怕若是掉轉來，潘老闆早已將我殺了！」

潘老闆一直咬着牙，沒有出聲，只是兇狠地盯着朱亞義。

牙擦蘇「哼」了一聲，不再說話。

陳勝與梁帶馬上跳下木船，將那些貨一箱箱搬上貨船。

陳伙則與另一名伙計在貨船上接着，搬下艙面上。

阿金與另外幾名伙計則用鎗指着牙擦蘇與搖櫓的那個漢子。

朱亞義馬上動手打開那些箱蓋，用手電筒照着查看起來。

鄧焯放眼望過去，發覺那些貨物原來是鴉片以及黃金！

他不由瞪大了雙眼。

頓時，他恍然明白，朱老闆為何對船上的伙計這樣好了。

因為這些「貨」，確是値錢的東西！而且，可以賺大錢！

朱亞義逐箱逐箱點看過後，才滿意對潘老闆道：「潘老闆，我認出那些貨物都是我從太平運來的，一點不少，也沒有多出一兩來，若照你所說，我們做了手腳。貨不對辦，那你這一次豈不是賠了？」

說完，揶揄地望着潘老闆，哈哈大笑起來。

潘老闆却閉着咀巴，不吭一聲。

「義叔，貨已查看過，不少一錢，應該放人了吧！」

牙擦蘇在木船上不耐煩地說。

朱亞義這才止住笑聲，對潘老闆道：「潘老闆，大家出來混，最緊要是信義兩個字，像你這樣，簡直是丟盡了道上人的面，你根本已不配在道上混，這一次便宜了你，我們放過你，但我會將這件事向道上宣揚，哼，那時看看還有什麼人敢與你合作交易，看你還能否再混下去！」

潘老闆一聽，一張臉刹時扭曲起來了，狠狠地道：「朱亞義，你好毒！我眞後悔不在昨天晚上，派人摸上船上去，殺了你們！」

「潘老板，你是自爆陰毒，你才算毒啊。」朱亞義嘲蔑地望着潘老闆，「我只不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自食惡果！」

這一次，牙擦蘇沒有出聲。

朱亞義冷笑一聲，對鄧焯道：「阿焯，將他帶到船邊，交給牙擦蘇！」

鄧焯答應一聲，將潘老闆推到船邊，朝牙擦蘇說道：「喂，快將你的老闆抱落去！」

牙擦蘇慌不迭伸起雙手，將潘老闆抱下木船，那搖櫓的漢子不等吩咐，立刻搖櫓掉頭，離開貨船。

牙擦蘇則忙着替潘老闆鬆縛！

朱亞義也立刻吩咐開船，並且要大隻球開動機器，快速行駛。

他這樣做，是想快些將船駛遠，令到潘老闆的手下不能開鎗射擊貨船，同時，也無法追上貨船。

待到潘老闆那隻木船搖到那兩隻等着的木船處，貨船已飛快地開出了老遠，幾乎已看不到。

潘老闆恨很牙癢癢的，劈手奪過牙擦蘇揷在褲頭上的駁殼鎗，一扣扳機，向貨船那邊掃了一梭子彈。

貨船上的朱亞義他們，却毫不理會，貨船隨即隱沒入無邊的黑暗中。

「×××！」潘老闆氣恨難消地罵了一句髒話，朝兩隻船上的手下喝道：「你們這些飯桶，還不給我追！」

牙擦蘇忙道：「老闆，現在追不上的了。」

潘老闆雙眼一瞪，正想罵道：「追不上也要給我追！」但還未喚出口，牙擦蘇已附在他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潘老闆立時雙眼發光，一拍牙擦蘇的膊頭。「好計，是誰想出來的？」

牙擦蘇邀功地道：「老闆，是我與獅頭魚（余）想出來的？」

「阿蘇，我記你與獅頭魚一功。」潘老闆說着忍不住開心地大笑起來。

牙擦蘇也陪着他笑。

× × ×

「阿焯，今日要不是你，我與你們，還有你，肯定會浮屍香港海，一個也回不了太平！」朱亞義與鄧焯並肩站在船邊，望着無邊的黑暗，拍拍鄧焯的肩頭，感慨地說。「轉回太平後，我決定向老闆推荐你代替我打理這條船。」

鄧焯正欲開口，却被朱亞義搖搖手阻止了。「阿焯，你是一個人材，不但功夫好，胆識也好，只要假以時日，你定會出人頭地的！」

「義叔，我……」

鄧焯才說話，又給朱亞義打斷了。「阿焯，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你放心吧，我會在船上帮你的，直到你可以獨當一面，我才上岸。」

「義叔，我們與潘老闆他們鬧翻了，以後不是斷了香港這條路？」鄧焯忽然問道。

（以下轉入50頁）



太空探險奇遇記／麥海雲・文

木星遇險記

圖爲艾榮從黑洞跌下去的地方，亮燈照看，有許多種銅器高懸，被看做月亮的東西，竟然是一艘銅製的船。

巴寧博士得到英國太空部協助，製造「光速飛船」，衝破地球大氣層，遠征火星探險，中途發生許多災難，險些喪命，能够活着回來，已經是喜出望外。

準備遠征木星探秘

全世界各地居民集中注意力去看美國以及蘇聯展開太空的軍事競賽之際，英國被忽略了，可是，它雖然一聲不响，表示緘默，實際上它並非束手無策，五年前已經由「巴氏兄弟」負責進行超級的飛行物體，企圖在速度方面佔盡優勢，萬一在太空爆發一場浩浩蕩蕩的戰爭，「大不列顛帝國」不會被人消滅，相反的它有可能乘機抬頭，征服全世界。

那天巴氏兄弟在岸上散步，五十八歲的哥哥巴寧博士對身邊的弟弟巴克說道：「我就快要乘坐飛船升空了，此行生死未卜，希望你要好好的照顧自己，同時把我們英國太空部門的一貫主張照舊執行，盡可能使美蘇之間的軍事力量保持均勢，包括地面戰鬥力量以及太空的戰鬥力量在內，總括一句，拖延時間是對英國絕對有利的，此外，你仍要加緊研究各種的秘密武器。」

四十歲的巴克博士說道：「是的，哥哥，我一定依照你的話去做，一向認爲不可能的事情，居然發生在我們這一代的身上，太過令人驚異了，尤其是現時你即將啓程的飛船，更加出色，它的速度居然接近光速，實在是難以想像的，此外，它能夠從地球上面任何一個地方啓程，很順利的穿過大氣層，進入太空，却又可以很順利的回航，安然降落，更加厲害的是它可以製造地心吸力，又可以擺脫地心吸力的控制，如果沒有意外，此行大概是很順利的，你有沒有堅强的自信心呢？」

巴寧博士的鬍子略爲翹起，頭部也抬高一點，擺出他年輕時期在舞台上面演出莎翁名劇的美妙姿勢，傲然說：「我覺得自己充滿了信心。」

「哥哥，並非我多口，剛才你說的話似乎跟我作永久性的告別，那就反映出你遠征太空的信心發生動搖。」

「不，信心是一件事，離開地球之後會不會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險呢？那是另外一件事，你已多次看過英國雅士谷皇室馬場賽馬的盛況了，任何一個騎師策馬出戰都是有危險的，我的感覺就是如此。

「回說此行的旅程吧，從地球伸展到月球的旅程，叫做內太空，從月球伸展到木星火星土星的旅程，那是外太空，我們認爲飛船可以應付的災難，只是指內太空而言，外太空隨時發生不測之憂，正如騎師在每一個彎角都有可能墮馬。」

「哥哥，對於外太空你認識的星體比我多，相信一切可能發生的變化都可以應付得來，我不再多說了，站在兄弟的立場，我當然是恭祝你此行順利的，可是，站在科學家的立場看，我對你寫的遠征木星壯擧計劃書始終感到懷疑。」

巴寧博士的兩撇大鬍子翹得更高了，冷然說道：「你始終不相信木星有第五個月亮，更不相信在第五個月亮有生物居住嗎？」

「正是如此。」

「我的弟弟，你是一個抱着懷疑的學者，對甚麼都感到懷疑，我不會費盡唇舌勸告你相信我的建議，儘管如此，我仍想問一問你，你有甚麼屬於理論上的根據去推翻我的建議呢　茫茫宇宙，飛船的燃料有限，勢難到處亂闖，爲了搜索在第三次世界大戰能够獲得控制權，我只能選擇一個最細的目標，它就是永遠繞着木星飛行的金屬物體，即是我說的第五個月亮。

「在宇宙之內從來沒有一個星體是整體由金屬構成的，只就除了它。它好像別的月亮永恒繞着木星飛行，木星又繞着太陽飛行，很有規律，不過，這種運行方式一直不會發生變化，表面上看來似乎平平無奇，其實是奇幻莫測的，繞着木星飛行的五個月亮當中，它的體積最細，除了用英國最大的六十五吋直徑電子望遠鏡觀察之外，休想看見它，可是，它本身經常有些微光閃爍，分明它整體是金屬品了，木星的月亮是木星本身分裂的，既然木星本身係礦物質組合，只有少許金屬品，由此分裂變成的月亮應該是礦石，決不會透出金屬品的反光，只有第五個月亮例外，憑着這一點，我可以肯定的說它並非木星本身分裂出來，只是外邊的飛行物體靠近木星的時候，被木星吸住，無法擺脫，換句話說，它是一種有智慧兼且科技超卓的生物製造出來，可能我們抵達的一天，那個月亮上面所有生物巳經死去了千萬年過外，到時我們就可以把它所含有的奇妙金屬品帶返地球，製造秘密武器，這是我遠征木星的原因，幸而英國太空部門的首腦贊成這個建議，不管你是否相信我的學說，上峯巳經批准了，飛船也建造完成，你巳經沒法阻撓。」

巴克博士吃了一驚，連忙分辯：「哥哥，你千萬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會阻撓你的壯擧，跟你爭功，只是意見方面略爲有些分歧吧，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星球人想辦法跟我們接觸，我有理由說木星的第五個月亮上面沒有人，也沒有一種跟人類相似的生物，你必然白走一趟。」

「你剛才不是聽到我講過的說話嗎？我說第五個月亮係一種奇異生物製造出來，還說他們巳經死去多時，既然他們巳經死去，當然沒法跟地球上面的人接觸了，是否如此呢？」

「你說的這一套純然是逐步推測出來的，其實你作爲第一個理論的根據巳經非常脆弱，坦白點說，我根本上不相信木星的第五個月亮係人工製造出來，它能够在適當的時期發出金屬品的反光，只是它上面有些金礦之類的東西，太空部長卡爾夫會得如此信任你，是另有別的原因，你不要那麼天眞，以爲他百份之百相信你說的一切。」

巴寧博士眉心一皺，說：「是的，我的弟弟，你比我更加接近他，也許你懂得他批准我遠征木星的計劃，現時我們身邊沒有人，你可否把這個秘密說出來？」

巴克博士點了點頭，說：「我想說的秘密是心理上的秘密，也許卡爾夫本人並不知情，他很喜歡賭博、賭馬、賭沙蟹、賭十三張，甚麼賭具他都喜歡，因爲現時

英國的國勢沉淪，故此他的賭博心理一躍而出，把重振聲威的希望放在你的身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巴寧博士哈哈大笑，說：「我的好弟弟，你的思想簡直是難以令人相信，似乎你巳經鑽入牛角尖了，就算他以賭徒的心理批准我的計劃，讓我用飛船遠征，在想像中，仍是有些根據的，正如你所說，木星第五個月亮的金屬反光可能是一個巨大無比的金山，假如我們眞的找到那座金山，把金子帶回來，再又把它在國際金銀市場抛售，獲得巨欵，同樣的可以控制大局，你不會否認吧？黃金也是秘密武器。」

巴克博士沉默了一會，突然開口：「哥哥，我們的談話越扯越遠了，就在這裏結束吧，今晚分手之前，我很誠懇的祝你和飛船永遠好運，在太空暢行無阻，一帆風順！」

巴寧博士跟他的二弟分手之後，回到他的寓所，坐下來，若有所思。

他自從太太溫娜在十二年前病逝之後，沒有再作續絃之想，全副精神放在工作上面，一天又一天，稍爲有空，他就把視綫投向天邊的星宿，對他來說，星星、月亮、太陽，都是朋友，除它之外，世界上再也沒有別的朋友了，他逐漸跟整個世界脫節，不過，在英國太空部門之內，他却是很重要的人，只有像他那種近乎痴痴呆呆的人，然後有本領創造「光速飛船」，行駛的時候，有如一條光似的橫過空中。

他跟幾個首席英國科學家都懂得，僅憑一艘極爲快速的飛船，決不能够征服全世界，甚至不能够靠它應付戰爭，必須尋求更有份量的目標，他傾全力深入的研究，終於確定了一個目的地，那是遙遠的木星。

其實木星也不是很遙遠的，地球到木星的距離只是跟地球到太陽去的旅程多些，憑着「電子望遠鏡」觀察，木星本身是很危險的，故此衡量到木星去的旅程，遙遠與否？這個問題並不重要，更加重要的還是如何克服木星本身呈現的各種危機。

我們居住的地球，不管它有多大的變化，我們仍是脚踏實地，倘不是踏在地上，就是踏在海上，可以使用船艇渡海，除了黎明之前有霧，一切景色決不會太過模糊，木星就不同了，它表面有一層石油似的東西罩住，同時有巨大的冰塊浮動，更糟的是空中並非貯滿了氧氣，甚至不是透着氮氣或碳氣，而是極臭兼且腐蝕性極强的「阿摩尼亞氣」，它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場上面施放的毒氣，這還不算，每天每晚都有許多次行雷閃電，它把冰山劈開，同時令到石油海洶湧，噴出高達一千呎的火焰。

這種環境當然沒有一種生物能够適應，巴寧博士也有這種想法，木星是一個可怖的行星，不可能有生物存在。

關於這點，他跟別的科學家看法相同，唯一的差別只是圍繞着木星的月亮，所有科學家認爲只有四個月亮圍繞木星，此外，多了一個很細的「星點」，不承認它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月亮，他却堅持一種難以屈服別人的觀念，認爲極細而又反光性特別强的星點，就是月亮，可以說是「第五個月亮」，他還說那個月亮並非大自然的產物，因此之故，引起許多次爭執，不過，他對那些爭執一向是不重視的，他只是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僅此而巳。

那時他要面對現實了，他就快啓程，本來他對自己的寓所以及龐大的實驗室沒有甚麼留戀，可是，眼前是最後一刻的停留，不知道爲甚麼，他對那些景象竟然發生依戀之情，不捨得走開，眞是出奇。

他默然的坐着，彷彿跟整個世界脫了節。

突然，他聽到電話的鈴聲作响，伸手把聽筒拿起來。

「巴寧博士在家嗎？」對方是太空部長雷斯的語聲。

「不錯，他在家……」很快他就補充一句：「我就是巴寧。」

「你大概聽到我的語聲了，我是雷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見見你，如果你有空，請你驅車到古堡餐廳一敍，現時就動身，可以嗎？」

「可以，到時再談。」巴寧博士放下了電話機的聽筒，立刻走到外邊去。

他駕車駛向古堡餐廳。

那個地方是他常到之處，有高度保密，此外，還有三間房子是有特別措施的，目的是避免外邊偸聽或偸窺，他們二人就在該處密談。

剛坐下來，太空部長雷斯就以緊張的心情研究一件事，說：「剛才我接獲一個壞消息，雖然我們極端守秘，製造光速飛船這一項消息仍然外洩，相信現時巳經有特務份子等候你出現，希望你認眞小心應付。」

「部長，你放心好了，沒有人能够潛入我的家，我想問問你，你說的特務份子究竟指那一方面而言？是蘇聯特務？抑或美國特務？還是阿拉伯國家的特務？」

雷斯笑了一笑，說道：「這個消息是保密局那邊送來的，他們也不會懂得很清楚。」

「你對我們此行的印象怎樣？」

「很難說，爲了英國，同時爲了世界和平，值得拚一拚。」

「飛船基地怎樣？」

「隨時起飛。」雷斯很快回答。

兩人不再談太空方面的事了，吃些牛扒，喝點酒，氣氛很是融洽。

一個鐘頭之後，雷斯說：「時間不早了，此行只是向你提出警告而巳，要不要派人護送你返家呢？」

「不必護送了，我另有一套巧妙的方法保護自己。」

巴寧博士說。

雷斯簽了賬單，跟巴寧一起走到停車場。

巴寧博士在他的汽車前面停步，從袋裏拿出一柄細而又很圓的電筒，對着汽車，沒有按動它的開關，等待可能發生的變化。

小電筒自動亮起來。

他沉住氣說：「部長，這個地方的保護力量太薄了，我們剛才在餐廳裏面吃吃喝喝的一段時間，我的汽車巳經被人放下炸藥，如果我拉開車廂的門，它立刻爆炸，或者拉開車門它沒有爆炸，開動它的時候，它然後爆炸。」

部長雷斯吃了一驚，說：「巴寧博士，你怎樣知道？是否小電筒自行發亮等於向你報告？」

「是的，別的話不必提了，趕快召喚軍火專家到來拆卸炸藥吧！」

雷斯點點頭，他向空中揮了揮手，黑暗中有人閃身走出來，問他需要甚麼，雷斯說：「你們眞是飯桶！巴寧博士的汽車被人放下炸藥，你們竟然毫無所知，快些走進古堡餐廳打電話，召喚軍火專家！」

他轉身走開。

巴寧博士走近，說：「部長，不要責備他們了，他們只是做保安的工作，並非單獨看守任何一輛汽車。」

過了一會，軍火專家抵達，動手拆卸，果然在車頭的機件當中找到一包炸藥，對部長雷斯說：「如果巴寧博士拉開車門走進去，它不會炸，開動它就炸！」

「多謝你，現時汽車裏面還有別的陷阱嗎？」

「沒有其他陷阱了，有些歹徒把車頭的接觸器弄得鬆鬆動動，開車之後，沒法停車，隨時發生車禍，不過，這一輛汽車沒有這種陷阱，只是放下炸藥而已，請巴寧博士放心。」

巴寧博士向他道謝之後，走進車廂裏，雷斯部長說：「博士，看來你大概要提早啓程到木星了，請你早些準備，而且決定帶甚麼人升空。」

「我早已準備齊全，隨時動身，上次我已經對你說過，我只是帶兩個還沒有畢業的大學生同行，這一項措施使我有高度的安全感，現時我仍是這樣想。」

「好的，你返家之後，立刻通知他們準備啓程！」

雷斯不再開口了，巴寧放心開車。

他有很多種方法保護兩座房屋，進入自己的家，放心了許多。

他剛剛坐下來休息，雷斯就有電話打進來，說道：「巴寧博士，事情越來越不妙了，你的房屋可能被人用過山炮襲擊，快些離開它，到飛船基地等候更進一步的指示，爲了安全着想，你應該使用地下通道。」

「好的，我立刻離開。」

巴寧博士雖然深信那座房屋不容易被匪徒或者特務份子潛入，因爲它上上下下都有高壓的電力網，即所謂「生電」，此外，還有紅外綫自動發射的機槍在通道裝置，不懂得其中奧妙的人，休想闖入，如果沒法走入通道，那就不能夠接近他，因爲他的實驗室、書房、休息室以及寢室都在通道的另外一邊。

他以爲那麼週密的佈置，可以阻止歹徒潛入，不過，對方萬一使用一種把發射管放在肩膊上面而可發射的過山炮，甚至坦克也可以摧毀，那就嚴重了得多了，因此他改變悠閒的作風，在五分鐘之內就收拾必需的日用品以及少許衣裳，盡快走進屋內最低那一個地窟，打開機關門，亮了壁燈，找到留在通道的細車，急急忙忙的駛向魔鬼堡。

魔鬼堡屹立在一個孤島，它就是英國秘密製造飛船的基地，無路可通，如果有人駕駛快艇企圖闖入禁區，無法用無電綫通話說出密碼，立刻有小型飛彈從島上發射，把它擊沉，有那麼多的防禦設備，它是很安全的，水底之下另有秘密通道，從岸上透過海底直達，無人知曉，那時巴寧博士就是沿着這條通道進入基地的，他剛從細車走出來，看守基地的中校岳明加就走過去打招呼，說：「飛船上面的一切機件及應用的品物，包括太空衣裳，全部齊全，你可以任意起飛，但要注意這一點，起飛的一瞬，它發出巨大的衝力，可能把魔鬼堡震到四分五裂，因此之故，我們必須在起飛之前一個鐘頭離去。」

「是的，我早已知情，你們不必担心，何時起飛呢，由部長雷斯決定，此外，駕駛它的人，並非我一個，我仍要等候他們到來。趁着我有空，我想到飛船看看，請你們照常巡視，盡力保衛魔鬼堡。」

說完，他正想離開，忽然聽到電話機嗚嗚的聲響，跟着聽到一個護衛員報告，說是部長打來的電話，指定由巴寧博士接聽。

巴寧博士抓起了聽筒，對方果然是部長雷斯。

雷斯的語聲有些緊張，說：「我決定在天亮之前，飛船升空，它能容納五個人，包括你在內，任由你選擇你認爲是適當的人，叫他們盡快趕到魔鬼堡，上次你已經說過，我們有快艇在岸邊準備把他們送到魔鬼堡，只要他們能夠講出密碼，現時我把它說出來，請你轉達，密碼是海底的月亮，人齊之後，你再度接獲我的電話，叫這裏的人全部疏散。」

「我一切明白了，立刻依你的指示去做。」

巴寧博士很冷靜的說。

本來有五個人同行，他只要兩個人，因爲他對外人不放心。那兩個人都是他的學生，一個是艾榮，只有二十二歲，另外一個是安迪，二十八歲，巴寧博士認爲他們是最適合的人選，故此決定由他們作長途飛行的伴侶。

他打電話通知他們之後，部長又有電話找他，說：「你上次說過有兩個學生熱心太空事物，很崇拜你，相信你已經通知他們了，還有另外兩個座位空着，你打算找誰？」

「我不想找別的人了，就讓那兩個座位空着。」

「巴寧博士，建造一艘光速飛船，非常吃力，遠征木星是一種壯擧，爲甚麼不多帶幾個人去呢？」

「我們也許中途發生意外，一去不返，如果我們能夠到那邊去而又安然回來，決不會空手而歸，可能把大批黃金鑽石帶回來，或者有新的礦石，能夠產生製造氫彈的輻射綫，比較黃金鑽石更加寶貴，何必多帶兩個人去？難道到時我們爲了保留珍貴的物質把他們拋掉？此外，我不妨告訴你，控制飛船的知識以及技術，並非一朝一夕學習得到，我的兩個學生不單是值得信賴，還有本領控制飛船，我認爲有兩人同行，已經夠了，甚至可以說僅有我一個人，已經可以駕駛它。」

巴寧博士一向很是固執，部長雷斯說：「好的，依你的話去做好了，就讓你們三個人同行吧，人齊了，請你打一個電話給我，下令撤退魔鬼堡的人，現時我想把

一個壞消息告訴你，十分鐘之前，有一枚過山炮從小樹林裏面發射，炸中你的寓所，火光熊熊，你的損失相當大，回來的時候由國庫賠償。」

巴寧博士說：「部長，這不是壞消息，是好消息，假如我留在屋裏，現時已經化爲烏有！」

「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查得出那一幫特務跟你作對，打算把你置於死地，看來他們仍是不會罷手，你還是快些啓程吧，不見得他們有本領追到太空襲擊。」

「你放心好了，我們這一艘飛船是宇宙間飛行最快的人造飛行物體，就算蘇聯的太空戰機想襲擊我們也辦不到，他們剛剛探測得到我們的踪跡，這一艘飛船已經飛過，他們永遠沒法跟踪，除非他們有一艘跟我們相似的光速飛船。」

「好，一切辦妥了，你們準備起飛吧。」部長雷斯說。

機艙忽然出現冷笑聲

那座魔鬼堡的歷史，很是悠久，二百年前它已經屹立在一堆礁石之上，在英法之戰建功，隨後在兩次世界大戰當中，它也担任重要的角色，負責貯藏戰時最寶貴的戰爭物資，還有高射炮以及地對空的飛彈發射台，相當出色，爲了製造光速飛船，不惜把它毀掉，可見英國太空部多麼重視那一艘飛船了，當時巴寧博士率領兩個心愛的學生駕駛飛船，一切順利，飛船彷佛一條電光似的衝上雲霄，那種震動力是沒法抵禦的，整座魔鬼堡震坍，海水也升騰起來，發生狂嘯之聲。

大學教授巴章博士穿了太空衣裳的雄姿，他傾全力到木星探險，遇到重重災難，險些死在太空。

飛船裏面只有三個人，他們是巴寧博士，二十二歲的愛徒艾榮以及二十八歲的愛徒安廸。

三個人都被强大的震動力弄到陷入半昏迷狀態，幸而飛船自行操縱，不會發生意外變化，它衝破了大氣層，闖入太空，仍是繼續飛行，目的地是木星。

首先恢復知覺的人是艾榮，他發覺船上的人全部昏迷，大吃一驚，巴寧博士已經對他說知，飛船起飛可能有很强的震動，如果船上有甚麼一個人首先覺醒，不必理會其他的人，先要顧全飛船，換句話說，就算船上僅有一個人也要達成任務，故此他覺醒的第一種活動，就是看清楚飛船有沒有破裂，各方面的機件是否完整。

飛船闊而薄，望之有如一塊紙，船頭尖銳無比，船尾有一個垂直穩定器，使它在極快速的推進中不會歪歪斜斜，大致上它的構造跟超音速的戰機相似，最大的差異只是燃料。

戰鬥機所用的燃料是液態氫注入噴射器的時刻，有强烈的濃縮酒精注入，氫氣本來是氣體，它壓縮到變成液體，跟酒精結合，立刻還原，變成氣體，同時使酒精燃燒，變成火焰，因此發生了推動的力量，使戰機或航機以火焰噴射的相反方向推進。

如果有人能夠把氫氣壓縮到變成液體之後，繼續壓縮，使之變成固體，那種推動力可以强大一千倍，另一方面，不用酒精，改用硝化甘油跟它結合，那種推動力就比較現時一般超音速噴射機的速度快過一萬倍，這種科學理論已經不是秘密了，成問題的是這一點，科學家無法使氫氣變成液體之後再變固體，另一方面，硝酸注入甘油的時候，變成硝化甘油，它已經發生威力極强的爆炸，如果把上述三種化學原料分作三種途徑同時注入一個容器的時候，那個容器無法束縛它，使它的爆炸力變成推進的力量，光速飛船能夠克服上述幾種困難，確是了不起，它既然衝出包住地球表面的大氣層，飛入太空，那就暢通無阻了，再又加上了飛船本身裝置一種有思想的電腦，能夠在太空朝着目的地飛行，還可以在飛行的途中擺脫任何一種障碍物，故此機艙裏面的人，不必担心。

艾榮依照巴寧博士指導的方法觀察那一艘飛船確實很順利的在太空飛行，十分欣慰，他正在想喚醒另外兩個人，他們分別覺醒了，巴寧博士雖然上了年紀，仍是很壯健的，他抹了抹眼睛，翻身坐起來，說：「我希望這個地方不是地獄！」

艾榮趨前，點了點頭，說：「教授，我第一個覺醒，已經檢查一遍，自信飛船內部一切平穩，不必担心！」

「眞的？那就太好了，安廸，你去檢查一遍。」

巴寧博士說了這句話之後，越來越加清醒，笑了笑，說：「我認爲大家應該進食了，飛船就是你的家！大雪櫃之內有許多種食物，辣的咖喱鷄也有，此外，還有酒，如果你們想吃熱的食物，可以使用焗爐。」

跟着他補充一句：「最可惜的是這一

點，飛船的容積有限，我逼於作出如此安排，客廳，睡房，書房以及廚房都在同一的地方，不過，它有一個特點是值得自豪的，我們在這裏活動，並非失重狀態，整個身體在空中飛來飛去。」

飛船繼續推進，已經離開地球一小時多些，巴寧博士說：「我們已經去得很遠，把月亮拋在背後，照情形看，極有可能完成這個任務，找到繞着月亮飛行的第五個月亮。」

「是的，我也這樣想，祝大家此行順利！」

安迪喜歡喝啤酒，他舉杯祝賀，巴寧博士跟艾榮也互相碰杯祝賀，二十四呎長的機艙充滿了和諧快樂氣氛。

從表面上看來，他們似乎一切順利，值得高興，可是，不解何故，慶賀的局面沒有終止，忽然聽到一連串的冷笑聲，根本上機艙之內只有三個人，怎會出現冷笑聲呢？各人愕然，互相對視，投以驚詫的目光。

假如他們不是科學家，恐怕聽到冷笑之聲，立刻在腦海中浮起了鬼魂的幻象，可是，科學家永不相信世界上有鬼，何況是太空？

如果冷笑之聲從人類的咽喉發出，機艙沒有人，也沒有鬼，它究竟是怎樣子發生的？他們感到那是一個謎，不容易把謎底找出來。

只是短短的兩三分鐘，冷笑之聲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人的語聲。

那是巴克的語聲！

只是聽到巴克說的第一句，巴寧博士就立刻臉色一沉。

他一直都是臉露微笑的，現在忽然拉長了臉孔，可見巴克所講的話對他很有刺激了。

巴克以嘲笑的口吻說：「哥哥，你跟我最後一次見面，說了幾句話，那是不祥之兆，彷彿向我永遠告別，當時我聽了只是心裏發生不安之感，想不到現時竟然由我向你揮手告別，世事千變萬化，實在不可思議！

「你還記得起在一次科學研討會當中說了三幾句話攻擊守舊派的科學家嗎？你只是想講就講，你甚至很天眞的認爲一個科學家應該保持超然的態度，攻擊別人抑或被別人攻擊，不算甚麼，說過了就算數，可惜被你叫做守舊派的人，並非那麼想，他們渴望把你置於死地，另外有些頗爲重要的人物是國防部的高官，覺得你太過囂張，假如你負責督工製造的光速飛船能夠在太空飛行到木星那麼遙遠而又飛回來，只要多造幾艘飛船，便可以取勝，到時國防部的首腦份子，勢必被人推翻，他們比較守舊派的科學家更加想推倒你，還要推翻你的學說，故此他們不想你活下去，卻又不想你留在家裏被人炸死，於是透過特務份子雙重間諜的身份那些人，把蘇聯特務的陰謀打電話向太空部長雷斯告密，再由雷斯叫你立刻離開寓所，否則，你早已死在過山炮之下。

「國防部的高官以及守舊派的科學家終於作出最後決定，派人加入飛船，打算在飛船進入太空之後，突然爆炸，同歸於盡，你十分聰明，絕不容許別人加入，只允許兩個得意的門人同行，我們的計劃失敗，只好施展最後的一招，把飛船之內携帶的固體氫數量減少了一半，本來是一千二百塊，現時僅有六百塊，它只能供給飛船航行到木星，沒法向原路飛行，在地球降落，即使你們能夠活下去，以後一生在別的星球過活，跟地球永遠隔絕！

「我沒法帮忙你，只能夠把我想講的話透過錄音帶，在機艙播出，而每一句話都是剛剛播出，便立即洗去，你沒法用它證明那一帮人害你，爲了保護我自己，我逼於這樣做，如果你變了鬼而又有知覺，希望你的鬼魂原諒我，並且瞭解我的苦衷！我有一個可愛的家，妻子可愛，孩子更加可愛，自問缺少這一份勇氣跟你同歸於盡！」

長長的談話到此結束了，安廸哼了一聲，十分憤怒，說：「我要立刻動手，把錄音機和錄音帶找出來！」

「那是沒用的，錄音帶的話聲已經全部洗去，不能夠證明甚麼。」

安廸說：「我要找他算賬！」

巴寧博士再說一句：「我們實在不容易向地球飛回去，暫時不要研究我的弟弟巴克博士了，還是想辦法找尋燃料吧。」

艾榮說：「教授，眞是出奇了，我剛才看過燃料供應艙貯藏數量表，關於固體氫，仍有一千塊過外，爲甚麼巴克博士說它的數量已經減少一半呢？」

巴寧博士眼睛一亮，說：「那就更加有趣了，你切勿打開燃料供應的艙門，企圖入內檢查，最好你先帶我去看看燃料供應表的數字。」

「好的，我們一齊到那邊看看。」艾榮說時，頗爲緊張，似乎他的掌心揑着一把汗。

那一艘飛船長二百四十呎，除了機艙，還有其他部份，分別作出必須的貢獻，燃料供應艙也是很重要的一環。由於各種燃料都含有威力極强的爆炸質素，它的艙門用石綿加上玻璃纖維製成，關閉得緊緊，不過，外邊另有圖表顯示它已經消耗了多少，除非必須進入檢查，如果他們只是想知道固體氫的存貯量，只是看看圖表，已經明白，因爲巴克博士所講的話跟實際數字不符，艾榮大感困惑，對巴寧博士說：「教授，我想是進艙裏看看，你的意思怎樣？」

巴寧博士想了想，說：「你不必走進去看了，我懷疑錄音帶所講的話十分惡毒，它最終的目的正是想我們打開貯放燃料的艙門看看，假如他把艙內做了手腳，放下炸藥，拉開艙門，它就爆炸，不拉開門，它永不爆炸，我們對燃料供應的數字發生懷疑，眞的開門看看，便即隆然一聲，同歸於盡，這是不難推想到的，假如他們想害死我們，爲甚麼放下一個錄音機呢？沒有向我提出警告，直到我們駕駛的飛船已經抵達木星，然後知道燃料用盡，豈非更妙？憑着這一點，我隱約地感覺到那個錄音機所講的話，極爲惡毒，目的是誘惑我們拉開艙門看看，引致炸藥爆炸。」

這番話未嘗沒有道理，安廸沉住氣問：「教授，現時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爲了安全着想，不要打開艙門，這是最重要的一項決定，此外，我們的飛船

進入木星雲的範圍，就要作出決定，必要時可以改變主意，先行在木星降落，再找圍繞着它的第五個月亮。」

「書中說的木星，有大量固體氫，是否眞的？」艾榮說。

巴寧博士想了想，說：「眞的，木星的確有很豐富的固體氫，不過，它並非一塊塊的切開，也不是像方糖的一粒粒，可以手到擒來，即使我們找到它，仍不一定脫險，我始終懷疑燃料供應貯藏艙裏面有炸藥。」

「照這樣看，找到了固體氫，我們仍是不能夠太過樂觀的，是也不是呢？」

艾榮再問一句。

「是的，實情確是如此。」巴寧博士很率直的說。

飛船繼續航行，在沉悶的局勢中，它已經進入「外太空」，越過許多沒有名稱的星體，投入木星的範圍之內。

在銀河系之內，木星是最大的一個，比太陽更大，相當奇怪，地球以及火星已經冷下來，表面現出堅實的岩石，木星仍未完全堅固，由於它不斷的噴火，或者噴出氣體，沒有一塊土地是結實的，飛船無法降落，更加不妙的還是它有許多處好像海洋似的地形，那種液體是石油，不是水，飛船更加沒法降落，因爲它的速度太快，即使它慢下來，速度仍是很快的，它向石油海降落，摩擦生熱，隨時發生大火，它立刻在火中爆炸，故此它必須另找安全的地方然後降落，可是，火星另有一種奇妙之處，裏面有很濃的阿摩尼亞氣體，它有劇毒，而且是氣體，就算飛船可以低飛、降落，仍是降落在氣體包圍之處，沒法停下來。

雖然科學家從木星反射陽光的「光譜」獲悉它必有大量的固體氫，卻不知道它在甚麼地方，因爲飛船必須找到堅實的岩石或土地降落，木星沒有這種物質，巴寧博士對飛船的前途並不樂觀，不過，永恆罩在木星上空的一片紅色的雲，卻是可以闖進去的，當時飛船進入木星範圍之內，只能駛入很厚的紅色雲層之內。

從木星雲向下俯瞰，仍是一片紅色，在紅色當中還有更紅的物質自行移動，透過電子望遠鏡可以看得出來，它是火焰。

如此神奇的木星，冒險降落，仍是毫無所獲，除了找尋固體氫之外，實在沒有別的理由驅使它降落了，究竟飛船是否眞的缺少固體氫呢？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巴寧博士在他作出最後決定之前，不自覺地陷入沉思中。

在他的腦海中構成了一個虛構出來的幻想，他的弟弟既然在錄音機講述一番話的時候提及他的寓所已經被過山炮炸毁，可見他在海底通道進入魔鬼堡的一段時間，仍然留在外邊，雖然巴克憑着他的弟弟名義可以進入魔鬼堡看看飛船，乘人不覺，把錄音機留下來，還使它在飛船已經發射之後，進入太空，它然後轉動，一句句說出來，巴克博士只有少許的時間做得到，假如他想偷去六百塊固體氫，他就辦不到，想深一層，他就確定了這個局勢含有可怕的陰謀在內。

他對自己的愛徒說：「眼前的形勢相當艱苦，看來我們不必担心缺少燃料，所担心的只是此行空手而歸，木星就在雲層之下，可惜沒法找到一個地方降落，索性把它拋開，選擇另外一個目標，你們大概會記得起來的，我在啓程之前已經說過，此行的目標並非木星，而是繞着它走的第五個月亮。留在雲層之內簡直是浪費時間，快些離開它去找我們要找的東西吧，在飛船之內有三個地方可以向外眺望，分別裝置了望遠鏡，你們應該好好的利用它。雖然我們不知道第五個月亮在那一個方向出現，仍然知道多少綫索，只要你們透過雲層望到外邊去，發覺有一點微光，有如一塊小鏡子迎着燈光吐亮，那一處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好了，閒話不多說了，趕快展開工作。」

他說的話很有份量，艾榮以及安廸趕快實行，他們的運氣相當好，只是十五分鐘，艾榮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下面的右邊有微光閃動。」

「對了，我也看見它，趕快追踪！」巴寧博士說。

安廸奉命把飛船加速，就在這時，忽然在高處電光一閃，望遠鏡所看見的微光自動消失，雖然電光不會毁滅飛船，却使他們感到十分失望。

巴寧博士很快就作出决定，說：「既然那點微光在我們的下面出現，索性把飛船低飛，朝着那個方向走，如果那點微光眞是第五個月亮，我們一定可以追得上，因爲我們的速度快過它。」

安廸負責做舵手，立刻低飛，不過，飛船相當大，速度太快，離開了雲層向下低飛的時候，由於接近木星表面的上空缺少空氣，浮力不夠，飛船突然沉下去。

巴寧博士發覺不妥，立刻叫安廸當心飛行，只能夠在低飛的狀態保持正常的平衡姿態，不可以使它繼續低飛。

僥倖有這個決定，不然的話，那就不堪設想，因爲它低飛之後更加接近石油湖，忽然升起來的火焰險些把飛船捲住。

透過電子望遠鏡可以看到石油湖的奇景，一半是紅色另外一半是紅色的火焰，從石油湖透出來，它升起之後立刻縮短，此起彼伏，隨時可以把飛船抓下去。

幸而木星缺少在地球上面必有的「地心吸力」，否則，他們早已葬身在火焰密佈的石油湖了。

儘管如此，他們仍未脫險，下面是火焰，雲層之內不時聽到雷聲隆隆，電光閃閃，他們的遭遇可以說是極端恐怖。

巴寧博士嘆息了一聲，說道：「我們已經失去追踪的目標了，還是挽救自己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穩定飛船的位置，絕對不能夠降低，即使它降低一百呎也是很危險的，假如它降低一百呎而又繼續發展下去，就會降低一千呎，終於跌落石油湖中。」

跟着，巴寧還叫艾榮協助他。

最後，他自言自語：「看來我已經老了，有許多事情力不從心。」

龍頭人製造的銅船

他的兩個愛徒傾全力工作，可惜沒有幫助，安廸十分焦躁，滿頭大汗，說：「教授，我們已經傾全力使飛船穩定下來，

它不至於俯衝式降低，不過，它整體下降，無可避免，因爲木星的上空沒有空氣，無法使它浮起來，在五分鐘之內，它很明顯的降低了五十呎。」

他的語聲微微發抖。

巴寧博士突然振奮起來，說：「這是生死關頭了，讓我們調換職位吧，我做舵手，艾榮在我的身邊，變成我的一雙眼，密切注視望遠鏡能够看得到的地方，飛船之內任何事務，一切由你負責，安廸，你聽見嗎？」

「我聽到你所說的每一句話，我們立刻換位。」

安廸很快回答。

他以爲巴寧博士親自把舵，飛船可能有些轉機，艾榮也是那麼想。

他們太過天眞了，空中缺少力量托起沉重的飛船，那一個人把舵，仍然是一樣，沒法扭轉惡劣的形勢，眼見飛船逐漸降低。

幾乎是絕望了，艾榮忽然高呼一聲，說：「教授，微光又再出現，不過，它比我們的位置更低，要不要繼續追踪它呢？你快些決定！」

「好的，艾榮，你做舵手，由我看過那一點微光，再行定奪。」

「教授，剛才我看見的微光，現時大得多了，似乎我們跟它越來越加接近，如果它是木星上面的任何一處，我建議不能在這個地方着陸，最低限度它是堅硬的東西，並非石油湖。」

他調職做舵手之前，仍要補充一句：

「教授，我十分懷疑它是石油湖裏面的一個孤島。」

巴寧博士只是用一邊的耳朵傾聽，事實上他已經全神貫注看着那一點微光是甚麼。

他一看再看，突然開口：「艾榮，它可能是我們想找的月亮，繞着木星飛行的第五個月亮。」

「不管它是甚麼，我們必須立刻決定，降落或者離開。」

巴亭博士毅然說：「降落！利用自製的地心吸力，使飛船降落，必須準確，只是一綫之差，我們就會跌下石油湖！」

這是命令，艾榮當然是遵命辦理的，巴寧博士仍是密切注視那一點微光所發生的變化。

如果他的估計沒有錯誤，它必然是堅實的金屬，能够承住飛船。

「微光的面積越來越大了，它反映出我們的飛船越來越近它，它看來似乎是一塊絕大的銅板！」

巴寧博士一邊看，一邊說，只是說到這裏，他就無法再說下去，一陣巨大無比的震動使他覺得整個世界消失。

他們都是在一瞬間失去知覺的，飛船本身飛出來的吸力果然生效，吸住了金屬板，整體直綫降落。

相當幸運，機艙之內的人員只是暈倒，飛船很完整，停放在一塊絕大的金屬板之上。

他們不知道歷時多麼久，先後覺醒過來，覺醒得最遲的人是巴寧博士。

他睜開眼睛看看，很虛弱的說：「艾榮，安廸，我仍是那麼想，希望眼前的一切不是地獄！」

「對了，我們正是從地獄走出來。」艾榮說。

安廸補充一句：「眞是奇怪，飛船停下來，除了極强的震動力之外，沒有甚麼損毀。」

「你們首先要注意的是燃料供應艙，那邊的艙門絕對不能够打開，我越來越加相信它打開就令到飛船爆炸。現時我想你們講出來，是否透過望遠鏡所看見的仍是金屬板？」

安廸說：「是的，它祇是金屬板，很平，我簡直不相信宇宙間有一處地方是金屬平原的，可是，眼前所見的形狀竟然是這樣子，眞是不可思議。」

艾榮說：「我幾乎可以肯定的說它是絕大的銅板，因爲它泛着古銅的色彩，很美，我想向你提出一個請求，希望你讓我走下去看看，可以嗎？」

「聽來好像太過冒險，不過，我們身在險境，已經沒法決定取捨了，橫豎飛船已經停下來，一切穩定，你就走下去看看吧，你必須知道，下面的金屬板究竟有沒有可怖的生物潛伏呢？仍是未可預知，你必須携帶死光槍和吸力槍這兩種武器，當然要穿太空人必穿的太空衣裳，還有一點，你隨時使用無綫電對講機，向我報告你所見的一切。」

巴寧博士實在太過虛弱了，只是說了短短的幾句，他就有些氣促，不能够支持，只好躺下來休息。

安廸盡量協助艾榮離開飛船，還在他離開之前，檢查他的太空衣裳和武器。

最後，從飛船伸出一條長梯，艾榮踏腳在梯級上面，逐步走下去，他走完了長梯，確實相信梯級放在金屬板之上，他置身於金屬板，沒有危險，向安廸報告，安廸就把長梯收回。

那個地方只有艾榮一個人。

艾榮以爲金屬板上面沒有甚麼危險，太過樂觀了，他忘記了一件事情，離開了飛船，他就要應付難以估計風速的「宇宙風」。

他自覺站在颱風吹襲的地方，而又毫無掩蔽，他傾全力沒法穩定自己，希望他可以逐步走動，可惜辦不到，猛風把他吹到倒地打滾，他想向飛船上面的人報告，剛剛張開了口，突然被迫吞入滿口的風。

他沒法可想，只好閉嘴，任由暴風把他吹到甚麼地方去。

突然，他在滾動中跌落一個井形的深洞，在黑沉沉的地方，碰着一件物體，使他彈起來，彈起之後落下，又再彈起。

幸而那種彈起的力量連續發生了幾次，使他跌下去的力量減弱，他才恢復鬥志，站起身來。

他必須做的一種活動就是迅快扭亮電力掣，它就附連在太空衣裳的胸部。

霎時間，一條白光從他的胸部射出，在强光仰射之下，他看見許多件精心製造的銅器，一連串的懸掛起來，非常艶麗，他就置身於那些藝術精品之下。

那些景象閃入他的眼簾，他立刻懂得金屬板跟眼前所見的東西有甚麼關係，同時懂得他爲甚麼被狂風吹到打滾的時候跌入一個黑洞。

一句話說，他認爲眼前所見的景物俱是屬於一艘船的，他以爲是金屬板或者是金屬平原的東西，其實是那艘船的艙板，大概是艙板有洞，他由黑洞跌下去，有機會看見船內的一切藝術品。

他沒有看也可以感覺到他能够彈起來的一張床，必然是彈力床，床上的彈簧以及那張床必然是古銅所製。

他會得這樣想，因爲他眼中所見的金屬品完全是銅器。

他懂得自己置身於一艘大船之內，放心得多了，略爲定神，他把强光投射到背後的一處，果然看見古銅製造的彈床，很是高興，心裏暗想，那是適當的時刻向巴寧博士提出報告了，趕快跟飛船之內的人通話。

首先接到電話交談的人就是安廸，安廸衝口而出的說：「艾榮，你所看到的東西並非屬於一艘船的，它屬於月亮的，你已經置身於第五個月亮之內！」

他的語聲才响了，巴寧博士無意中聽了進耳，登時振奮起來，說：「是艾榮的電話嗎？」

「不錯，就是他打來的電話，你快些接聽吧，他已經置身於第五個月亮。」安廸急急忙忙的說。

巴寧博士笑了笑，說：「你眞傻，如果他置身於第五個月亮，我們不是跟他相同的置身於月亮之上嗎？」

他接過電話，跟艾榮交談了幾句，說：「艾榮，我很想走你走過的路，沿着黑洞的入口走進大船裏，可惜你只是在艙面打滾，被宇宙風吹下去的，你也不記得它的位置，此外，又因爲你從彈力床彈起來，我的老骨頭捱不起，暫時我跟安廸只好留在飛船之內，只有你一個人在船艙裏面過活。我認爲你的觀察力很是正確，它的確是一艘銅製的船，我必須提醒你一句，假如它是一艘銅船，必然係人工所造，決非大自然的產物，我所指的人，未必跟我們的型格相似，可能是另外一種生物，你認眞要小心，不要站在露光的地方，倘有異動，你需要出擊，不要把對方殺害，預防他的族人報仇，還有一點，你現時在大船之內急於找尋的東西並非稀有礦產，而是你必須吃的食物，沒有食物，你可能餓死在大船的船艙之內。」

艾榮說：「你放心好了，我會保護自己，我身邊有兩日的乾糧和水，吃完了，它仍然沒有甚麼新奇的事物出現，我就會冒險走回來。」

艾榮依照巴寧博士所吩咐的活動方式去做，想盡辦法在船艙之內找尋食物。

隔了三個鐘頭，他們繼續通話，艾榮先行說了一聲：「對不起，我睡了兩個鐘頭」，跟着說另外一句：「我花掉一個鐘頭的時間到處搜索，終於在另外的一個船艙之內找到了一個奇異的物體，那是一座銅像。」

「銅像嗎？它是否紀念一個偉人呢？」巴寧博士說。

「不，那個銅像鑄造得十分精巧，可是，它的個子却非常怪異，我把它稱做龍頭人。」

「甚麼？那座銅像是人身龍頭嗎？」

「是的，那個龍頭跟我們做蛇頭龍的爬虫相似，更加明顯的是它背後拖着一條尾巴。」

「那條尾巴一定是很細的了。」

「教授，你怎樣知道？」

「只是我的推測而已，照情形看，銅像的座很可能有些文字，可惜你看不懂而已，請你細心看看銅像背後或者它放置的銅座是否有些文字，然後向我報告。」

「好的，我立刻去看看。」

過了一會，艾榮又另外一次報告道：

「教授，你眞是未卜先知，銅像的背後有幾個字，好像我們的簽名，銅座上面有比較多的文字，正如你所說，我絲毫看不懂，教授，請告訴我，爲甚麼你懂得那麼多呢？難道世界上眞的有龍頭人嗎？」

「是的，洪荒時代的龍並非完全死清光，相反的牠逐漸進化變成龍頭人，那時他們的科技也相當發達，預知地球上面一定有一場大災難發生，想盡辦法鑄造一座銅像，穿過太空，希望找尋另外一個星體居住，那艘船就是你現時立脚的地方。」

「眞是奇妙了，爲甚麼龍頭人現時絕跡呢？」

「很是簡單，從地球上面駕駛銅船離開的龍頭人，可以說是最後一批了，這件事情發生在一千萬年之前，到了銅船裏面的食物吃個清光，他們就活活的餓死。」

艾榮聽了，說：「教授，我不同意你這種解釋，因爲我在銅像附近，找到十多隻鷄蛋，還有乾菓，顯然船上還有龍頭人的後代。」

「你找到鷄蛋嗎？太過出奇了！我必須走到那一艘銅船看看，請你留在彈床附近，撥動震盪器，我們可以離開飛船之後沿着那種微細的音波前進，即可抵達你說的洞口，到時安廸把我用尼龍繩子綑綁從洞口垂下來，你就可以及時把我接住。」

「你不怕宇宙風嗎？」

「宇宙風並非經常是那麼猛烈的，有時狂暴，有時很弱，我趁着它的風勢最弱的時候走出飛船，那就安全得多。」

「好極了，教授，祝你好運！」

兩小時之後，巴寧博士已經跟艾榮聚在一起，安廸也在他的身邊。

他在銅船裏面細心看着各種器物，又看看銅像，說：「這艘銅船無疑的是龍頭人鑄造的了，船上沒有推進器，船身十分沉重，它怎會穿過太空飄浮到木星來？」

艾榮說：「我有一個推想，我認爲銅船進入太空不久，船上的人就喪生了，那艘銅船在太空飄浮，過了十萬八萬年，偶然被太空的旋轉氣流推到木星，給木星吸住，它才留下來，直到現在。」

「對了，艾榮，你眞是聰明！鷄蛋以及乾菓，作何解釋呢？」

艾榮苦笑道：「我吃了一枚生鷄蛋，它的滋味跟地球上面吃得到的鷄蛋相似，照情形看，銅船裏面不單是有人，還有鷄，可惜我傾全力尋找，總是找不到。」

巴寧博士吃了一驚，說：「艾榮，你越來越聰明，在木星的第五個月亮之上，一定有人，有鷄，他們有很高的智慧，說不定他們會盜取飛船，我跟安廸先走一步，你留在銅船的船艙不要走開，天天跟我通話，如果這個地方眞的有人，我們必須把他們征服，否則，失去了飛船，我們就

會死在銅船內，我走了，你自己保重。」

巴寧博士急急忙忙的走開。

在安廸協助之下，他很順利的回到飛船，跟艾榮再度通話，雙方都很滿意。

在巴寧博士的心目中，那個地方必有重大的變化，銅船可能變成戰場，多次吩咐艾榮早作準備，又吩咐艾榮切勿出手傷人，因爲有可能被發現的人，是敵還是友，尚未證實，不宜輕舉妄動。

他等候進一步的消息。

第二天的晚上，艾榮有電話打給他了，所講的話相當奇異，首先對他說知，自稱在前晚發生過一宗艷遇，有一個美女出現，跟他搏鬥，被他屈服了，跟着共尋好夢，雙方都玩得很開心，不過，她事後却飄然而去，看來她仍會再來，不知道怎樣應付她才好。」

巴寧博士說：「她是人嗎？是一種沒有尾巴的人嗎？」

「她當然是沒有尾巴，我用强光照射，發覺她是非常艷麗的，跟銀幕上的艷星相似。」

巴寧博士說：「現時你大概明白了，銅船附近眞的有人，你必須注意這一點，他既然有美女，必然有男人，他發覺你跟他爭奪女人，必然跟你搏鬥！」

「不要緊，我一定會戰勝的，我正是想霸佔他的女人，逼他走出來。」

「她會講話嗎？」

「不知道她會不會講話，直到現在爲止，她沒有開過口。」

那一次談話到此結束了，另外一晚，艾榮忽然打電話報告，開口就說他眞的碰上了一個情敵，不過，這傢伙已經屈服，請巴寧博士盡快到來。

巴寧博士抵達銅船，果然看見艾榮用手槍指嚇，有兩個人被繩子綑綁，一男一女。被綑綁的人都是人類，不過，一時之間，猜不透他們是那一個國籍的人。

艾榮迎上去，說：「這一個姑娘每隔三幾天就到來取食物，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她懂得講流利的英語，不過她不做聲，今晚她到來，跟着那個人也走進來，我把他制服了，才知道他有許多種武器，如果我沒有吸力槍，就會死在他的手上。」

巴寧博士說：「艾榮，你誤會了，他們的遭遇跟我們相同，快些解開綑綁，跟我談談。」

「好的，我依你的話去做。」

艾榮解開了繩子，他們站起來，鬆了鬆筋骨，男的開口說：「我先要向這位先生道謝，然後介紹我自己，我是一百年前無意走到這裏來的，飛行物體毀了，我們只好留下來，當時有五個人，死剩我們兩個，如果我們能夠回去，必然盡可能的協助你們，不過，我有點担心，照年紀計算，我們兩人都超過一百歲了，只是因爲我們在太空過活，衰老得很慢，要是回到地球來，可能在一日之內就變了形。」

「不要那麼緊張，隨意過活好了，一個人往往要傾全力把自己的生命作爲孤注一擲，希望你們是個賭徒。」

巴寧博士把兩人說服了，一起離開銅船的船艙，前往飛船那邊，他帶兩人到飛船參觀，還在機艙之內喝酒，談天說地。

男的終於把自己的身世講出來：「這是一百年前的事了，即使今時今日有人知道我的往事，也沒法指證我犯罪，因爲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活到一百三十多歲，看來還是一個中年人。當時我們住在愛爾蘭，我跟太太都是很出色的天文學家，她經常到外邊找男人偷歡，我在六個月內殺了她的三個姦夫，畏罪潛逃，那時有一個學者得到富翁集團的協助，製成了一種叫做冲天炮的飛行物體，以爲它可以飛入太空，我跟幾個朋友商量，盜取了它，冒險啓程，當時我們只是想逃避現實，料不到被木星吸住，沒法逃走，後來同行的人死光了，祇是剩下我們兩個。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這裏的銅船大概是龍頭人製造出來，一共有兩艘，我們兩人留在另外一艘過活，我可以帶你們到那邊看看，在那一艘船的船艙之內，另有地方養鷄。」

謎底揭開了，他們逐漸能夠相處得來，在一個上午，各人都置身於飛船之內，還把龍頭人的銅像搬進去，然後啓程，固體氫一些變動也沒有，飛船能夠很順利的起飛，不過，兩艘銅船當中的一艘在它起飛的時候震毀，對他們來說，那是無足重視，因爲他們已決定永遠不再到木星來。

飛船穿過太空，進入地球，依照原來的計劃去做，從高空以旋轉式姿態低飛，衝入太西洋，它停在海底，然後，以無綫電拍發電報，向太空部長雷斯報告。

雷斯派人用潛艇航行到海底迎接，本來是三個人去，回來的時候變成五個人，大感詫異。雷斯設宴欵待他們，入座之前，巴寧博士把弟弟巴克博士施陰謀企圖炸死他們的事情講出來，還說飛船的燃料供應艙內有炸藥留下，拆卸它認眞要當心。

部長雷斯說：「我立刻派人把炸藥拆卸，順便取出龍頭人的銅像。」

席間高談闊論，大家很開心，巴寧博士喝了很多酒，獲得眞正的酣睡。

不過，翌日他睡醒，即時接獲艾榮的一個壞消息，登時弄到心灰意冷。

艾榮用電話報告，昨晚有三個軍火專家被派到大西洋拆卸炸藥時，一時不愼，使它爆炸，將一艘飛船炸沉，專家以爲其他工作人員，全部炸死，龍頭人的銅像也沉入海底，去得無影無踪。

另外一個壞消息是關於同行的兩個太空朋友，他倆預先發生的憂慮果然屬實，進入地球，與空氣接觸，不過一天，變成白髮蒼蒼的老翁老婦，他倆被送入一間豪華酒店居住，剛剛睡醒，下床盥洗之際，發覺自己變了形，一時衝動，從十八層樓跳下來，血肉模糊，死得很慘。

巴寧博士呆了半晌，說：「這是天意，非人力能夠挽救！」

當天他跟部長雷斯接觸，雷斯說：「兩種不幸的消息，料想你也有所聞，龍頭人消失了，你從太空帶回來的兩個朋友也消失了，沒有人能夠證實你們此行獲得一些甚麼，更糟的是飛船炸毀，那些不幸的消息加起來等於你此行重要所獲，百份之百的失敗，我本來想替你開一個盛大的歡迎會，現時打消這個主意，只是想替你建築另外一座房屋，補償你的損失，地址任由你選擇。」

巴寧博士聽了氣得目瞪口呆。（完）

大天二

（本文承自第38頁）

「阿焯，世界上不是只有潘老闆，以後也不是只有潘老闆一個老大，還有別的堂口及老闆，就像金與堂的劉老闆，一新池的施老闆他們，各自稱霸一個碼頭（地盤）我們不與潘老闆交易，可以與別的人交易，只要是有利可圖，一定有人肯合作的！」朱亞義長長地吐了口氣，望着幽深黝黑的夜空。「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利之所在，莫不趨之若鶩，就像潘老闆，還不是因爲有利可圖，才生出歹心，不顧道義麼？」

一頓，喟嘆一聲，又道：「人心險惡，詭詐難測，防不勝防，阿焯，你入世未深，記着我今晚對你說的這些話，對你有益無害的。」

鄧焯聽了，感激地道：「義叔的金玉良言，我會記住的，還請義叔今後多多教誨。」

朱亞義又拍拍鄧焯的肩頭，關心地說道：「我已吩咐阿伙與阿勝值夜，你回船睡一下吧，船已離開香港海面很遠，相信他們不可能追得上來的了，你放心好好去睡一覺吧。」

鄧焯經過大半晚的緊張驚險，確是有點疲累，點點頭，對朱亞義道：「義叔，你也累了，回艙睡吧！」

朱亞義推着鄧焯，說道：「阿焯，我不想睡，想一個人靜一靜，你別管我，回艙睡吧。」

鄧焯聽他那麼說，只好一個人走回艙中。

× × ×

鄧焯在睡夢中忽然被人叫醒，一下子跳起身子來，看清楚時，原來是阿金來叫他！

他正問阿金爲何叫醒他，阿金已緊張地急聲道：「義叔叫我來叫醒你，出去看一下，有兩隻船從左右兩邊向我地這條船追逼過來！」

鄧焯一聽，吃了一驚，睡意全消，慌忙一頭鑽出艙外。

這才發覺到，天色才透亮，大概是早上五時左右吧。

他跟着發覺，船上所有的人都已起了床，個個聚集在船尾兩邊的舷邊，向後望着。

而每一個人的手上，都拿着鎗。

他邊跑向船後，邊向海面望着，果然望到在平滑如鏡面的海面上，有兩艘快船自左右向貨船逼過來，雖然還離着老遠，但若然貨船與那兩隻快船的速度比較一下，相信貨船很快便被追上。

貨船早已停了機器，只利用風帆來推動貨船向前行。而海面上的風很弱，所以，貨船行得很慢。

「義叔，看來，那兩隻船似乎來意不善呢！」鄧焯來到朱亞義的身邊，急促地說。

朱亞義一直盯着那兩隻越追越近的船，吁了口氣，說道：「嗯，說不定是潘老闆向海盜暗通消息，說我們這條船有值錢的貨物，雖然現在還看不清楚那兩隻船上的情形，不過，目前瞧他們這種架勢，以及來勢兇兇的樣子，毫無疑問，一定是海賊船！」

就在這說話間，那兩隻船又追近了許多。

「義叔，如何對付他們？」鄧焯問。

「讓他們再追近一些，然後出其不意地開鎗向他們射擊，殺殺他們的威風，讓他們也知道厲害，好教他們以後不敢再橫行無忌。」朱亞義沉着地說：「待到他們還擊，我們立刻開動機器，全速行駛，擺脫他們！」

鄧焯聽着，除了點頭之外，心中更佩服得五體投地，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確是老辣鎮定。

看着那兩隻快船又追近了十數丈，已在射程之內，並且還可以看到兩隻船上有人影閃動，鄧焯眼尖，還看到那兩隻船上的人有槍，正作勢欲射，急忙對朱亞義說道：「義叔，他們有鎗，肯定是海賊無疑了！」

朱亞義雙眼一瞇，吸口氣，喝道：「開鎗！」

各人一聽，馬上扣動扳機，向那兩隻快船射擊！

一時間，鎗聲大作。

那兩隻快船却毫不理會，繼續追逼上來。

鄧焯也向左邊那隻快船開了幾鎗。

跟着，兩隻快船上的人開鎗還擊，霎時間，本來寧靜的海面，熱鬧起來，有如過年燒炮仗般响成一片。

船上各人咬着牙猛烈射擊。

那兩隻快船又追近了很多，還擊的鎗聲中，响起「咯咯咯」的連串鎗聲，只要是對鎗有認識的人，也會聽出那是機關鎗聲。

兩艘快船上的人居然有機關鎗。

貨船上的人立刻被壓得抬不起頭來。

朱亞義也就在這剎那大喝：「開動機器，全速行駛！」

「轟隆轟隆」之聲剎時震响起來，貨船震抖了一下，有如韁脫之馬般，向前飛快地行駛。

馬上，便將那兩隻快船拋後老遠。

快船仍然追着貨船，發狂般向貨船射擊！

快船上的鄧焯等人都沒有還擊，看着被越拋越遠的兩隻快船，每個人都感到好玩地笑着，漸漸地，那兩隻快船在海面上變成了兩點小點，再過一會，終在各人的眼中消失。

衆人眼看又逃過一次危險，俱不由鬆了口氣。

忽然間，震天動地「轟隆」一聲巨响，船上發生了爆炸，整條船劇烈地震晃跳動了一下，跟着又是一聲巨响！

鄧焯只覺整個人被震得拋了起來，但他却在那剎那一把抱住了身邊的阿金，隨即，他便被拋下海，只覺自己一直往下沉，彷彿直沉落地獄般。

這是他最後的感覺……

（欲知鄧焯是生是死，請留意本刊第32期「大天二之死」。）

（本段完）

攝影記者奇遇記

李斯・文
可飛・圖

黑色模特兒

鏡中透視

櫥窗前圍着好些人，大都市中無所事事的人實在太多，那櫥窗中其實並沒有什麼可看的東西，只不過有兩個店員，將一件衣服，自一個木偶的身上脫下來，使得那木偶看來變得赤裸而已。

但就是那樣，也吸引了不少途人，而且還有人特地急急的從對面的馬路趕過來看。

那木偶是全身漆黑的一個美人兒，世界上如果眞有那麼美好胴體的美人兒，擠在櫥窗之前看一看，倒還是值得的，但是那祇是一隻木偶而已，櫥窗中的兩個店員，除了木偶身上的一件粉紅色的貂皮大衣，將那件貂皮大衣，捧到了一個中年人的面前。

那中年人顯然不是當地人，看他的樣子，好像是遊客，他甚至只會說幾個英語單字，當他走進那家裝飾高貴的皮裘店時，他就用幾個不連串的英文單字，表達了他的意思，他說：「我，要，那木偶，多少錢？」

他在講那幾句話的時候，還伸手向櫥窗中的那個黑色的木偶，指了一下。

當時，兩個店員着實用銳利的眼光，向那中年人打量了一下，直到肯定那中年人的衣着是最上乘的，和那中年人所戴的那隻白金表，也價值不菲之後，他們才點點頭，請那中年人坐下。

那倒絕不是這兩個店員勢利眼，而是那件粉紅色的貂皮大衣，着實名貴，如果

扒手行徑

隨便什麼人走進來，伸手一指，就要脫下來給他看的話，那也太說不過去了。

一個店員，將那件貂皮大衣鄭而重之地捧到那中年人的面前，另一個將櫥窗中的黑色木偶，用一幅布遮了起來，圍在櫥窗前的那些人，面上都現出失望的神色，慢慢散了開去。

但是還有一個人，却依然站着不動，而那人雖然是站在櫥窗之前，然而他根本不是在注意那黑色的木偶美人，他的一雙眼睛，望着店中那中年人的身上。

這個人，他的身形很矮小，他給人的整個印象，使人聯想起一隻老鼠來，最像老鼠的地方，就是他的一對眼睛，眼珠骨碌碌地轉動着。

那店員拿着貂皮大衣，來到了那中年人的面前，那中年人却大搖其頭道：「不！不！我不要這個！」

店員的心中有點氣惱，但是仍然維持着對顧客的禮貌，他道：「可是，剛才你說要黑色木偶的衣服。」

中年人仍然搖着頭，說道：「不，我不要大衣，我是說，要那黑色木偶，多少錢？」

那店員呆了一呆，回過頭來，對另一個店員用本地話道：「癲綫！」

另一個店員走了過來，說道：「先生，那木偶不是商品，它是不出賣的。」

可是那中年人却十分固執，他仍然問道：「多少錢？」

兩個店員很有些無可奈何，當然仍堅決拒絕着那中年人，道：「對不起，那是不賣的，如你需要，我們可以介紹一間專售木偶的公司給你！」

中年人呆了片刻，才說：「如果肯賣的話，請打電話到假日酒店，一三一零號房。」

中年人在說那句話的時候，聲音和神情，都顯得十分認眞，可是那個店員，根本將那中年人當作了神經病，只盼將他早一點送出店門去，所以只是順口應道：「好！好！請！」

一個店員拉開了店門，那中年人從皮裘店中走了出來，可是他走出店堂之後，並不立即離去，而仍然站在櫥窗之前。

那時，木偶身上的布被拉下，一個店員又將那件粉紅貂皮的大衣，穿在木偶之上。

那中年人看得十分出神，那個像老鼠一樣的人，也看得十分出神，但是，老鼠一樣的人的出神，顯然是假裝出來的！

因爲他的一隻手，伸進了那中年人的口袋之中！

看到這個動作的，可能只有一個人，那人是施達，施達一看到「老鼠」的手伸進了別人的衣袋之中，他就大聲叫了起來，但是他只叫了一聲，就停了口。

因爲他知道人家是聽不到他的叫喚的，他雖然可以看到那種情形，但是他却距離那家皮裘店十分遠，隔着一條馬路，而且，他在二十層樓上。

簡言之，施達之所以會看到那「老鼠」的手伸進了那中年人的口袋之中，全是因爲他恰好將雙眼湊在一具倍數十分大的望遠鏡中之故。

望遠鏡的倍數是一百二十倍，在望遠鏡中，他甚至可以看清「老鼠」在得意地眨着眼！

「老鼠」這個人，施達並不陌生，他的樣子像老鼠，所以他的綽號就叫「老鼠」，他是大都市中的必然存在的人物！小偷兼扒手。

施達和他認識，是施達前兩年，他正在拍攝下層社會的生活照片之間，他和「老鼠」有過一星期以上的友誼，而這種友誼，因「老鼠」偷走了他一套價值不菲的攝影器材，變賣掉了而告終。

施達並沒有看到那中年人走進皮裘店的情形，因爲他剛拿起望遠鏡來，他繼續看下去，又看到突然之間，「老鼠」的手中，多了一隻很大的黑鱷魚皮的銀包，然後，「老鼠」的身子突然縮了一縮，就眞像老鼠一樣地消失在人叢中了。

那中年人根本不覺得，還在怔怔地望着櫥窗。

施達忙放下了望遠鏡，走出房間，下了樓，過了馬路，當他來到那皮裘店前的時候，那中年人仍然站在櫥窗之前。

那中年人望着櫥窗中的那個木偶面上，現出十分難以形容的神色來。

施達伸出手來，已準備去拍那中年人的肩頭，告訴他，他所遭受的損失，可是突然之間，他却改變了主意，因爲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如果去告訴那中年人，他的銀包已被人偷去了，那麼，施達自己就處在最大的嫌疑地位之中了。

施達雖然是一個很熱心的標準市民，但是，他却也不想招惹不必要的麻煩！

當他退開了一步之後，他心中立時想到了一個更好的辦法，他想，那中年人失了銀包，一定會去報警，而他則可以去找「老鼠」，只要找到了「老鼠」，就可以逼「老鼠」將偷到的東西交出來。

那樣，他要做的事，只是去找「老鼠」而已。

所以，施達不但退開了一步，而且繼續退了開去，他轉過了橫街，截住了一輛計程車，在過去和「老鼠」有友誼的時候，「老鼠」曾帶施達到他的家中去過，施達估計他沒有搬家，也估計「老鼠」得手之後，第一件事便是趕回家去，看看他究竟偷到了什麼？

計程車在半小時之後，停在一條十分汚穢的街道口之上，那條街道，窄小得除了脚踏車之外，挫沒有任何車子可以駛得進去。

施達下了車，避開了迎面撞過來，拖着鼻涕、骯髒不堪的兒童，走出了十來碼，到了一個黑漆漆的門口，從那門口望進去，可以看到一道十分陡斜的樓梯，在梯口，有一個人縮着身子，坐着。

施達也不叫那人讓開，因爲他知道叫也沒有用，世界上只有一樣東西可令得這種人由死人變成活人，那就是海洛英。

施達逕自在那人的身上，跨了過去，那人一動也不動，甚至連眼珠也不轉動一下，施達踏上了那樓梯，他才一踏上去，樓梯所發出的那種不勝負荷的呻吟聲，就像是整座樓房都要塌下來一樣。

施達一直向上走着，到了三樓。

三樓一共有四個門，施達還記得「老鼠」的住所，是左首第一個門，他一伸手就推開了那扇板門，住在這種地方，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根本不必在門上下鎖，除非是神經病院逃出來的人，否則，誰會來光顧這地方？

門內很黑暗，窗上積滿了灰塵，在厚厚的積塵上，畫了不少裸體女人，想不到「老鼠」還頗有些美術才能，畫出來的裸女，居然各有姿勢不同。

房間大約只有七十平方呎，除了一張板床，和一股難聞的氣味之外，沒有別的甚麼了。

施達掩上了門，就在板床上坐了下來，等着。

他沒有等了多久，就聽到木樓梯上有人走上來的聲音，施達連忙站起來，站到門旁。

「老鼠」突然推了門進來，他一進門，一揚手，便將那銀包拋到床上，然後，他手舞足蹈地唱着，道：「手到啊……拿來……」

他才唱了一句，施達已經道：「老鼠，別唱了！」

「老鼠」的反應之快，實在出乎施達的意料之外，他竟然一個轉身，「呼」地向門外衝了出去，他撞在門上，但是那扇門却被他撞了開來。

門一撞開，他人也飛了出去，接着，便是轟隆隆一陣响，「老鼠」一定已從樓梯之上，疾滾了下去，施達連忙向門外看去。

只見「老鼠」滾到了地上，一躍而起，已經奔得看不見了。

事情會有那樣的結果，那實在是施達絕想不到的，他呆了一呆，轉過頭，看到那隻銀包，還在床上，他心想，只好自己將那皮包，交給警方了，他一面想着，一面便走過去，取起了那皮包，施達才拿起了皮包皮包中便跌出了許多東西，那證明「老鼠」在得手之後，曾經將皮包中的東西拿出來檢視着，但是又做賊心虛，唯恐被人發現，是以並未照原來的次序放好。

施達將那些東西檢了起來，其中有薄薄的一疊美鈔，但是却全是大面額的，那一疊的數字，也已十分可觀。除了鈔票之外，則是幾張名片，名片上，這位失主的名字是韋奇。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票據等零星事物。

施達希望可以在皮包中發現那位失主的地址，但是他却失望了，他不能將皮包送還給失主，自然只好將之交給警方，反正有了那中年人的名字，警方要找到他，應該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如果他是一個遊客的話，那就更容易得多了。

施達在「老鼠」的房間之中，並沒有停留了多久，他將皮包中的東西，全塞進了皮包之中，然後，出了房門，向樓梯下走去。

當他走下了那可怕的木樓梯之際，那吸毒者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但仍然一動也不動，施達也毫不猶豫地在他的頭上跨了過去。

施達穿過了那條小巷，一連走出了三條馬路，他的身上，仍然彷彿沾染着那陋巷中的那股霉味。

他召了一輛計程車，來到就近的警署，將經過的情形，約略說了一遍，値日警官記下了他的姓名地址，留下了那皮包，施達就離開了那警局。

在離開警局之後，施達已沒有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了，他只是在想，自己若是要借機會見王小鳳，這倒是一個好機會！

可是，王小鳳在警方的地位相當特殊，她主理的，全是一些最困難的疑案，像「老鼠」偷了一個中年人的一隻皮包，那樣的小事，如果去找王小鳳的話，那麼，就算王小鳳不怪他，他自己也會覺得不好意思。

施達回到了他事務所中，處理了一些日常事務，又拿起那具望遠鏡，向街上看去，這一次，他看到那皮裘公司前，圍着許多人。那些人圍着，像是在看什麼大熱鬧，有好幾個警員在維持秩序。

由於皮裘公司面前的人實在太多，是以施達也未能確切看到究竟是出了什麼事，但是他却看到，皮裘公司的櫥窗玻璃碎裂了，那當然是發生了意外。

在一個大都市中，擊破櫥窗玻璃，搶走櫥窗中的東西，那樣的事，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但是皮裘公司櫥窗內陳列的東西，居然也有人會搶，那實在是十分奇怪的事情了，施達想要下去看一個究竟，但恰好他約好的一個人來找他，他自然要照顧自己的業務，等到那朋友走了之後，他再用望遠鏡向下看去，皮裘公司門前的人，已經完全散去了。

但是，還有兩個警員站在門口，令得施達大爲高興的，是王小鳳也在！

施達忙放下了望遠鏡，大步衝了前去，下了電梯，又衝過了對面馬路，當他穿過馬路之際，一輛警車駛到，遮住了王小鳳，施達叫了一聲，但是警車離去，王小鳳却已上車走了。

施達呆在那皮裘公司之前，心中大是愕然。皮裘公司的鐵門已經拉了下來，從鐵閘的小鐵門中，這時正有兩個店員，走了出來。

施達向那兩個店員望了一眼，順口問道：「被人搶走了甚麼東西？」

那兩位店員望了他一眼，施達立即又補充道：「我是記者。」

那兩人搖了搖頭，一個道：「一個神經漢，打破了櫃窗，甚麼也不搶，搶走了那黑色模特兒木偶。」

另一個笑了起來，道：「那模特兒做得很動人，或者他是一個心理變態的人，也說不定。」

施達本人一點也不覺得那有甚麼好奇，而由於他沒有搭腔，那兩個店員也不說甚麼，自說自解離了開去，施達因爲未曾見到王小鳳，心中很不愉快，一個人在路上踱了片刻，才回到停車場，駕車回到家中。

他整個晚上，好幾次想和王小鳳通電話，但是却拿起電話，又放了下來，因爲他實在沒甚麼找王小鳳通電話的藉口。

就在他那種猶豫不決時，電話鈴忽然響了起來，施達拿起了電話，他突然聽到王小鳳的聲音，在那片刻間，他就像在做夢一樣！

「施達，是你麼？」王小鳳的聲音十分清脆。「爲甚麼不出聲？」

「是我，是我！」施達連聲回答着：「因太意外，所以我呆住了。」

「爲甚麼意外？」

「我好幾次想打電話給妳，但是還沒有決定，妳的電話倒來了。」

「有甚麼事情？」王小鳳問。

「沒有甚麼，那是很傻氣的事。」施達乘機巧妙地表達自己的心意：「我看到妳在那家皮裘公司門口，可是等我奔過馬路時，妳已上了警車走了，那使我心情不愉快，一直到現在，聽到了你的聲音。」

王小鳳靜了約有十幾秒，未曾出聲，然後，才聽得她問：「施達，今天下午，你曾送了一隻皮包到警局去，是不是？」

「是啊，這樣的小事，你怎會知道的呢？」

「本來我是不應該知道的，可是，我們找到了那失主，他是一個遊客，兩天前才從東京飛來，他住在假日酒店，那是很豪華的地方。」

施達感到莫明奇妙，因爲王小鳳雖然說了這些，但是那顯然是一件小事！

但是，當施達繼續聽王小鳳說下去之後，他就覺得，事情很不簡單了。王小鳳繼續道：「我們找到了他的住所，可是進房間去的警員，却發現他已死了。」

「咦！」施達忙問：「謀殺？」

「還很難決定，警員敲門，很久沒有人應，而酒店的侍者又肯定他在房間中，警員命侍者開門進去，發現他倒斃在浴室門口，太陽穴中槍，在他的手中，握着一

柄槍，看來像是自殺的。」

「有甚麼值得懷疑之處？」

「那槍上裝着滅聲器，沒有一個自殺的人，是會怕他自殺時的槍聲被人聽到的。」王小鳳說：「所以，請你到警局來一次，你是如何得到那皮包，詳細的經過，希望你能提供一點綫索給警方。」

「好，我就來。」施達放下了電話。

十五分鐘之後，施達到了警局的會議室中，除了王小鳳之外，還有兩個高級警官，施達詳細地敍述着一切的經過。

一個高級警官立即道：「皮裘店？王警官，下午，不是鬧市中的一家皮裘店，出現了一件怪案子麼？」

「是的，三個人合力，以十分純熟而迅速的手法，打破了櫥窗，一個人駕跑車，兩個人衝進了櫥窗，搶走了一個黑色的塑膠模特兒。那個模特兒的價值是兩百美金，他們却拋下了在模特兒身上所穿的那件價值四萬美金的貂皮大衣！」王小鳳敍述着案情：「可是，我看不出兩件事中有甚麼聯系。」

那兩件事，或者說成三件事，看來的確不像有甚麼連繫的。

那三件事是：（一）一個叫韋奇的遊客，在酒店中離奇死去；（二）一個外號「老鼠」的扒手，在皮裘店前，扒走了韋奇的皮包；（三）皮裘公司被人搶走了一個黑色的模特兒。

然而這三件事却是在同樣的兩個點上發生的，那兩個點就是：（A）皮裘公司；（B）叫韋奇的遊客。

從那樣看來，這三件事，似乎又不是沒有關係的了！施達皺起了眉，他忽然道：「我看！可能有關的，當我看到那中年人的時候，他才從皮裘公司中走出來。」

王小鳳忙道：「我們應該向皮裘公司的店員查詢，看看這個叫韋奇的，他的身份是甚麼？」施達忍不住問。

「這個人，他的身份是甚麼？」施達忍不住問。

「他是一個大商家。」一個高級警官回答：「但是那只是他表面的身份，他實際的身份如何，我們正在進行調查，對了，那兩位店員，王警官，你現在就去如何？警方有他們的地址。」

王小鳳抬頭看了看掛在牆上的鐘，已經十一時半了，雖然這時候去見那兩個店員遲了一些，但爲迅速了解案情，自然不可能等到明天的。

王小鳳站了起來，點了點頭，道：「你的事情完了，謝謝你，施先生。」

施達也只得站了起來，當他和王小鳳走得最接近的時候，他低聲道：「小鳳，我和你一起去見那個店員，好麼？」

王小鳳搖頭道：「不好，那不合我們工作規矩，你不是警方人員。」

「可是，消息却是我提供的！」施達抗議着：「難道一點也不能通融？」

王小鳳笑了起來，道：「你剛才只是問我好不好，沒有問我是不是不能通融；通融一下，自然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多說話。」

施達大是高興，忙應道：「一定！一定！」

他們一起出了警局，不多久，便來到那兩個店員的住所，那兩個店員共租着一間房間，王小鳳和施達到的時候，他們已睡着了。

房東在他們的房門上，敲了好一會，才將他們叫醒。他們都穿着睡衣，走了出來。看他們睡眼矇矓，一臉不情願的樣子，實在好笑。直到王小鳳向他們表露了她的身份，那兩個人的精神，才振作起來。

他們不等王小鳳發問，便道：「店中發生的一切事，我們已和警方說過了！」

「對不起，夜深了還來打擾你們。」王小鳳客氣地說，將那中年人的照片拿出來。「這個人今天曾到過你們店中，是不是？」

那兩個店員擦了擦眼，定睛向那照片看了看，道：「是的，他……這人神經好像有些問題。」

「他來買甚麼？」

「他來買那黑木頭人——就是被人打破櫥窗，搶走了的那個！」一個店員回答。當他講到這裏的時候，突然停了一停。突然問，他叫了起來，道：「我明白了，王警官，我明白了。」

王小鳳揚了揚眉，道：「你明白了甚麼？」

那店員興奮得在客廳中轉了幾個圈子。施達，王小鳳，房東與另一個店員，都用十分懷疑的眼光望着他，不知他發了甚麼神經。

那店員轉了好幾個圈，大概是覺得天旋地轉，所以一下子便倒在沙發上。但是臉上的神色，仍然十分興奮。他叫道：「你們看過偵探小說沒有？」

那店員用那樣的問題來問王小鳳，簡直可以說是一種侮辱，責任很重大，不少疑難的案子全是她負責偵查破案的。甚至對施達來說，那樣的問題，也令得施達很不自在。

因爲，施達不但喜歡偵探小說，而且，他還創作過不少偵探小說，頗得好評。施達已經立時想到那店員爲甚麼要那樣問了。這證明施達的偵探小說知識是十分之豐富的，他立即道：「我知道你想到了甚麼，你想到了一篇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是不是？」

「是的，那篇小說講，一個匪徒將一粒稀世的黑珍珠，藏進了一個石膏像頭之中——」

那店員的話還未曾講完，王小鳳已經揮着手，打斷了他的話頭，道：「行了，那位先生自然未曾買到那模特兒，他又說了些甚麼？」

那店員的話頭被王小鳳打斷，他表現出十分高興的神色來，一聲不出。

另一位店員道：「他還給了我們一個地址。說是如果肯賣了，就通知他。」

王小鳳道：「謝謝你們合作。」

她已講出那樣的話來，那證明她已想告辭了，那另一個店員忙道：「王警官，那人怎麼了？」

「他已經死了。」王小鳳簡單地回答着。

那店員陡地一呆，像是受了很大的打擊一樣。施達心中動了一動，但是繼而一想，任何人聽到突如其來的死訊，總不免要驚愕的，是以他也未曾再向下想去。

那時候，王小鳳已向門口走去，當他們兩人一起來到路上時，施達問道：「小鳳，那店員剛才提起那篇偵探小說，你爲甚麼不讓他繼續講下去呢？」

王小鳳笑了笑，道：「施達，你知道負責一件案子實際偵查任務的人，最怕哪一種人？」

「不知道！」施達搖了搖頭。

「最怕就是偵探小說迷！」王小鳳道：「每一個偵探小說迷，都幻想自己就是小說中的大偵探，以爲可以無往而不利，遇上了那樣的人，眞是有理也講不清，所以還是快些打斷他的話頭的好！」

聽得王小鳳那樣說，施達的臉上，也不禁有了一陣熱辣辣的感覺。因爲，他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偵探迷」。王小鳳的話，多少損及了施達的自尊心。

施達紅着臉，道：「我倒認爲那店員很有道理，據我看來，那黑色的模特兒，顯然是幾件怪事的主要關鍵，這模特兒一定有古怪。」

王小鳳斜睨着施達，道：「依你看來，那黑美人有甚麼古怪呢？」

「誰知道？」施達揮着手，「或者，在模特兒眼中，藏着許多的鑽石，或者在模特兒的身上，有着神秘情報，說不定還有一組密碼，可以在瑞士銀行中提出一筆巨欵來……」

「或者是墨索里尼的寶藏，隆美爾名畫的綫索，也全在那模特兒的身上！」王小鳳格格地笑着。

「你認爲不可能麼？」施達瞪着眼。

「施達，」王小鳳說：「那一切，全是小說和電影中的題材，實際生活中的案件，往往是十分平淡無味，並不如此多姿多采的。」

「我不認爲那樣，我認爲實際生活，一定比小說和電影中的更具姿采。」

王小鳳沒有和施達再爭論下去，她只是淡然一笑，道：「你一定要那麼說，那也沒有辦法。」

施達道：「那麼，你認爲這幾件事，還不夠怪麼？一個外國遊客，要買一個木偶，而他又死在酒店之中，那木偶又被人搶走了！」

王小鳳沒有出聲，只是低着頭向前走着，施達跟在她的身後，午夜的街道十分寂靜，所以他們兩人的脚步聲，聽來十分响亮。

他們兩人走過了兩條街，王小鳳才道：「施達，你也該休息了。」

施達忙說道：「這個案子就那樣算了麼？」

「當然不，你的話很有道理，那個黑美人木偶，是一切怪事的主要關鍵，我要去調查它是甚麼廠出品的，也調查皮裘店是何時購入的，更要詳細追查它是甚麼人搶去的，我還有許多重要事做！」

施達明白王小鳳那樣說的意思，王小鳳是在表示，這一切事，全和施達無關的了。

施達嘆了一聲，道：「那麼，如果有了消息，請告訴我，或者這件案子，一定有十分複雜的內容。」

王小鳳點點頭，他們就在前面的岔路上分了手，施達一個人慢慢地向前走着。

追查木偶願出高價

他的心中十分亂，因爲他不住在想着，那黑美人木偶，究竟有着什麼古怪，才能使那中年人去購買，又會惹得人去將它搶走？

施達走到了街角處略爲停了停，就在那時，他突然看到，有一個人正匆匆地向他走了過來，那人是直向着施達走來的。

當他來到施達近前處的時候，施達也已看清，那人正是兩個店員之一，但却並不是那偵探小說迷。

施達揚了揚眉，那店員來到了施達面前，搓着雙手，說道：「先生，你是記者麼？」

「是的。」施達回答。

「剛才那位小姐，眞是警官？」那店員又問。

「當然是，她是高級警官。」施達的心中十分疑惑，因爲夜已很深了，那店員沒有道理又追出來的，除非他有着十分重要的事。

那店員嘆了一口氣，道：「那樣說來，她講的都是眞的了，那個要向我們買模特兒的中年人，已經死了。他……他是怎麼死的？」

施達心中又是一動，因爲那店員對這中年人表現的關切太過份了！

施達心中急速地轉着念，他裝着很不在乎地說道：「是啊！他死了！至於他是怎麼死的，警方沒有詳細公佈，我也不知道，你有什麼事情想找他？」

「不，不！」那店員的臉上出現十分慌張的神色來。接着又說道：「我有什麼事找他？我根本連認識也不認識他，是不是？」

施達已經可以肯定，那個店員的心中，一定有什麼十分難以啓齒的事，但是施達也知道，自己越是追問，他一定越不肯說。

所以，施達欲擒故縱的，只是淡然道：「我也不過隨便問問而已。你特地出來找我，就是爲了這件事麼？」

那店員露出一個十分尷尬的笑容道：「記者先生，照你看來，那個模特兒的身上，有什麼秘密，爲什麼那中年人要出高價買它？」

施達的心中陡地一動，因爲剛才那兩個店員對王小鳳所說的，只是那中年人要購買這模特兒，並沒有說是要「高價」收買。

但是現在，那店員的說法却不同，他說「高價收買」那自然是不同的。

於是施達沉聲道：「他說可以出多少錢？」

「兩萬元！」那店員脫口而出。但他話一說出口，便立時後退一步。

施達冷笑了一聲。那店員說滑了口了。然而，他話既已說出了口，如何還收得回去？施達連忙向前逼近了一步，道：「剛才你爲什麼不說！」

那店員的神情，狼狽之極，連忙道：「我……也不知道，我是說……那只是我一個人知道，我的同事他不知道那模特兒如此值錢！」

施達厲聲道：「我問你爲什麼不對王警官講？」

那店員面如死灰，道：「那是我在事後打電話到酒店去問那人，他究竟可以出多少錢，那人回答我，他最高可以出兩萬元，對我們當店員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那店員才講到這裏，施達已經明白了，他已經明白那搶刧案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了！

那刧殺案果然和這個遊客有關，但却是那個遊客直接引起的，那個店員聽得那模特兒可以賣到兩萬元的高價，於是，他就製造了那刧案！

那些打破橱窗、搶走模特兒的人，自然就是那店員的朋友了。

施達在無意之間，有了這個發現，他心中的高興，實在是難以形容的，的確，對一個薪金微薄的店員來說，兩萬元是一個十分大的誘惑，所以那店員才製造了這件刧案，而當他在王小鳳處，聽到那外國遊客韋奇的死訊時，他心中的失望，也是可想而知的。

因爲，除了那個遊客之外，自然不會再有什麼人，用那樣的高價，去購買那模特兒了，那模特兒的正常價格，只不過幾百元而已！

施達還不知道爲什麼那個叫韋奇的遊客，要以兩萬元的代價去買一隻那樣的塑膠黑色模特兒木偶，但是他却肯定一點，那是有原因的。

基於這一點，他又可以肯定另一點；關鍵一定是在那個黑美人木偶之身上。

是以，是立時問道：「原來你犯了法，現在又沒有了買主，那正是偷鷄不着蝕把米了！」

那店員哭喪着臉，道：「是的……我出了三百元，請那幾個人來行事，現在……我自然收不回那三百元了，唉，我眞倒霉。」

施達冷笑道：「哼！三百元，那眞還是小事呢，照我看，你至少要去坐三個月牢！」

那店員的面色顯得十分蒼白，他突然向後退了一步。但是施達根本不給他以任何逃走的機會，他才一退，施達一伸手，便抓住了他的衣襟。

那店員立時哀求起來，道：「先生，別去告發我……我坐牢不要緊，但坐完牢出來，我就完了！」

施達道：「我不告發你，那也可以，但你如果要我保守秘密，就要答應我一件事。」

「好！我答應，我答應！」那店員連聲說。

「那模特兒在什麼地方？告訴我！」施達連忙逼問。

「就在我……一個朋友家中。」

「帶我去！」施達搖着那店員的身子，那店員連連點頭。

深夜要找街車，已不是十分容易，他們一起走出了一條街，才見到一輛的士，然後，十分鐘後，他們在一條相當冷僻的街道邊停了下來。

那條街道，一列全是貨倉，傍着貨倉高大的牆，有十幾間簡陋的屋子，全是用木板和鋅鐵皮搭出來的，那店員將施達帶到其中的一間之前，搖着那扇門。

當那店員搖着那扇門的時候，整間屋子都像是要倒下來一樣，發出驚人的聲响來。屋門立時被打了開來，一個人打着呵欠，探出頭來，看到了那店員，立時道：「亞黃，現在是什麼時候？」

那店員忙道：「那模特兒呢？」

那人再打呵欠，然後伸手，向屋子的一角，指了一指，施達看到了那模特兒，靠木板放着，那實在是十分普通的一具模特兒，只要在鬧市漫步，十分鐘之內，最少可以看到幾十個之多！」

施達推開了兩人，走了進去，那人嚷叫了起來，道：「喂，你是什麼人？亞黃，他是何方神聖？」

施達來到了那模特兒之前，一手將那模特兒提起，轉過身來，衝着那人，惡狠狠地道：「小子，你的事犯了，如果你不想坐牢，那最好閉上鳥嘴！」

那人吃驚地張大了口，果然不再出聲，施達一直向外走去，他還眞怕那兩個人追出外，他自然不是敵不過那兩個人，而是怕在和那兩個人的打鬥中，那模特兒會四分五裂，會失散了藏在其中的十分重要的東西——施達堅信這一點，不然那樣的一具模特兒，决不會值兩萬元！

但是，那兩個人並沒有追出來，載他們來的那一輛的士，還停放在街邊，施達打開了車門，先將那模特兒放進去，自己才進了車廂。

那司機轉過頭來，用一種十分奇異的眼光望着施達，但是他却沒有說什麼。

二十分鐘後，施達已到了家中，他將那具模特兒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然後，亮了所有的電燈。

他先仔細端詳着那個黑色模特兒，看了好一會，才將那模特兒的手和足，拉了下來。

那時，他在做的事，如果有一個視力不佳的人，從對窗望過來，一定以爲肢解一個黑美人了。

那模特兒是用軟塑膠做成的，手足、手臂、和大腿、全身在分離之後，內部爲空心的，施達用電筒小心照射着空心的部份。

他希望能發現一卷縮影軟片菲林或一些紙張，或是一些別的東西。可是，他却什麼也沒有發現。

施達嘆了一聲，又將那模特兒的頭拉了下來，那模特兒有草一樣的頭髮，頭拉了下來之後，施達又仔細檢査着頭的內部和身體內部。

他足足忙了一小時有多，終於，他攤開雙手，仰臥在床上，此刻，他實在已非常疲倦了，他躺在床上，根本一動也不想動。

但是，他的心中却在迅速地思索着，他自然不肯承認自己做了一次儍瓜，因爲那個叫韋奇的遊客，決計不會無緣無故地出兩萬元的高價來買一個極之普通的模特兒的！

但是，那模特兒的秘密，又是在什麼地方呢？

他又突然伸出手去，拉住了那模特兒的頭髮，將整個頭部提到面前，大聲問道：「喂，你爲什麼値兩萬元？」

自然，那模特兒如果會開口回答他的話，那才眞是好笑之極了！

他手一揚，正想將那模特兒的頭，向外邊遠遠地拋了開去之際，門鈴突然响了起來。

施達突然一呆，在那一剎間，他貭疑心，以爲自己聽錯了，但當他定了定神之後，門鈴又响了起來，他看了看鐘，已經是凌晨兩點了。

什麼人會在那樣的時候找他？施達站了起來，將門打開，兩個警員首先走了進來，跟在那兩個警員後面的，是王小鳳和另一個警官。

四個人一走進來，那警官便立卽說道：「在了，果然是他，啊，已經被他拆散了！」

王小鳳說道：「不要緊，只要在就好了。」

施達忙道：「小鳳，你們怎知道那模特兒在我的手中，那店員——」

施達尙未講完，王小鳳已經道：「那店員向警方自首了，施達，你這樣做，是犯法的！」

「犯法？」施達叫了起來道：「如果不是我，你們根本不知道這件刦案是誰幹的，你們自然也找不出那模特兒來，我犯法？」

「自然是，作爲良好的市民，你應該立即通知警方，而不應該自己行動！」王小鳳嚴肅地說。

施達仍然不服氣，說道：「如果不是我揭穿了那店員的陰謀，他怎會去自首？他不去自首，只怕你們再也找不到那模特兒！」

施達的話，說得十分理直氣壯，王小鳳也沒有再和他爭論下去，只是微微一笑，抬起頭來，這時候，那警官和兩名警員，已將那模特兒的各部份拿着，走出門口去。

王小鳳道：「對不起，深夜來吵擾你了！」

施達還未曾來得及再說什麼，王小鳳已向後退了開去，出了屋子。

施達「嘿」地一聲，自嘲也似地攤了攤手，也不脫衣服，熄了燈就向床上一倒，他實在太疲倦了，是以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等他睡醒時，已是滿房間都是陽光了，他揉了揉眼，站了起來，又將昨晚的事，仔細想了一遍，心中仍然十分不高興，匆匆洗了臉，到了事務所中。

他忙了幾個小時，當他有時間進午餐時，他打了一個電話給王小鳳，道：「你昨晚拿走了那模特兒，在它身上，發現了什麼？」

王小鳳的聲音，十分動聽，雖然施達的心中有幾分怪她，但是聽了她的聲音之後，那幾分惱意，也就完全不知到何處去了。

王小鳳道：「發現了一項大秘密，施達。」

「那是什麼？」施達忙問。

「眞很抱歉，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接到命令，不准詢問有關這項秘密的內容，而事實上，我們也無法知道那秘密的內容，因爲我們沒有那種設備。」

「是什麼意思？」施達不明白的向她問道。

他聽到了王小鳳的笑聲，王小鳳反問他，道：「你昨天晚上詳細檢査過了，發現了什麼？」

「唉！什麼也沒有！」施達十分沮喪的說。

「當然你不會找到什麼，除非你是一等一的專家。」王小鳳說。

「小鳳，你別賣關子了！」

王小鳳道：「我們昨晚，在到你家裏來之前，才得到情報局方面的通知，那模特兒的身上，的確有十分重大的情報，情報錄成聲帶——」

「模特兒身上沒有任何聲帶！」施達說。

「有的，錄音帶是很纖細的，就在模特兒的頭髮中，這是他們的情報運送方法，但這次却出了錯，弄錯了一個模特兒，韋奇是奉命來查的，但他又死在另一方面的間諜手中。」

施達呆了半响，才說道：「是不是？我早就說，那是一件十分曲折的案子，間諜案！」

「好吧！算你說對了。」王小鳳不再爭辯。

施達放下電話，又望向窗外，從望遠鏡中看出去，皮裘店中又有一個「黑美人」站着了。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一

關趙于・編繪

土行孫（四）

封神榜是中國民間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節描述殷紂王自伐西岐以來，許多將帥戰敗死亡，只好封三山總兵鄧九公作了進攻西岐的主帥，這時夾龍山惧留孫的弟子土行孫，受申公豹蠱惑，作了鄧九公帳下的先行官。土行孫與西周爭戰中，想用地行術來破西岐，被楊戩識破。楊戩請來惧留孫，破了土行孫的法術，在惧留孫怒斥下，土行孫反了殷朝歸順西周。



91 軍政官出營回復散宜生。散宜生說：「兩國相爭，不阻來使。相見何妨？我此來奉姜丞相之命，有事面決，再煩通報。」



92 軍政官只得進營來，把散宜生言語對鄧九公說了一遍。九公沉吟。太鸞上前道：「元帥乘機應變，可就中取事。」九公說：「此說亦有理，請他進來。」

93 散宜生走進轅門，鄧九公迎出來，彼此遜讓行禮後，至中軍分賓主坐下。散宜生說明來意。九公大怒，厲聲道：「我只有一女，愛惜如掌上珠。土行孫不過一牙裨將，豈得輕意許之！」



94 散宜生說：「元帥暫行息怒。此事其中必有委曲。想是元帥或於酒後賞功之際，憐才惜技，爲安其心，言明以女許之，他便當眞。」鄧九公不覺答道：「大夫這話，大是明見，當時就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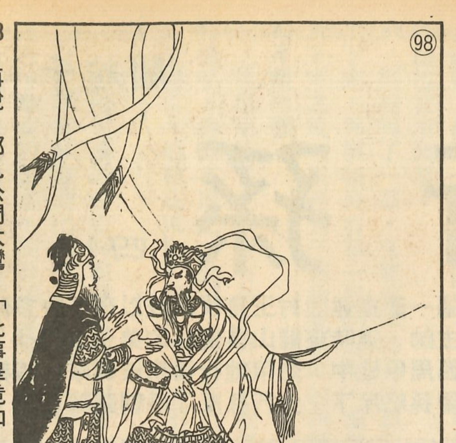
95 鄧九公說出酒後失言之事。散宜生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況婚姻之事，如何爲兒戲之談？此事傳與中外，徒使令愛作爲口談……」鄧九公被說得默默沉思，無言答對。



96 這時太鸞上前，對鄧九公附耳說了一條妙計。鄧九公聽了，轉嗔爲喜道：「待將此意與小女商量，再令人至城中回復。」散宜生只得告辭。



97 散宜生回城，將鄧九公言語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子牙大笑：「鄧九公此計，怎能瞞得過我，待他來人再作商量。」惧留孫也笑着說：「且看如何來說。」



98 再說，鄧九公問太鸞：「此事畢竟如何處置？」太鸞道：「元帥明日可差一能言之人，請姜丞相親來納聘，必無帶重兵自衞之理，一匹夫可擒。若是帶有將佐，可用酒筵騙開，擒之如囊中之物。」



99 鄧九公聞言便大喜道：「先行官之言，眞神出鬼沒之計！只是能言快語之人，非先行官不可。」太鸞道：「若元帥不嫌末將不才，我願往周營。」

100 次日太鸞到西岐相府，見姜子牙便道：「鄧主帥嬌女與土行孫婚姻之事，後日是吉日良辰，請丞相同散大夫率土行孫入贅，如此主帥方有體面……我等後日親自送土行孫至鄧營，吃賀喜筵席。」



101 太鸞回營，至中軍拜見鄧九公，將姜子牙後日親來言語，訴說一遍。鄧九公以手加額，說：「天子洪福，待姜尚自來送死！」遂吩咐左右將佐各領人馬，專候後日行事。





102 光陰迅速，不覺到了第三日中午。散宜生先至商營轅門通報。鄧九公至轅門迎接姜子牙到來。



103 姜子牙命楊戩化了裝隨在身邊，帶五十名精兵壯卒裝扮的脚夫至轅門。鄧九公迎上前去。子牙慌忙下馬答禮。惧留孫和土行孫也上前答禮。



104 彼此遜讓，進了轅門，只見肆筵設席，結彩懸花，極其華美。子牙向土行孫丟個眼色。衆人已解其意，俱上帳來。

105 子牙命左右抬上禮來。

106 鄧九公方才接禮單看，只聽辛甲暗將信香取出，將抬盒內大炮燃着。一聲炮响，恍若地塌山崩。

107 鄧九公吃了一驚，再看時，脚夫已取出暗藏的兵器，殺上帳來。鄧九公措手不及，只得往後跑。太鸞、鄧秀見勢不妙也往後逃走。四下伏兵盡起，喊聲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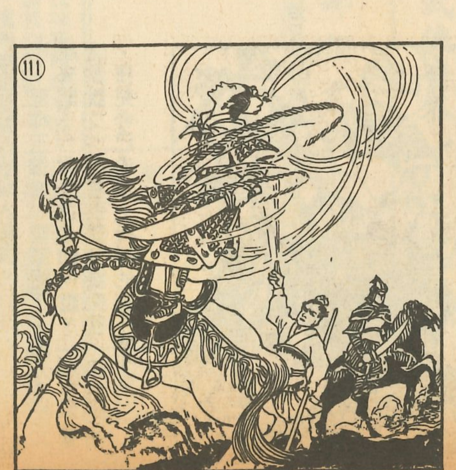
108 待鄧九公等上得馬，來迎戰時，營已亂了。趙升、孫焰紅分別從左右來接應，却被辛甲、辛免截住。



109 鄧嬋玉方欲來接應，被土行孫敵住，彼此混戰。



110 此時，雷震子、南宮適從左右兩邊殺來。金吒、木吒從後邊殺來。商營人馬首尾受敵，抵擋不住。鄧九公見勢不妙，敗陣而走，軍卒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



111 鄧嬋玉也虛閃一刀往南逃走。土行孫用捆仙繩將鄧嬋玉捆了，擒進西岐城裏。



112 鄧九公等被姜子牙與衆將追殺了五十餘里，至岐山下才收集殘敗人馬，查點軍卒，見沒了嬋玉，甚是傷感。

113 姜子牙進城，升銀安殿坐下，問懼留孫：「命土孫行乘今日吉日良辰，與鄧小姐成親，何如？」懼留孫道：「我也是此意，時不宜遲。」

114 子牙命土行孫：「你將鄧小姐帶到後房，乘今日好日子，成就你夫婦美事！明日我另有話說。」子牙又命侍兒攙那小姐到後面，安置新房，好生服侍。

115 土行孫與鄧嬋玉成就夫婦。次日，土行孫夫妻上殿叩謝姜子牙，子牙道：「鄧嬋玉今屬周臣、你父尚抗拒不服，當如何區處？」土行孫說：「懇求師叔設一計策，兩全其美。」



116 姜子牙說：「此事不難。嬋玉眞心爲國，親自去說她父親歸周，但不知嬋玉可肯去否？」鄧嬋玉上前跪着說：「丞相在上，賤妾既已歸周、豈敢又蓄兩意，我願自往說服父親降周。」





117 姜子牙見鄧嬋玉願親往，便撥軍校隨去。鄧嬋玉領兵出城，往岐山而去。

118 且說鄧九公收集殘兵，駐扎一夜，次日升帳，鄧秀，太鸞、趙升、孫焰紅侍立。九公道：「我自行兵以來，未嘗遭此大辱；今又失我愛女，不知死活，奈何，奈何！」太鸞道：「可派人探聽小姐下落。」



119 正遲疑間，左右報：「小姐領一支人馬，打周營旗號，至轅門等令。」鄧九公道：「令來。」



120 鄧嬋玉進帳，雙膝跪下，鄧九公忙立起來問：「我兒這是如何說？」嬋玉不覺流淚說：「此事俱繫父親失言，弄巧成拙，孩兒今已成爲土行孫的妻子了。」



121 鄧九公聽後，半晌無言。鄧嬋玉又進言道：「今孩兒不孝，歸順西岐，不得不向父親說明利害。父親今以女輕許敵國，且失師辱國，歸商自有顯戮。依孩兒之見，歸順西周，改邪歸正，擇主而仕。」







122 鄧九公沉思：欲奮勇興師，衆寡莫敵，欲收兵還國，事屬嫌疑……沉吟半晌，便命嬋玉先行，他隨後領衆軍往西岐城而去。



123 鄧嬋玉先至西岐城報告了姜子牙。姜子牙率左右排隊出城迎接。姜子牙和鄧九公在馬上携着手，并轡而行。



124 二人至相府，進銀安殿，重整筵席，同諸將飲慶賀酒一夜。

（本段完）

劍影迷踪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湖上出現「迷踪圖」相傳是李自成所繪，他搜刮了明宮和民間財寶的藏寶圖；有人說是百年前一位武林奇人七絕書生蒐集天下武林各派的武功藏圖，盛傳是「三絕劍」之一的魔劍桑老邪獲得，毒郎中閣老九因覬覦迷踪圖而被桑老邪砍去一臂，而他也中了毒，雖然制服閣老九取到解藥，只有三天效果，閣老九仍然暗地跟踪，凡是跟踪他的人都被桑老邪砍去一臂，這次三絕劍之一的劍煞秦中龍也在跟踪之列，提出比劍借閱迷踪圖，但不幸被閣老九暗算死去，臨死前拜托桑老邪辦一件事，桑老邪答應照辦，閣老九組織人力暗裏跟踪……

傳授絕劍訣　贈送迷踪圖

此時，蛾眉新月，已經斜掛半天，只是夜色濃重，四週還是黑漆漆的。

石砌平台却有一個人，脫下身上的長衫，往石櫈上一擱，緩緩取起一柄木劍，走到中央站定，開始練劍。

這人乃是個二十來歲的青年，生得劍眉星目，頎長而文弱，但他練的劍法却是玄門正宗的「九宮劍法」，氣沉神凝，一招一式，輕靈中頗見沉穩，足見在劍術上，已有相當的火候。

× × ×

漸漸的一支木劍由疏而密，由簡而繁，居然使得週圍三丈，劍風呼呼，月光之下，但見一片縱橫劍影，早已消失了青年的影子。月光之下，但見一片縱橫劍影，早已消失了青年的影子。

跟接着但聽聞一聲輕嘯、一道劍影有如騰蛟起鳳，向空直上，在半空中一抖，劍花飛洒，繽紛如風，青年已經飄然飛落原地，抱劍卓立。

祇要看他最後一招，「一柱擎天」，你就可以想得到，他就是有「武林三絕劍」之稱的擎天劍，石東華的門下了。

「武林三絕劍」，二邪一正，這一正就是九宮門的名宿石東華，他以一招「一柱擎天」，馳譽武林，博得擎天劍的雅號，不但爲人正派，胸懷恬淡，築廬天柱山下。嘯傲林泉，是一位與世無爭的高人。

這青年正是他唯一的傳人尹劍青，從師十年，已盡得石東華的眞傳，只有劍術一道，才只練得三年。

劍是百兵之主，最是難學不過的，有人練了一生，依然無法練到爐火純青，所以古人有讀書學劍兩無成這句話。

尹劍青自幼得名師調教，苦練了三年，才有幾分火候，說起來已是難能可貴的了。

他因南嶽廟前石砌平台，地方廣闊平整，入夜之後，又無人迹，故而每晚帶着木劍到這裏來練劍。

這時他一趟劍法，剛剛練完，正在納氣調息之際，忽聽有一個低沉的聲音叫道：「年輕人，你是石東華的門人麼？」

尹劍青心頭一怔，聽不清話聲發自何處？舉目四顧，也不見人影，但人家問到師父的名號，自然不能不答，這就雙手抱拳，躬身道：「晚輩正是家師門下，不知前輩是那一位高人？」

「很好！」那低沉的聲音又道：「你快隨我到山上來！」

尹劍青只聞其聲，依然不見其人，只得依舊抱抱拳，仰天問道：「不知前輩有何指教？」

那低沉的聲音又道：「老夫要你隨我到山頂上去，時間匆促，你且跟我上來就是了。」

尹劍青聽得暗暗奇怪，少年人難免好奇，口中應了聲「是」，一手提着木劍，果然依言朝山徑上走去。

只聽那低沉聲音在上面催道：「年輕人，腳下加點勁，老夫時間很有限，你要越快越好。」

聲音入耳，漸漸遠去，那最後一句話，相去已是甚遠。

霍山的又一名稱是天柱山，山而謂之天柱，山勢該是何等峻拔陡峭了。尹劍青的師父規定他每日清晨，以登山練習輕功，這條山路，縱然險峻異常，但對他來說都是跑得再熟悉也沒有了。

他聽了低沉聲音的話，就立即提吸眞氣，施展了輕功，一路連縱帶躍，飛騰而上。

這樣足足奔掠了一刻工夫，才算登上山巔，耳中只聽那低沉聲音笑道：「年輕人果然不錯，只比老夫慢了一盞茶的工夫，你這點年紀，實在難得。」

尹劍青聽說自己還比他慢了一盞茶工夫，心頭更是吃驚，暗道：「自己時常聽師父誇獎自己，說自己拳、劍、輕功、內功四者，以輕功爲第一，應該歸功於自己每天都以登山作爲練習輕功，自己的輕功，在武林年輕的一輩中已是數一數二了，如今這位低沉聲音的前輩，說自己還慢了一盞茶的工夫，這不是說還差得遠嗎？」

心中想着，目光早已朝那低沉聲音的發話之處投了過去。

山頂上天風雖大，但月色却比廟前更清朗多了，但見一方豎立的大石下，盤膝坐着一個花白連鬢鬍長得于思滿臉的老人，目光烱烱朝自己望來。

尹劍青雖不認識此人，但一眼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位前輩高人，這就急快走了過去，抱抱拳道：「老前輩要晚輩到山頂上來，不知有什麼教言？」

花白連鬢鬍老人烱烱目光，只是盯着尹劍青身上，上上下下直瞧，過了半晌，才輕輕歎息一聲，含笑道：「石東華有此佳徒，實在令人羨煞，老夫這一趟總算沒有白來了。」

他說到這裏，一手拍拍他身旁，說道：「年輕人，你坐過來，老夫是行將就木的人了，我有兩件事奉托於你……」

尹劍青依言走到他身邊坐下，說道：「晚輩還沒請教老前輩的道號呢！」

白鬍老人道：「這個不急，你先聽老夫把說話完了，老夫所以約你到山頂上來，是因爲這裏人迹不到，不虞被人竊聽，若是有人上來，老夫就可以發覺。第三，老夫找你的原因，是因爲你是石東華的門人，你師父爲人正派，他收的徒弟，老夫自可放心。」

尹劍青問道：「老前輩到底有什麼事呢？」

白鬍老人道：「老夫有兩件事，要交付於你，第一件是老夫一位知交好友，突然身故，他在臨終之前，託付給我一個重担，就是他有一套精絕天下的劍法，囑老夫務必傳給一個可靠的人，不然他身故之後劍法也因之而失傳……」

尹劍青道：「老前輩，這……」

白鬍老人道：「你別打岔，聽老夫說下去，老夫當時答應了他，就是今天中午的事，但老夫也將在今晚子時也與世長辭了，老夫不能辜負老友臨終付託。第二件事，老夫也有一套還算差強人意的劍法，過了今晚子時，老夫數十年苦心鑽研的絕學，也將隨之湮沒無聞，所以再四思維，只有石東華的徒弟可以交付……」

「這個只怕不成。」尹劍青爲難的，說道：「晚輩是九宮門的弟子，豈可見異思遷，何況晚輩也不能再拜在老前輩的門下……」

「不用拜師。」

白鬍老人續道：「老夫只是爲了不負老友之託，不使老夫精研的劍法，埋入黃土，就於願已足，年輕人，老夫爲時不多，天下雖大，也無暇去選擇人才，你是老夫唯一的希望，好了，老夫話已說完，時間匆促，這兩套劍法精微之處，也已無暇和你多說，現在老夫先把老友那七招劍法的口訣說與你聽，希望你能够把它記住了，有什麼不大瞭解之處，你等老夫說完了，再提出來問我。」

說完，也不管尹劍青願不願意，就把七招劍法口訣，說了一遍，然後又仔細的講解了每一招的劍勢要訣。

尹劍青因爲這位老人說得極爲沉痛，他不得不聽，要知他平日對師門「九宮劍法」本已練得相當純熟，平日對師父說的劍術道理，也都能融會貫通，因此對白鬍老人講解的使劍要訣，自然也還能完全領悟。

先前還發覺有許多地方好像不及原來所學，但聽到後來，却又發現和師父教自己的劍法，大不相同，有許多變化，極爲狠毒，也極爲深奧。

白鬍老人把七招劍法的變化，解說的雖然還只是個大概，但已是相當詳盡了，他口氣微頓，問道：「你記住了麼？」

尹劍青點點頭道：「晚輩大概都記下了。」

他的武功已有相當根基，自可一點即會。

「如此就好。」白鬍老人點點頭，道：「現在老夫就給你講解老夫的一套劍法了，你可得仔細記住，別把兩種劍法混淆了。」

接着依然先說口訣，然後講解每一招式的劍勢和變化。

尹劍青愈聽愈驚奇，他先前講老友的七招劍法，已是奇奧辛辣，似乎不在師門「九宮劍法」之下，這回他說的是他自己所創的一套劍法，却更爲離奇，許多玄妙之處，竟然遠勝師門所學，也就專心一志

的默記在心。

同時，他也發現白鬍老人在述說劍法之時，不住的使氣下沉，好像是在抑制他的傷勢一般，但尹劍青還是聽得出來，老人說話的氣機，越來越不順了，幾句話之中，總要喘上一口氣，這種現象是練功的人不應有的。

白鬍老人把一套劍法講解完畢，喘着氣，問道：「年輕人，這套劍法你都懂了麼？」

尹劍青道：「老前輩講得很詳細，晚輩差不多都聽得懂。」

「很好！」白鬍老人道：「老夫總算把這兩套絕世劍法都交付給你了，哦，你……你把兩套劍法的……口訣……背一遍給老夫……聽聽……好麼？」

尹劍青說道：「老前輩，你先歇一歇咯！」

白鬍老人慘笑道：「不用了，老夫自己知道……」

尹劍青只好依着他，把兩套劍法的口訣，背誦了一遍，他默記在心，背誦得居然一字不漏。

白鬍老人臉上有了笑容，點着頭說道：「年輕人，再有……十年苦練，你可以天下第一……」

右手把身邊一支用布包的木棍，遞給了尹劍青，喘着氣道：「老夫這支劍，一向沒有劍匣，你把它抽出來，老夫也送給你，你另外去配一個劍鞘，這根木棍，隨了老夫幾十年，許多人都認得它，你不可再用了。」

尹劍青道：「老前輩……」

白鬍老人左手搖了搖，攔住了他的話頭，右手伸手入懷，取出一張摺疊得很小的東西，塞入尹劍青的手中，說道：「你好好收着，老夫要去了。」

右手一指朝自己的心窩點去。

尹劍青覩狀大驚起來，急忙雙手朝他手腕扳去，口中大叫道：「老前輩，你何苦……」

但已是遲了，白鬍老人一指點到胸口，喉頭同時發出一聲輕「呃」，雙目一閉，一顆頭也慢慢的低垂下來。

這一垂下頭來，他咀角間也隨着緩慢的流出黑血。

比墨還黑的黑血。

尹劍青看得驀然一怔，暗道：「這位老人家，原來已經中了毒，是他以精湛的內功把劇毒逼住了，難怪方才傳授自己劍訣之時，不時的提吸眞氣，也有急促的喘息，只可惜這位老人家去的太快了，自己連他名號都不知道。」

他把白鬍老人交給自己的一張摺疊得很小的東西，先塞入懷中，然後朝着白鬍子的屍體，跪了下去，叩了幾個頭，默默說道：「老前輩英靈不遠，晚輩雖然沒有拜你老為師，但晚輩蒙你老傳授兩種劍藝，晚輩決不會負你老之託的，你老好好安息吧。」

說完，又叩了幾個頭，站起身，從布條包紮的木棍中，抽出一支長劍，他想：「這位老前輩既然在天柱峯極頂仙逝，我就該把他老人家的骸骨埋在這裏才是。」

他抽出長劍來，原想試試山頂上可有泥土的地方，這就用劍朝地上插去，鐵劍居然毫不費力插入，一連在四周試了幾處，都是如此，證明這一帶都是鬆軟的泥土了，心中大喜，就用劍挖起坑來。

那知這一挖，才發覺自己挖起來竟然都是山石，心頭不禁大奇，再用長劍往山石一刺，又輕快的沒入石中，原來這柄看不起眼的鐵劍，竟然切石如同切豆腐一般，一時又驚又喜，覺得這白鬍子老前輩，必是一位絕世高人無疑。

當下不再多想，迅速的挖了一個人多高的石坑，把白鬍老人盤膝坐好，放入坑中，又把那支紮着布條的木棍，放到他身邊，才蓋上碎石塊。塡平之後，用脚踩踏實了，又搬移了幾方大石，堆在上面，等諸事完畢，已是滿身大汗，氣喘不已。

他抬頭看看星辰，這一陣工夫折騰，差不多子時已經過了一半，用手抹了把臉上汗水，俯身拾起鐵劍和自己一支木劍，循着原路下山，剛從南嶽廟左側一條山徑走下之時，就發現廟前平台上，正有兩個人在低聲說話。

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夜色已深，這兩人到天柱山幹什麼來的？這就藉樹林掩護，悄悄掩近過去。月光朦朧，依稀只能看到兩個人都缺了一條手臂，衣袖虛飄飄摺在衣襟裏面。

只聽右首一個道：「你沒看錯，他是朝這裏走的？」

站在他對面的那人說道：「錯不了，兄弟雖然和他相距很遠，但這裏只有一條石板路，通到廟前面來。」

右首那人道：「這天柱山是擎天劍石東華隱居之所，他和石東華一正一邪，決不可能會找石東華來的。」

尹劍青心中暗道：「他們說的，可能就是白鬍老前輩。」

站在他對面那人道：「他會不會到南嶽廟來的？」

右首那人道：「這南嶽廟住的只是普通和尚，並無高人，他劇毒已經發作，到南嶽廟來作甚？」

現在尹劍青聽出來了，那位白鬍子果然中了劇毒。

站在他對面那人道：「那麼閻老哥現在打算怎麼辦？」

右首那人冷笑一聲道：「現在子時已過，他縱然未死，也已功力盡失，咱們怕他何來？自然要仔細的搜了。」

說話之時，目光轉動之間，忽然看到石台上放着一件青布長衫，他是個工於心計的人，想到深更半夜，石台之上那來的青布長衫？由此可見這人定然就在近處無疑！

心念這一動故作不見，一面抬手摸了一下下巴，沉吟道：「這樣，咱們先到廟裏去看看，說不定他就藏身在南嶽廟中，亦未可知。」

說完，朝站在對面的那人打了個手勢，當先縱身掠起。

站在他對面的那人聽他這麼說了，也緊跟着掠去，兩道人影一先一後，就像兩隻蝙蝠，接連三個起落，便已越牆而入。

尹劍青眼看兩人身手不弱，那敢怠慢，急忙從林中掠出，伸手取起長衫，匆匆從林邊小徑，一路奔行，回轉草廬。因為時已晚，不敢驚動師父，悄悄回到自己房

中，把鐵劍往床下一放，正待就寢，忽然想起白鬍老人塞給自己的那張東西，不知究竟是什麼？

這就探懷取了出來，就着窗下月光凝目看去，原來那是一張摺疊得很小的羊皮，攤開來也只有比手掌略大，上面用淡墨畫了許多綫條，有橫有直，看也看不清楚，不知畫着些什麼？

白鬍老人只說要自己好好收着，明天稟明師父，看看師父是不是知道？當下依舊仔細摺疊好，收入懷中，解衣就寢。

×　×　×

再說那兩個斷了右臂的人，正是毒郎中閻老九和琵琶手鄢茂元。他們原是一路尾隨桑老邪下來，桑老邪雖然身中劇毒，究竟威名猶在，兩人不敢稍露行迹，只是分開來遠遠的跟蹤，但到得天柱山附近，就失去了桑老邪的踪影。

兩人已在附近四周找了半天，約在南嶽廟前面會合，正在商量之際，毒郎中發現長石上的一件布長衫，才故意要琵琶手一同進廟去搜索，等到尹劍青取了長衫，回轉草廬，兩人又暗暗尾隨了下來。他們當然不敢逼得太近，目睹尹劍青入屋之後，毒郎中悄聲道：「鄢老哥可知道那間草廬裏住的是什麼人嗎？」

琵琶手道：「這還用問？自然是石東華的擎天廬了。」

石東華自號他隱居的草廬為「冰壺草堂」，取一點冰心在玉壺之意，但江湖上人却偏偏把他「冰壺草堂」叫做擎天廬，那是因為他的外號叫做一柱擎天之故。

毒郎中道：「不錯，正是擎天廬。」

琵琶手道：「桑老邪不可能會來找一柱擎天。」

毒郎中道：「也許他們因為是武林三絕劍吧？」

琵琶手說道：「依兄弟看，這可能不大。」

毒郎中道：「很難說，桑老邪和劍煞在西峯絕頂比劍，也許有了默契，他們自以為有武林三絕劍聯手，就可以天下無敵，天底下本沒有什麼白道黑道？只要利害一致，就可以聯手，難道憑『迷踪圖』三個字，誘惑力還不够？」

琵琶手點點頭道：「閻老九這話有些道理，如果侯兄他們（通臂猿侯椿年，天狼星郎百輝二人）跟踪的秦中龍也是朝這裏來，這三絕劍聯手的可能，就大有可能的了。」

毒郎中嘿然道：「告訴你，那秦中龍也是中了兄弟的劇毒。」

「哦，這就對了！」琵琶手忽然間好似想到了什麼，低「哦」一聲道：「兄弟想起來了，前幾年，江湖上據說石東華有一顆避毒珠，據說有一次有人用唐門毒藥暗器打了他一針，他只微微一笑，依然若無其事，桑老邪一定是找他要避毒珠來的了。」

毒郎中雙目神光一閃，問道：「你此話當眞？」

琵琶手道：「那只是江湖傳說，沒有人可以證明。」

毒郎中陰森一笑道：「這個容易，兄弟只要略施小計，就可以試出來了，如果他師徒不畏劇毒，桑老邪說不定就在他擎天廬中了。」

琵琶手道：「閻老哥要如何試法？」

毒郎中低聲道：「你在這裏等候，兄弟到他門前去走一趟就來。」

說完，輕脚輕手的朝草廬前門走去，他只走到矮垣門前為止，就探頭探腦的朝四處張望，看他行動似乎小心到了極點，脚下幾乎輕得連一絲聲音都沒有，又慢慢的躡步回來。

琵琶手不知他做什麼去的，仰首問道：「閻老哥，你過去看到了什麼？」

毒郎中陰笑道：「咱們耐心等着，到了天亮之後，就見分曉了……」

話聲甫落，忽然輕咦一聲道：「有人來了，咱們快到林中去躲躲。」

兩人迅速閃身入林，蹲着身子隱蔽下來，就看到前面小徑上正有幾條人影魚貫行來。

琵琶手心中暗暗佩服，忖道：「看來閻老九果然比自己高明多了！」

來的一共是五個人，現在已經走近了，雖然月色朦朧，但這幾個人一眼都可以認得出來。

凡是江湖上人一眼可以認得出來的，自然全是名家了。

走在第一個的是身穿天青僧衣的矮胖和尚，黃山文殊院方丈活彌勒覺慧上人。

他是少林寺黃山下院的方丈，而且還是當今少林方丈天行大師的師叔，在江湖上輩份榮尊。

第二個身材高大的老者，是江西武功山武功門名宿沈中慶，也是武功門掌門人況公權的師兄，在大江南北，聲譽頗隆。

第三個身穿灰布道袍的老者，是茅山通天宮觀主冷清風。

第四個是中等身材的中年人是黃山萬松山莊莊主萬鎭河。黃山萬家上代曾連任過三屆武林盟主，乃是武林第一世家，直到今天，在江南武林仍是有擧足輕重的地位。

第五個一身武士裝束，年紀輕輕的，是穿雲彈董欽池，沈中慶的師侄，況公權的大弟子。

這一行人幾乎是江南武林中的代表人物，走到任何地方，都會引起江湖上人的注目！

他們在此時此地出現，自然絕非偶然之事。

毒郎中不由得暗暗皺一下眉，心中暗道：「他們莫非也是為了桑老邪來的？」

一行人由覺慧上人為首，正是往冰壺草堂行去。

毒郎中口中低低的叫了聲：「糟糕！」但繼而一想，又不覺色然心喜，忖道：「如此也好！」一面低聲道：「咱們快些走。」迫不及待的往林中悄悄退走。

一行人走近土垣門前，覺慧上人雙手合十，仰首叫道：「石施主在家麼？」

這時差不多已是子時三刻，三更半夜了。

更深夜靜，老和尚這一聲叫得並不太響，但擎天劍石東華內功何等精純，這一行人走近門前，他早已聽得清楚，等到覺慧上人出聲叫喊，他已擧步走出，問道：「夜臨寒廬，不知是那一位？」

兩扇木門呀然開啓，迎了出來。

石東華已是六十六、七的人，但貌相清癯，看去不過五十許人。

他這一開門出來，不禁怔得一怔，連忙拱手道：「會是大師、道兄、沈兄、萬兄，哈哈，諸位連袂光降，眞是難得，快快請進。」

覺慧上人合十道：「阿彌陀佛，深夜前來，驚擾施主了。」

冷清風打了個稽首道：「石施主沒有想到吧？」

沈中慶、萬鎭河也同時拱手道：「石兄久違了。」

董欽池走上一步，恭敬的作了一揖，說道：「晚輩董欽池見過石前輩。」

石東華連連還禮，把衆人讓入屋去，一面點起了燈盞。

尹劍青剛入睡不久，聽到客堂中來了許多人，趕緊起來燒水烹茶。

石東華和衆人分賓主坐下，一面含笑道：「諸位夜蒞寒廬，想來決非偶然，不知有何見教之處？」

覺慧上人一手撥動着十八顆檀木念珠，含笑道：「深夜造訪，若無重大之事，怎敢有擾石施主的清夢？」

石東華「哦」了一聲，問道：「諸位道兄連袂而來，自然是非同尋常之事了，在下洗耳恭聽。」

「石施主太客氣了。」覺慧上人含笑道：「魔劍桑同，不知石施主可曾見過其人？」

武林三絕劍，魔劍桑同名列第一，石東華自然知道，但却微微搖了搖頭，說道：「在下久聞桑同之名，他在下很少在江湖走動，並未見過其人。」

覺慧上人道：「貧僧等人，正是爲此人而來。」

石東華道：「在下願聞其詳。」

這時正好尹劍青端着五盅香茶走出，送到桌上。

石東華含笑道：「徒兒，你來得正好，快來拜見幾位前輩。」

覺慧上人道：「這位是石施主的高足麼？」

石東華道：「正是小徒。」

一面替尹劍青一一引見了在座諸人，尹劍青也一一施禮。

冷清風點頭道：「石施主門下，名師出高徒，這位尹小施主氣質不凡，眞乃武林後起之秀。」

神拳沈中慶道：「冷道兄說得不錯，看來這位小兄弟已得石兄眞傳，說不定他年青出於藍呢。」

石東華朗笑一聲道：「諸位誇獎，小徒年紀還小，以後還要諸位道兄多多指教才好。」

一面回頭朝尹劍青道：「徒兒，這裏沒你的事了，你去睡吧。」

尹劍青躬身應了一聲「是」，往後退去。

石東華一抬手道：「諸位道兄請用茶，這是兄弟採自本山絕頂的茶葉，數量不多，入口特別清芬，諸位試試。」

大家擧起茶盞，喝了一口，果然入口清芬，香留齒頰。

冷清風笑道：「果然是好茶，貧道觀中，也有採自茅山頂峯的雲霧茶，但却沒有石施主這茶葉的清香。」

石東華大笑道：「道兄好說，在下記得三年前，道經貴觀，道兄還送我半斤雲霧茶，醒腦清神，在下這茶葉，如何能和雲霧茶相比擬呢？」

說到這裏，口中「哦」了一聲，回頭朝覺慧上人笑笑道：「對不起，在下和冷道兄只顧談着茶葉，忘了向大師請教正事了。」

覺慧上人合十道：「其實也並不是什麼急事，事情是這樣，魔劍桑同在黃山一個樵子手中得到一張武林中喧騰已久的『迷踪圖』，據那樵子說，是得之蓮花峯石壁，應爲黃山之寶，那魔劍桑同，究是旁門邪氣中人，得了此圖，必將爲武林之害，因此萬施主來找貧僧商量，正好冷觀主和沈老施主也同在敝院，這就一同去找魔劍桑同，希望他能交出此圖……」

石東華心中道：「迷踪圖乃是無主之物，人人可得，如何能去强迫人家交出來呢？唉，這一來，不是又要引起糾紛來麼？世上有許多糾紛，本來一點事也沒有，都是人去製造出來的？」

只聽覺慧大師續道：「那知魔劍桑同敢情聽到了風聲，早已離去，不想他從江西、湖北打了個轉，三天前又潛入安徽境內，經查他由長嶺關一路東行，今晚傍晚時分，曾有人看到他在天柱山附近出現，接着就失去了蹤影，貧僧等人就聞訊趕來的，但因石施主卜居在此，先來跟石施主說明原委，免得引起誤會。」

石東華抱拳道：「大師好說，風月無古今，林泉孰主賓，在下卜居於此，忝佔名山一席之地，豈敢狂妄到以山爲界，大師和諸位道兄如此多禮，倒使在下深感不安了。」

萬鎭河道：「石老哥，還有一事，要請老哥支持才好。」

石東華道：「萬兄有什麼事，但請直說。」

萬鎭河說道：「石老哥久居天柱山，對此間一帶地理，自然極爲熟悉，如今魔劍桑同曾在峯下現身，極可能就藏匿在附近，因此大家的意思，想請你老哥賜予協助……」

賜予協助，就是要擎天劍石東華參加他們的行列也！

石東華面有爲難之色，說道：「這個……這個……」

神拳沈中慶道：「石兄這有什麼好爲難的？」

「不是。」石東華正容道：「在下覺得『迷踪圖』雖在黃山發現，但它本是無主之物，誰得到了，誰就是主人，魔劍桑同既沒有使用暴力從樵子手上奪取，也未曾因此而傷害人命，咱們實在沒有理由，强迫他交出圖來……」

萬鎭河聽得臉色微變，說道：「迷踪圖既是在黃山發現，自是黃山之物，兄弟覺得僅憑兄弟一己之力，是奪不回來，也保不住這張圖的，這是江南武林同道共同的責任，大家總不至於眼睜睜的看着魔劍桑同把圖取走，如果確如傳言所說，此圖和各派武功有關，那就更不能落入旁門邪派中人的手裏，區區微意，也就在此。」

冷淸風點頭道：「萬施主說的極是，

此圖決不能落入旁門左道中人的手裏，石施主，這不是有主無主的問題，咱們必須令他交出圖而後已！」

他剛說到這裏，忽聽神拳沈中慶口中輕咦一聲，抬目說道：「石兄，這茶水不對！」

「阿彌陀佛！」

覺慧上人兩道長眉微攏，低喧一聲佛號，合十道：「不錯，石施主這茶中果然有人動了手脚……」

兩人話聲出口，立即閉目不言，各自運起功來。

不！他們身軀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似是正在運功抗拒體內突生的變化！

同來五人，已有兩個人有中毒的現象，其餘三人不由得臉色劇變！

這眞是變生俄頃，石東華方自一怔說道：「這怎麼會呢？」

穿雲彈董欽池看得大急，一個箭步掠到沈中慶身邊，慌忙問道：「師伯覺得如何了？」

冷清風喝道：「董施主不可動他。」

一面目射奇芒，問道：「石施主，這是怎麼一回事。」

石東華詫異的道：「諸位懷疑是兄弟在茶中做手脚？這話眞是從何說起。」

萬鎭河道：「但老禪師和沈老哥分明是中了劇毒！」

突然神拳沈中慶張目喝道：「石東華，……你……好卑鄙狠毒……的……手……段。」

這句話，是他用畢生功力，拚着最後一口氣說出來的，話聲出口，搖了兩搖，砰然往地上倒去，嘴角間也同時流出黑血來，一看就知是毒性極烈的毒藥，人已毒發身死。

董欽池雙目盡赤，猛然跨上一步，大喝道：「姓石的，你一向沽名釣譽，在江湖上以隱士自居，居然心如蛇蝎，在茶水中暗中下毒，如今還有何說？」

石東華凜然驚道：「董少兄且請息怒，此事只怕別有原因，石某……」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覺慧上人連聲低誦着佛號，他唸佛的聲音却愈來愈低沉，身子一陣抽搐，同樣砰然一聲，倒了下去，口鼻間也同樣緩緩的流出黑血！

「別有原因。」

董欽池冷笑道：「只怕是你別有居心吧？」

冷清風突然狂笑一聲道：「大概石施主認爲咱們同來的諸人中，覺慧大師和沈老施主功力較高，不易對付，所以先向他們二人下手，如今上人和沈老施主已經毒發而死，石施主可以向貧道等三人下手了吧？」

萬鎭河也在此時抽出長劍，喝道：「石東華，你不用再假惺惺了。」

穿雲彈董欽池更不用說了，早已從他腕底取出一柄兩尺長的鐵尺，三個人品字形圍了上來，正待搶先出手！

石東華雙手連搖，急道：「冷兄、萬兄，你們二位和石某少說也相識數十年了，難道還信不過石某的爲人麼？」

萬鎭河冷笑道：「知人口面不知心，你平日一副道貌岸然的假面具，大家都以爲你是淡泊名利，如今事實俱在，上人和沈老哥在你擎天廬中中毒身死，總不是假的吧？」

董欽池切齒道：「老賊，多言無益，你毒死師伯，償命來吧。」

手中鐵尺突出，一記「仙人問路」，朝石東華左肘「肺苗穴」點來。

石東華沉腕一格，把他鐵尺撞開，一面急道：「你所要如何才能相信石某？」

萬鎭河喝道：「你方才說的話，已有偏袒魔劍桑同的口氣，如今看來，你們外號武林三絕劍，果然是一鼻孔出氣的了，還有什麼好說的。」

隨着喝聲，長劍顫動，像靈蛇般點出三劍。

他使出來的劍招，正是黃山萬家家傳絕技，劍光如閃電，劍法之中，隱含點穴手法。

但石東華乃是九宮門的名宿，名列二邪一正武林三絕劍，爲當今武林首屈一指的劍術大家，萬鎭河手腕一振，劍招未出，他已可測出對方這一招的劍勢，因此萬鎭河的出手雖快，石東華早已身形飄動，閃避過去，一面叫道：「冷道兄，連你也不相信石某了麼？」

他說話之時，人已避到了冷清風的身側，冷清風怕他欺近過來，突起發難，手中長劍一記「月移花影」，劍光朝身側洒出，大喝一聲道：「你敎貧道如何能相信你呢？」

茅山劍法，正中有奇，是各派劍法中別走蹊徑的劍法，出手使人不可捉摸？」

石東華不妨他出手奇襲，趕緊斜跨一步，差點被他劍鋒劃破身上長衫，但他堪堪避開冷清風一劍，董欽池的鐵尺和萬鎭河的長劍，又已交相襲到。

他施展「九宮身法」，一面在兩劍一尺之間，閃避遊走，一面朗聲道：「三位住手，你們就算不相信石某的爲人，也總該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說。」

這三人之中，穿雲彈董欽池年紀較輕，功力較弱，但冷清風和萬鎭河二人，一個是茅山通天宮的觀主，一個是黃山萬松山莊莊主，他們雖然沒有門派，也等於是一派掌門人的身份，這兩支劍施展開來，各有所長，石東華雖然名列三絕劍，既是赤手空拳，又不好還手，自然也頗有支絀之感。

就在此時，突聽有人大喝一聲：「你們別傷我師父！」

人影一閃而入，但聽「噹」「噹」「噹」三聲金鐵暴響，緊接着又是「嗒」的一聲，幾條人影，同時散開！

這閃進來的正是尹劍青，他一下架開了冷清風、萬鎭河二劍，還蕩開了董欽池的鐵尺！

不，他一劍橫削，居然把董欽池二尺長的一柄鐵尺削斷了三分之一，削斷的尺頭「噹」的一聲落到地上。

冷清風和萬鎭河手中長劍，雖非名劍，但也都是百鍊精鋼的利器，又加他們本身眞力，在運劍之時，凝聚劍身，以尹劍青的功力，手中縱是利劍，自然削不斷他們，董欽池的功力，和尹劍青差不多，再加手中是一柄利器，自可一下就把他的鐵尺削斷了。

原來尹劍青才送茶出來，師父要他回房去睡，他回房之後，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覺？後來耳聽堂屋中起了爭執，接着又聽到「嗆」「嗆」「嗆」拔劍之聲，心頭不禁大奇，悄悄的起身，躲在堂後往外偷偷一瞧，只見堂屋中劍光閃動，那茅山道士和黃山萬鎮河等三人三支兵刃，把師父圍在中間，已經動上了手，師父赤手空拳，以一敵三，如何是人家對手？

心中一急，急忙奔回去，俯身從床下取出白鬍老人送給自己的那柄長劍（他跟師父練了三年劍，使的只是一支木劍，眞到用劍之時，木劍自派不上用場了），一下衝了出來，一招「左右逢源」，架開三件兵刃，橫劍當胸，氣吁吁的大聲喝道：「你們這算什麼？竟然蠻不講理，對我師父動起兵刃來。」

他衝出來的有些突然，尤其他救師心切，這一招「左右逢源」，拚了全力，居然一下把兩位劍術大家的長劍震開，還削斷了董欽池的鐵尺，三人一怔之下，各自後退一步。

冷清風定睛瞧去，只見衝出來的只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少年——石東華的徒弟尹劍青，但他烱烱目光却凝注在尹劍青手上那支狹長鐵劍之上，口中突然發出一聲陰冷的尖笑，說道：「石道兄，令徒果然高明的很！」

就在尹劍青架開他們三人兵刃之際，石東華脚下忽然起了一個踉蹌，當時大家正在後退之際，誰也沒去注意。

石東華站住身子，就沉聲喝道：「徒兒，不准你對兩位前輩無禮，這裏沒你的事，還不進去？」

「慢點！」冷清風冷冷一笑，一下子就擋住了尹劍青的退路，冷然道：「你手中這柄劍是從那裏來的？」

尹劍青怕他突然出手，斜退了一步，橫劍當胸，說道：「這劍是一位老前輩送給我的。」

冷清風似笑非笑的道：「是不是魔劍桑同？」

萬鎮河聽得目光一凝，嘿然道：「這小子手中果然是桑老邪的黑鋒劍，哈哈，眞想不到，擎天劍一向自命清高，果然和桑老邪早有勾結了！」

石東華這時只覺一陣天旋地轉，也沒聽到他們在說什麼，雙脚一軟，砰然跌坐下去。

寫到這裏，作者必需稍作交代，原來方才毒郎中走到擎天廬門前之時，已經暗中洒下了毒藥（他本意是爲了試探石東華有沒有避毒珠），不料覺慧上人和神拳沈中慶走在前面，把毒藥沾到了身上，故而劇毒發得最快，石東華開門揖客，沾到的不多，因此也昏迷了過去。

尹劍青大吃一驚，急忙掠到師父身側，急叫道：「師父，你老人家怎麼了？」

石東華的突然倒地，使得冷清風，萬鎮河二人也大感意外，方自一怔！

董欽池厲聲道：「老賊，你毒死了師伯，裝死就能了事麼？」

手中斷尺一舉，正待劈下。

尹劍青虎的直起身來，橫劍喝道：「明明是你們之中有人暗下毒手，不然我師父怎麼也會中毒的呢？姓董的，你敢上來一步，尹某就劈了你。」

石東華中毒不深，這時已經緩緩睜開眼來，張了張口，氣息微弱的道：「徒……兒……」

尹劍青喜道：「師父你醒過來了，是他們之中，有人下了毒，徒兒若非要他們交出解藥來不可。」一面橫劍喝道：「冷道長，萬莊主，你們誰下毒，心裏清楚，今晚若是不交出解藥來，尹某拚着一死，也不會放過你們的。」

「哈哈！」冷清風大笑一聲道：「貧道正要問你桑老邪躲在那裏，你小小年紀，居然敢反誣貧道？好，貧道把你拿下了，不怕你不說實話。」

長劍一震，幻起三朶劍花，右腕一送，朝尹劍青身前洒來，但他劍勢甫發，脚下禁不住也往前跟蹌跨出半步。

這下，使他心頭驀地大吃一驚，急忙收勢，雙目微闔，暗暗運氣檢查，他不運氣還好，但覺一陣天旋地轉，再也站立不住，連話都未出口，人已砰然倒了下去。（他是五人之中，第三個走近大門之人，故毒發遲了一步。）

萬鎮河覩狀大驚，暴喝一聲：「好小子，原來是妳……」

話聲未落，身形搖了兩搖，同樣摔倒地上。

董欽池看出情形不對，一句也不說，雙足一頓，人已穿窗而出。

尹劍青眼看所有的人，全已身中劇毒，一個個倒了下去，早已被嚇得手足無措，沒了主意，董欽池穿窗而去，他自然沒工夫理會，急忙走到師父身邊，棄去手中長劍，俯下身去，叫道：「師父，師父，你醒一醒。」

只聽身後有人冷冷的道：「你師父死不了。」

尹劍青心知今日之事，必然有人暗施手脚，語聲入耳，早已迅速的探手抓起長劍，倏地轉過身去，大聲喝道：「你是什麼人？」

毒郎中閻老九詭笑道：「在下是什麼人，並不重要。」

尹劍青道：「那麼你來作甚？」

毒郎中一指地上諸人，說道：「這些人好像都中了毒。」

尹劍青突然心中一動，哦聲道：「是你下的毒？」

毒郎中道：「那倒不是，不過他們中的是很厲害的毒藥……」

尹劍青怒聲道：「不是你下的毒，你如何會知道的？」

毒郎中陰森一笑，道：「你看，這幾個中毒的人，口裏不是都流着黑血麼？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了。」

尹劍青回頭看去，這幾句話的工夫，師父、冷清風、萬鎮河三人嘴角果然流出黑血來了！中毒的人口裏流出黑血來，豈不是毒發身亡了？尹劍青神情一呆，忍不住回身朝師父身上撲去，哭聲叫道：「師父……」

「小兄弟。」

毒郎中叫道：「你師父又沒死，你哭個什麼的？」

尹劍青回頭問道：「你說我師父沒有死？」

毒郎中道：「在下騙你作什？這是鼻子聞到了某種烈性的毒藥，才會從嘴角裏流出黑血來。」

尹劍青聽說師父未死，忍不住又站起身來，問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毒郎中笑道：「在下跑江湖，專治劇毒，如何會不知道？」

尹劍青道：「你能救治麼？」

毒郎中嘿的笑道：「在下如果不能救治，天底下就沒有人能救治了。」

尹劍青大喜道：「那你快把我師父和這四位前輩一起救治。」

「可以是可以……」毒郎中拖長語氣道：「只是我有一個條件。」

尹劍青道：「什麼條件？」

毒郎中一指他手中長劍，問道：「小兄弟這柄長劍是從那裏來的？」

尹劍青心中暗道：「方才冷清風也追問自己此劍來歷，那位老人家已死，我可不能告訴他實話。」

心念閃電一轉，說道：「那是在下方才在廟前練劍之時，有一位老人家經過，看在下使的只是一柄木劍，就從木棍中抽出這把劍來，送給了在下。」

毒郎中聽得眼睛一亮，問道：「他還送給你些什麼？」

尹劍青搖搖頭道：「沒有，他只說他這把劍已經用不着了，旁的話沒有說，放下劍就走，在下追上問他名號，追了一段路，後來追不上，就回來了。」

毒郎中是看到石機上的長衫，故意隱入廟中，看到尹劍青取了長衫，才一路跟下來的。尹劍青這番話，倒也說得極相脗合，他雙目凝注着尹劍青，問道：「你說的是實話？」

尹劍青道：「在下說的自然是實話，現在可以救治家師他們了。」

毒郎中問道：「那送劍給你的老人，往那裏去了？」

尹劍青道：「朝東去的。」

毒郎中道：「好。」好字出口，轉身往門外疾掠出去。

尹劍青急道：「你答應救治家師，怎麼走了？」

毒郎中已經閃身出門，長笑一聲道：「這些人中毒身死，關我什麼事？」

尹劍青聽得大怒，飛身追了出去，喝道：「你給我站住。」

他追出草廬，終究遲了一步，黑夜之中那裏還有毒郎中的人影？

就在此時，瞥見山徑上正有幾道人影奔行而來。

這幾個人來得好快，不過眨眼之間，數十丈距離，一下就已到了近前，走在前面的是一個白髮蕭然的老尼，手持鐵拂，面長如驢，神情異常冷峻，正是九華劍派的掌門人絕情師太，她身後緊跟着兩個一身青衣的妙齡少女，肩負長劍，身材苗條，自然是她的門人了。

尹劍青剛看到人影，絕情師太已經到了他的面前，發覺右腕一緊，手中長劍已被劈面奪了過去，手法快到令人目眩，心中方自一凜之際！

絕情師太一手執着剛從尹劍青手中奪過的長劍，橫劍當胸，冷冷說道：「果然是黑鋒劍，小子，你是桑老邪什麼人？若有半句虛言，老尼就一掌把你活劈了。」

尹劍青心中暗道：「絕情師太，也算得佛門正派中人，却會如此兇橫？」一面昂然道：「在下尹劍青，是九宮門下。」

絕情師太不覺微微一怔，她自然知道這裏是天柱山冰壺草堂前面，她口稱九宮門下，自然是擎天劍石東華的門人了。

擎天劍石東華名列武林三劍，絕情師太縱然平日目空一切，但對石東華却也不敢稍存輕視之心，她一雙冷厲得刺人心魄的目光盯向尹劍青，冷喝道：「你是石施主門下麼？」

她沉着馬臉說話，這份口氣已經算是最客氣的了。

尹劍青躬身道：「正是。」

絕情師太道：「那你這把劍是那裏來的？」

尹劍青道：「是一位老人家送給在下的。」

絕情師太冷厲的問道：「他就是桑老邪？」

尹劍青道：「在下不知道。」

絕情師太道：「你不認識他？」

尹劍青道：「不認識。」

絕情師太冷嘿道：「你不認識他，他怎會把此劍送你？」

尹劍青道：「事情是這樣，今晚在下在南嶽廟前練劍，那位老人家看在下使的是木劍，就把這柄劍送給我，在下不肯接受，他放下劍就走，在下追不上他，只好把此劍帶回來了。」

絕情師太看他說得不像有假，沉着臉道：「你師父呢？」

尹劍青道：「家師和覺慧上人、茅山冷道長、神拳沈前輩、萬松山莊萬莊主等都中了劇毒，在下是追一個人出來的。」

「他們都在這裏？」絕情師太似乎有些意外，問道：「是誰下的毒？」

尹劍青道：「不知道。」

絕情師太隨手把劍往地上一擲，說道：「拿去。」

人已像旋風一般往屋中行去。她身後兩個青衣少女也一陣風般跟了進去。

尹劍青聽師父說過這位老師太十分難纏，看她果然性子急躁，當下俯身拾起長劍，也跟着往屋中走去，那知左脚堪堪跨入，臉頰上已經「啪」的一聲，重重的挨了一掌！

只聽絕情師太怒聲喝道：「好小子，你敢在老尼面前撒謊，你是不要命了！」

尹劍青被她打得眼前直冒金星，不覺氣往上衝，忍不住抗聲道：「老師太沒有把事情弄得清楚，怎麼就出手打人？」

絕情師太寒着一張馬臉，雙目精光如電，冷厲喝道：「你說你師父等人都中了劇毒，他們人呢？」

尹劍青一進來就被她重重的摑了一掌，屋內情景幾乎沒有看得清楚，聽她這聲大喝，才如夢初醒，定睛看去，堂屋中除了絕情師太師徒三人，品字形站在上首，方才倒臥在地上的人，包括師父在內，果然一個也不見了！

這下直把尹劍青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絕情師太冷哼一聲道：「小子，你還有何話？」

尹劍青定了定神，口中才喫出聲來，說道：「家師他們會到那裏去了呢；方才在下追踪那人出來之時，大家明明劇毒發作，還躺在地上，怎麼一會工夫，都不見了？」

絕情師太看他神情不像作僞，沉聲道：「你沒有騙我？」

尹劍青心急師父安危，大聲道：「我騙妳作甚？不信，師太請看桌上五盅茶，就是在下沏了送出來的，再說，這地上還有一灘黑血，這是神拳沈前輩倒下地時，從他嘴角間流出來的。」

桌上果然放着五隻茶盞，地上也確有小灘黑血！

絕情師太倒也有幾分相信了，寒着臉問道：「你把方才的經過情形，說一遍給老尼聽聽？」

尹劍青就一字不漏的述說了一遍，一面又從地上拾起董欽池被自己削斷的一截鐵尺為證。

絕情師太道：「你說覺慧上人和你師父等人，先後倒地，嘴角流出黑血，豈非已經氣絕身亡？」

尹劍青道：「但那人說家師等人並沒有死。」

絕情師太道：「他怎麼說的？」

尹劍青道：「他說，這是因爲鼻子聞到了某種烈性毒藥，喉頭出血，才會從嘴角間流出黑血來。」

絕情師太口中「唔」了一聲，回頭道：「竹君，你去看看，茶中可有劇毒？」

站在她左首一個青衣少女躬身應「是」，嬝嬝婷婷的走近桌子，從身邊取出一支烏黑骨針，纖手揭開碗蓋，在茶水中浸了一下，取起骨針，仔細察看一眼，又朝第二盞茶水中浸去，這樣直把五盞茶水都試過之後，才輕啓櫻唇，說道：「啓稟師父，茶水中並沒有毒。」

尹劍青心中暗道：「這五碗茶是我沏的，自然不會有毒了。」

絕情師太目光回到尹劍青的臉上，又問道：「你說的那個獨臂人，如何一個長相？」

尹劍青想了想道：「這人生的臉型瘦削，膚如黃蜡，個子不高，穿一件藍布長衫，說起話來，聲音有些低沉……」

絕情師太道：「你說是你迫他出來的，他既然用毒，你師父等人都已毒發倒地，又何懼於你？」

尹劍青道：「他先前答應替家師等人解毒，逼問在下此劍來歷，等在下說出那位老人家把劍送給在下，回身就走，在下追上去，沒有追上，他問在下那位老人家往那裏走的？在下說他往東面去，這人就匆匆閃出門去，在下剛追出大門，師太就來了。」

絕情師太道：「這麼說，他是追桑老邪去的了？」

尹劍青道：「在下不知那位老人家是不是桑老邪，但這人好像是追那位老人家去了……」

他話未說完，突覺眼前微風一颯，絕情師太早已化作一陣清風，沒了影子。

尹劍青方自一怔，只見兩個青衣少女身形一晃，也以快捷無倫的身法，追着乃師出門而去。

尹劍青因師父等人身中奇毒，又離奇失踪，原想絕情師太是名動武林的正派中人，她會幫助自己，查究師父等人的下落，那知自己話未說完，竟也如此匆忙的走了。

一時之間，不知這些人貪夜趕來，追踪桑老邪究竟是爲了什麼？

桑老邪？難道在山頂上傳自己兩套劍法的老人家，會是和自己師父齊名的魔劍桑同？

他心念轉動，還是有些不放心，腳下忍不住奔向師父房間，房裏當然不會有人，再奔到自己房裏，抬眼一看，又匆匆走出，冰壺草堂就這麼一間堂屋，二間狹室，和一個狹仄的廚房。

於是他又一手提劍，奔出屋去，在屋前屋後仔細的看了一遍，依然找不到半點影子。

師父和覺慧上人等人，中毒倒地，當然不會是自己離開的，就算覺慧上人等人是自己走了，師父也不會隨着他們走呀！那麼莫非有人把師父等人偷偷的運走了？這會是誰呢？他要把師父等人運走，目的又何在呢？

他廢然回進堂屋，這回他感覺到屋內有着一股說不出的岑寂，襲上心頭！一燈如豆，幽森冷清，令人有如心頭壓着重鉛！

師父生死未卜，去向不明，自己該怎麼辦呢？

突然，他想到那獨臂人聽了自己的話，是往東追下去，絕情師太也是聽了自己的述說，匆匆就走，分明也往東追去了，雖然他們永遠也找不到桑老邪的，但自己只要追上那獨臂人，可能會探聽出師父的下落來。

一念及此，那敢怠慢，呼的一口吹熄桌上燈火，走出堂屋，回身掩上了門戶，就一手提劍，施展輕功朝東面奔了下去。

天色漸漸黎明，也不知奔行了多少路程，覺得有些困乏，就在一道小溪邊坐了下來，忽然想到天亮之後，自己手裏拿着一支沒有劍鞘的劍，豈不引人注意，自己何不學那位老人家的樣，先找根木棍，把劍藏到棍裏，就方便多了。

心中想着，立即站起身，奔到一座小山腳下，在林中挑了一枝樹幹較直的樹身，依照長劍的長度，砍了下來，削去枝葉，緩緩把劍插入。這一來，果然就變成了一根青木棍，只有劍柄是露出外面，手邊又沒有布條可以把劍柄包起來，索性脫下了長衫，纏在劍柄上，粗看起來，就像他走累了路，用木棍挑着衣衫一樣，看着已經不十分惹眼，就繼續往東行去。

要知從天柱山一路東行，正是皖山山脈，山勢綿亘深遠，通稱山南爲皖南，山北爲皖北，據潛南縣誌上說：山之南爲皖山，北爲潛山，東爲天柱，西爲霍山。道家以爲第十四洞天，名天柱司元之天。從這一段記載，你就可以想像得到這皖山山脈，是何等遼闊了。

尹劍青自幼跟隨師父，讀書練劍，平日從未離開過冰壺草堂，這回爲了追踪獨臂漢子（毒郎中），追查師父下落，因爲毒郎中聽了他的話，朝東趕去，因此他也一路往東追去。

這一走，也就進入了皖山山脈。

他把長劍藏在青木棍中，就繼續上路，那知走了一陣，天色已經大亮，他還在羣山之間，沿着小徑循着山麓而行。

一晚未睡，又趕了大半夜的路，他本來認爲只要追上獨臂漢子，就可以問明師父的下落，如今不但不見獨臂漢子，連絕情師太師徒也沒趕上，此刻已經感到腹中飢餓，心頭也不禁暗暗焦急起來！

正行之間，忽然聽到男女叱喝之聲，心中不覺一動，立即循聲尋去。

穿過一片雜樹林，林外是一片池塘，對岸站着一男二女，似乎爭執不下，各不相讓！

一面是一雙錦衣男女，年紀不大，約莫二十來歲，腰間各佩長劍，一望而知是武林世家中的兄妹二人。一面却是一個十七八歲，面貌醜陋的貧女，荊釵布裙，叉着手說話，似在據理和對方力爭。

尹劍青不知他們爲了何事爭執，這就緩緩走近了林邊，藉着樹身掩蔽，凝神聽去。

只聽那村女大聲道：「你們要不要臉，想胡賴我？明明是一隻野鴿子，說什麼是你們養的？難道這片山林中的飛鳥，都是你們養的不成？」

她臉上肌膚黝黑，還生得疙瘩凹凸，蒜鼻厚唇，極是醜陋，但說話的聲音却甚是嬌美動聽。

尹劍青心中暗道：「原來他們是爲一隻野鴿子引起了爭執！」

只見那錦衣少年雙目一轉，怒聲道：「小丫頭，妳還強辯！」

那醜女掀着鼻子，哼道：「你罵誰小丫頭，你娘從前不是小丫頭？」

她說了這句話，似是甚爲得意，咧着厚嘴唇，淺淺一笑，眼睛中流露出狡黠的神色來。

就在此時，但聽「嗆」、「嗆」兩聲劍鳴，那錦衣少年兄妹竟然同時抽出雪亮的長劍來。

錦衣少年目射兇光，喝聲道：「妳找死！」

手持的長劍猛地跨上一步，朝醜女逼去。

「哼！」醜女哼了一聲，依然叉着手道：「你想怎麼樣？有一柄劍就能唬人了，你敢刺我一劍，我就叫你爬着回去。」

錦衣少女一臉獰厲之色，大笑一聲：「很好！」

刷的一劍，出手迅疾，朝醜出刺出，只要看她劍勢，分明武功不弱！

尹劍青不由吃了一驚，心想爲了一隻野鴿，何至動劍傷人？正待縱身出去，替雙方排解！

那知醜女冷笑一聲，身形一閃，輕易的就避過了錦衣少年一劍，身法奇幻之極，連尹劍青也沒看清她如何跨出去的，心中覺得好奇，就忍了下來。

錦衣少年一劍落空，心頭更是憤怒，手腕連振，接連刺出三劍。

醜女身形連閃，從容避開他三劍，口中更不饒人，一邊還在咭咭格格的說着：「你不信我叫你爬回去，我就先打你一個嘴巴！」

不知她如何一來，纖腰扭動，一下轉到了錦衣少年的身側，「拍」的一聲，果然打了他一記耳光。

那錦衣少年這下怒氣貫頂，大喝一聲，長劍揮舞，有如靈蛇亂閃，幻起一片繚繞劍光，着着俱指向醜女的要害大穴，招式狠毒無比！

但任你出手如何快速，醜女腰肢擺動，躲閃靈活，兀是刺不到她的身上。

錦衣少年喝道：「妹子，妳還不一起上，殺了這醜丫頭。」

錦衣少女先前只是站着觀戰，經錦衣少年這一叫，也就抽出長劍，縱身而上，揮劍夾擊過去。

醜女大聲道：「你打不過就叫妹妹帮忙，哼，就是叫你爺爺來，我也不怕。」

那兄妹二人聯手合擊，劍光頓時大盛，錦衣少年更揚起左手，夾着劍招，劈實而出！

這一來，劍光掌風，有如疾風勁雨，漫天飄洒，把醜女一個瘦小人影，困在中間。

尹劍青凝神看去，只見那醜女東閃西竄，身法十分古怪，好像穿花蝴蝶，蹈隙乘暇，在兩支劍光的隙縫中游走，就是刺不到她，尤其她身段美好，越看越覺得苗條纖秀，如臨風垂柳，輕巧已極！

就在此時，突聽大喝一聲：「雲兒、嬌兒住手。」

這一聲喝，聲音十分蒼勁！

尹劍青看那醜女的身法，正看得出神，聽到這聲大喝，不覺一驚，急忙擧目看去，不知何時，對岸林前，已經多了一個穿青緞長袍的老者，一手摸着垂胸黑鬚，站在那裏。

尹劍青心中暗道：「爲了一隻野鴿，本來就值不得拚命，如今好了，這老者既然是錦衣兄妹的父親，他喝住兄妹二人，看來自然是明白事理之人了！」

心念轉動之時，錦衣兄妹果然聞聲住手，各自躍退。

青袍老者目注醜女，冷聲問道：「小姑娘，妳叫什麼名字？」

醜女擧手掠掠鬢髮，說道：「我沒有名字。」轉身欲走！

青袍老者臉色一沉，喝道：「站住，妳是何人門下，竟敢對老夫如此說話？」

醜女披披嘴道：「我沒有師父，也不是什麼門下，你問完了吧？」

又欲擧步走去。

錦衣少年道：「爹，她打下了咱們的信鴿，不能放她離去。」

醜女哼道：「不能放我走，你們又能把我怎樣？」

青袍老者聽得不覺臉色一變，目中精芒暴射，沉聲道：「妳截我信鴿，是受了誰的指使？」

醜女哼道：「我在林前打了一隻野鴿，他們硬說是你們家豢養的，你們不好好養在家裏，我怎麼知道是你們家的……再說，不過打下一隻鴿子，難道還要我抵命不成？」

錦衣少年道：「爹，鴿足上的信筒不見了，明明是這個丫頭拿去了。」

醜女道：「誰拿你們的信了？你們的信，關我什麼事？」

（未完・二）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龍刀

移花接木計

有明一朝，宦官專橫，憲宗時秉之嬪妃外戚恣肆，爲禍尤烈。憲宗朱見琛十六歲登基踐祚，册封吳氏爲后，但他不愛正室嬌妻，不愛數不盡的宮娥粉黛，却迷戀上一個大他十歲的女人萬貞兒萬貴妃。因而在宮廷中掀起了軒然大波，險險斷送了大明的萬里江山。

萬貞兒乃萬太師之女，嬌艷、成熟、狐媚，尤其擅用權謀機變，懂得男人的弱點與需要，就像大人騙小孩子一樣，朱見琛很快便落了她的掌握之中。

吳皇后對此當然是耿耿於懷，逮住一個機會，本欲將萬貞兒逐出後宮，不料，萬貴妃惡人先告狀，添油加醋，哭哭啼啼一番，朱見琛聽信讒言，反而將吳皇后廢掉。

吳后被廢之事，在後宮引起極大的震撼，嬪妃宮娥個個視萬貞兒如毒蛇猛獸，連隨後册封的王皇后在內，再也沒有一個人敢去招惹她，朝中百官更是極盡奉承阿諛之能事，從而更加肯定了萬家的權勢與地位。

朱見琛接位的第二年，萬貞兒曾經生過一個兒子，可是未及週歲便夭折，以後就再也沒有懷孕生育。爲了鞏固她自己的地位，從此她對別的女人懷孕的事非常敏感，且無法容忍，一旦發現其他的嬪妃懷孕時，她一定會强迫對方服下墮胎藥，稍有不從，輕則趕出宮門，重則被活活打死，有一位柏賢妃，偷偷生下一位皇子，結果，母子均遭了萬貞兒的毒手。

救出小皇子

這些事憲宗皇帝並不知道，也一直爲自己迄無子嗣而心憂。有一次，朱見琛在後宮發現了一個紀翠綾的宮女，貌美如花，大爲傾心，幾度春風後，紀宮人終於懷孕。這件事自然瞞不過萬貞兒，事情很快傳入她的耳中，萬貴妃大發嬌嗔，一面命人將紀宮人囚禁在安樂堂內，一面强迫她喝下墮胎藥，執行的宮女回來稟報：「成了，那賤人已喝下郝太醫的『破孕湯』，正在床上打滾呢！」

但是，她萬萬沒有想到，郝太醫的「破孕湯」竟然失效了，紀宮人居然奇蹟似的爲朱見琛生下一個胖兒子。

紀宮人臨盆之時，正值凄風苦雨之夜，安樂堂內只有她孤孤單單一個人，當孩子順利出生後，她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自己得生龍種，日後富貴可期，憂的是，在萬貴妃的魔掌之下，她眞不知如何將這個孩子扶養成人。

就在小皇子啼聲不絕，紀宮人淚流滿面，正無計可施間，安樂堂外突如幽靈般地闖進來一位不速之客。

此人頭戴氈帽，身穿黑色夜行衣，身材甚是魁梧昂藏，面貌却如圖畫中人，細一端詳，這才發現原來是戴着橡皮頭套，繪以口鼻眉髮。

經驗告訴她，來者絕非善類，企圖不問可知，紀宮人下意識的將孩子抱在懷中，顫聲說道：「你——你是萬貞兒派來殺

我們母子的？」

來人的答覆生硬而又簡短，只有兩個字：「不是！」

紀宮人大感意外，急急追問道：「那你是什麼人？」

來人前行數步，望着他們母子，慢吞吞的說道：「只是一個過路的人。」

皇宮大內，會有過路之人，這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但紀宮人此刻六神無主，却無暇細思，當下靈機一動，已有了主意，道：「你眞的不是萬貞兒的人？」

來人不疾不徐的道：「只聞其名，未見其人。」

「你當眞沒有害人之心？」

「萍水相逢，我幹嘛要害人？」

「那麼，你可願救救皇子？」

「貴爲皇子，會有什麼危險？」

「萬貞兒那個毒婦要害他。」

「不見得吧，十月懷胎，非一朝一夕的事，要下手萬貴妃多得是機會，何至於等到現在？」

「本宮風聞，那毒婦也懷孕了，十九是假裝的，很担心她會將我的孩子奪去冒充親主。」

「這有什麼不好，反正還是朱明一家的人。」

「不！本宮的骨肉絕不允許淪爲萬貞兒爭寵封主的工具。」

「那妳要如何救他？」

「送出紫禁城，找一戶人家寄養。」

「我說過，只是一個過路人，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恐怕會辜負娘娘重託。」

「可以花重金，請人代養。」

「這倒不失爲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好辦法，本人願勉力一試。」

事情十萬火急，萬貞兒的人隨時都有出現的可能，紀宮人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抱起孩子來，再仔仔細細的瞧一瞧，尤其特別注視一下頭頂心一塊杯口大小的禿髮之處，及右手臂上的一處胎記，然後小心翼翼的以黃絹包好，取出兩錠銀子，一併交給來人，猛地雙膝跪倒在地，淚流滿面的道：「這孩子是皇上的骨血，很可能就是未來的太子儲君，恩公務請格外費心，並受本宮三拜。」

言畢，果然磕了三個響頭。

來人目光如電，掃視一下堂內簡陋的陳設，道：「娘娘儘管放心，既然已經答應妳了，自當盡心盡力。」

話落就待舉步離去，紀宮人忽然向前爬行數尺，急聲說道：「請恩公留步，本宮尚未請教你的尊姓大名？」

來人遲疑了一下，道：「過路之人，何必留名，而且，如此機密大事，越隱秘越好。」

「可是，」紀宮人起身說道：「再生之德，沒齒難忘，日後相逢，本宮該如何稱呼恩公？」

「妳就叫本俠假面人吧。」

「假面人？」

「不錯，假面人！」

紀宮人兀自牢記心頭，從懷裏取出一個翠綠色的玉鐲來，在石柱上猛一敲，立告一斷爲二，將其中一半交給假面人，鄭重其事的道：「請恩公小心收藏，他日我們母子相識，但憑此鐲。」

將孩子抱過來，又親熱了好一會兒，才難捨難分的目送假面人離開安樂堂。

安樂堂外正風雨交加，闃無人跡，假面人顯然是一位身懷絕技的高手，接連幾個起落，便消失在烟雨朦朧中。

出得後宮，北京城內同樣一片死寂，絕大多數的家戶皆進入沉沉夢鄉。假面人很快的盤算了一下，覺得萬貞兒父女如狼似虎，寄養在城裏，恐非善策，還是送往窮鄉僻壤之地較爲穩妥。

主意一定，不再遲疑，出城逕向西去，當他正漫無目的地奔波於崎嶇山間時，皇子的一陣啼哭，使假面人猛然意識到，不僅僅是替他找一處安身立命之所就可以，還必須是一個初生嬰兒之家，有足够的奶水，方足以活命。

現在，他不單要在荒山野地裏，遍尋農舍獵戶，還要側耳細聽那一家有嬰啼兒哭之聲。

不知過了多久，也不知翻越過多少個小山頭，突然間，在三間四面修葺的茅草房子裏傳出一陣兒啼之聲，而且還亮着燈火。

「篤！篤！篤！」假面人大爲振奮，趨前就伸手叩門。

開門的是一個三十不到的粗壯漢子，堂屋裏擺着不少獸皮獸肉，以及刀叉弓箭，一望即知是一位獵人無疑。

假面人單刀直入的道：「府上好像有初出生的嬰兒？」

獵人未開言便先張着嘴笑了，道：「是呀，我們那一口子，五天前才替我生了一個胖小子。半夜裏哭鬧不休，他娘正在餵他吃奶呢。」

見假面人懷中抱着一個嬰兒，甚感納悶，又道：「三更半夜的，這位大爺懷抱嬰兒是——」

假面人並不等他把話說完，便接口說道：「是有一件事，想跟這位大哥商量商量。」

山野之人最是篤實熱誠，獵人忙不迭的拉了一條板櫈，請他落坐，還獻上一杯凉茶，道：「是什麼事請這位大爺直管吩咐就是，只要小人能够辦得到的事一定沒問題。」

假面人沉吟一下，臨時編了一個故事，說是城裏一戶富豪之家，生了一個兒子，算命先生說他命中帶尅，必須在外面寄養一段時日，同時還必須將別人的孩子帶回府去，交換扶養，方可保住性命。爲此，這位富豪願出白銀百兩，以爲報酬。

將紀宮人交給他的銀子取出來，放在板櫈上。

獵人是個爽快的人，馬上說道：「寄養這位少爺的事，即使沒有代價，小人亦可滿口答應，如果是交換扶養，我們那一口子可能會捨不得大狗子。」

內室裏響起一陣細碎的步履聲，一位婦人抱起一個嬰兒走出來，劈面就說：「我當然捨不得，大狗子就是我的命。」

假面人連忙起身說道：「大嫂，這只是臨時交換，快則三五天，慢則一半月就可以換回來。」

婦人緊抱着孩子，向後退了幾步，道：「不行，我一時一刻也離不開我的大狗子。」

假面人無奈，又從懷裏掏出一錠約莫十來兩重的金錠子來，放在板櫈上，正經八百的說道：「這樣吧，大嫂，我再加黃金十兩，務請賢伉儷大力成全。」

白銀百兩，再加上十兩黃澄澄的金子，他們辛苦十年也賺不了這麼多，獵人夫婦暗自竊喜不迭，心裏早已答應了，但獵人仍心存顧忌，細加盤問道：「這孩子到底是那一家的少爺？」

假面人當然不能說實話，只好信口胡謅道：「是朝中一位大官的長孫。」

獵婦打破砂鍋問到底：「你又是誰？為什麼要遮頭蓋面？」

假面人道：「此事只是受人之託，本俠另有不得已的苦衷，請大嫂見諒。」

「是什麼不得已的苦衷？」

「這——是為了躲避一個女人。」

「你怕女人？是誰？」

「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說出來大嫂也不認識。」

獵人不待他媳婦開口，便搶先說道：「就是嘛，咱們成天生活在山裏面，連北京的城門開在那一邊都不知道，會識得幾個人。」

婦人還是不放心，道：「你說過，快則三五天，慢則一半月就會將我們大狗子送回來？」

假面人點點頭，道：「那當然。」

獵人道：「人家的少爺是金枝玉葉，我們家的大狗子算老幾，就是送給人家也不見得會要，若是有人願意收留，那是他前世修來的福，妳儘管放一百二十個心，將大狗子交給這位大爺吧。」

獵婦心想也是，山野之人，三餐難繼，誰會來騙自己的孩子，況且人家還留下一位小少爺，只要自己母子分離個十天半個月，就可以賺進一大把金銀，這種事就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何樂而不為？

當即聽丈夫的話，將大狗子交給假面人，把皇子抱過來。

假面人不再停留，囑獵人夫婦好生照顧孩子，身形一長，便即告辭而出。

很快的，他便連夜折返皇宮大內，重回到安樂堂，將孩子交在紀宮人手中。

紀宮人大吃一驚，起先還以為是假面人食言反悔，未將皇子送出紫禁城，及見懷中人眉目粗俗，靑布包裹，並非自己骨肉時，更加驚疑不定，連聲說道：「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假面人慢條斯理的道：「皇子已寄養在一位獵人家裏，這孩子叫大狗子，是獵人之子。」

紀宮人還是不明白他的用意所在，道：「恩公帶大狗子回來做什麼？」

假面人胸有成竹的說道：「一路之上，本俠曾詳加盤算，娘娘十月懷胎，順利產子的事，萬貞兒不可能不知道，惡婦一旦找上門來，娘娘如何自圓其說？找不到孩子，她絕難善罷甘休，一定會千方百計的追查皇子的下落。」

紀宮人倒抽了一口冷氣，道：「本宮急昏頭了，一時間倒沒有想到這許多，只是這一來，豈不要白白犧牲人家大狗子的一條命？」

「為了永杜後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再說，事情也許不至於如此悲慘。」

「恩公有何高見？」

「萬貴妃假裝懷孕，或許她會將大狗子奪去，視為己出。」

紀宮人聞言大喜，連讚：「恩公妙計！」假面人不敢久留，趁天色尚未破曉時匆匆離去。

折騰了一夜，紀宮人心力交瘁，當晨曦爬上窗櫺時，終於昏昏睡去。

這一覺直睡到午正時分，還是被大狗子的哭叫聲，與急促的叩門聲所吵醒。

驀聞「轟」的一聲，柴門卒被兩名太監撞破，揚目望去，萬貞兒面籠寒霜，有如一座冰山似的就立在門外，那高聳的肚皮，看起來不够勻稱，一看就曉得是假裝的。

左右各有四名宮女，兩名太監已跨進門檻。

萬貞兒毒如蛇蠍，紀宮人早已嚇傻了，急忙連滾帶爬的撲下床來，跪在地上說道：「犯婦紀翠綾叩見貴妃娘娘。」

冷冷的「嗯」了一聲，兩道電炬似的眸光直盯着紀宮人已消失的大肚皮，萬貞兒語冷如冰的道：「妳已經生了？」

懾於萬貴妃的淫威，紀宮人早將皇子已送離後宮的事給嚇忘了，戰戰兢兢的說道：「沒有……我沒有懷孕，也沒有生孩子。」

三宮六院，處處都有萬貞兒的爪牙眼綫，整個後宮，完全在她的掌握之中，紀宮人墮胎無效，行將臨盆的事，萬貴妃自然瞭若指掌，之所以未進一步加害，乃是因為她臨時變了主意，想將錯就錯，欲把紀宮人的孩子報為己出。

因此，紀宮人的這一番話她當然聽不進去，纖手一揮，馬上下令搜查。

兩名太監躬身應是，早已跨步而入，紀宮人還沒有來得及攔阻，大狗子已經被人抱出門去。

看到孩子，紀宮人才陡然明白過來，被搶去的是大狗子，為免萬貞兒犯疑生變，紀翠綾只好假戲眞做，呼天搶地的哭喊着追出去。

「還我的孩子來，還我的孩子來！」

「去妳的，貴妃娘娘肯收留他是他的福氣！」

一名太監，飛起一脚，又將紀宮人踢回安樂堂去。

而萬貴妃，在八名宮女的簇擁下，早已離開。

這一切，被藏身樹上的假面人全部看在眼裏，他聳聳雙肩，得意非凡的笑笑，當即踏樹越屋而去。

這個假面人，除了他自己以外，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但從種種跡象顯示，此人來頭可能不小，而且足智多謀。離開紫禁城後，曾將過去半日一夜的經過仔細思量一遍，發現自己在忙亂之中犯了錯誤，以大狗子的資質，容貌、衣着，斷難逃過萬貞兒的慧眼，遲早會被人識破。

他雙眉一挑，計上心來，暗道：「為了確保皇子的安全，看來我必須使一些必要的手段，只是，當初就是為要逃避是非才躲進皇宮大內，如今無意中似又捲入另一場更大的是非之中了。」

輕輕的喟歎一聲，將帽沿拉低一些，出西門，他又來到獵戶的家裏。

他不是空手來的，順便帶來一些時鮮瓜菓，可口糕餅，獵人夫婦視他如上賓，招待極為慇懃。

假面人啜了一口茶，道：「自從我昨夜離開之後，可有什麼陌生人來過？」

獵人望了妻子一眼，道：「沒有。」

假面人側耳一聽，內室裏有兒啼之聲，道：「孩子還好吧？」

獵婦道：「很乖，吃過奶剛睡着。」

假面人一怔，道：「那怎麼會有兒啼之聲？」

獵人笑嘻嘻的道：「這不是大爺你帶來的那位少爺。」

「那是誰？難不成是這位大哥雙喜臨門，連得二子？」

「不是的，我們可沒有那麼大的福氣，是方大人家的二少爺方少英。」

「那位方大人？」

「就是御史方正大人呀。」

「眞對不起，還沒有請教這位大哥如何稱呼呢。」

「小人牛興。」

「牛大哥，方家的二少爺，怎麼會跑來你們牛家？」

「哦，事情是這樣的，方夫人生產之後，身體十分虛弱，沒有奶水餵孩子，碰巧我們有一位親戚在方御史家做老媽子，所以就送過來，打算寄養幾天。」

「昨天夜裏，我怎麼沒有注意到。」

「那時候，二少爺正在屋裏睡覺。」

「哦？方少爺是什麼時候寄養在府上的？」

「差不多三天了吧。」

「這位方御史為官可清正。」

牛興特意到門外去瞧瞧，見四下無人，這才鄭重異常的說道：「清正得不得了，敢言敢諫，不畏權勢，連萬太師都要懼他三分，滿朝文武，全城百姓，都尊稱方大人是鐵血御史。」

假面人頻頻頷首，沒有表示任何意見，少頃才又說道：「本俠此來，是想將孩子帶走一下。」

獵婦聽方二少爺哭得兇，已將方少英抱出來，正在餵奶，聞言插嘴說道：「要帶那位少爺走，那我們大狗子呢？」

假面人笑道：「大嫂誤會我的意思了，本俠只是想將孩子帶走一天。」

獵婦道：「要帶到什麼地方去？」

假面人道：「廟裏，算命先生說，這孩子如果能够在廟裏，在觀音菩薩的蓮花座上待一天，就可以化解不少刦難，可以縮短在外面寄養的時間，假若能再與別的孩子換穿衣服，則時間還可以更短。」

獵婦道：「這位大爺是說，如果方二少爺的衣物給他穿用，我們家大狗子就可以很快抱回來？」

假面人道：「嗯！算命先生是這樣說的。」

村夫村婦，最是迷信不過，假面人胡言一通，牛興夫婦却信以為眞，當眞照着他的意思，將方少英的衣服全部換穿在皇子的身上，連襁褓也換了過來，交在假面人手中。

假面人望着將晚的天色，道：「牛大哥，孩子必須在天黑之前送進廟裏去，請就此辭。」

檢查一下頂門禿髮，右手手臂上的胎記，認定確屬皇子無誤，當即告辭而去。

假面人當然不會去廟裏，踏着夜幕，他又再度返回北京城，經一路打聽後，來到鐵血御史方正的家裏。

方御史得到家丁的稟報，當他迎出門來，看見的是一個戴着橡皮頭套的人，而懷中嬰兒的衣物又似曾相識，不禁臉色大變，道：「尊駕何人，來此何事？」

假面人將聲音壓得很低：「本俠是慕名而來，想與大人共謀一件機密大事，可否借一步說話？」

方御史猶疑一下，隨後便一口答應下來，將假面人領進一間密室。

足足在房子裏密談了半個時辰，兩個人才啓門而出。

假面人道：「事關朱明命脈，皇室傳承，任重而道遠，嗣後一切，全憑方大人全權作主。」

方御史清瘦的臉上流露出剛毅之色，抱拳說道：「食君祿，報君恩，只要我方正命在，定將皇子教養成人，絕不允許萬貞兒傷害到他。」

「方大人，你忘了，從此刻起，他已經是你們方家的人。」

「對，他叫方少飛。」

「那半個玉鐲，務請小心收藏，日後他們母子相認，全憑此鐲。」

「我知道，請俠士惠賜大名，以便聯繫稱呼。」

「為少飛的安危計，本俠決定咱們老死不相往來，當我踏出此門後，江湖上也永遠不會再有假面人。」

這幾句話，假面人說來慷慨激昂，擲地有聲，話一說完，人也一揖而別，轉眼就不見了。

眞的，自此而後，這位假面人，就如熄了的燈，散了的烟，隕落的流星，從此一去不復返，再也沒有出現過。

× × ×

由於大皇上十歲的緣故，萬貞兒未能封后，但論權勢，講威風，她的鋒頭却遠在皇后之上，單就居處而言，就是三宮中最豪華氣派的玉華宮，可以說，雖無皇后之名，却有皇后之實。

此刻，正當薄暮時分，玉華宮內人來人往，燈火通明，顯得格外熱鬧忙碌，因為，早在半日之前，便故意放出風聲，萬貴妃行將臨盆分娩，決定在今天晚上，將紀宮人所生的皇子，實際上是牛家的大狗子，煞有介事的「製造」出來，當作是她自己親生的兒子。

就在大家興高采烈，期盼吉時到來的時候，一名宮女慌慌張張的跑到萬貞兒身邊說道：「啓奏貴妃娘娘，事情好像有點不大對勁。」

萬貞兒正挺着個假的大肚皮，躺在床上「待產」，聞言楞了一下道：「是什麼地方不對勁？」

宮女趨前說道：「奴才負責照顧紀宮人所生的那個孩子，越看越犯疑，似乎不像是皇上的骨肉。」

萬貞兒坐起半個身子來，道：「阿香，妳是懷疑那賤人偸漢子。」

宮女阿香道：「不是偸人，而是可能根本不是紀宮人生的。」

萬貞兒瞪大了眼，道：「妳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宮女阿香一本正經的道：「這個小傢伙容貌庸俗，粗布衣裳，包在外面的還是一件男人用的破夾襖，後宮裏那裏會有這些粗東西。」

萬貞兒一心只想着如何生個龍子，如何攀登后位，如何將皇上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迄未正眼瞧過那孩子一眼，聽阿香的如此說，不由心頭一震，道：「快把那個雜種抱來我看看。」

阿香連聲應是，很快便將大狗子抱進來。」

萬貞兒定目一看，可不是嗎？濃眉，闊嘴，厚唇，一雙眸子呆呆地那像是龍種，紀宮人也絕對不可能生出這麼粗俗的娃兒來，再看看衣着，更加不堪入目，皇宮大內，觸目皆是綾羅綢緞，宮女們壓根兒就不曾見過如此粗糙的東西。

事實擺在眼前，萬貞兒花容大變，自己假如眞的「生出」這樣的孩子來，恐怕非但難以博得皇上的歡心，說不定連目前的權位都保不住，當下疾言厲色的說道：「你們發什麼呆，還不快去拷問那個賤人，到底跟誰掉了包，火速將眞正的皇子抱回來。」

玉華宮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萬貞兒的心腹親信，立有兩名太監，兩名宮女，領命辦事去了。

宮女阿香道：「娘娘生產的事，是否還照預定計劃進行？」

萬貞兒說道：「先拖一拖，等一等再說。」

「可是，消息已經傳聞，拖久了別的嬪妃一定會起疑。」

「不會太久的，安樂堂那邊很快就會有結果。」

「萬一紀宮人堅不吐實怎麼辦？」

「那就只好錯到底，先拿了這個小雜種暫時充數，然後再想法子找替身！」

「以這個小傢伙的粗俗模樣，皇上一定會生氣。」

「這倒無妨，本宮會設法不讓皇上見到他。」

「娘娘得子，皇后及其他的嬪妃們，必然會紛紛前來道賀，那時又該如何去應付？」

「從現在起，就封鎖玉華宮，不是咱們的人，一概不准出入。」

「是。」

「還有，把他的衣物剝下來，燒掉，換穿宮裏的東西，以備萬一之需。」

「是，是！」

阿香等衆宮女唯唯應諾，分頭行事。

不久，前去安樂宮的宮女太監也回來了，萬貞兒貞不及待的道：「怎麼樣，那賤人招了沒有。」

一名太監說道：「紀宮人死不認帳，一口咬定這個孩子就是她親生的。」

「她不承認掉包的事？」

「斷然否認。」

「宮裏那來的粗布衣物？」

「紀宮人說是她入宮時穿來的，自行修剪而成。」

「你們爲何不嚴刑逼供？」

「已經打了個半死，她還是不肯說實話。」

一名宮女插口說道：「這個賤人刁得很，我們打她，她自己就去撞牆，尋死尋活的，惟恐她死掉斷了綫，只好暫且作罷，請娘娘定奪。」

事到如今，一時半刻之間，萬貞兒也沒了主張，沉思半晌後才說道：「本宮分娩之事，已如箭在弦，不得不發，偏偏這個小雜種又難登大雅之堂——」

言猶未盡，宮女阿香進來稟道：「外面有一位太監，說是有機密大事欲求見娘娘。」

萬貞兒道：「是誰？」

宮女阿香道：「來人自稱是汪總管身邊的張敏。」

萬貞兒道：「什麼事？」

宮女阿香說道：「張敏說，要面稟娘娘。」

太監總管汪直，權傾朝野，主持西廠之後，更是殺人如蔴，人見人怕，而他能有今日的氣候，却完全是靠萬太師父女在背後撐腰，因爲，萬太師是他嫡親的舅舅，萬貞兒是他的表姐。

張敏既是汪直的人，萬貴妃自然無所顧忌，馬上命人將他請進來。

此人的身材甚是昂藏魁梧，鷹鈎鼻，三角眼，眉毛短而粗，臉上掛着一臉的媚笑，一踏進門內，便跪倒在地，磕了三個響頭，口內稱道：「奴才張敏，給娘娘磕頭。」

從古至今，大凡有權有勢的人，大概都喜歡看這種嘴臉，萬貞兒也不例外，一見他就覺得投緣，笑盈盈的叫他起來，道：「你叫張敏。」

張敏畢恭畢敬的應了一聲是。

萬貞兒又道：「你是我表弟的人？」

張敏道：「不敢，承總管大人厚愛，經常使喚奴才。」

萬貞兒仔細的打量他一下，道：「你究竟有何機密大事？」

張敏的三角眼環顧左右一眼，神秘兮兮的說道：「事非等閑，奴才想與娘娘單獨談。」

萬貞兒瞅一下左右的太監、宮女，充滿信心的道：「這裏的人都是本宮的心腹，天大的機密也不會洩露出去，有什麼話你就直說吧。」

宮女太監反應敏銳，也不待張敏開口，已經有數人欺至門外窗下，以防有人窃聽。

張敏雙脚輕移，湊近一些，以詭秘的神態，低沉的音調說道：「娘娘是否已將紀宮人生的孩子抱回玉華宮？」

萬貞兒十分機伶，不否認，也不承認，模稜兩可的道：「你說下去。」

張敏的聲音更低：「那個孩子是個冒牌貨。」

萬貞兒吃了一驚，問道：「你怎麼知道。」

張敏道：「奴才曾親眼目睹，有人將皇子抱離安樂堂。」

「是甚麼人？」

「一個戴着橡皮頭套的假面人。」

「假面人將皇子抱到那裏去了？」

「出西門，送進西山上的一家獵戶家中。」

「那假皇子又是那裏弄來的？」

「可能是與獵戶的兒子掉包。」

「後來呢？」

「假面人又重回後宮，將假皇子送進安樂宮。」

「張敏，這些事都是你親目所見，沒有撒謊？」

「都是奴才親目所見，如有半句謊言，不得好死。」

事情急轉直下，絕望之中，又有一綫曙光，但有些事萬貞兒仍不甚了了，繼續追問道：「皇宮大內，戒備森嚴，假面人是如何出入的。」

張敏道：「此人身懷絕技，高來高去，沒有一個人曾發現他。」

「你怎麼沒去知會一下大內高手？」

「爲了爭取時間，奴才是自己追下去的。」

「你與他曾正面相搏？」

「說來慚愧，奴才被假面人遠遠抛在後頭，並未正面相遇。」

「他與那賤人是何關係？」

「可能只是不期而遇。」

「那獵戶又是他的什麼人？」

「這奴才就不清楚了。」

「張敏，照你的說法，皇子目前仍在那獵戶家中？」

「未得娘娘的旨意，奴才不敢輕舉妄動。」

「如此說來，我那位表兄汪總管還是不知道這件事？」

「是的，娘娘便是第一位得知此事的人。」

萬貞兒站起身來，親暱的拍拍張敏的肩胛，以異乎尋常的語氣說道：「很好，你的處置十分得體，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本宮是第一人，也是最後一人。」

語音一頓，轉對曾去安樂宮拷打紀宮人的一名太監說道：「王管事，你去拿一百兩金子來，本宮今天要重重的賞賜張太監。」

玉華宮的管事太監王立，如言照辦，馬上便捧來了一錠一百兩重的金元寶，張敏却登龍有術，拒不接受，以退爲進的伏地稟道：「娘娘恩賜，奴才心領，愧不敢受。」

亮光閃閃的金元寶會往門外推，王立、阿香等人大感詫異，萬貞兒道：「張敏，你可是嫌少？」

張敏肅容滿面的道：「承娘娘恩典，採信奴才所言，在事實眞相尙未查證清楚，皇子還沒有回到玉華宮前，奴才不敢受賞！」

擺出了一副忠肝義胆，深深打動了萬貞兒的心，接連讚了三聲好，說道：「張敏，你說說看，本宮應該如何面對這個變局？」

張敏知道萬貴妃在有心考考自己的才識，當即正容說道：「依奴才之見，當務之急莫過於先將皇子秘密的接回玉華宮中來。」

「本宮亦有此同感，問題是如何進行，是由玉華宮的人直接介入，還是另闢蹊徑？」

「爲免惹人注目，奴才以爲應另謀途徑。」

英雄所見略同，萬貞兒更加激賞他的才智識見，道：「好，事情就這麼決定，立刻進行。王管事，你領着張敏去見太師，請他老人家派數名得力高手，從旁協助。你暫時就留在太師府，待張敏奪得皇子後再一同返宮。」

另行叮囑了太監王立幾句話，兩個人齊聲應命，聯袂離開玉華宮。

途中，王管事語重心長的說道：「張兄登龍有術，逢迎及時，倘若眞能尋得皇子，可是天大的一件大功，貴妃娘娘必將你引爲心腹死黨。」

張敏很懂得捧拍之術，故意走在王立的後側，低聲下氣的道：「一切還全仗王管事提携，他日若有所成，你吃肉，我喝湯，絕無二心。」

這個馬屁拍得够足，王立笑笑，道：「你知道分寸就好辦，希望你所言屬實，別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

張敏沉聲說道：「這小弟知道，張敏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跟娘娘開玩笑。」

二人邊說邊走，奔勢極快，不一時已至太師府。

萬貞兒乃是萬太師之女，王立常在太師府走動，用不到通稟，便直接登堂入室，來到萬太師的書房裏。

萬太師正與兒子萬大才在房裏商量事情，一見王立，萬大才馬上起身說道：「王管事，我姐姐『生了』？」

王立道：「還沒有，我們正是爲此事而來。」

萬太師扶正一下老花鏡，瞄了張敏一眼，道：「這位是誰？此來何事？」

王立道：「這是張敏，汪總管那邊的人，我們娘娘想請示太師派幾名得力高手，幫這位張兄弟去辦一件事。」

萬大才道：「是什麼事，需要如此勞師動衆？」

王立趨前在萬太師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萬太師的臉色接連數變後道：「好，沒有問題，太師府裏現在就有三個現成的武林高手。」

一扭頭，又對兒子萬大才說道：「大才，去將哈山克、費無極、花三郎他們三個叫進來。」

哈山克是一位藏僧大法師，一身大紅袈裟，十分惹眼，尤其身材高大，目如銅鈴，一雙大手像是芭蕉扇，武功更是高不可測，人見人怕。

費無極是個道士，自稱逍遙子，與哈山克恰恰相反，瘦削乾癟，皂色道袍，黑色壽字帽，功力却十分了得，在江湖上是一號響叮噹的人物。

花三郎則與這兩個人完全不同，是有名的江湖浪子，貌不出衆，功力也平平，惟一值得他自豪的就是他的鬼點子特別多，尤其好色成性，惡名昭彰。

一經傳喚，三個人很快便來到了書房裏。

大法師哈山克掃了王立、張敏一眼，大模大樣的道：「老太師喚貧僧等三人來，可是有什麼重大之事？」

萬太師乾咳了一聲，道：「是想請三位陪這位張兄弟去一趟西山。」

逍遙子費無極道：「哦？去西山做什

麼？」

萬太師道：「去抱一個孩子。」

江湖浪子花三郎以爲自己聽錯了，追問一句：「去抱一個孩子？」

萬大才道：「你沒有聽錯，是去抱一個孩子。」

花三郎道：「抱孩子應該去找老媽子，何必勞師動衆。」

這三個人都是望重一方的人物，在太師府內甚受禮遇，縱然放言高論，亦不以爲忤，萬太師笑道：「老夫叫你們去，當然是有原因的，十九會遇上一個扎手的傢伙。」

哈山克道：「是什麼扎手傢伙？」

張敏及時插言道：「一個神龍現首不現尾的假面人。」

逍遙子宣了一聲無量壽佛，道：「什麼眞面人假面人，要是落在我費無極手裏，保證要他變成死面人。」

萬太師一本正經的道：「好極了，假面人，以及與他有關的其他人，絕對留不得，一概格殺！」

花三郎右掌一橫，做了一個殺人的架式，道：「老太師，幹這個咱們三個是大行家，絕對萬無一失。」

萬太師道：「沒有閃失就好，事不宜遲，你們現在就跟着這位張兄弟去吧。」

張敏正急着立功，聞言正中下懷，當即告別太師父子，與這一僧一道一俗，連夜出城西去。

一路疾行緊趕，不久便進入山區，牛興家的那三間茅屋巳遙遙在望，却不曾見到假面人。

花三郎有點不耐煩了，嘟嘟喃喃的道：「喂，我說張兄，三更半夜的，什麼地方不好去，偏偏把我們帶到這個鬼地方來，到底還有多遠？」

張敏向前指指，道：「快了，就是那三間茅草房。」

逍遙子費無極道：「怎麼沒見那個假面人？」

大法師哈山克也說：「是呀，逮不住這個傢伙，咱們如何向太師交代？」

假面人行踪飄忽，那有一定的準兒，張敏正感無從作答，突然發現，在左前方一棵合圍大樹下，赫然站着一個頭戴氈帽的昂藏漢子，不是假面人還會有誰。

哈山克、費無極、花三郎也都發現了，四個人脚底抹油，猛往前衝，直至丈許之外才停下來。

花三郎朝假面人望一望，對張敏說道：「張兄，你說的那個扎手的傢伙就是他嗎？」

藉着皎潔的月色，張敏清清楚楚看到他的橡皮頭套，不假思索的道：「錯不了，就是他。」

他二人一搭一唱，假面人却如泥塑木雕的一般，一點反應也沒有。哈山克甚覺納悶，朗聲說道：「相好的，報上名來咱們好動手，佛爺我向來不殺無名之人。」

假面人沒有答話，也沒有動一下。

逍遙子費無極破口駡道：「他媽的，你聾了？啞了？瞎了？再不答話你就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了。」

假面人依然故我，還是不言不動。

花三郎驀地大吼一聲：「看掌！」人隨掌進，掌隨人發，呼嘯的勁風激起無數落葉，滿地黃沙，一出手就是殺着，的確猛銳難當。

然而，攻至一半，眼看就要得手時，却又硬生生的將掌力收回。

張敏愕然一楞，忙問道：「花兄怎麼了？」

花三郎老大不高興的道：「這傢伙早死了！」

大夥兒上前一看，假面人是被人用繩子吊在樹上，雙足離地面足有三四寸高，身體早巳僵硬，顯然氣絕巳久。

可是，全身上下，却找不到任何足以致命的傷痕。

這個人是如何死的，憑哈山克等人的經驗閱歷，居然一無所知。

假面人絕非等閑之輩，殆無疑義，是誰有這個本事能置他於死地？

可惜，出手之人不着痕跡，根本無從推斷，更令人疑雲滿腹，莫測高深。

難道……？

難道……？

大法師哈山克上前惡狠狠的踢了假面人的屍體一脚，道：「死了也好，免得咱們再費手脚。」

逍遙子費無極比較心細，道：「好歹咱們也得弄清楚這傢伙究竟是誰，好向太師有個交代。」

花三郎也說道：「道兄所言不假，查不清楚這傢伙的身份，老太師一定會怪罪的。」

言畢，立將假面人的氈帽、橡皮頭套一併取下來。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呈現在頭套下的是一張極爲恐怖的臉孔，沒有頭髮，沒有眉毛，也沒有清晰的口眼耳鼻，有的只是幾個窟窿，面部刀傷纍纍，凹凸不平，整個頭臉紅紅的，像是剝了皮的猴頭。

原來，這一位假面人是一個沒有人皮的人。

花三郎驚疑滿面的道：「奇怪，天底下怎會有沒有面皮的人，莫非是死被後人剝了皮？」

逍遙子費無極上前細一察看，道：「此人手法十分高明，看不出來是新傷還是舊痕，但他既以頭套遮面，應該屬舊痕無疑。」

大法師哈山克粗聲大氣的道：「沒有錯，一定是陳年舊傷，因爲他有一張見不得人的臉，所以才戴上橡皮頭套，以假面人的姿態出現，但不知這位張兄弟意下如何，死人究竟是否你所目睹的假面人？」

張敏比手劃脚的估量一下死者的身高，看一看他的衣着，道：「一點不錯，張某目睹之人就是這傢伙，死了就算了，別再管他，咱們快去抱那孩子要緊。」

假面人巳神秘死亡，唯恐事情發生變化，話還沒有落地，張敏巳一馬當先的爬上山坡，來到牛興家的門外。

通！通！通！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將牛興夫婦從睡夢中吵醒，打開房門一看，連一句話還沒有來得及說，就如惡煞般地衝進來四個人。

張敏好快的動作，一把就扣住了牛興的手腕，聲色俱厲的道：「孩子呢？」

牛興被這突如其來的事件嚇呆了，但他天生力大如牛，猛然一甩，居然挣脫了張敏的掌握，道：「什麼孩子？」

張敏的眸光在房裏掃來掃去，口中說道：「寄養在你家的那個男孩。」

牛興矢口否認道：「沒有！沒有！」

「搜！」

張敏當然不信，立即下令搜查，當先闖進臥室去。

臥室內，牛興的老婆正擁着方家的二少爺方少英同被而眠，張敏不由分說，上去就將方少英強行抱過來。

牛興是獵人，力氣大，刀法也不賴，操起一把刀來巳闖進臥室，殺氣騰騰的道：「放下，你要是敢動孩子的一根汗毛，老子就宰了你！」

刀光映着燈光，一眨眼巳在張敏面前尺許之處。

然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花三郎等人就在他的身後，哈山克拍一下牛興的肩膀，道：「傻小子，玩狠動粗佛爺就是老祖宗，陪貧僧玩玩吧。」

牛興駭然一驚：「看刀！」乍然一個急轉身，揮刀就砍，獵刀厚重，威力十足，照準哈山克的胸腹斬下來，嚇得牛興的老婆蒙住被子不敢看，以爲自己的夫婿一定會鬧出人命來。

哈山克好厲害，一不閃，二不避，沒見他怎樣作勢，巳輕描淡寫的將牛興的獵刀奪下，反手一送，送進牛興肚子裏去，可憐這位篤實忠義的獵人，僅僅留下半聲慘叫，便被開腸破肚而亡。

牛興身手矯健，刀法精純，在山區獵戶中是公認的一等好手，獵婦聽到慘叫，料定是丈夫殺人了，那知，探頭一看，始知喪命的原來是自己的夫君。

這一驚非同小可，情急事危之下，那還顧得了羞恥禮俗，赤裸着大半個身子，撲下床來，撲在牛興的屍體上放聲痛哭不止。

逍遙子費無極雙眉一挑，道：「張兄，這個婆娘如何處置？」

張敏不假思索的說道：「斬草除根，殺！」

獵婦雖說是村女野花，却頗具幾分姿色，尤其赤身露體之下，僅僅穿着一件紅肚兜，及一條褻褲，臀肥豐胸，曲綫玲瓏，別有一番撩人的韻味，江湖浪子花三郎口中嘖嘖有聲的道：「殺了多可惜，先讓花某玩玩再殺也不遲。」

說幹眞幹，連拖帶拉的將牛興的老婆弄上了床。

正巧張敏也在床上，翻箱倒櫃的將假面人給牛家的金銀全部搜了出來，花三郎信口說道：「張兄，怎麼樣，要不要嚐嚐野味？」

身爲太監，那個「寶貝」早就被閹了，張敏那還有本錢吃野味，這簡直是拿他窮開心嘛，張敏臉色一沉，沒有答腔，跳下床來出門去。

花三郎這才發現自己說錯了話，連忙說道：「抱歉，花某忘記張兄沒有那玩意兒。」

哈山克、費無極、張敏在外面等，花三郎在裏面興雲作雨，才一忽兒工夫，江湖浪子便出來了，費無極笑着道：「三郎，怎麼這麼快，你的『功力』是不是退步了？」

花三郎吐了一口唾沫，道：「別提了，那婆娘辣得很，巳咬舌自盡。」

望望天色，三星巳至頭頂，正當二更時分，四個人合計一下，將假面人的屍體也搬上來，放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

逍遙子費無極道：「忙乎了大半夜，咱們該回城覆命去了吧？」

張敏「嗯」了一聲，將方少英好生抱好，朝山下行去。

花三郎凝視着方少英，道：「張兄，這小傢伙究竟是誰？荒山野地的，憑那條莽牛，絕對生不出這麼清秀的孩子，也驚動不了咱們老太師，莫不是另有甚麼玄虛秘辛不成？」

張敏道：「我也不清楚，小弟只是奉命行事。而且，有一句話張某坦誠相告，這件事三位務請守口如瓶，最好徹底忘掉，不然，說不定會招來殺身之禍！」

這三個人都是老江湖，深知與人共機密的可怖，一個不小心，隨時隨地都有被殺人滅口的可能，三人相互一望，皆面有驚色，誰也不敢再詢長問短。

返回太師府，稟明太師，老太師苦候了大半夜，總算放下心來，立命王立與張敏火速入宮，免得誤了萬貴妃的大事。

玉華宮的燈火，打從天黑起，一直亮到現在，其他的嬪妃宮女們議論紛紛，懷疑萬貞兒是「難產」，甚至有人默禱上蒼，希望她最好一命歸陰，拔掉這株毒草。

萬貞兒自己同樣萬分焦躁，不停的在寢宮內來回踱着，急如熱鍋上的螞蟻。玉華宮外，更是三步一宮女，五步一太監，只要一有王立、張敏的影子，馬上就會將消息傳進去。

不幸的是，這一個消息始終沒有傳進來。

一名宮女汗都急出來了，搓着雙手說：「怎麼辦，眼看天就要亮了，王管事他們要是再不回來，只好拿那個野孩子充數了。」

宮女阿香道：「我看這個張敏，八成是胡謅八扯，亂吹一通。」

萬貞兒忽然停下脚步，從齒縫裏吐出兩句話：「應該不會，諒他也沒有這個胆子。」

宮女阿香道：「可是，巳經差不多去了一整夜了，怎麼一點消息也沒有？」

萬貞兒道：「你們再到外面瞧瞧去，若在破曉之時還沒回來，就照原先的計劃行事，無論如何，本宮今天非要生一個孩子出來不可。」

適才發話的那名宮女挺身應命，一陣風似的出去了。

另一名宮女却從另一道門匆匆而入，道：「娘娘，好消息，王管事他們——」

一語未畢，王立、張敏巳魚貫而入，宮女阿香搶先說道：「怎麼攪的，去這麼久，整個玉華宮的人都快急瘋了。」

張敏道：「我的姑奶奶，是夜路，也是山路，一來一去數十里，入宮之後又得躱躱藏藏，怕被別宮的人撞見，我們是從後門進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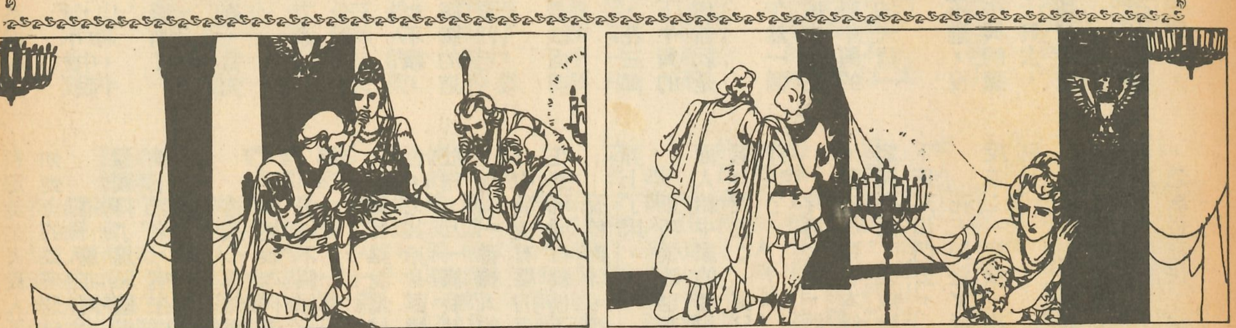
一邊說，一邊走，一邊喘氣擦汗，見到這般情景，誰也不忍心再責備他。

（以下轉入第83頁）

西方民間諷刺故事

快樂的襯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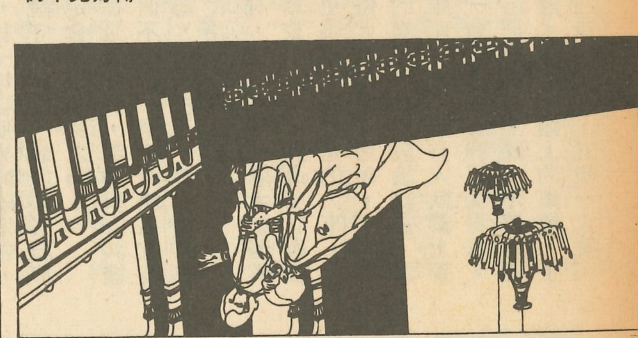
王自强·編繪



1 在一個遙遠的國家裏，國王病得很厲害。他的兒女們十分焦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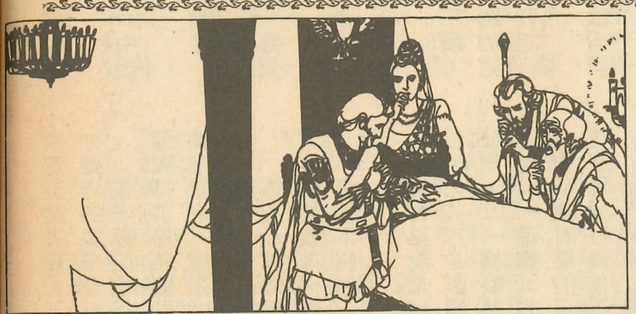
2 全國所有著名的醫生，盡了最大的努力，國王的病仍不見好轉。



3 又從外國請來了一位醫生。



4 這位醫生認眞地說："陛下，只有一樣東西能夠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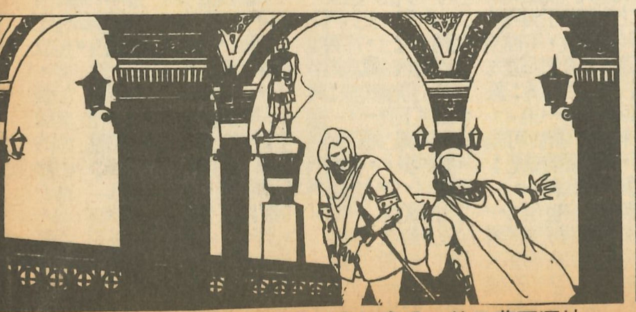
5 "什麼東西？"國王急切地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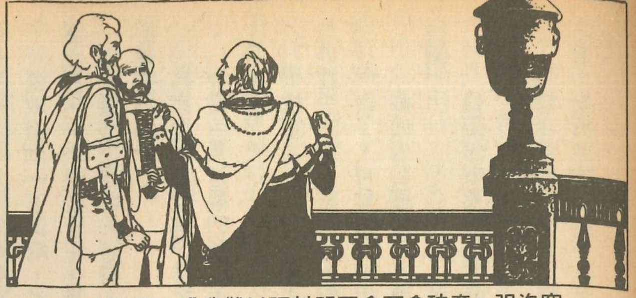
6 醫生的回答卻出人意料："你只要穿上一件快樂的人的襯衫，睡上一夜，就能康復。"



7 於是，國王派了兩個大臣，限期找到一個快樂的人，並把那人的襯衫帶回來。



8 兩個大臣想：擁有百萬財富的富翁，整日花天酒地，一定是快樂的人。就去找富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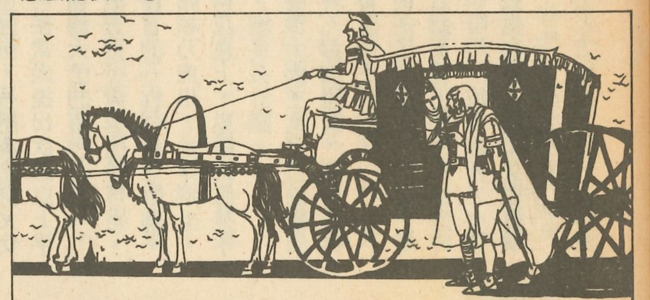
9 可富翁說："我難以預料明天會不會破產；强盜窺視着我的財產；兒女們也爲我的財產爭奪不休，唉！我能快樂嗎？"



10 他倆又來問地位和權勢僅次於國王的宰相："您是不是一個快樂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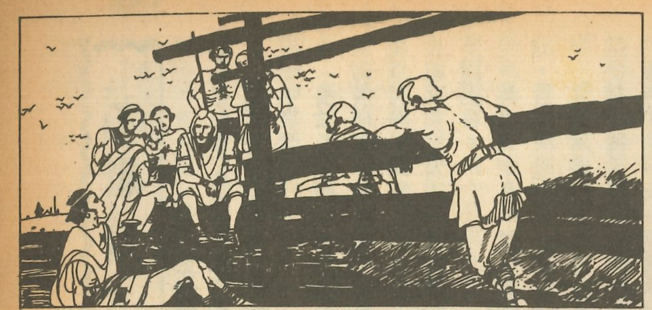
11 宰相說："外國要侵犯我們；惡棍要奪我的權；奴僕們要求增加收入；富人們又想少繳稅……你們想，我怎麼能快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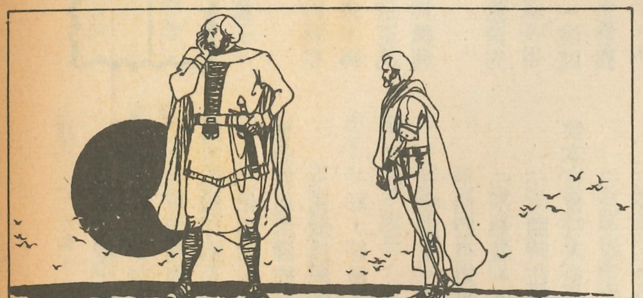
12 告辭宰相，路上遇到了一位年輕、美貌的伯爵夫人。他倆上前問她是不是快樂的人。



13 伯爵夫人哭喪着臉："我快樂？我的丈夫另有新歡；我的容貌被別人忌妒；我的心思又不敢吐露，簡直要發瘋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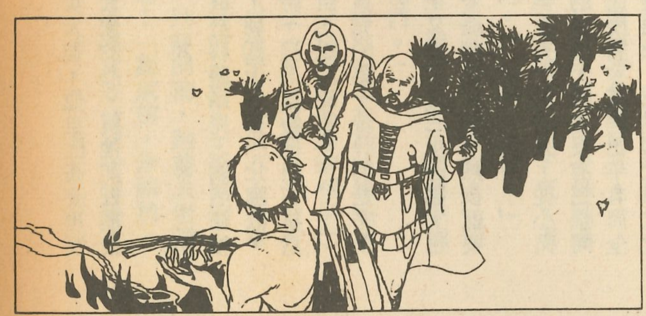
14 他倆又走訪了一些農戶。農民們承受着國王繁重的勞役和苛捐雜稅、土豪劣紳的壓榨盤剝，日子貧困，更沒有快樂了。



15 兩個大臣走遍了整個國家，始終找不到一個快樂的人。他倆又疲勞又悲傷，眼看限期已到，急得團團打轉。



16 正在這時，突然看到遠處有一個乞丐正用石塊架着飯罐，一邊煮飯一邊得意地唱歌。



17 兩個大臣對望着：看樣子，這個乞丐倒很快樂！於是就上前攀談："你很快樂吧？"乞丐說："當然，我是很快樂！"



18 兩人一聽，高興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異口同聲地說："朋友，你要發財了，我們想出高價買你的一件襯衫！"

九龍刀

（本文承自第80頁）

萬貞兒望着他提在手中的一個籃子，道：「事情辦好了嗎？」

張敏心細如絲，爲避人耳目，特意在太師府借了一個竹籃，將孩子放進去，再覆以青布。聞言打開青布，連籃子送至萬貴妃面前，道：「託娘娘的福，一切順利！請過目。」

萬貞兒定目一瞧，道：「嗯，蠻清秀的，看起來是有幾分像皇上的樣兒。」

宮女阿香也在一旁猛敲邊鼓：「瞧瞧這小褲小襖，以及外面的黃絹，都是宮裏的東西，這一次一定錯不了啦。」

張敏撥動一下黃絹，從下面取出兩錠銀元寶，一錠金錠子來，滿臉諂笑的道：「這裏還有更重要的證物，銀元寶上面烙有後宮的戳記。」

萬貞兒順着張敏手指之勢看一看，道：「沒錯，是宮裏的庫銀，這金子却不是，那來的？」

張敏道：「可能假面人給的，也可能是那姓牛的獵人原有的，奴才不清楚。」

「對了，可曾遇見那假面人？」

「假面人已經死了，娘娘，大可高枕無憂。」

「他是怎麼死的呢？此人到底是何來歷？」

「奴才到的時候他已氣絕多時，死因不明，至於他的來歷，更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依你看，他殺的人會是甚麼動機？會不會與皇子有關？」

「可能純粹是江湖仇怨，應與皇子無關，不然那獵人夫婦定會波及。」

「你不說本宮差點忘了，那獵人夫婦你是如何處置的？」

「先殺掉滅口，然後放了一把火。」

「好，好極了。太師府是派誰跟你去的？」

「哈山克、費無極、與花三郎。」

「他們可知事情的眞相？」

「不知道，但免不了會犯疑。」

「你隨時注意他們的言行，必要的時候本宮會叫人連他們三個人也幹掉。」

「是，奴才已經警告過他們了。」

「張敏，你的武功怎麼樣？」

「曾跟汪總管學過，但功力尚淺。」

「以後多跟王管事學學，以前他在東廠的時候，曾有一刀下去連斬十二顆人頭的輝煌記錄，所以，宮裏宮外的人都叫他快刀王立。」

「是，只要王管事不嫌棄，奴才必定全力以赴。」

張敏唯唯諾諾恭謹有加，應對之間處處流露出忠胆與機智，萬貞兒大爲激賞，當衆宣佈了，叫張敏不必再回汪直那裏去了，從此就留在玉華宮，引爲親信心腹。

同時，不但將牛與家搜括來的金銀全數賞給他，還另外賞了他三百兩金子。

張敏是個城府極深的人，又工心計，深會鑽營之道，在私底下立即分了二百兩金子給快刀王立，剩下來的金銀則分送給萬貞兒身邊的宮女太監，他自己甚麼也沒有留，却贏得了大家的心，視他如好朋友，好兄弟。

× × ×

憲宗朱見琛終於喜獲麟兒，賜名祐楨，乃萬貴妃所生，朝廷上下皆一片騰歡，當朱祐楨彌月之時，皇上還特地與王皇后、萬貴妃大宴羣臣，以示慶賀。

換言之，萬貞兒的第一步計劃是完全成功了。

接着，她馬上又進行第二步計劃，想辦法請皇上册立朱祐楨爲太子，然後就要逼宮問鼎后位。

朱見琛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從小又習慣於受萬貞兒的擺佈，雖然沒有完全同意，却也並未正面反對。萬貴妃早有周全的安排，就在筵席之上，依附萬太師父女的一干奸佞小人，便當衆提出欲請皇上早立儲君，立朱祐楨爲太子的事。

不料，以御史方正，大學士林田甫，翰林馬友德等人爲首的一批朝廷重臣却一致反對，認爲朱祐楨乃庶出，並非嫡生，不宜立爲太子，何況皇上、皇后正值英年，不愁沒有子嗣，應從長計議。

由於反對的聲浪太大，萬貞兒的第二步計劃便就此告終。影响所及，問鼎后位的野心也不得不暫時擱下來。

萬貞兒父女恨透了方正、林田甫、馬友德這一批人，自此而後，朝中正邪忠奸，壁壘分明，明爭暗鬥，波濤洶湧，有數不清的仁人志士喪生在萬太師父女血淋淋的魔掌下。

環境雖然惡劣，方御史依然一本初衷，毫不氣餒，在他的嚴格管敎下，方少飛已平安的渡過八個年頭。

方少飛出落得眉清目秀，聰明伶俐，百家姓，千字文，滾瓜爛熟，論語孟子亦可琅琅上口，性直好動，喜歡打抱不平，久而久之，便自然而然的成爲附近孩子羣的頭頭。

一日，方少飛與林田甫的女兒林玲，在馬路上玩滾鐵環，一路滾呀滾的，不知不覺中竟然滾到太師府的大門口來了。

林玲抬頭一看，嚇得臉都白了，道：「少飛哥，糟了，爹一再交代，不准我到這個地方來。」

方少飛同樣吃了一驚，道：「我爹也是這樣說的，這裏面住着一個大奸臣，咱們快走。」

掉轉頭來，正想滾着鐵環往回走，不知何時，突然冒出兩個年齡相彷的小孩子來，將鐵環搶走。

這兩個孩子，一個濃眉大眼，甚是粗俗邋遢，另一人則白白淨淨，頗爲俊秀，穿綢戴緞，均十分講究。

方少飛小眼一瞪，道：「你們是土匪，快把鐵環還給我們。」

濃眉大眼的孩子不但不還，索性扔到房上去了，盛氣凌人的說道：「你們剛才說甚麼？」

林玲道：「我們甚麼也沒有說。」

另一個白白淨淨的孩子說道：「我明明聽到有人說，這裏面住着一個大奸臣，是誰說的？」

方少飛挺身而出，道：「是我說的，方少飛。」

濃眉大眼的孩子跨前一步，緊握住兩隻小拳頭，一副準備揍人的架式，趾高氣揚的道：「你知小爺爺我是誰？」

方少飛道：「我管你是誰？」

濃眉大眼的孩子道：「我叫萬家棟，萬大才是我爹，萬太師是我爺爺。」

特別將他的同伴拉到身邊來，又道：「這是我的表弟朱祐楨，見了皇子殿下，還不快下跪。」

方少飛天生的倔脾氣，昂着頭說：「我偏不下跪，你敢怎麼樣？」

朱祐楨掄起了小拳頭道：「不跪小王爺就揍你。」

萬家棟更兇，已衝到方少飛面前來，氣勢洶洶的道：「方少飛，告訴你，下跪不算，還得向我爺爺賠不是。」

「賠甚麼不是？」

「賠罵我爺爺的不是。」

「你爺爺本來就是大奸臣嘛。」

「你再說一遍我就打爛你的嘴。」

「我偏要說，大奸臣！大奸臣！」

萬家棟氣得滿臉通紅，小拳頭像雨點子一般落在方少飛的身上。方少飛毫不畏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與萬家棟大打出手。

這位萬家棟不是別人，正是獵人牛與的兒子牛大狗，當年假面人的移花接木之法，抱進玉華宮，本來是想冒充皇子的，後來眞相被人識破，陰錯陽差的太監張敏又弄進來一個方少英，牛大狗便成爲多餘的累贅。

萬貞兒怕惹麻煩，命張敏連夜將牛大狗送出紫禁城，來到太師府，原意是想將孩子掐死後，就神鬼不覺的埋葬在後花園裏，豈料，萬大才婚後年久無嗣，一時興起收養之心，誤打誤撞的，牛大狗便變成現在的萬家棟。

萬家棟的骨子裏流的是他生父牛與的血，自然繼承了生父的神勇大力，塊頭也比同年齡的孩子大一號，又跟哈山克、費無極、花三郎學會一點拳脚架式，方少飛豈是他的對手，三拳二脚將方少飛打得鼻青臉腫。

林玲睹狀大驚，道：「少飛哥，我來帮你。」

一個女娃兒能有多大力氣，小拳頭才遞出去一半，就被朱祐楨截下攔腰抱住了，口中不乾不淨的說：「好標緻的妞兒，將來我要娶妳做妃子。」

林玲羞得面如艷陽，大聲吼叫道：「不要臉！不要臉！誰要做你的妃子。」

挨命掙扎，就是掙不開，方少飛跑過來給了朱祐楨一拳，才將林玲救下來，道：「林玲，妳快走，我來對付他們。」

林玲已如驚弓之鳥，拔腿就跑，一面嚷嚷道：「少飛哥，你也走吧，以後多找幾個人再狠狠揍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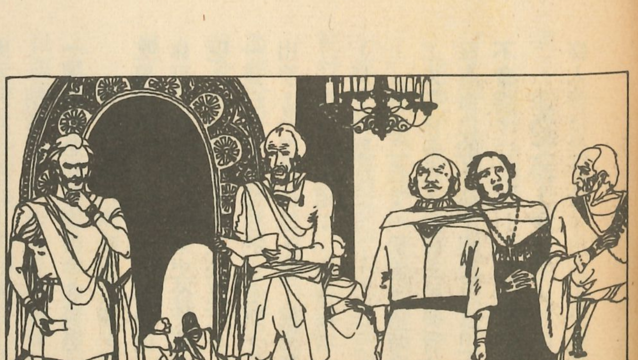
朱祐楨看上了林玲，不肯就此罷手，隨後追下去，被方少飛截住，萬家棟早已趕到，與朱祐楨聯成一氣，猛揍方少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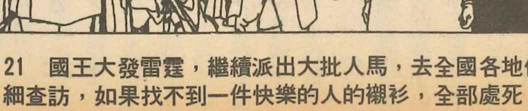
一個萬家棟，方少飛都招架不了，再加上一個朱祐楨，更加不濟，一眨眼的工夫便支持不住了，只好開溜，跑前去老遠了，還回過頭說道：「萬家棟，朱祐楨，你們給我記着，這筆帳我方少飛一定要討回來。」

（未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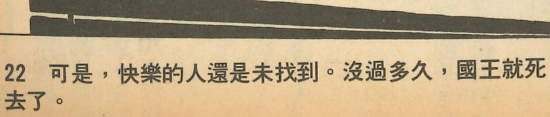
19 乞丐聽罷，一陣大笑：“對不起，先生們，可是我連一件襯衫也沒有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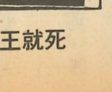
20 限期已到，因爲沒有找到快樂的人的襯衫，兩個大臣被國王處死了。





21 國王大發雷霆，繼續派出大批人馬，去全國各地仔細查訪，如果找不到一件快樂的人的襯衫，全部處死。





22 可是，快樂的人還是未找到。沒過多久，國王就死去了。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少華、史元往千毒谷途中，發現一瘦老蒼頭被人用淬毒的刀砍中肩上，昏迷不醒，史元用他參煉製的解毒丸將老頭救活，老頭自稱賈老二，說是被誣蔑他偷了一柄秋水寒寶劍，故到處受人追索、搜捕，因受徐、史二人救命之恩，願意作馬前卒，爲二人効勞，毛遂自荐作總管，其身份到底如何，徐、史二人亦不過問，叫他跟隨上路，在路上亦收買了王天榮、壬貴，他二人原是史元父親的舊部下，還有胡老四、余老六是追索秋水寒寶劍而降服的人，現在又出現一個白衣公子來追索寶劍，少年氣盛和史元鬥起來，賈老二在旁献計如何打法……

打退白骨爪　桃花宮作客

徐少華眼看雙方說僵了，急忙跨上兩步，搖手道：「兄台這是誤會……」

白衣人冷然道：「你是什麼人？」

賈老二在旁道：「咱們少莊主就是雲龍山莊的少莊主。」

白衣人不屑的道：「雲龍山莊徒有虛名，何足道哉？」

「你敢藐視我大哥？」史元身形一閃，宛如一縷輕烟，話聲出口，人已直欺過去，手中馬鞭比閃電還快，刷的一聲，朝白衣人頭上砸落。

白衣人反應極快，身形微側，避開當頭砸落的一鞭，右手翻起，五指如爪，就朝史元肩頭抓來。

賈老二看到兩人動上了手，縮着頭一下就退到徐少華的身邊，吃驚道：「他使的會是『白骨爪』！」

他只說了一句話的時間，史元身形閃動，已經一連抽出了五鞭，白衣人也身形如風，雙爪齊發，展開撲攻。

雙方移步換位，身法都使得極快，看去兔起鶻落，只是一青（史元穿的是青衫）一白兩條人影在閃動着，根本已看不清兩人的招式。

不，還可以聽到咻咻破空之聲，那是史元揮舞皮鞭發出來的聲音！

胡老四、余老六手中握着鋼刀，已被一陣陣勁急風聲逼得連連後退。

賈老二站在徐少華身邊，聳着雙肩，吃驚的道：「這點子扎手得很，少莊主，你可得留意些，看來史公子不是他的對手呢，待回這小子如果後退三步，忽然伸出一隻白得沒有血色的手掌來，你務必及時出手，一把抓住他，遲了就來不及了。」

徐少華問道：「白得沒有血色的手掌，那是什麼……」

賈老二道：「快看，這時候小老兒沒工夫和你多說，少莊主只要看他伸出白得沒有血色的手掌，趕快上去把它抓住，就不會錯。」

說話之時，突聽有人冷哼了一聲，兩條人影倏然一分，白衣人果然往後疾退三步，左手一抖，緩緩當胸提起，一隻手掌立時變得色呈灰白，毫無一點血色，正待凌空拍出！

賈老二看得大急，叫道：「少莊主快去……」

他這一急，就伸手朝着徐少華身上推來。

徐少華耳中剛聽到賈老二的聲音，身上就被他推了一把，本待掠出的人，這下身不由己的飛了出去，一下正好落到白衣人的右側。他心中緊記着賈老二的話，務必把白衣人的手腕抓起。能夠一下抓住人家手腕，有十成把握的只有一記手法，那就是「雲龍第十九式」。身形落地，毫不思索的右手朝前一轉就扣。

這一記手法，他屢試屢靈，當然一下就扣住了白衣人的手腕。就在此時，耳中却聽到賈老二的話聲續道：「抓住他手腕，就把他甩出去。」

原來這一下實在太快了，快到簡直比閃電還快，賈老二說的：「少莊主快去……抓住他手腕，就把他甩出去」，原是連着說下來的，但他說到一半（少莊主快去）用手一推之際，徐少華已經飛縱到白衣人身側，一把扣住了對方手腕，後面的一段話才聽到徐少華的耳中。

徐少華扣住白衣人手腕，正不知該如何才好？耳中聽到賈老二的聲音，右手立即朝前甩了出去。

也不知道那裏來的力氣，也許是心急史元的安危吧，只覺自己內力在這一瞬間，竟比平日大出倍蓰，一揮之際，一股無形力道陡然由體內湧向肩頭，貫注手臂，一下就把白衣人摔出去三丈開外，砰然一聲，跌坐在地！

白衣人幾乎連人影都沒看清楚，就被人家扣住脈腕，一個人像騰雲般飛了出去，直等到跌坐到地上，才定過神來，足跟一蹬，筆直站起，目光冷厲盯注徐少華，冷喝一聲，道：「閣下好身手，亮亮你的萬兒！」

賈老二這回又挺起胸膛來了，尖聲道：「小老兒不是告訴過你了嗎，少莊主是雲龍山莊的少莊主。」

徐少華眞沒想到這一下會把白衣人摔出去三丈多遠，歉然地說道：「在下徐少華。」

白衣人哼了一聲，掉頭就走。

史元驚凜的道：「他使的竟是『白骨掌』？」

賈老二聳聳肩，陪笑道：「誰說不是？方才要不是少莊主出手得快，把他摔了出去，『白骨掌』可不是玩的！」

史元目中神采飛揚，說道：「大哥，眞該謝謝你，出手救了我，啊，你方才好快的身法，我連看也沒看清楚，你就把他摔出去了。」

徐少華道：「愚兄也不知道，心中一急，就撲了過去。」

「對，對！」賈老二縮着頭道：「心急救人，自然不顧一切的衝了上去，身法自然會比平常快得多。」

史元感激的投了徐少華一瞥，正待開口！

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傳了過來：「兄台身手不凡，眞令人大開眼界！」

賈老二聳着肩回頭望去，說道：「又有什麼人來了，別再找小老兒要秋水寒來的吧？」

大家依聲看去，就是方才白衣人站立的一棵大樹下，又有一個藍衣少年，手持一柄金漆摺扇，緩步朝衆人走來。

這藍衣少年看去不過十七八歲，生得秀眉星目，面如傅粉，脣若塗朱，這時臉含微笑，飄然行來，眞如玉樹臨風，好不風流雋逸！

目前正當季冬，天寒地凍的天氣，這人手中還拿着一把摺扇，自是極不相稱，那麼這人手中的摺扇，當是他隨身兵刃無疑；但他這柄骨子漆着金漆的摺扇，却只有一尺多長，若當作兵器，又未免短了一些！

人家既然出聲招呼了，徐少華自然要抱拳答禮，說道：「兄台誇獎。」

藍衣少年笑道：「能接得下『白骨掌』的人，江湖上屈指可數，兄台却能擧手之間，把他摔出三丈以外，這份功力，能不教人傾倒？」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目光流動，朝史元看了一眼，又道：「兄台是雲龍山莊徐少莊主，兄弟方才已經聽說了，這位兄台不知如何稱呼，還要請徐兄引見才好。」

徐少華道：「他是在下義弟史元。」

「原來是史兄。」藍衣少年拱着手，說道：「兄弟藍如風。」

史元只淡淡的朝他拱了一下手。

賈老二忙道：「小老兒自己來介紹，我是……」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藍如風就含笑說道：「賈總管賈老二。」

賈老二笑道：「原來藍相公已經知道了，哦，他們兩個是小老兒的手下胡老四、余老六。」

藍如風笑道：「三位的大名最好記了，二四六，每個數字上，只要加一個老字就行。」

「對、對！」賈老二聳着肩笑道：「藍相公說的一點沒錯，二四六比么二三好得多了。」

史元不耐的道：「賈總管，咱們該上路了。」

賈老二沒命的應「是」，抬着手道：「二位公子只管請上馬，小老兒三個還可以跟得上。」

徐少華朝藍如風問道：「不知藍兄要去那裏？」

藍如風道：「舒城。」

徐少華並不知道自己要去那裏，他只知道從廬州來，朝這條路上去，這就說道：「我們也是朝這條路去的。」

藍如風喜形於色的道：「那眞是巧極，我們正好同路。」

徐少華又道：「藍兄可有坐騎？」

藍如風伸手一指道：「兄弟牲口，就拴在林裏。」說着匆匆往大樹後奔去。

史元已經跨上馬背，催道：「大哥，我們該走啦！」

徐少華道：「賢弟，稍等一回，藍兄去牽牲口了。」

史元不高興的道：「我們爲什麼要等他？」

徐少華含笑道：「賢弟怎麼了，這位藍兄人還不錯，他說和我們一路，不等他，怎麼好意思？」

史元輕哼道：「大哥要和他交朋友，我可不想交這樣的朋友。」

賈老二聳聳肩道：「少莊主說得不錯，這位藍相公，看起來蠻順眼的，人還不錯咯！」

史元道：「你少拍大哥的馬屁。」

賈老二陪笑道：「小老兒是二位公子的總管，你史公子的馬屁，小老兒也會拍的。」

史元是個沒心機的人，經他一說，不覺披披嘴，哼道：「我才不要你拍馬屁呢，你去拍大哥的好了。」

賈老二嘻嘻笑道：「二位公子是一體的，小老兒拍誰都是一樣。」

史元被他說得臉上一紅，就沒有再說話。

只聽一陣鸞鈴輕响，從大樹後的林中，馳出一匹青鬃馬來，轉眼就已馳到面前，馬上藍如風揚着鞭，笑道：「徐兄還沒上馬嗎？」

賈老二忙道：「少莊主請上馬了。」

徐少華跨上馬背，轉頭問賈老二道：「賈總管，你們三個呢？沒有牲口，跟得上嗎？」

賈老二道：「小老兒沒問題，他們兩個可難說了，哦，不要緊，咱們折返廬州去，找三頭牲口來就是。」

史元道：「你還是回長安去找掌櫃的，說我要三頭牲口。」

「不用，不用。」賈老二搖着手道：「這點小事，小老兒身爲總管，還會辦不通？走，胡老四，余老六，你們跟小老兒找牲口去。」轉身就走。

胡老四、余老六緊跟着他身後，急步奔去。

史元笑道：「大哥，我們走吧，他身邊有一百兩銀子，大概也够了。」

藍如風笑道：「徐兄、史兄，你們這位總管，說話很好玩。」

徐少華道：「他人不壞。」

藍如風手控韁繩，和徐少華走在並排，偏頭問徐少華道：「他是雲龍山莊的總管嗎？」

徐少華不禁臉色一黯，說道：「不是的。」

藍如風說道：「那是史兄府上的總管了。」

徐少華搖頭道：「也不是，他喜歡人家叫他總管，所以願意當了我和賢弟的總管。」

藍如風眨着眼睛，問道：「當總管有什麼好呢？」

史元看他和大哥雙轡並馳，有說有笑，心裏感到不大舒服，回過頭去，冷聲道：「這叫人各有志，當總管有甚不好？」

徐少華眼看這位賢弟臉色不好，像是生氣模樣，怕藍如風臉上掛不住，忙道：「事情是這樣……」

他把賈老二偸進王府，看到王府當總管的，十分神氣，所以要當個總管過過癮，說了一遍。

藍如風聽得大笑道：「原來還有這段故事，這位賈總管眞是奇人奇事，滑稽得很！」

中午，三騎馳到董家岡，正好路邊有一家賣酒飯的舖子，三人下馬之後，走入棚下一張桌子，分別坐下。

一名伙計問了三人要些什麼？

藍如風搶着道：「你們有什麼，就切什麼來好了！」

伙計又問：「三位公子要不要酒？」

藍如風抬目道：「徐兄、史兄要不要喝酒？」

徐少華道：「我和賢弟都不喝酒。」

藍如風說道：「我也不喝，那就不要了。」

伙計退了下去。

藍如風道：「小弟和二位兄長一見如故，有一件事不知該不該說出來？」

徐少華笑道：「既是一見如故，有什麼話，自然該說出來了。」

藍如風臉上一紅，說道：「二位是結義兄弟，情如手足，小弟好生羨慕，所以也想高攀二位，認二位做兄長，不知二位肯收我做小弟嗎？」

徐少華這一路上，和他談得極爲投機，覺得這位藍兄也是性情中人，年紀又和自己差不多，聽他說出來了，自然極爲願意，只是怕史元任性，這就回過頭去，含笑朝史元問道：「賢弟意下如何？」

史元原是毫無心機的人，對藍如風也並無成見，只是不願意在大哥和自己兩人之間，插進一個第三者而已，但看到大哥徵詢自己意見，自己如果反對，豈不是顯得自己小氣了？因此只是淡淡一笑，道：「我沒有意見，大哥同意了，我自然也同意。」

「那就好。」徐少華一面含笑朝藍如風道：「咱們萍水相逢，難得氣味相投，藍兄提議我們三人結爲口盟兄弟，在下完全同意。」

藍如風喜得揚着眉毛，說道：「那就說定了，從現在起，你就是我大哥，史兄就是我二哥了。」

徐少華問道：「你今年幾歲了？」

藍如風臉上一紅，說道：「十八。」

徐少華道：「你們是同年的。」

藍如風道：「就是同年，史兄也是我的二哥，因爲第一，你們本來就是結義兄弟，小弟是後來的，我是誠心誠意認二位做兄長的。」

史元說道：「本來嘛，先進山門爲大咯！」

藍如風道：「二哥，你別急，小弟話還沒有說完呢，就算二哥和我同年，我也一定是小弟，因爲我是十二月生的。」

史元高興的道：「我是八月，比你大了四個月。」

藍如風舉起茶盅，說道：「我認了大哥、二哥，小弟就以這盅茶代酒，敬大哥、二哥。」

徐少華、史元也舉起茶盅，三人一口喝乾。

就在此時，只聽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三匹馬已經馳到路邊，一聲希聿聿，全都停了下來。

只聽賈老二在馬上尖聲道：「在這裏了。」一下跳下馬背，嘻的笑道：「小老兒早就算定二位公子一定會在這裏打尖，你們瞧，小老兒沒說錯吧？」

史元笑道：「路上有賈總管作件，眞是熱鬧多了。」

賈老二一下鑽了進來，接口道：「史公子要看熱鬧，前面村子裏就在演戲酬神，熱鬧得很！」

史元道：「誰要看戲了？」

說話之間，胡老四、余老六也跟着走入，他們坐到了另外一張桌上。

徐少華道：「他們兩個怎麼不坐過來呢？」

賈老二聳聳肩道：「這裏有少莊主、史公子、藍相公坐着，那有他們的坐位？小老兒也要坐過去呢！」

史元問道：「你們三匹牲口，化了多少銀子？」

賈老二已經走了過去，回頭道：「不多，不多，一共是九十兩銀子，不過那馬販子硬是不肯收小老兒的銀子，小老兒實在過意不去，就送了他三十兩銀子。」

史元道：「你又……」

賈老二在胡、余兩人橫頭坐了下來，連忙搖手道：「不，不，小老兒眞的送了他三十兩銀子，一點不假，人家血本攸關，怎好不給銀子？」

藍如風道：「三匹牲口，只要三十兩銀子，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史元朝他笑了笑，低聲道：「大概他把付給人家的九十兩銀子又摸了回來，掉了一封三十兩銀子的。」

藍如風輕哦一聲，失笑道：「原來是這樣。」

賈老二回頭嘻的笑道：「史公子大概又在說小老兒的醜話了，小老兒本來也不會這麼做的，那馬販子太可惡了，小老兒給他一百兩銀子的莊票，他欺侮小老兒是外鄉人，找給小老兒的十兩銀子，裏面就灌了鉛，小老兒氣不過他，才每匹牲口給他留了十兩銀子，差不多也够本了。」

胡老四道：「原來總管……小的怎麼沒看到呢？」

賈老二道：「給你們看到，他不是也看到了？」

余老六道：「總管，咱們兄弟眞的服你了。」

賈老二哼道：「叫你們服貼的事情以後還多着呢！」

大家匆匆吃畢，藍如風搶着會過了帳，六人一齊上馬，賈老二一馬當先，胡老四和余老六却跟在徐少華三人的馬後。

過了花字岡，賈老二忽然勒住馬韁，回頭道：「少莊主，前面就是桃溪了。」

徐少華只當他是告訴自己地名，因此只哦了一聲。

史元却問道：「你說桃溪幹嗎？」

賈老二道：「小老兒在打尖的時候，不是說過？前面村子裏在演戲酬神嗎？就是桃溪，熱鬧得很呢！」

史元披披嘴，道：「演戲有什麼好看的？」

「啊！」賈老二在馬上聳聳肩道：「這可和一般演戲酬神大大的不同！」

藍如風問道：「賈總管，你倒說說看，有什麼不同？」

「那可話長哩！」賈老二得意地道：「這要從桃溪說起，桃溪是一條十八里長的大溪，兩岸都是桃林，一到春天二三月裏，桃花燦爛，那可比桃花源，還要大得多……」

藍如風笑道：「你去過桃花源？」

「沒有。」賈老二說道：「咱們書歸正傳，話說桃溪的盡頭，有一座桃花娘娘廟……」

史元道：「桃花娘娘？」

「桃花娘娘你們不知道？」

賈老二似乎因他們不知道桃花娘娘而感到驚奇，一面接着道：「桃花娘娘就是和周公鬥法的桃花女呀！」

史元道：「你說下去咯！」

「是，是。」賈老二續道：「桃花娘娘廟的廟會，是三月初一和臘月初一兩天，正好都在農閒時間，所以廟會前後有三天的熱鬧。」

大家因聽賈老二說話，都放緩了牲口的脚步，這時已快要接近桃溪，果見臨近大路的人家，幾乎是家家門前，都擺設了香案，和用竹竿挑着長串鞭炮，門口也聚集着男女老幼，似在等候迎神的來臨，沿路也平添了許多熱鬧！

正行之間，突聽一陣金鑼之聲，遠遠傳來！

不過一回工夫，但見十幾個身穿一色青布衣褲，上身加紅色馬夾的壯漢，手持三角繡金旗幟，快步行來，後面則是由兩人抬一面大鑼，另一個人一路邊行邊敲，行了過來，這大鑼共有八面之多，一時鑼聲震天，耳邊宛如一片汪洋大海，聲勢極壯。

走在前面的十幾名持旗壯漢，似是清道的人，看到路上車馬和販夫走卒，就揮着三角旌旗，要大家靠路邊站定下來。

他們看到徐少華一行六騎，却有五個人身上佩着刀劍，（只有賈老二身邊沒有兵刃）不覺特別注意了一眼。

其中一個走到近前，拱拱手道：「六位馬匹請靠邊停下，人也請下馬來，靠邊站好。」

史元道：「爲什麼？」

那壯漢橫了史元一眼，哼道：「你們坐在馬上，待會娘娘神轎過來了，那是大不敬。」

賈老二連忙一躍而下，聳着肩道：「是，是，這位老鄉說的不錯，三位公子請下馬來吧！」一面朝那壯漢陪着笑道：「我是賈總管，這三位是咱們公子。」

那壯漢聽他自標總管，三個少年是他們公子，自然是大有來歷的人，倒也不敢待慢，連忙抱着拳道：「娘娘神轎馬上就要到了，總管請三位公子原諒，委屈站一回了。」

賈老二點着頭，道：「應該的，應該的。」

史元眼看賈老二這般窩囊樣子，心裏不禁有氣，正待發作！

徐少華也開口了：「二位賢弟，入鄉問俗，咱們就下馬站一回吧！」

史元看大哥說了，只好不再作聲，三人齊跳下馬背，胡老四、余老六也立即跟着下馬。

這時金鑼隊隨着過去，銜着而來的則是由三十六名壯漢持着的一條大青龍，一路盤舞而來，前面一人，不時的用水筒噴

出水柱。青龍隊後面則是一條金蜈蚣，也是三十六名壯漢持着盤舞，前面一人，却手持火筒，一路噴着火燄！接着是金獅隊，一頭丈許高的金獅，也隨着鑼鼓，邊走邊舞！

出神賽會，這時巳漸入高潮，兩邊看熱鬧的人，也紛紛報以熱烈的掌聲。

隨着而來的有踩高蹺和抛彩瓶的隊伍，接着又是鳴鑼和淸道的旗隊，後面是八面「肅靜」、「迴避」金字木牌，和一頂四人抬的「香亭」，香烟繚繞，一路都飄散着檀香香氣。

所有的路人，立即肅靜下來，露出一臉虔敬的期待之色，他們期待的當然是桃花娘娘的神轎了，希望娘娘賜給他們福祉，求財求子，有求必應。一隊吹奏着細樂的隊伍，吹吹打打的在大路上出現，隨後是八名金甲武士，手持扑刀，昂首挺胸，闊步而行，他們是娘娘神轎的轎前護法弟子。

八人後面，則是一頂黃緞大轎，四週綴以瓔珞，由八個壯漢抬着健步行來。

神轎堪堪出現，沿路家家戶戶門口擺設的香案前面，立即燃放起鞭炮，一時「劈劈」「拍拍」之聲，沿途不絕，震耳欲聾，宛如巨浪澎湃，天地爲之變色！

正是火星與紙屑齊飛，烟硝共濃烟一色！

神轎四週，雖然綴以瓔珞，但左右兩邊原是空窗，依然可以窺見轎中鳳冠霞帔的桃花娘娘神像，粉面桃腮，柳眉鳳眼，栩栩如生，風情萬千，與眞人無異。

神轎後面，還有一頂青色軟轎，窗中輕紗低垂，端坐着一個玄衣道姑，看去年才花信，眉目如畫，美而且艷，也隱約可見！

兩旁許多善男信女，雙手拈香，叩頭跪拜，口中喃喃稱呼着「娘娘」、「仙姑」。娘娘自然是桃花娘娘，仙姑大概就是稱那道姑了。

就在大家跪拜磕頭之際，瞥見一條人影，疾如鷹隼，朝青色軟轎飛撲而下！

藍如風口中「啊」了一聲，但聽「砰」然一聲巨响，那人影剛剛撲到轎頂，忽然一個往後仰跌，摔了下來，背脊落地，就四平八穩躺在那裏，一動不動！

這一下突如其來的變故，正在頂香叩拜的善男信女，自然大吃一驚，驚啊尖叫，亂成一堆，有人大聲說道：「這人跌死了，是個要飯的化子！」

另一個道：「這人一定是個惡丐，平日積惡如山，不然，娘娘不會在今天當衆處罰他的。」

徐少華、史元、藍如風三人不覺也走了過去，目光注處，地上躺着的果然是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化子，他死狀極爲奇特，睜大雙目，似有不信之色，雙手勾曲當胸，七孔流着黑血。

藍如風低低的道：「這人好像是中毒死的。」

賈老二聳着肩，回頭道：「是窮家帮的人。」

正因這中年化子的突然死去，道路兩旁的人，先是驚叫避走，現在又一窩蜂的圍了上去，人頭攢動，議論紛紛，道路爲之壅塞。

神轎和青色軟轎被人叢阻住去路，行不得也娘娘！

只聽一個聲若洪鐘的人大聲喝道：「大家請靜一靜，娘娘要仙姑傳達，跟各位鄉親說幾句話。」這說話的是一個金甲武士，站在青色軟轎前面。原來金甲武士一共有十六名之多，神轎前面八名，青色軟轎後面也有八名，分別保護兩乘轎子的。

此人話聲一落，大家果然肅靜下來。

兩名金甲武士走近軟轎，一左一右站停，舉手搴起轎帘。端坐在軟轎中的玄衣道姑徐徐跨出轎來！

這一瞬間，大家只覺眼前爲之一亮！

正因這道姑穿了一身玄衣道袍，更顯出她玉貌雪膚，白裏透紅，桃花如臉，秋水爲神！

玄衣道姑這一跨出軟轎，所有的人都口稱「仙姑」，一齊跪伏下去。衆人當中，只有徐少華、史元、藍如風和自封總管的賈老二四人沒有跪拜下去。胡老四、佘老六看他們沒有跪拜，也就不拜了。

玄衣道姑手持白玉拂塵，目光盈盈朝徐少華幾人瞟了一眼，才嬌聲說道：「諸位鄉親，善男信女，方才娘娘指示本仙姑，此人冒犯娘娘聖駕，經查此人前世孽重，才淪爲乞丐，依然強討硬索，惡迹多端，合該今日觸犯娘娘聖駕，死在護法靈官金杵之下，但他雖惡孽深重，諸位鄉親却都是善士仁人，給他買棺厚殮，也是一件莫大功德。」

她話聲嬌柔，宛如出谷黃鸝，十分悅耳！

伏地跪拜的人，等她話聲一落，就齊聲道：「敬遵娘娘法旨。」

玄衣道姑手拂白玉拂塵，蓮步細碎，宛如洛神凌波，嫦娥步虛，俏生生朝徐少華三人行來，未言先笑，粉靨含春，打了個稽首道：「三位公子請了。」

徐少華沒想到她會向自己三人招呼，趕忙抱拳答禮，說道：「仙姑請了。」

賈老二眼看許多人眼光都望着徐少華三人，在他們眼中，仙姑是娘娘身邊的代言人，身份何等崇高，她居然會向三個少年公子打起招呼來，這是從未有過之事，因此在場所有的人目光自然都投向三人，流露出驚異之色，不知這三位少年公子，究竟是何來歷？

這是露臉的好機會，賈老二那肯錯過，急忙擠上兩步，聳着肩，拱拱手，陪笑道：「小老兒賈老二，是這三位公子的總管，仙姑有什麼吩咐，只管跟小老兒說好了。」

玄衣道姑嫣然一笑道：「原來是賈總管。」

賈老二得意的欠身說道：「不敢，不敢。」

玄衣道姑只和他敷衍了一句，依然雙瞳剪水，似笑非笑的盯注着徐少華說道：「娘娘方才指示貧道，說和三位有緣，難得路過此地，務請前去敝宮稍作盤桓，不知三位公子可肯寵臨嗎？」

賈老二沒有待徐少華回答，就連連點頭，道：「路經寶地，又蒙娘娘寵邀，趨宮拜瞻，是應該的，三位公子自然非去不可。」

玄衣道姑脈脈含情的望着徐少華說道

：「一言爲定，三位公子一定要來！」

賈老二道：「一定，一定，仙姑只管請先上轎。」

玄衣道姑低低的說了聲：「謝謝。」翩然回入轎中。

兩名壯漢抬起軟轎，隨着神轎起行。轎後八名金甲武士也立即邁開大步，飛奔而去。

史元轉臉朝賈老二道：「賈總管，以後大哥還沒開口，你少自作主張。」

「是，是！」賈老二聳着肩，連應了兩聲「是」，才壓低聲音說道：「我的公子爺，方才情形特殊，仙姑既然開口邀請了，咱們能不去嗎？小老兒是怕少莊主不想去，說出口來就收不回了，那不是太不給仙姑面子了？」

史元哼道：「不給她面子又怎樣？」

賈老二搖搖頭道：「公子爺難道看不出來，他們人手可多着呢！」

徐少華道：「既然答應了人家，那就去看看吧！」

這時神轎巳經過去了一回，除了村口搭台演戲，傳來一陣陣鑼鼓之聲，看熱鬧的人羣業巳散去，那中年化子的屍體，也蓋上了一張草蓆。

徐少華道：「我們過去看看，他究竟是怎麼致死的？」

賈老二吃驚的道：「少莊主，千萬看不得，咱們快些上馬走吧！」

徐少華道：「爲什麼呢？」

賈老二聳聳肩道：「看不得就是看不得，唉，你們眞是一點江湖忌諱都看不出來，幸而小老兒當了你們總管，不然，就會吃大虧呢！」

藍如風在旁道：「大哥，賈總管既然這樣說了，咱們就不用看了。」

史元道：「三弟，你也帮着賈老二說話，以後他可要爬到我們頭上來了呢！」

「嘻嘻！」賈老二涎笑，道：「史公子，總管，就是總管一切，一切都要管的了。」

藍如風附着大哥耳朶輕聲道：「大哥，那化子的屍體，小弟巳經看過，確實不用再看了。」

徐少華道：「賢弟幾時過去看的？」

藍如風說道：「這人明明是中毒死的，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還用得着過去看嗎？」

徐少華道：「他……」

藍如風沒讓他再說下去，攔着道：「大哥，我們走吧，路上再告訴你不遲。」

徐少華三人跨上馬鞍，賈老二趕緊跟着上馬，一帶繮繩，走在前面，回頭道：「少莊主，小老兒帶路。」

說完，就一馬當先，得得的沿着大路馳去。他騎在馬上，弓腰聳背，簡直像一隻大馬猴，但他却因爲當上了總管，在馬上顧盼自豪，洋洋自得。

一行六騎馳了將有頓飯工夫，前面的賈老二巳經折入一條小徑，沿溪而行。

放眼看去，果然一片桃林，只是目前正當季冬，看到的盡是光禿禿的樹枝，如果是在春正時光，那景象就不同了，一望無際嫣紅如錦的燦爛桃花，加上沿途落英繽紛，當眞有身歷古桃花源之感！

桃林中一條石板路，可容得兩匹馬並轡而行，史元一帶繮繩，和大哥的馬匹走在一起，藍如風只好跟在兩人馬後了。

這條石板路足有七八里路長，入林巳深，除了眼前有路，前後左右都是桃林，身入其中，幾乎不辨東西南北。

史元不耐的問道：「賈總管，還沒到嗎？」

賈老二回頭道：「小老兒也沒來過，再走一回，大概總該到了吧？」

史元哼道：「廢話。」

賈老二聳聳肩，笑道：「旅途寂寞，有時候說說廢話，也可以消磨時間咯！」忽然回頭道：「看，前面好像有一座小山，快到啦！」

史元抬頭看過去，前面還是密密麻麻的桃林，那有小山？不覺問道：「山在那裏？」

賈老二朝前一指，說道：「就在前面了。」

這樣又走了一兩里光景，前面果然出現了一座小山，遍山依然是一片桃林。

史元奇道：「賈總管，你方才怎麼看到小山的？我也騎在馬上，怎麼會沒看到的呢？」

賈老二聳肩笑道：「方才小老兒看公子好像不耐煩了，才故意這樣說的，前面有一座小山，快要到了，那是想當然耳，桃花娘娘廟，應該蓋在小山麓才行，那知眞的會有一座小山。」

史元披披咀道：「我不信。」

賈老二道：「小老兒難不成會有千里眼？」

史元道：「你一定來過的。」

賈老二道：「小老兒眞的沒有來過，小老兒到過京城，逛過皇宮，桃花娘娘宮，小老兒可還是第一次來。」

說話之時，巳經到了山麓，石板路盡頭，迎面有三級石階，階上是一座十數畝大的石砌平台，四週圍以石欄，中間矗立白石牌坊，鐫着「瑤池仙境」四個金字。

史元道：「桃花娘娘和西王母的瑤池也有關係嗎？」

賈老二一下跳下馬背，說道：「自然有了，東方朔偷蟠桃，就是到瑤池去偷的，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實，眞要有這樣的仙桃，小老兒也想去偷呢！」

總管下馬了，胡老四、佘老六慌忙跟着下馬。

徐少華道：「二位賢弟，咱們也該下馬了。」

三人一起翻身下馬，只見從牌坊後面，悄悄轉出兩個身穿鵝黃宮裝，長髮披肩的少女，並肩行來，一直走到石階上，才一齊躬身道：「婢子奉宮主之命，迎迓三位公子來的，請三位公子入內相見。」

賈老二沙着喉嚨說道：「妳們宮主叫妳們來迎迓三位公子，有沒有說也請我賈總管？」

左邊一個少女抬起螓首，嫣然一笑道：「宮主請三位公子入內，自然也包括賈總管和總管二位手下了。」

賈老二手摸着咀上兩撇翳子，笑道：「這還差不多。」一面回頭道：「胡老四、佘老六，咱們馬匹就交給他們好了。」

胡老四聽得一怔，這位賈總管當眞胡說八道，這兩個黃衣少女是奉命來迎客的

，自然要陪同自己一行人進去，馬匹怎麼交給她們？

那知回頭一看，自己幾人身後，不知何時，竟然多出三個壯漢來！

這三人一身黑色密扣衣衫，黑白相間的帮腿，看他們打扮，和方才揮舞一條蜈蚣的三十六個壯漢一樣！

只要看他們神色恭敬，垂手伺立，敢情就是來牽自己等人馬匹的了。他們突然在身後出現，來得悄無聲息，這身輕功就很可觀了。

啊！賈總管並沒回過頭來，他已經知道他們來了，他的武功不高，耳朵却靈得很！

胡老四心中想着，就示意余老六，依言把六匹牲口，交給了三個壯漢。

賈老二早已彎着腰，抬手道：「三位公子請。」

徐少華、史元、藍如風三人相偕跨上石階，賈老二等三人也跟着走上。

兩名黃衣少女欠身道：「婢子替三位公子引路。」說完，就並肩走在前面。

越過平台，迎面是一座門樓巍峨的廟宇，正中一方橫匾，寫着「桃花宮」三個金字。

兩名黃衣少女領着六人進入大殿，殿上已伺立着一個瘦高個子。這人身穿一件古銅色長袍，濃眉細目，面型狹長，臉上堆着笑容，這一笑，雙顴兩邊都是直條皺紋，看去少說也有五六十歲光景！

看到徐少華等人走入，立即拱手道：「在下侯如海，見過三位公子。」接着又朝賈老二拱拱手道：「賈總管辛苦了。」

賈老二聽他稱自己「總管」，心裏一高興，連忙抱拳，說道：「老哥認識小老兒？」

侯如海深沉一笑道：「賈總管大名，在下如何不識？」

左首黃衣少女說道：「他是敝宮侯總管。」

原來是侯總管，小老兒失敬！」賈老二點着頭，自言自語的道：「對了！桃花宮既然是宮，就該有個總管才是！」接着又「哈」了一聲道：「這麼說，咱們竟然是同行了！」

侯如海笑道：「在下是奉宮主之命，接待賈總管三位的。」一面朝徐少華三人抬抬手道：「三位公子是宮主的貴賓，宮主已在花廳恭候，三位請進。」

賈老二連忙接口道：「是，是，三位公子只管請進去，小老兒就留在這裏，和侯總管聊聊。」

徐少華眼看人家既然只請自己三人入內，賈老二、胡老四、余老六自然只好留在這裏了，這就點頭，抬手道：「三位姑娘請帶路。」

左首黃衣少女道：「公子這樣稱呼，婢子不敢，三位公子請隨婢子來。」說完，兩人就繼續走在前面領路。

經過大殿，進入後殿，再折向左首一道長廊，穿過偏院，跨出月洞門，來至東首一座花廳。

兩名黃衣少女走近門口，就脚下一停，一左一右分立兩旁，欠身道：「三位公子請進。」

徐少華也不和她們客氣，當先舉步跨入，身後兩人也跟着走入。

那是一間相當精緻的小客廳，不但陳設精雅，窗明几淨打掃得一塵不染！

玄衣道姑早已在廳中佇候，看到三人走入，立即含笑相迎，美目流盼，輕啓櫻唇，說道：「三位公子寵臨，恕貧道有失迎迓，快請上坐。」

徐少華拱手道：「仙姑寵邀，在下兄弟冒昧打擾，心實不安。」

四人分賓主落坐。兩名黃衣少女立即端上三盞茗茶。

玄衣道姑纖纖玉手一抬，說道：「三位公子請用茶。」

史元道：「仙姑方才曾說：妳是奉娘娘指示，邀約我們來的，不知娘娘還說了些什麼？」

玄衣道姑神秘一笑道：「娘娘說與三位公子有緣，才要貧道邀約三位公子到敝宮來的，待回三位公子用過素齋之後，貧道再引三位去瞻拜娘娘，三位心中有什麼疑問，也可以當面向娘娘請示。」

「當面？」史元奇道：「娘娘還會和我們說話？」

玄衣道姑微微一笑道：「誠則靈，三位到時就知道了。」

她不肯說。

徐少華道：「素齋不用客氣，在下兄弟這就去瞻拜娘娘，天色不早，我們還要趕路呢！」

玄衣道姑嫣然一笑道：「三位公子難得光降，既然來了，不嫌簡慢，自然要在敝宮住上一晚再走，何況娘娘臨壇，要在戌末亥初時光，三位總要聽聽娘娘說些什麼吧？何況三位來時，貧道已吩咐他們收拾好精舍，作爲三位下榻之處，三位就不用再客氣了。」

史元聽她口氣，好像桃花娘娘還會開口說話，心中覺得好奇，這就說道：「大哥，我們既是應娘娘之邀而來，自然要拜見過娘娘然後再走，那就在這裏住上一晚也好。」

藍如風和史元的心意相同，聽玄衣道姑把桃花娘娘說得如此活靈活現，自然也想見識見識，接口道：「二哥說得對，我們拜見過娘娘，已是二更天了，只好在這裏打擾一宵了，大哥，我們既然來了，也就不用和仙姑再客氣了。」

徐少華含笑道：「二位賢弟大概心存好奇，要想見識見識娘娘下壇的盛況了，好吧，我們那就在這裏打擾一宵好了。」

玄衣道姑欣然道：「徐公子終於賞臉了，三位請用茶呀！」

藍如風怕她在茶中暗使手脚，左手端起茶盞，右手揭開碗蓋之際，暗中用小指甲輕輕蘸了一點茶水，沾到左手小指上套着的一個黑色指環上，低頭看去。

原來他左手小指上那個黑色指環，乃是試毒環，任何劇毒，沾到環上，就會變色，可以不同的顏色和深淺來研判毒性。

但他沾上茶水之後，指環依然色澤如故，可見茶水中沒有下毒了，當下輕輕喝了一口，放下茶盞，說道：「好茶！」

他這一番動作，雖極自然，玄衣道姑却已看在眼裏，只作不見，聞言微微一笑道：「藍公子果然是雅人，這茶葉是黃山絕壁的雲霧茶，又叫猴兒茶，是猴子採的

，三位乃是敝宮貴客，貧道才特別吩咐她們沏上的，平常就算是貴官顯達來敝宮拈香，貧道也不會用這種茶葉招待他們。」

史元心中暗暗哼道：「黃山雲霧茶有什麼稀奇？」

徐少華道：「仙姑這麼說，在下兄弟實在愧不敢當。」

玄衣道姑又道：「敝宮沒有什麼招待三位公子，隨便吃些茶點吧！」

几上放着一個八角形的九宮格，裏面裝着金絲蜜棗、杏脯、蜜李、金橘餅、玫瑰瓜子、卍字酥、核桃糕、山渣糕、菊花餅等等，無一不是上等精品！

史元看得暗暗奇怪，這些東西，都是爹平日喜歡的零食，而且地分南北，有的出自京師，有的要到蘇州才買得到，採購不易，沒想到小小的一座桃花娘娘廟，居然端得出這些茶點來！

就在此時，只聽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傳了進來。接着只見一名黃衣少女在門口躬身道：「啓稟宮主，侯總管派李副總管前來，有急事面稟宮主。」

「侯總管還作不了主嗎？」玄衣道姑緩緩站起，朝三人說道：「三位公子請坐。」舉步走出門去。

徐少華凝神聽去，門外一個男子聲音話聲說得很輕，好像在說「丐帮」什麼。

接着只聽玄衣道姑輕聲道：「知道了，你先出去，我馬上就來。」

玄衣道姑轉身走入，朝三人打了個稽首道：「三位公子且請寬坐，用些茶點，前面有些瑣事，須得貧道親去料理，暫且告退。」

徐少華忙道：「仙姑只管請便。」

玄衣道姑道：「貧道去去就來，這就失陪了。」說完匆匆往外行去。

藍如風等她走後，悄聲說道：「大哥，我看這仙姑言行詭異，恐怕不是什麼好路數呢！」

史元哼道：「諒她也不敢對我們怎麼樣。」

藍如風道：「但總是小心些好。」

徐少華道：「我隱約聽他們好像在說丐帮什麼。」

藍如風道：「那化子撲近她的轎子，就突然翻身仰跌下去，不是她使的毒，還會是誰？」

「她使的毒？」史元一怔道：「她會使毒？」

× × ×

前面大殿上，此刻正有一個手持青竹棒的中年化子，大模大樣的坐在一張木椅之上，此人中等身材，面型瘦削，顧盼之間，神色極爲倨傲。

他身後垂手站着兩個精壯化子，手持青竹棒，腰間還佩着單刀，一看就知是中年化子的衞士了。

三個化子邊上，站着一個眉目如畫的妙齡道姑，面含嬌笑，自是桃花宮的知客了。

這時殿後傳出一陣細碎的脚步聲，隨着走出來一個儀態萬千的玄衣道姑。

妙齡道姑連忙稽首道：「吉舵主，敝宮宮主出來了。」

中年化子口中哼了一聲，緩緩站起，抱拳說道：「丐帮廬州分舵吉直夫特來拜訪宮主，冒昧之處，還望宮主見諒。」

玄衣道姑連忙稽首道：「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吉舵主，貧道久仰大名，一直無緣瞻荊，敝宮是在貴舵保護之下，得以平安無事，貧道尤爲感激，吉舵主俠駕蒞臨，貧道有失遠迎之處，還望吉舵主恕罪。」

她人既妖冶，說話之時，眼波流盼，委婉得體，又把這位吉舵主捧了一番。

吉直夫本來一臉倨傲之色，漸漸稍霽，目光盯着玄衣道姑，似笑非笑的道：「宮主好說，吉某來意，宮主想必已經知道了。」

玄衣道姑一怔，一雙桃花眼雲都不霎，愕然問道：「吉舵主來意？貧道一點也不知道，還望吉舵主直言賜告。」

吉直夫嘿嘿陰笑道：「宮主這不是明知故問嗎？」

玄衣道姑神色驚疑不定，說道：「吉舵主諒鑒，你老所指何事？貧道眞的不知道。」

吉直夫道：「今天下午，敝舵戚副舵主無故死在宮主轎前，宮主怎麼忘了。」

玄衣道姑怵然一震，說道：「他是貴帮的人？」

「不錯！」吉直夫道：「他是敝帮上面派來担任副分舵主的，無故死在宮主轎前，而且還是身中劇毒而死，兄弟是向宮主請教他的死因來的，現在妳明白了？」

請教死因，就是明指人是玄衣道姑殺死的了。

玄衣道姑嬌軀震動，說道：「吉舵主懷疑貧道什麼呢？」

吉直夫陰沉一笑道：「宮主心裏應該明白。」

玄衣道姑駭然道：「貧道怎會無緣無故殺死貴舵副舵主？再說貧道也不會使毒，這怎麼會呢？」

吉直夫道：「但戚副舵主死在宮主轎前總不假吧？就算兄弟相信妳不會使毒，不是妳殺的，但他是敝帮帮主新派下來的人，兄弟如何向上面報呢？」

玄衣道姑雙眉緊蹙，稽首道：「這件事，還要吉舵主大力帮忙才好，人眞的不是貧道殺的。」

說到這裏，回頭朝侍立的妙齡道姑耳兩邊，低低說了兩句。妙齡道姑領首領命，急匆匆退了下去。

玄衣道姑一抬手，道：「吉舵主請用茶。」

吉直夫道：「宮主在兄弟面前，最好少使槍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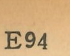
玄衣道姑嫣然一笑道：「吉舵主雄霸一方，貧道斗胆，也不敢在你老面前使什麼槍花。」

吉直夫陰笑道：「宮主知道就好。」

幾句話的工夫，那妙齡道姑已去而復回，手中捧着一個信封，送到玄衣道姑身邊。

玄衣道姑一手接過，轉臉朝吉直夫含笑道：「吉舵主，敝宮一直蒙貴舵保護，貧道一直心存感激，怎會向貴舵副舵主下手？何況貧道又不會使毒，貴副舵主中毒身死，也許在別處中了毒，剛巧行經轎前，毒發身死，此事務望吉舵主明察，這點小意思，不成敬意，還請吉舵主笑納……」

（未完・七）



虬龍倚馬錄故事

岳小玉傳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歐如神、常掛珠、呂足金、白世儒都决定先回血花宮，找布公子商量，支援岳小玉、郭冷魂，解救萬層樓在大悲谷之困，原來自從練驚虹、岳小玉和公孫我劍先後離開血花宮之後，布公子就經常逗留在血花宮內，既可以坐鎮飲血峯一帶，不致恨帝有機可乘，成爲犄角之勢，萬層樓雖然練功走火入魔，但手下仍有不少猛將，雖然被困大悲谷，仍可負隅一抗。岳小玉、郭冷魂借重江湖白道力量，尤其是丐帮，因此派歐如神等回去向布公子求援，留鐵老鼠、小公主在諸葛酒鬂身邊，自己和郭冷魂去洛陽找恨帝的女兒，希望有所突破制肘恨帝……

菊痴與恨帝　同是一個人

這一掌，險些把這位「流水客」送進陰曹地府，但最後總算是逢凶化吉，沒有糊裏糊塗地送掉了性命。

郭冷魂來了。

他並不是單人匹馬而來，陪他一起勇闖大悲谷內，還有岳小玉。

×　×　×

大悲谷的形勢，早在半個月前就已十分緊張。

萬層樓父女被困於谷中，谷外的形勢也是異常吃緊。

天恨帮固然想强攻硬打，一下子就把大悲谷裏所有的人解决。

但恨帝一直沒法趕來。

沒有恨帝親自把持大局，誰敢硬闖大悲谷？

雖說萬層樓練功走火入魔，但是萬層樓仍然是萬層樓，縱使他再無動手之力，但他的才智、謀略，還是令人思之而心寒的。

是以形勢一直膠着。

但就在這一天，忽然殺出了兩個不顧一切的武林高手。

郭冷魂是含怒而來的。

他又怒又驚詫，他很不願意相信岳小玉的說話。

岳小玉曾經這樣對他說：「恨帝的女兒叫白木頭一塊巾，那是一個『棉』字，而且，她是姓葉的，所以，我懷疑就是葉紅棉姊姊。」

郭冷魂震驚極了，問岳小玉，這消息是從那裏聽回來的。

岳小玉只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

他說：「是太乙眞人。」

「太乙眞人！」郭冷魂不由抽了一口涼氣。

從太乙眞人口裏說出來的話，又有誰能懷疑？甚至可說是有誰敢懷疑？

所以，郭冷魂跟着岳小玉來了。

他們來到的時候，雨很大，但在郭冷魂眼裏，這些雨根本就不存在。

別說是雨，就連人的血也不存在。

他一衝向黑色帳營，立刻就有十二個武士向他和岳小玉展開猛烈的攻擊。

這十二個武士行動疾迅，而且互相配合得很好。

一般武林中人，一旦遇上這十二個武士，很快就會變成肉醬。

但郭冷魂和岳小玉的身手，又豈是一般武林中人可以比擬？

十二個武士武功再高，出手更快更狠，也攔不住郭、岳二人。

兩人瞬即解决所有武士，然後昂首挺胸進入帳營。

郭冷魂進入帳營後，眼睛裏只看見一個人。

「紅棉！眞的是妳！」他的聲音嘶啞，兩眼紅得可怕，「妳就是白木頭一塊巾，妳就是恨帝的女兒！」

黑衣女郎沒有逃避他的目光。

她就是葉紅棉，恨帝的女兒。

也是葉上開的女兒！

「菊痴」葉上開，這位曾被江湖中人公認爲武林奇葩的絕世高手，竟然就是天恨帮主——天恨帝君！

這是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　×　×

郭冷魂雖然含怒而來，但心裏却沒有太大的仇恨。

對於天恨帮和恨帝，郭冷魂是深痛惡絕的，但這並不等於他和恨帝之間，有着牢不可解的仇怨。

恨帝沒有對付過他，也沒有殺過他任何一個親人。

直接的仇恨，照算是沒有了，但間接的仇恨，却是罄竹難書。

無數江湖好漢，無數良朋益友，都在這十年八年之內，給天恨帮害得好慘、好慘。

但這也還罷了，天恨帮欠下江湖人的債實在太多，要數是數不淸的，要記也是記不來。

但是葉紅棉爲甚麼偏偏會是恨帝的女兒。

這是蒼天弄人，還是人爲的自作孽？若說是人爲的自作孽，這筆帳又該算在誰的頭上？

郭冷魂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闖進黑色帳營，是想找葉紅棉，因爲他知道，她就在這裏。

但他的心情異常矛盾。

他雖然不顧一切闖進帳營裏想見葉紅棉，但他却寧願葉紅棉不在。

但最後，他還是看見了葉紅棉。

刹那間，他臉上的表情，就像是一個死囚終於在刑場上看見了劊子手。

他很難過，難過得想哭，甚至想死，立刻就死。

葉紅棉的父親，可以是一個和尚，可以是一個窮叫化，甚至可以是一頭豬，或者是一隻微不足道的螞蟻。

但偏偏都不是。

她的父親是「菊痴」葉上開！

本來，她的父親是葉上開，也不是甚麼問題，可是，如今種種跡象都在顯示，葉上開也就是天恨帮的帮主——恨帝！

恨帝！這是何等令人心寒、顫慄、鄙夷的一個名字！

郭冷魂此刻的心情，岳小玉是可以理解的。

郭冷魂又陷入一片紛亂之中，而在這個時候，別人要暗算他，自然是易如反掌的。

呼延丹既在帳營之中，就算想不出手也不行了。

他也是一位堂主，武功决不會弱。

但他還沒有出手，岳小玉已用倚馬神劍刺穿了他的咽喉。

呼延丹雖然苦練了二十年武功，見過無數大仗大陣，但却還是沒有見過那麼快的劍法。

岳小玉的劍法不但快，而且還極之古怪，呼延丹就算再三準備，結果也是一樣的。

岳小玉殺了這人，嘴裏却在咕噥：「沒想到這厮一貌堂堂，却比南宮業還更膿包得多。」

他在咕噥着，郭冷魂却是聽而不聞，只是兩眼呆楞楞地看着葉紅棉。

葉紅棉沒話說，只是悄悄掉下兩行眼淚……

眼淚並不能解决問題，但却可以影響別人，尤其是男人。

葉紅棉從來沒有把眼淚當作武器使用，甚至連想也沒有想過。

但現在，她的眼淚巳變成了武器，而且是極厲害極厲害的一種武器。

她若不掉下這些眼淚，郭冷魂决不會在她面前軟弱下來。

但她的眼淚改變了一切。

該流淚的時候若不流淚，那可能會造成某種損失，而這些損失，是任何人都無

法在事前想像的。

即使在事後，也是無從估計。

× × ×

郭冷魂沒有流淚。

最少，他的眼眶是乾的。

然而，他臉上的表情，却比一個流乾了淚的人還更難看。

想哭的人，不一定有淚，就像是一些想死的人，直至引刀抹頸前一刻，還是若無其事，彷彿明天就會考中狀元似的。

葉紅棉站在他面前，雖然臉上淚痕如雨，但嘴唇却是乾澀的。

「郭大哥，你殺了我罷。」她用一種幽怨得難以形容的聲音說。

郭冷魂搖了搖頭，說道：「我不會殺妳。」

葉紅棉道：「你若不殺我，你會一輩子都後悔的。」

郭冷魂道：「我若殺了妳，那才是一件後悔莫及的事。」

葉紅棉用衣袖抹乾了眼淚：「算了，以前的事，就當是南柯一夢也罷。」

郭冷魂道：「那不是夢，咱們從前相處的每一刻，都是千眞萬確的。」

岳小玉在旁邊看得雙眼都不霎一下，心中暗道：「郭大哥是個重情義的人，我若是葉姊姊，就算死在他掌下，也是心甘情願之極。」

就在這時，他聽見一陣馬蹄聲響，從後面清清脆脆地傳了過來。

岳小玉回頭望去，立刻就看見了一匹黑馬，馬鞍上有個冷冰冰的黑袍婦人。

岳小玉心頭忽然一跳，暗叫道：「好兇厲的女人！」

這婦人是誰？

莫不是「不開花女后」葉大娘來了？

正當岳小玉尋思不已之際，忽聽葉紅棉輕輕叫喚了一聲：「娘！」

娘！葉紅棉的娘！

不是「不開花女后」葉大娘又是誰？

× × ×

葉大娘騎着黑馬，穿着黑袍，臉上全無半點表情地而來。

來者不善。

郭冷魂是這一種人，岳小玉也是。

葉大娘呢？她雖然只是一個婦人，但江湖上又有誰敢小覷了她？

就連綀驚虹、萬層樓那樣的絕世高手也不敢。

葉上開呢？

葉上開是武林奇葩，但最奇也最可怕的，却是他的另一個身份——恨帝。

縱使是恨帝葉上開，他也不敢漠視這個女人。

葉上開當年只鍾情於「菊谷仙子」皇甫嫣，但跟他生下女兒的却還是葉大娘。

葉大娘一點也不美。

她現在固然不美，年輕時候也不美。

她不但不能跟皇甫嫣相比，甚至連現在的呂足金也比不上。

她最大的長處並不是容貌，而是她的手段。

她對男人有手段，對別的女人更有手段。

對付不同的人，她就採取不同的手段，就像個擅畫者，在山繪山色，遇鳥繪鳥姿，看見絕世美人，就會描畫出一幅仙女下凡般的畫像。

她能够有今天這般功業，殊非倖致。

也許「功業」二字，未免是說得太動聽了，但自古以來，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對於天恨幇幇衆而言，把葉大娘的霸業說成功業，才是最恰當不過的。

但對郭冷魂來說，却又是一件倒楣透頂的事。

爲什麼葉紅棉的老子會是恨帝？而且娘親又是「不開花女后」葉大娘？

這眞是太不公平了。

如此娘親！如此老子！郭冷魂心裏不由在狂喊：「何以不幸的事都纏在紅棉身上！」

葉紅棉還是很健康，臉兒還是很嬌美，但她不幸，太不幸！

恨帝不仁，「不開花女后」之魔名，更是令人聞名喪胆，眞是可惡復可恨！

但葉紅棉是無罪的。

她無罪！無辜！奈何世事偏偏太無情，她的娘親來了，恨帝駕臨之期，想也會不遠罷？

× × ×

葉大娘人在馬鞍上，兩眼直盯着岳小玉。

岳小玉不怕她。

他誰都不怕，葉大娘又怎樣，她不好惹，岳小玉又豈是他媽的善男信女？

「你姓岳？」葉大娘終於首先開腔。

她的人不美，嗓子却不壞，到了這把年紀，一開口還是十分動聽的吳儂軟語。

她若是美人，再加上這嗓子，那就一定很不得了。

但她不是美人。

她的嗓子雖然不錯，但却絕少笑容。

她不喜歡笑，能令她發笑的事，一年中絕不會超過三次。

所以，有人說她一輩子都不笑。

她不笑，但岳小玉却用嬉皮笑臉的手法來對付她。

「本座不錯是姓岳，既是岳丈大人的岳，也是岳飛的岳，岳小玉便是區區在下了。」

葉大娘冷冷道：「你知道我是誰？」

岳小玉道：「葉大娘？」

「不錯，大概你早已聽過我的名字罷？」葉大娘的語氣越來越冷峻。

岳小玉道：「聽過，很不錯。」

「很不錯？什麼意思？」

「有口皆悲，不是石碑的那個碑，而是悲哀凄凉之悲。」

「好刁的一張嘴。」

「這不關嘴巴的事，只是舌頭調皮，本來老早就想把它割掉，但江湖上千千萬萬英雄好漢都不贊成，所以只好不割。」

葉大娘倏地臉色一沉，瞪視着葉紅棉：「妳聽見他的說話沒有。」

葉紅棉點頭。

葉大娘道：「他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無賴，妳馬上給我殺了他。」

葉紅棉搖搖頭：「不，我不想殺任何人。」

葉大娘冷笑：「該殺的人，爲什麼不殺？」

葉紅棉道：「女兒知道，岳小玉並不

是那些該殺的人。」

葉大娘嘿嘿一笑：「他胆敢得罪妳娘親，難道還不該殺嗎？」

葉紅棉道：「每個人都會有被別人得罪的時候，倘若爲了這點小事就殺人，天下間所有的人只怕早已死掉。」

葉大娘臉色更不好看：「女兒大了，一切都可以自作主張，妳現在眼裏還有我這個娘親存在嗎？」

葉紅棉紅了眼，垂下頭不再說話，但郭冷魂却是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怒叫道：「葉大娘，妳根本不配做紅棉的娘親。」

葉大娘兩眼一瞪，也怒形於色，道：「我不配，誰配？難道，你以爲紅棉有八九個娘親不成？」她的說話很霸道，也很刻薄。

郭冷魂道：「我不想跟你鬥嘴，但妳也別再逼紅棉。」

葉大娘哼一聲，道：「紅棉是我的女兒，我喜歡怎樣便怎樣！」

「不，妳根本就不配做紅棉的娘親。」郭冷魂怒叫着道：「紅棉是無辜的，妳和葉老魔作孽多端，那是你們兩人的事，我現在就要帶着她離開這裏。」

「胡說！」葉大娘罵道：「你這個騙子想騙咱們的女兒，還沒有這麼容易。」

「別吵了！」岳小玉越聽越是心煩，也怒氣冲冲的說：「還是聽聽老子的說話，大家暫時分開一陣，待彼此心平氣和之後，才慢慢坐下來商量商量。」

「放屁！」葉大娘冷笑不迭：「你憑什麼身份來說這種話？」

岳小玉道：「不憑什麼，就憑老子的胆氣！」

葉大娘道：「你的胆子很大？」

岳小玉道：「比頭還大。」

葉大娘道：「但人在江湖，光有胆色那是不行的，最重要的還是眞實本領。」

岳小玉道：「葉大娘巾幗不讓鬚眉，那是衆所週知的，但老子却天生一副臭脾氣，別人的武功越高，老子就偏偏要找他鬥上一鬥。」

葉大娘道：「你要向老娘挑戰？」

岳小玉道：「本來嘛，好男不與女鬥，但老子早已註定要做無賴，看來這一輩子都不會跟『好男』這兩個字攀上什麼干係，所以，跟妳這種女人大打一場，也是沒有什麼相干？」

葉大娘冷冷道：「綀驚虹教了你什麼武功，你盡管施展出來好了。」

岳小玉道：「老子用什麼武功對付妳，這點是不必妳來提點的，總而言之，妳若不馬上把葉姊姊放走，今天就有妳的好瞧。」

葉大娘連聲冷笑，對葉紅棉說：「我的好女兒，妳聽見別人怎樣說沒有？雖然女生外向，但我畢竟是妳的娘親。」

葉紅棉痛苦地掩着面龐，道：「女兒不孝，妳殺了我罷。」

「胡說，」葉大娘道：「虎毒不食兒，娘親又怎會傷害於妳。」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這句話，才是胡說得很，眞令人爲之噴飯。」

葉大娘怒道：「你是局外人，最好住嘴。」

岳小玉道：「既是局外人，更加不妨多說幾句，常言道：『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妳嘴裏說決不傷害女兒，其實却已把女兒傷害得十分嚴重。」

葉大娘道：「我女兒如今身上毫髮無損，你這番胡謅，眞是連三歲孩童都不會相信。」

岳小玉道：「三歲孩童尚在吃奶，自然看不出葉姊姊傷在心裏。」

葉大娘冷冷道：「她穿得暖，吃得飽，金銀財帛要花要使樣樣不缺，誰都比不上她這般快活。」

岳小玉嘆道：「葉大娘啊葉大娘，妳明知道做人並不是只有錢就快活的，何以還要昧着良心說話？」

葉大娘道：「除了錢之外，還有爹娘的疼愛，難道這還不足够？」

岳小玉嘿嘿一笑，道：「葉姊姊的爹娘若是尋常百姓，她也許會很快活。」

葉大娘道：「她的爹娘在江湖上大有功業，她會更快活才是眞的。」

岳小玉道：「只怕恰恰相反。」

葉大娘正欲反駁，岳小玉又已搖搖頭，嘆着氣道：「你們有的不是功業，而是洗不清，抹不掉的罪孽。」

葉大娘冷冷道：「是功是過，日後江湖上自有公論，咱們是解決眼前的問題再說。」

岳小玉道：「眼前危機四伏，妳是清楚不過的。」

葉大娘道：「眼前不錯是危機四伏，但却不是我的危機。」

岳小玉哂然一笑，道：「這麼說，功業是妳的，危機却是在下的？」

葉大娘道：「其實，你要化解這一場危機，並非難事。」

岳小玉道：「是否一走了之，乃可保平安大吉。」

葉大娘淡淡道：「你果然是個聰明的孩子，正是一點即透。」

岳小玉道：「妳要我走，那是十分容易的，只要郭大哥和葉姊姊一起和我離開此地便可。」

葉大娘冷笑道：「做夢。」

岳小玉道：「夢境可以成眞，偶然做做白日夢，也不是一件壞事。」

葉紅棉忽然間叫了起來：「岳宮主，你走罷，這裏的事，你是一輩子也管不了的。」

岳小玉却連眼睛都不眨一下：「管得了固然要管，管不了也得盡力而爲，不然的話，郭大哥要我這個朋友何用？」

郭冷魂道：「你不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好兄弟。」

岳小玉吸一口氣，隨即笑道：「不錯，咱們不是什麼朋友，是血比水濃的好兄弟。」

郭冷魂點點頭，道：「所以，你一定要聽我這個大哥的說話。」

「當然一定要聽，除了一件事例外，」岳小玉又笑了一笑，道：「你不能叫我獨個兒走。」

郭冷魂嘆道：「這却又何苦？」

岳小玉道：「咱們是一起來的，要走，當然也得一起走。」

郭冷魂道：「就算要走，怎樣走法？是不是直闖進來又再直闖出去？」

岳小玉淡淡一笑，說道：「這也沒有什麼不對的，正是闖蕩江湖，這裏闖闖，那邊也闖闖，好好歹歹也得闖出一番功業來。」

郭冷魂又嘆了口氣，半晌才說道：「你眞是個奇怪的人，儘管有時候隨和得甚麼都不在乎，但有時候却會頑固得有如驢子。」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隨和是本性，頑固却是給環境逼出來的，你有一個這樣的兄弟，也可算是十分倒楣。」

郭冷魂搖搖頭，道：「不是倒楣，是三生修來的福氣。」

葉大娘冷冷一笑，道：「難得兩位義重如山，就算一塊兒死在這裏，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不，放過他們！」葉紅棉急得又想哭了：「我答應以後不再見郭冷魂，只要娘親肯讓他倆走。」

葉大娘冷冷地盯着郭冷魂，道：「姓郭的，你聽見了沒有，該死心了罷。」

郭冷魂臉色慘然，岳小玉立刻振臂叫道：「葉大娘，妳要棒打鴛鴦，除非先把老子殺了。」

葉大娘不屑地說道：「殺你又有何難，亮招罷！」

岳小玉正要亮劍，營外忽然有人輕輕嘆了口氣。

這一聲嘆息之聲，使岳小玉不禁為之心頭一陣跳動。

好熟悉的聲音！但一時之間，岳小玉實在無法單憑這一聲嘆息，就知道帳營外來的到底是什麼人。

郭冷魂却已看見那人。

「布公子！」他輕輕叫了一聲。

岳小玉一聽見這三個字，差點沒興奮得從帳營頂上撞跳出去。

「布公子，小岳子在這裏！」他立刻高聲呼叫。

葉大娘嘿嘿冷笑，道：「眞熱鬧，連布狂風也來了，你們若要倚多為勝，此刻正是千載難求的好機會。」

布狂風的聲音在帳營外淡淡響起：「葉大娘，妳向來穩重多智，誰若以為妳已陷入孤立無援之境，這種想法就未免太幼稚了。」

葉大娘道：「許多人都有自以為是的習慣，但你例外。」

布狂風道：「我也有自以為是的時候，但却總會及時省悟，這大概是運氣特別好的原故罷。」

葉大娘道：「世間上最不可恃的就是運氣，而閣下看來並不像個太相信運氣和倚靠運氣的人。」

布狂風道：「我是個賭徒。」

葉大娘道：「賭徒更不能靠運氣。」

布狂風道：「不靠運氣，又怎樣才可以把自己變成一個大贏家。」

葉大娘道：「精細的頭腦，過人的胆色。」

布狂風道：「是否還要加上騙術？」

葉大娘道：「形勢所需之際，耍點花樣乃是理所當然的。」

布狂風淡淡一笑，道：「大娘言之成理，做人若全無半點手段，說動聽一點那是老實，說得難聽一點那便是個呆子、蠢材！」

葉大娘道：「古往今來，能成大器者，都是手段高明之輩，如三國之諸葛，曹操，又比如現今武林之天恨帝君，尊駕這位布公子。」

布狂風道：「大娘也是其中一人，比諸恨帝如何，在下不敢妄加揣測，但比諸在下，顯然是強勝不少。」

葉大娘道：「布公子太謙遜了，這是否就叫先禮後兵？」

布狂風道：「先禮後兵，終究還是要大動干戈，唉，腥風血雨之事，能夠避免最好就是避免！避免！」

葉大娘道：「可免則免，那是對的，公子有何高見，請說好了。」

布狂風道：「天恨帮撤離此地，並且懇請大娘給葉姑娘一條活路。」

「這是什麼話？」葉大娘怪聲道：「紅棉是我女兒，難道你以為我這個做娘親的會把她活活逼死嗎？」

布狂風道：「妳當然不會立心把女兒逼死，但瞑頑不靈的做法，最後還是害苦了下一代。」

葉大娘道：「你是在教老娘怎樣做個好母親了？」

布狂風道：「不敢。」

葉大娘道：「嘴裏說不敢，心裏却是這麼想！」

岳小玉越聽越是心頭火起，忍不住怒罵道：「是這麼想又怎樣了？妳自己一塌糊塗，自己是半點都不知道的，但布公子却是看得清清楚楚，透透澈澈，他心腸好，不忍看見葉姊姊給妳這個不懂事的娘親害得半死不活，所以才不辭冒昧及碰壁之險，希望可以救救妳這個糊塗娘親，救救妳的寶貝女兒，但妳却他媽的倚老賣老，老氣橫秋，簡直是狗咬呂洞賓，徒令老子為之噴飯不已！」

岳小玉罵人的本領是第一流的，尤其是狠勁一發罵將起來，更是精采厲害，兼而有之。

葉大娘雖然是塊老薑，但是給他如此不留情地痛罵一番，也是不禁為之狂怒不已。

但她居然還能按捺下來。

她只是睨視着葉紅棉，喚道：「跟我走！」

葉紅棉的目光立刻轉向郭冷魂。

郭冷魂沒有說話，但從他的眼神裏，葉紅棉知道他絕不想自己離去。

葉紅棉只覺得心裏陣陣絞痛。

她也不想走，實實在在不想走。

但她的脚步，却還是無可奈何地跟着葉大娘走了。

葉大娘已帶着紅棉走出帳營外。

布狂風靜靜的看着她倆，既沒有出手阻攔，也沒有再說半句話。

岳小玉心中又急又怒，正要開口，忽聽一人淡淡說道：「讓紅棉跟着郭堡主好了。」

這聲音，岳小玉不算太熟悉，但也不能算是太陌生。

「葉上開！」岳小玉不由失聲叫了出來！

× × ×

雨點仍大，葉上開的身子早已濕透。

他攔在葉大娘和葉紅棉的面前，臉色看來有點蒼白。

葉大娘不是他的妻子，但葉紅棉却的確是他和葉大娘所生的。

「菊痴」所痴者，是「菊谷仙子」皇甫嫣，而不是這一位「不開花女后」葉大娘。

倘若當年葉上開能與皇甫嫣配成佳偶，那將會是近百年來江湖上最令人欣羡的一對。

但好事多磨，皇甫嫣在花一般年華之際，就已香銷玉殞，只剩下葉上開孤零零地活在世上。

這是令人握腕的憾事。

但憾事並未就此完結，皇甫嫣雖然死了，但葉上開仍然活着。

人人都知道，這打擊對他來說，實在是太嚴重太嚴重了，一代武林奇葩，就此沉淪，變成一個壯志消沉的醉鬼。

尤其是最近幾年，他經常爛醉如泥，就算有人委托他去辦一件最簡單的事，結果也只有失敗的份兒。

如斯人也，又何足掛齒？更是何足為患？

人人都這麼想，人人都這樣看。

但這些人全都錯了。

葉上開畢竟是葉上開，他是武林奇葩，不但心思聰頴，本領高强，其城府之深沉，更是旁人連想都無法想像得到的。

在此之前，誰會把葉上開和恨帝這兩個人聯想在一起？

自從皇甫嫣死後，葉上開給人的印象，就像是一隻沒有翅膀的蒼鷹，沒有獠牙的獅子。

他雖然活着，但却像個奄奄一息，隨時都會死掉的病人。

這種人，不會有什麼作為了，大家雖然知道他仍然活着，却已漸漸遺忘了這個曾經煊赫一時的武林奇葩。

然而，這只是葉上開的計劃！

他要別人不注意自己，甚至是鄙夷自己。

但在暗中，他却主持着江湖上最可怕的一個帮會！

他就是恨帝！

連萬層樓那樣的邪派頂尖高手，也給他逼得方寸大亂，如今只能死守在大悲谷中！

× × ×

「讓紅棉跟着郭堡主好了！」這是葉上開的說話，也是恨帝的命令。

葉上開的說話，在這三十年來，許多人都只當他是在放屁。

但恨帝的命令，却是誰也不敢漠視和違抗的。

葉大娘怔住了。

她在葉上開的眼裏，究竟是個怎樣的女人？

局外人固然很難得以明白，就是葉大娘自己，她也不一定會明白的。

但無論怎樣，葉上開那一句說話，還是令到葉大娘感到十分驚詫，她睜着眼瞧着他的臉，難以置信地問：「你肯讓紅棉跟着這個姓郭的小子？」

葉上開緩緩道：「紅棉已長大了，郭冷魂也不是個年輕的小子。」

葉大娘冷冷道：「不錯，郭冷魂不是小子，他是個老小子，但這樣又有什麼分別？」

葉上開道：「老小子總比小子可靠，所以，我決定讓紅棉跟着他。」

葉大娘雙眉倒豎：「這個姓郭的，一直都在跟咱們作對！他是天恨帮的心腹大患！」

「心腹大患？」葉上開嘆了口氣，搖頭道：「大娘，妳把他看得太高了，他也許會是一個攪風弄雨的人物，但却還不配成為天恨帮的心腹大患。」

葉大娘沉着臉：「不管怎樣，紅棉絕不可以跟着他走。」

葉上開道：「為什麼不可以？」

葉大娘道：「你若讓紅棉跟着郭冷魂走，他倆就會……就會……」

「就會怎樣？」

「就會無媒苟合！」

葉上開倏地仰面狂笑，這笑聲很特別，令人聽來感到很不舒服。

葉大娘怒道：「你笑什麼！」

葉上開還是笑了很久，才說：「天下間每一對父母都可以阻止兒女無媒苟合，就只有妳不行，我也不行！」

葉大娘的臉色陡地慘變：「你……你在胡謅什麼！」

葉上開道：「我絕不是胡謅，想當年，咱們又何嘗不是無媒——」

「住嘴！」葉大娘嘶聲叱道：「你是不是瘋了？」

葉上開冷冷一笑：「我本來就是個瘋子，在三十年前，妳就已經知道了。」

葉大娘的臉色又更青白了幾分。

葉上開又繼續緩緩地說：「妳是個怎樣的女人，我當然也是最清楚不過的，妳可以為我生下女兒，也可以跟着鬼獨夫練驚虹，甚至連提龍王府、神通教都落在妳掌握之中，嘿嘿……葉大娘啊葉大娘，妳的本領眞是大得驚人，葉某衷心佩服！佩服！」

葉大娘紅着眼，怒道：「你應該明白，我在外面做了這許多事，來來去去都只是為了一個人！」

「為了我？」

「不是你這個沒心肝的臭男人，又還會是誰！」葉大娘氣忿忿的說。

「不錯，男人是臭的，女人是香的，」葉上開哈哈一笑，「女人都是香寶寶，西施是香寶寶，母夜叉也是香寶寶，天下間就只有男人最臭！」

葉大娘咬牙頓足：「你又在說什麼瘋話！」

葉上開道：「瘋子不說瘋話，難道談四書五經不成？」

葉大娘道：「不管你怎麼說，紅棉萬萬不可以跟着姓郭的走。」

葉上開却不再理會她，只是對郭冷魂道：「我的話，你聽見沒有？」

郭冷魂道：「一字不漏。」

葉上開滿意地點點頭，道：「很好，你帶着紅棉走罷。」

郭冷魂道：「你不後悔？」

葉上開道：「女大不中留，我若死抱着女兒不肯放手，那便是天下第一號大蠢材。」

郭冷魂道：「你不是蠢材，但却也許比一個眞眞正正的蠢材還更可憐。」

「可憐？」

「嗯……不錯，因爲你是『菊痴』葉上開。」

「既是『菊痴』，也是恨帝。」

「恨帝，你恨別人，還是恨自己？」

「我是天恨帝君！」

「天在恨人？還是你在恨天？」郭冷魂的說話，彷彿已變成了一支一支尖銳的針。

每一支針都刺在葉上開的心裏。

他無疑就是恨帝，但却也是眞眞正正的「菊痴」。

他害人無算，那是事實。

但他痴於菊，痴於皇甫嫣，却也不是假的。

半點不假。

倘若他能够與皇甫嫣結成連理，他可能會是武林中最幸福的人。

但皇甫嫣死了，在花一般的年華遽然逝世，葉上開的幸福也隨着消失。

他的遭遇，多年以來一直備受江湖中人所同情，但如今，情況却又變了。

因爲「菊痴」也就是天恨帮帮主——恨帝！

——天在恨人？還是你在恨天？

× × ×

葉紅棉是無辜的，許多事情，她根本完全不知道。

她甚至在童年時候，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就是有武林奇葩之稱的「菊痴」葉上開。

等到她知道生父是誰之後，她內心充滿了矛盾。

這是榮幸？還是一種無法描述的悲哀呢？

直至有一天，她進一步知道，自己的父親不但是「菊痴」，也是天恨帮帮主恨帝的時候，她震驚極了。

恨帝！這是何等令人戰慄的兩個字！

她還能有「榮幸」、「驕傲」的感覺嗎？

不！這些感覺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那種無法描述的悲哀！

白木頭一塊巾！這稱呼像個啞謎，但更像是一個笑話，可恥的笑話！

她寧願獨自浪跡天涯，做一個四處流浪的人。

然而，她心裏早已有了一個人——郭冷魂。

流浪天涯是寂寞的。

但兩個人一起流浪，尤其是自己最喜愛的人流浪，那就不是寂寞，而是夢境成眞，比什麼都還更愉快的事情。

葉大娘對郭冷魂一點也不好。

幾年前，郭冷魂差點喪命在白花蓮掌力之下，其罪不在葉紅棉，而是葉大娘在從中作怪！

娘親！爲什麼她有一個這樣的娘親？

她並不是個喜歡怨天尤人的女孩子，但到了夜闌人靜時，她還是不禁仰望穹蒼，問烏雲、問明月：「我是不是一個特別倒楣的人？」

烏雲無語，明月也不會回答。

直到這一天，在這大雨滂沱的時候，她才聽見了父親最可愛的一句說話。

「讓紅棉跟着郭堡主好了……」

可是，郭冷魂却用針一般尖銳的說話回敬過去。

這是不是不識抬擧？還是一個正氣凜然者理當如此的表現？

葉上開又能否抵受得了？

正當衆人各自揣測不已之際，葉上開又說話了。

他嘆一口氣，對郭冷魂說道：「紅棉跟着你，總比跟着我這個傷心人好。」

葉大娘臉色一寒：「什麼傷心人？」

葉上開道：「我傷自己的心，不關妳的事。」

葉大娘道：「我是紅棉的娘親！」

葉上開道：「既是紅棉的娘親，就不該害她！」

葉大娘怒道：「我幾曾害過她來着，簡直是一派胡言！」

葉上開道：「妳若爲女兒着想，就不該阻止她與郭堡主的事！」

葉大娘冷冷道：「我偏要阻止！」

葉上開道：「這就是蠻不講理！」

葉大娘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你居然帮着敵人來對付自己的妻子！」

葉上開臉色一沉：「妻子？我甚麼時候娶妳爲妻了？」

葉大娘撇了撇嘴：「你可以不認帳，就只怕難逃江湖公論！」

「江湖公論？」葉上開倏地大笑，「我連恨帝的身份都公開了，還怕什麼江湖公論！」

葉大娘氣得連臉都白了。

「姓葉的，你走着瞧！」

「我姓葉，妳也姓葉，大家都走着瞧好了。」

葉大娘咬了咬牙，忽然狠勁大發，伸手便要抓住葉紅棉。

但她才伸手，葉上開的手也動了。

與太乙眞人一戰之後，葉上開已成爲一個獨臂人。

但這一隻手，又豈是尋常人千千萬萬隻手可以比擬的？

「殺！」他在出手之際，嘴裏同時喝出了這一個字。

葉大娘猛然回頭，也喝叫一聲：「你敢——」

但「敢」字才出口，葉上開的食指已點在她的「期門穴」上。

他用的是內家重指手法，一指擊出，再無留下半點餘地。

葉大娘驚愕，絕望地望着葉上開，良久迸出了一句這樣的說話：「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岳小玉心中大奇：「對妳來說，這一天也就是最後一天，又有什麼好等了？」

只見葉大娘已倒下，動也不動。

葉上開一擊得手，却沒有再看葉大娘，只是隨手一揚，一顆白色的東西又向葉紅棉腰間射去。

郭冷魂已同時伸手一抄，他出手絕不算慢，但却還是抄了個空。

岳小玉眼尖，已看見那白色的東西，乃是一顆小小的棋子。

郭冷魂吸一口氣，心待喝問，布狂風已迎了上來，道：「郭堡主，你可以帶着

葉姑娘走了。」

這時候，岳小玉也已看出那是怎麼一回事了，他嘻嘻一笑，道：「葉帮主成人之美，把紅棉姊姊的痲穴點住，好讓你可以帶她遠走高飛。」

郭冷魂却搖搖頭，道：「此刻大事未了，我不能走。」

「不走何待？」岳小玉跺了跺脚，道：「總不成葉帮主放你們走，你却倒轉過來找他拚命罷？」

郭冷魂道：「事分先後，人情也分大小，葉帮主成全咱們，咱們倆是感激不盡的……」

但這時候，岳小玉心裏的想法却不是這樣。

他認爲：「葉上開殺了葉大娘，又肯讓葉姊姊跟着你走，你自然是感激不盡的，但葉姊姊給老子宰了老媽子，却是一樁可怕的悲劇！」

只見葉紅棉早已泣不成聲，想撲向葉大娘的屍首，却又苦於痲穴被點，根本完全不能動彈。

漸漸地，郭冷魂也看出事情越來越不簡單了，他正要把葉紅棉穴道解開，布狂風又已沉聲道：「郭堡主，此地不能久留了。」

郭冷魂雙目陡睜：「我可以走，但你呢？」

布狂風道：「當我可以走的時候，自然不會再在這裏猷下去。」

郭冷魂吸了一口氣，道：「我也是這樣想。」

布狂風道：「現在已經是你應該離去，也不能不離去的時候。」

郭冷魂道：「這裏呢？難道我可以撇下這裏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置諸不顧，就此一走了之？」

布狂風連忙說道：「你走了，這裏的人，這裏的事，都可以交給我來處理，除非……」

「除非怎樣？」

「第一：你看不起我。」

「郭某從沒這種想法，你是我最看得起的一個年青人！」郭冷魂由衷地說：「還有第二又是怎樣的？」

「第二：你不把我當做朋友！」布狂風說這句話的時候，目光是摯誠的，聲音聽來更是誠懇。

郭冷魂臉上的肌肉顫動了。面對着一個這樣的人，他還能有什麼話好說。

他胸膛起伏，考慮了很久很久，忽然轉過臉問岳小玉：「你怎麼說？」

岳小玉翻了翻眼，道：「你若看不起布公子，也就等於看不起小岳子。」

郭冷魂道：「當然不會。」

岳小玉道：「你若不把布公子當作是朋友，也就等於不把小岳子當作兄弟。」

郭冷魂一咬牙，道：「好！這一次，我就依你們的，再見！」

布狂風臉上立刻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郭冷魂走了，他是帶着葉紅棉一起走的。

葉紅棉是葉上開的女兒！是恨帝的女兒！

岳小玉怔怔地瞧着郭、葉兩人離去，不禁想起自己的授業恩師——公孫我劍。

在不久之前，他還想盡辦法，想把恨帝的女兒抓住，希望藉此可以換回師父的自由，但現在却給郭冷魂把她帶走了。

就算不帶走，那又怎樣？難道岳小玉還可以按照原來的想法去做嗎？

那當然是不可以的，萬萬不可以。

雨點漸漸細小了，但大悲谷外的殺氣却越來越濃。

岳小玉仰望天色，然後又看看葉上開的臉色。

葉上開的臉色看來很平靜，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布狂風也看着葉上開的臉。

過了很久，布狂風忽然問：「是不是想收手了？」

「收手？」葉上開嘿嘿一笑，「事情還沒有辦好，爲什麼要收手？」

布狂風道：「划不來的事，做了一半就收手，那是明智之擧。」

葉上開搖搖頭，道：「我從來不做傻事，划不來的事，更加決不會幹。」

布狂風道：「你還要繼續做夢，一直做下去？」

葉上開道：「夢境往往可以成眞，而且，縱使是夢，只要在夢裏感到愉快，繼續下去却又何妨？」

布狂風道：「夢境就是夢境，夢境成眞這句話，往往都是騙人的，一旦南柯夢醒，那時候才後悔，只怕已來不及。」

葉上開又搖搖頭，道：「我的說話，你是聽不進耳朶的了，同樣地，閣下的忠告，對葉某來說，也全是廢話！」

布狂風不由嘆了口氣，道：「這樣說，還是不免一場決戰了？」

葉上開道：「不錯，但先禮後兵，彼此都不失君子之風。」

布狂風接說道：「君子是動口不動手的。」

葉上開說道：「手無縛鷄之力的君子，自然動口不動手，但是君子也有很多種的。」

布狂風道：「如此說來，咱們是不是武林中的君子？」

葉上開點點頭，淡然道：「說得好，正是這樣！」

布狂風乾咳一聲，說道：「葉帮主既然已決定把這裏闢做戰場，在下等只好奉陪。」

葉上開道：「能够有布公子那樣的對手，未嘗不是一件榮幸的事。」

岳小玉却搖頭不迭，道：「非也！非也！對你來說，這種事一點也不榮幸，只有頭疼的份兒而已！」

葉上開瞳孔一睜，目光冷厲地看着岳小玉的臉。

岳小玉不怕，也睜着眼瞧着他的臉。

「你什麼時候才敢把我師父放出來？」岳小玉忽然問。

但是葉上開沒有回答，也沒有任何表示。

他拍拍衣襟，臉上木無表情地走了。

布狂風看着他的背影。

岳小玉想追上去，布狂風立刻伸手阻攔，道：「雖然他只剩下一隻手，但武功仍然在你我之上。」（未完・四十四）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獨峯、無情正在商量對付九幽老怪偷襲，戚少商在策馬前行，聽二人的說話，知道他們已失去戰鬥力，暫時無法復元，心裏也格外留意四週的環境，目前能够戰鬥的只有自己、雷捲、唐晚詞，還有一個銀劍小僮，突然前路出現竹尖露出地面，劉獨峯、無情認出是老怪擺下的「竹籬九限陣」，雷捲誤入陣中，唐晚詞隨入，無情阻止不及，派銀僮遵照他方法破陣救二人；留下戚少商又被泡泡的「押不廬」利用張五捉去見老怪，劉獨峯用强弩之末的勇氣殺了狐震碑去救戚少商；無情以傷殘無力之軀擊傷泡泡，嚇走龍涉虛、英綠荷……

搶奪血帛　沾酖死亡

九幽神君怪笑道：「你只不過想激我殺你，讓你有個痛快！我今日若叫你死得容易，便不叫九幽——」

戚少商截住接道：「叫八幽，王八的八！」

九幽神君陰笑道：「罵得好！越罵，我就越清楚你不怕死，但怕痛苦，怕難受，怕道破眞相！」

他喋喋地笑道：「我就越要你痛苦，難過，說出眞相。」

突然語音一變：「你不該來的。」

戚少商警覺這句話不是對他說的。

這句話語音裏有驚懼之意，甚至也不似是九幽老怪說的。

就在這時，風雷之聲大作。

一道驚虹閃起，矯若神龍。

極强烈的劍光已籠罩了來人。

只見劍，不見人。

戚少商却認出了那柄劍。

「紅花劍」。

——劉獨峯的寶劍「留情」！

× × ×

劍來了！人到了！

戚少商喜出望外！

這一劍，以鋭不可當之勢，直刺入黑穴！

朱紅色的劍光直盪入穴中！

萬未料到地上那具殘缺腐爛的死屍，一挺而起，黑袍已鋪罩在他的身上。

紅色劍芒自穴中一沉即升！

九幽神君的黑袍一展，青袖已捲住紅劍。

劉獨峯大喝一聲，黃劍拔鞘而出！

黃芒暴射！

紅袖却又捲住黃劍。

兩人各往後一扯，只聽一種令人牙酸的聲响，黃紅二劍，竟似粘條似的越拉越長，而那青紅雙袖，却似鋼板也似的越來越硬。

鐵劍如綿。

軟袖成鐵。

戚少商不知道兩人勝負如何，但却知

道劉獨峯和九幽神君，正在比拚內力，作殊死鬥。

× × ×

劉獨峯原先受了傷，而且左手也傷了一指，更要命的是，他着了「空封神功」，而且吃了「落鳳掌」和「臥龍爪」的陰毒暗勁。

按照他受傷如許之重，靜息調氣尚恐不及，本是決不能再動武的。

劉獨峯這一鼓作氣的追趕，越過不少髒亂之地，但他全然不理，因爲這是個垂死關頭，他不能讓自己苦心培養出來的部下張五，被人控制了心智而害死了自己所押解的是欽犯，也是朋友戚少商！

他用「雷厲風行大法」强振元氣，再加以「一雷天下响」的內力，力拚九幽神君。

九幽神君也沒有料到劉獨峯竟然全不顧惜自己的元氣，而追到這裏來。

——這頭號勁敵既然來了，除了力拚，也無他法！

九幽神君使的是「空封神功」。對方功力越高，封力越大。

劉獨峯施的是「一雷天下响」。以萬鈞之力，集中摧堅挫鋭的勁氣，攻破對方的防守。

戚少商的感覺到自己好似突然置身於雷電交轟，殺氣撕裂着空氣之中。

任何決鬥，都會有對峙。

只看對峙的長短。

任何決戰，都會有結果。

不管是兩敗俱亡，或是一戰功成萬骨枯，還是會有結果。

人豈不就是爲了這些「結果」而戰！

× × ×

兩片袖子，鏘然落地。

黃劍粉碎。

紅劍落入黑穴中。

九幽神君急退。

黑袍飛旋如巨蝠。

劉獨峯正要追擊，驀地，曠野裏有十七八具腐臭的屍首，都向着劉獨峯掩撲過來。

屍蟲、腐肉、臭氣、穢液……一齊向劉獨峯攫近！

這些都是九幽神君的藥人。

生前是他的宿敵，失去知覺後仍被他驅役的可憐人！

劉獨峯閃躲，迴避，身上已沾了不少屍蟲、屍臭，有的還撲抓到他的身上，而且在一蹌踉間掉進了一個墳穴裏。

裏面伸出一雙腐爛見骨的手，抓住他的雙肩。

劉獨峯長嘯。

他拔出「秋魚刀」。

刀過處，「藥人」紛紛軟倒。

「秋魚刀」只制人，不殺人。

在這急亂之中，劉獨峯背後砰地中了一掌。

這一掌，足把劉獨峯身上僅聚的內力打散。

劉獨峯飛跌出去的同時，剩下七八具腐屍藥人仍向他追去。

劉獨峯在半空中張弓搭箭！

金芒迸現，穿過兩名藥人胸背，射中黑袍！

黑袍立即着火。

九幽神君痛嚎，縱上竄下，七星子仍爆焚在黑袍上。

劉獨峯發出的，是「后羿射陽箭」。

那是最後一支箭。

× × ×

劉獨峯背部着地，正跌得星移斗轉，藥人已包攏上來，半頃也不容他喘息。

劉獨峯一箭射出，身上已着了幾下拳脚，連金弓也被奪去，他一面招架，一面圖衝出重圍，但覺一陣天旋地轉，氣促神虛，又着了兩三記攻擊，有兩名腐臭潰爛的「藥人」，還猱身跟劉獨峯扭打在一起，幾乎跟他面貼面纏戰。

劉獨峯這時已不顧得骯髒污穢，他發力把幾個人摔開，一口氣已按不上來，體內更覺如萬虫噬吸，萬箭穿心。

九幽神君的身上仍沾着火，黑袍連着火光往地上一抄，已抄起那面三角形的鼓，用力一擂，鼕的一聲，張五徐徐開眼，盯住戚少商！

再鼕的一聲，張五已向戚少商邁步踏來。

又鼕的一聲，張五揚掌，往戚少商額頂拍落。

這三聲鼓响，正是無情問唐晚詞有沒有聽到鼓响，唐晚詞側耳細聆，隱約聽到的鼓聲。

× × ×

無情的心何嘗不急？

他千里迢迢的趕來，帮不了劉獨峯、救不了戚少商，却中了九幽神君的圈套，跟劉獨峯鬥得兩敗俱傷，反而授敵予機！

可是他右臂因着了「秋魚刀」，一天之內不能轉動，左臂被「空封神功」所侵，渾不着力，急又有何用？

他估量時間，就算雷捲趕得上，只怕惡鬥已有了結果。

——結果又如何？

——强逼住內外重創的劉獨峯，決戰中了三枚「順逆神針」的九幽老妖，誰勝誰敗？誰生誰死？

× × ×

張五掌擊戚少商。

而九幽神君整個火團似的人撲入黑穴裏。

泥土簌簌罩下，塡入了坑穴。

他是要用土來滅火。

劉獨峯猛喝了一聲：「咄！」

他手上的「秋魚刀」猝然碎了！

每根「骨刺」化成銀色的碎片，在銀色的月光下，分別射中六名「藥人」。

「藥人」一挨着「秋魚刀」，立即變成泥塑一般，直挺挺的躺了下去。

剩下兩名「藥人」，劉獨峯身形陡地一沉，環腿一掃，兩人脚骨齊折，踣地不起，劉獨峯雙掌在他們背上一按，這兩名「藥人」便沒了聲息。

劉獨峯也藉這雙掌一按之力，撲到張五身前，一脚把戚少商踢了出去，順手拔出了戚少商腰畔的「春秋筆」！

張五一掌擊空，反手向劉獨峯攻來！

劉獨峯叱道：「張五！」一手刁住他的掌勢，不料地上噗地突出一截紅色的劍尖，已穿透劉獨峯的左足踝。

劉獨峯痛心入肺，悶哼一聲，張五趁

此一掌，把劉獨峯胸前的一枚匕首，直按沒柄而入！

劉獨峯悶哼變成了慘哼。

他俯身落筆，這一下是拚盡畢生之力，一筆削落，紅劍劍尖切斷，他才拔足，一反肘把張五撞飛出去！

哄的一聲，一條黑袍影子破土而出。左手持矛、右手仗戟，道：「劉獨峯，你完了。」

劉獨峯只覺眼前一黑，金星直冒，他突然做了一件事。

把胸上另兩把短刀，疾拔了出來。

血湧如泉。

九幽神君退了一步。

劉獨峯已跛着腿竄了過去。

他把最後一分的生命力都逼了出來。

他手中的「春秋筆」，與一矛一戟戰在一起，只見銀光忽東忽西、忽聚忽散、紫電飛空、旋光遍體，兩人一合又分，九幽神君手上的矛、戟全已斷折，只剩下半尺不到的一端，握在手裏。

九幽神君發出一聲怒嘯，拔出一管鴨嘴形尖牙鋼錐，尚未出手，忽全身一震，雙手緊抓頭部，全身發顫，痛苦不堪。

劉獨峯見他拔出「陰陽三才奪」，知道憑自己幾近油盡燈枯的體力，只怕難以抵擋，但九幽老怪却痛苦得全身抽搐，黑袍簌簌而動，雖瞧不見他的臉孔，但知要這等高手突然因病而腦袋痛得如同被人刀砍斧劈，那自是罕見的事！

劉獨峯猛然省起，立即揚聲戟指罵道：「老怪，你的順逆神針，已鑽入腦裏去了！」

九幽神君慘哼一聲，全身抖得越發厲害。

劉獨峯正要持筆上前出手，但脚下一陣踉蹌，竟給人攔腰抱住。

抱住他的人是張五。

九幽神君突然尖嘯了三聲。

嘯聲使得遠處林木撼擺，欲穿耳膜，一聲比一聲悽厲，只見他嘯聲之後，持「陰陽三才奪」，往劉獨峯身上就搠。

劉獨峯一時掙脫不得，怒喝道：「張五，放手！」

張五已失心喪魂，只抱住劉獨峯不放，怎會聽他號令？

劉獨峯慌忙的春秋筆回捺過去，雖然雙臂被抱，但筆法依然錯落飛旋，筆法如山，筆意似練，封住九幽神君的攻勢。

「陰陽三才奪」，落到九幽神君手裏，決不似握在狐震碑手上所施，而「春秋筆」執在劉獨峯手裏，也決不似張五手中所使；可是，劉獨峯的身子，却被緊緊摟住，施展不開來。

「嗒」的一聲，「陰陽三才奪」的鋼刺暗扣，已挾住了「春秋筆」。

劉獨峯正待力拔，但三才奪連聲嗒嗒作響，至少有十六七道活扣暗卡，都拑住了春秋筆。

九幽神君瘋狂似的尖笑起來。

他全身繞着三才奪，在半空旋動。

春秋筆變形，扭曲，雖不致斷裂，但已彎折得不成樣子。

劉獨峯猛唱一聲，如同半空雷震，雙手陡地一揚，張五便翻跌出去。

劉獨峯震開張五，趁九幽神君尖笑起落之際，一手抓住了三才奪，就要搶奪過來。

可是，三才奪尖，突然射出一道細細的白芒。

百芒正中劉獨峯臉上。

劉獨峯捂臉倒下。

九幽神君嘿嘿狂笑。

冷月如鉤，大地如罩上一層冰屑。

× × ×

這樣一輪冷月，唐曉詞却有萬千的愁緒。

——戚少商被擒。

——雷捲追敵。

唐曉詞在担心着兩人的安危，自然其中更惦念的是雷捲。

息大娘力主要救戚少商於水火之中之時，唐晚詞曾大力反對過，果然，毀諾城因此而城毀人亡，唐晚詞亦曾在心裏埋怨過。

——可是，換作如今，遇難的是雷捲，她願不願意捨身破家相援？

願意！

這答案絕毋庸置疑。

她終於明白息大娘的心意。

唐晚詞現刻不能相隨雷捲赴救戚少商，只因爲這兒要人守護。

可是，她的一顆心，仍無法安靜得下來。

也因爲這樣，她對一切都較不留意。

驀聞一聲驚呼，唐晚詞霍然回首，刷地拔刀，刀光比月色更冷。

只見一道薄霧輕紗般輕顫的綠色微芒，飛旋而沒入林中。

銀劍拔出小劍，一副忿然不甘心的樣子。

唐晚詞問：「什麼事？」

無情慨嘆了一聲道：「也罷，這女娃子命不該絕，且望她能痛改前非，好自爲之。」

原來泡泡倒在地上，額上着了無情一片飛梭，暈了一陣，却未斃命，主要是因爲無情雙手無力，運力不暢，而見泡泡是個女孩子，也不忍心猛下殺手。所以未盡全力。

銀劍正要過來擒住泡泡封其穴道的時候，泡泡却醒了過來。

她人雖醒，額角正流着血，神智却亂成一團。

無情的暗器，使她腦門受到極大的震盪，一下子變得連一點記憶也沒有了。

她本能的覺得驚悟，飛身而起，一拍命門，全身化成一道「碧毯」，往林內掠去，其實碧芒只是障眼法，她的人是藉着詭奇的光芒護身而遁走。

銀劍未曾見識過九幽門下「身幻光影」的奇技，一怔之下，只覺好玩，而唐晚詞又心不在焉，終給泡泡逃脫。

這一逃，日後江湖上便多了一個失去記憶，額上有一道艷疤，手段狠辣，武功怪異，臉目甜美美麗小女孩子，這是題外，在此不提。

無情本來也無殺她之心，但見她太過狠毒，不能放過，但泡泡這一逃，無情要追也有心無力，這對泡泡而言，反而等於重新以另一個面目，再活了一次。

唐晚詞覺得自己一時不察，以致跑掉

了一個勁敵，有點不好意思，只說：「沒想到這小娃兒流了一臉的血，行動還如此迅速。」

無情不答她，却轉向銀劍道：「銀兒，你去把道上的竹子全削斷拔去罷，免傷了路人。」於是便授銀劍拔竹之法，唐晚詞在旁聽了，也訕訕然地帮銀劍削竹清道。不久，連那兩匹馬，都牽了出來。

唐晚詞看見馬，又想到人。

——雷捲啊雷捲，這一路上，我跟你共歷患難，你都沒有喪命，決不可一個人的時候，而遇到不幸……

× × ×

任何人都有幸與不幸。

劉獨峯身上有嚴重的內傷，是他的不幸，所以他明知「陰陽三才奪」裏有殺着，也躲不開去。

九幽神君被「順逆神針」射中，同樣是不幸，因爲他强鼈住一口氣跟劉獨峯動手，不意三枚針中其中一枚，已逆走入腦，一枚順刺入心，只有一枚，仍逼在尾指甲間。

九幽神君的痛楚，自不堪言。

其實，九幽神君和劉獨峯對上了，是彼此的不幸。

劉獨峯中了白芒，倒下之後，再也沒有起來。

任何人跌倒，都得爬起來。

也有人認爲，在那裏跌倒，就必須在那裏爬起來。

甚至有人說，跌倒有人說，跌倒就是爲了再爬起來，而且永遠不跌倒兩次。

劉獨峯却不能再起來。

他已失去了再起來的能力。

九幽神君見劉獨峯倒下，「三才奪」嗤的一聲，又射出一道黃霧似的東西，釘中了張五。

張五怪叫一聲，全身慢慢融化，表情痛苦至極。

九幽神君的三才奪一沉，往地上的劉獨峯當頭砸下！

這時候，青光疾遞，戚少商已挺劍攻來！

九幽神君迴奪一架，兩人走了幾招，進退幾步，戚少商攻不進九幽神君的防守，九幽神君也逼不退戚少商！

——只要逼退戚少商，他矢志要先殺了劉獨峯。親眼看見他斷氣才甘心。

戚少商之所以能拔劍再戰，完全是因爲劉獨峯在他背門踢了一脚。

那一脚是踹在氣海俞穴上，劉獨峯藉着這一脚，把內力傳到戚少商的身上，他踢了這一脚之後，更加神竭力衰，加速敗亡。

戚少商却貯聚那一踢之力，默運玄功，經過一陣冲激，終於衝破被制之穴道，抄起青龍劍，立即趕援，但劉獨峯已倒了下去。

戚少商連忙護在劉獨峯身前，一時搶攻，但他穴道被制剛才解除，運氣仍有阻窒，要不是九幽神君心痛頭疼，只怕早就被「陰陽三才奪」分了屍！

戚少商咬牙苦戰，但只能進，或苦撐持，堅持不退，九幽神君神亂智昏，但他手上的三才奪，機關精密，自動卡地扣住了青龍劍！

戚少商發力一拉，不曾把劍扯得過來，九幽神君負痛發蠻，大力回扯，戚少商聚力相抗，「拍」的一聲，劍鍔突然鬆脫，掉下一張織錦來！

織綿在月下一照，血斑斑的遍寫了字，九幽神君喜道：「在這裏了！」他要逼戚少商道出的秘密，顯然在這布帛上！

九幽神君飛快地彎身俯拾。

戚少商單手搶入三才奪裏。

九幽神君迴奪一絞，立意要把戚少商的手臂絞斷。

戚少商的用意，却不是要搶三才奪。

他的手指極迅急的在三才奪柄上一個絕難看得出來的活扣上一按，「哧」的一聲，一股淡而迅疾的黃霧，反射在九幽神君黑袍內的頭部！

九幽神君半聲慘呼，頓住。

戚少商急縮手，袖子被扯裂，他一抄手拖起劉獨峯，急掠三丈，才敢回身。

只見在冷月下，那黑袍篩糠般的抖動着。

白烟自黑袍裏冒出，裏面的事物，似越縮越小，越來越癟，到後來，百烟越來越濃，連黑袍都逐漸腐蝕。

「三才奪」噗地落在地上。

剛才射在九幽神君臉上的，正是他用來射殺張五的「大化酖醪」，那是一種厲害無比的毒液，稍加沾蘸，立即要化成一灘屍水。

戚少商曾在山神廟附近，得劉獨峯指點過，他記性好，悟心高，已記住了三才奪機括的運作法，在剛才危急關頭，要決心一搏，按下一個機括，果然使九幽神君作法自斃。

九幽神君終於變成了一灘屍水。

不過還是誰都沒有看過他的眞面目。

戚少商怔怔出神半晌，突然間，有兩條人影，向他飛撲而至。

他手上還抱着奄奄一息的劉獨峯，這兩人倏地出現，寒光照面，一根三尖叉齊眉棍，已向他當頭打到，那女的却疾掠向地上的織帛！

同一剎那，忽聽一人沉聲叱道：「看打！」在這兩人攻擊未及戚少商前，雙手的姆指，已按在兩人背上！

那女子背上「兵」的一聲，像有什麼碎裂了的聲音，那男子往前一衝，哇地吐了一口鮮血！

兩人不敢戀戰，只沒命的往前就跑。

那後面的人也不追趕，身子像沒四兩的棉花，輕飄飄的落下地來，但身上穿着極厚的毛裘，月亮照在他一張瘦削深沉的臉。

這人當然就是雷捲。

他趕到的時候，英綠荷與龍涉虛正向戚少商暗算，他不動聲息，先發制人，又彈破了英綠荷背上的一面晶鏡，而龍涉虛仗着「金鐘罩」護體，居然傷而不死，但兩人發現既被人「黃雀在後」，師父九幽神君又已慘死，那敢戀戰，當下不要命似的飛逃。

雷捲一到，當下看也不看，就把織帛塞回青龍劍劍鍔內，把劍鍔重新旋上，交回給戚少商。

戚少商正全神貫注在劉獨峯的身上。

（未完·廿九）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祖聰、湊英英在老怪控制之下，迫得和華山派的人拚鬥，老怪和華山派掌門賴英揚鬥在一起，忽然山上轉出幾人，來的正是鐵堡堡主杜鐵心，聽說凌天鳳找尋女兒凌英英下落，也帶人來此地協助找尋，凌天鳳後到發現女兒在此，才知道女兒受老怪威脅和衆俠敵對，便參加戰陣對老怪和林祖聰攻打，老怪亦道出自己就是萬高樓，因寡不敵衆挾着林祖聰邊打邊逃，雖然避過衆人追殺，但半路遇到魯巴圖的師叔萬象和尙將林祖聰擄走，自己只好兜截。萬象將林祖聰帶出關外，在路上又遇到丐帮堂主翟通典攔截，林祖聰不敢說出自己的身份……



魔域赤子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擺脫是非地　回復自由身

萬象雙眼不睜，端坐如故，道：「丐帮以衆凌寡，無端傷人，便是中原正義的詮釋？」

翟通典臉色一沉，道：「聽大師的口吻，竟非中原人氏？」

萬象道：「中原人，西域人，都具臭皮囊可沒分別！正如乞丐跟常人也沒分別！常人需務農生產，以換溫飽，乞丐卻可以强索食物，尚且振振有詞，貧僧則聞未所聞！」

「中原的事，不用化外之人管！」

「那是因爲西域的乞丐不如中原的强蠻？」

翟通典老臉一熱，道：「丐帮乃正義之帮，老叫化等因爲趕着去收拾幾個邪魔，以致挨餓……」

「挨餓便要搶？」萬象臉露笑容，緩緩站了起來。

「索食也是爲了消滅邪魔，大丈夫不拘小節！」

「如此跟匪盜又有何不同？匪盜勢力和人數大大不如丐帮，憑貴帮之勢力，其實大可以刦盡世人之錢財，何須向弱小索食？反正丐帮所謂都是爲了正義，自無人敢反對！」

林祖聰聽不懂萬象之話，愕然道：「搶刦怎可說是爲了正義？」

萬象笑嘻嘻地道：「搶刦是爲了錢財，有了錢就不必挨餓，要消滅邪魔就得吃飽飯才有氣力，這豈能說與正義無關？」

翟通典給他一輪諷刺，仍强辯道：「本帮行爲端正，唯天可表，豈是化外之人所能理解！大師出手傷了本帮弟子，尚未請教大名！」

「貧僧萬象！貧僧到中原，並無與中原各派爲敵之意，請施主放心！」

「老叫化有何不放心的？」翟通典嘴上說得硬，實際上對他可忌憚得很，萬象以樹葉封穴之技，他只聽聞人說過，未曾目擊，自忖非其敵手，當下想了一下，道：「大師無意與中原武林爲敵，老叫化也不願多計較，青山綠水，後會有期！」他回頭道：「咱們走！」霎時間，六七個乞丐走得一乾二淨！

萬象道：「你可以安心吃了，吃飽便歇息吧，咱們明早還要趕路。嗯！篝火快熄了！」

林祖聰走過去，往火裏加了一把枯枝，又吃着鷄肉。萬象重新盤坐地上，可是遠處忽然傳來一道馬嘶聲，萬象尖喝一聲，也不見他如何作勢，身子已如星丸般飛了出去！

俄頃又聞萬象喝道：「丐帮弟子聽着，你們若敢傷貧僧寶馬，你要一百條人命作償！」聽聲音意似已在五六十丈外！

林祖聰心頭怦怦亂跳，此刻他手脚能動，不走尚待何時？他心中想了一下，把未曾吃畢的鷄肉抛下，轉身跑了幾步，忽然腦海中靈光一閃，想起萬象應付賴英揚等人之技，便找了一棵枝密的大樹，爬了上去。

過了一陣，蹄聲「的得」，萬象騎着汗血寶馬進林，目光一掠，不見林祖聰的踪影，雙眼滿含殺機，向四周看了一下，怒哼一聲，輕輕挾着馬腹，縱馬而去！

林祖聰先前一直覺得萬象甚是和藹，此刻見到他的目光，却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

他伏在樹上不敢動彈，欲待萬象去遠一點才下去，以免被他追上！

篝火逐漸微弱，林祖聰估計他已去遠，正想攀下去，忽然一道紅影，如鬼魅般，飛進樹林，他吃了一驚，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萬象去而復返，而且捨騎徒步入林，足見其機心深沉，可是他萬料不到林祖聰那傻小子，竟然沉得住氣，匿在樹上這般久，是以匆匆在林中兜了一圈，便又原路退出林去。

篝火也恰在此刻才熄滅，林祖聰直至此刻才敢喘氣，他又凝神靜聽一陣，林中除了風聲之外，再無其他聲息，然後溜下樹，向虢略鎮跑去。

林祖聰怕在路上遇到萬象，是以專走小路，却讓他在五更左右進了鎮。

就在此刻，林祖聰又聽到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林祖聰連忙伏在小巷裏，不久便見一團紅影自巷口掠過。

林祖聰吸了一口氣，正在考慮如何避過萬象的搜索，忽然巷內「呀」的一聲，打開了一扇木門，一個青年打着呵欠，走到斜對面拍門，大概睡意未消，竟沒有發現林祖聰。

一忽，那門開了，一個人道：「趙二哥，俺娘病了，俺今天沒有上班，請你跟掌櫃說一聲！」

先前那青年道：「這怎行？全鎮只有咱們那家飯館，大年初一也不收爐，其他的都要初七才開爐，工錢你已拿了，怎能不上班？」

門內那人道：「趙二哥，俺娘病情實在不輕，家裏又沒別人，俺的確走不開……工錢俺可以退回去，請掌櫃找個替工吧！俺起碼要三五天才能回店！」

門外青年道：「這時候到那裏去找臨時替工來替你？」

林祖聰心頭一動，走過去道：「這位大哥，請你們做的是什麼工作？不知我幹不幹得來？」

那青年上下看了他幾眼，問道：「你是外地人？俺從未見過你？」

「是的，俺是芮城人，要到關外探位姑母，半路讓毛賊刦去盤川，所以……」

門內那青年喜道：「行行，俺是在悅盛飯館灶房裏打雜，都是些粗工夫，你一定幹得來！」他把一袋錢遞給趙二，道：「請二哥替俺交給掌櫃！」

趙二收了錢，道：「好吧，你跟俺來！」他不出巷，反向內走去，穿過另一條黑巷，到門後拍門，不久有人開門，道：「老趙，怎地今日遲到了，師傅正在發脾氣哩！咦，這個是誰？」

趙二道：「進去再說！」

剛進門，一個大胖子已走過來，破口就罵，趙二連忙向他解釋，那大胖子是灶房裏的大師傅，唔了一聲，伸手在林祖聰肩上拍了幾下，道：「看你還有幾斤氣力，先把院子裏的乾柴劈細！」

林祖聰劈了柴，又忙着洗碗，他做粗活，全不覺得辛苦，何況又不困難，而且在廚房裏，不用露面，正合自己心意，便決定一直做至頂替的人上班，相信三五天之後，萬象已遠離此鎮，屆時自己再上路去找師父，便不虞被他追上，是以安心工作，晚上便在店裏搭鋪睡。

林祖聰離開師傅已快兩年，師父如今在何處，可完全沒有一點頭緒！

一想起師父，自然又想起師妹，那一夜的情景又翻上心頭，只恨不得立即飛到師妹身邊，抱着她細訴衷情！

他胡思亂想了半夜，決定先去長安四海鏢局看看，假如找不到，再回頭去五老

峯舊居。

× × ×

如此平安過了三天，初五中午上，因爲食各較多，大胖子叫林祖聽出飯廳把殘羹碗筷收進來，林祖聽估計萬象早巳去遠，欣然答應。

他剛收拾好一張桌子，便見外面又進來一位青年食客，垂頭喪氣坐下，沒好氣地道：「小二，先送一壺燒刀子來！」

林祖聽正想通知跑堂的，目光一瞥，忽然驚喜地叫道：「大師兄，是您！」

那人正是李英揚，他抬頭看了林祖聽幾眼，才問道：「你是誰？在下又不認識你！」

「大師兄，我是林祖聽呀！」

「二師弟？」李英揚一愣，道：「你怎會變成這個模樣？」

「說來話長！大師兄，你怎地沒跟師父和師妹在一起？他們呢？」

李英揚哈哈一笑道：「你並非不知道，我早巳被逐出師門了！」

林祖聽一愣，道：「師父不是說巳經將你重列門牆麼？」

李英揚忽然大笑起來，笑聲充滿悲憤：「你知道他爲何會將我重列門牆麼？」

林祖聽可不想知道他的事，他只關心師妹在何處，但又不便打斷他的話柄，只好順着他道：「師父當日不是說大師兄因爲爲師父立下一功，是以收回成命麼？」

「但是結果未能得償所願，他又改變初衷，何況我是他眼中釘，他也恨不得將我早早趕掉！」

「大師兄武功又好，人又聰明能幹，師父怎會視你爲眼中釘？」

「因爲他如今跟師妹雙棲雙宿，我在身邊還不是眼中釘？」

林祖聽如遭雷殛，忽然探出一爪，緊緊抓住李英揚的臂膀，嘶聲叫道：「你……你說什麼？再說一遍！」

李英揚似不覺痛，慘然笑道：「你也不相信是不是，我是有眼無珠，才投在他門下，這是亂倫呀！」

「你……胡說，我不相信！」

李英揚掙脫了他的手，用萬分驚詫的眼神望着他，道：「你給他倆陷害還不知道？」

「我……」林祖聽口吃似地道：「師妹對我……很好……怎，怎會陷害我……你不要……挑撥離間。」

李英揚狂笑，說道：「原來你還被蒙在鼓中，難怪師父跟師妹背地裏都叫你傻蛋！」

「我怎樣蒙在鼓中？」林祖聽激動得雙眼都紅了，大聲道：「你今日不說清楚，我便不放過你！」

掌櫃喝道：「小林，叫你做事，你怎地跟顧客爭吵起來？快回廚房！」

林祖聽將碗往桌上一放，道：「我現在不幹了！」他拉椅坐下。「我是你們的顧客，快送碗酒上來，小甘，把桌上的碗筷收拾起來！」

一個夥計走了過來，上下看了林祖聽一眼，冷笑道：「你這小子，今日抖起來啦？」

「來一壺酒，四個菜，我要跟我大師兄喝幾杯！」

掌櫃道：「小林，你今日不幹，連早幾天的工錢，便算是報銷了！」

小甘道：「掌櫃，這小子想白食！」

林祖聽大異常態，一把抓住小甘的衣襟，將他提起，「他……奶奶的！你狗眼看人低？」他摸出一錠銀子，塞在他嘴巴裏，道：「吞下去，吞下去！」

小甘見他神態兇狠，大驚起來，叫道：「快……放俺下來！」其他夥計忙過來相勸。

林祖聽大喝一聲：「誰敢過來，我便打他！」

那幾個夥計自恃人多勢衆，怎會怕他，一聲招呼，撲了上來，林祖聽雙腳連飛，把他們踢個落花流水，撞倒桌椅，食客紛紛迴避。

林祖聽一掌拍在桌子上，只聽「嘩啦啦」一陣響，桌子碎裂，地上多了一堆廢木，這情景不但將店內的人都震懾住，連李英揚也張大了嘴巴，那掌櫃更是嚇得直打哆嗦！

小甘面無人色地道：「林大哥，請饒命！」

林祖聽將他抛在地上，轉身對李英揚道：「師兄，請借一步說話！」

李英揚乾咳一聲，道：「但愚兄現在肚子巳餓……」

林祖聽把銀子抛在櫃上，道：「快包些食物來，銀子多的，給你們作賠償！」

掌櫃連忙吩咐廚房急辦，不久便拿了一鍋子肉上來，還有兩雙筷子，一壺酒，林祖聽連忙道：「大師兄，咱們找個地方喝酒！」

李英揚見他武功大非昔日可比，心中也有許多話要問他，兩人走出小鎮，到墓地坐下，林祖聽性情大變，道：「大師兄，咱們先乾一杯！」

「好！」李英揚爽快地道：「雖然咱們巳不是師兄弟，但還可以交個朋友！」

兩人將酒喝乾，李英揚嘆息道：「聰弟，你爲人太過老實！我實跟你說吧，師父跟師妹早巳有苟且行爲，因師妹有了身孕，所以才拖你下水，嫁禍於你，甚至將你送官究治，也因此乘機借城內的人趕着去看審案，咱們才有機會溜過長安城，避過丐帮的耳目！」

林祖聽本來巳有許多疑點，此刻聽後，仍不敢盡信，顫聲問道：「師兄，這可是眞的？那師妹她當日也在城內！」

「丐帮的人認不得她，她要溜出去，就容易得多啦，事實後來她亦溜出城到藍田跟咱們會合！」

林祖聽着了魔一般，喃喃地道：「師父怎會做出這種事來，師妹他爲何又肯委身……」

李英揚慘然一笑。「你以爲師妹是好東西？你還以爲她看上你？告訴你，她根本就不是好東西，曾經引誘過愚兄，只是愚兄對她不感興趣！」

林祖聽又一把抓住李英揚的衣襟，李英揚道：「愚兄可以發誓，所說每一句話都是事實！」

林祖聽嘆了一口氣，鬆手道：「他眞無恥！」

李英揚冷笑一聲：「他如果不無恥，便不會做大盜，那天丐帮的翟堂主，並沒有找錯人，就算他看錯，『酒鬼』伍鍾也不會錯！」

林祖聽長長吸了一口氣。「他倆如今住在何處？」

「還在藍田縣城冬瓜巷，他倆賃了一棟小屋住下！」

「廖師伯呢？」

「是姚遠！他也在藍田，不過沒跟師父住在一起！」

林祖聽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問道：「師兄，你說爲師立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可曾聽過『神鼎眞經』這回事麼？愚兄打聽到那本眞經藏在玉泉洞，所以回去告訴他，以爲他會念在愚兄替他幹了這件事，會授我絕技，那知……」

林祖聽急問：「你們可曾找到？」

「當然找不到！咱們在玉泉洞找了好幾個月，後來洞裏的人逐漸多了，咱們只好離開，免得跟人家衝突，你知道白光和姚遠以前的仇家太多，所以才會隱居！」

「師父既然巳不理世事，又怎會還熱心尋經？」

李英揚哈哈一笑。「師父認爲你只要學到經上的一半功夫，便可以無敵於天下，又何須隱居？說得清楚一點，他是不甘心寂寞！他化名不要經（畢耀經），實際上，無時無日不在打這本眞經的主意！」他又長嘆一聲：「聽弟，你我運蹇，才會投在他門下！」

林祖聽喃喃地道：「我眞不相信師妹是那樣的人！」

李英揚喝了一口酒，挾了幾口菜咀嚼，道：「聽弟，你要擦亮眼睛，江湖風險，人心奸詐，跟五老峯上的獵人和農夫，可不一樣！」

林祖聽「嘟嘟」地連喝幾口酒，他酒量不大，臉上立即浮上一層紅暈，忽然虎地站了起來，道：「不，我一定要去找她！」

李英揚一把將他拉住，道：「聽弟，你千萬別去，師父老奸巨滑，你鬥不過他的，再落在他手中，便……」

林祖聽長長吸了一口氣，道：「多謝大師兄關心，小弟自會小心，嗯，大師兄準備去那裏？」

「小弟在師父那裏遭受冷眼，就不下去，所以準備到河南找事做！」李英揚忽然咦了一聲：「師弟，你是不是另投明師，剛才愚兄見你武功……」

「小弟沒再投什麼明師！大師兄，咱們後會有期，您保重！」林祖聽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北風吹來，酒向上湧，他雙腳有點晃盪，但走得更快了！

新春期間，路上行人不多，幸而林祖聽這時候也不想見人，低頭疾行，他挨了一天的餓，到第二天早上才買到東西吃，他不怕吃苦，只想好好跟師妹談談。

林祖聽一路西行，順利出了潼關，這條路他曾經走過，是以駕輕就熟，曉行夜宿，風餐露宿，走了七八天，才到藍田地界。

林祖聽一口氣勇往直前，但臨到地頭，反而有點猶疑起來，既想跟師妹一訴離別之情，又恐師妹見到自己這副相貌，心生厭惡而疏遠之。

進了城之後，他幾乎想退出去，但又不死心，結果到街上買了點手信，却不敢去敲門，最後到客棧裏投宿，準備在夜間先去窺探一下，再定行止，假如師妹眞的跟師父有什麼不尋常的關係，便掉頭走之，否則明早再以禮求見。

林祖聽因與海山闊越獄，官府曾張貼海捕文書，要將之緝拿歸案，但此種事一向只鬧過一陣，便自然平靜下來，而且他此時的面貌跟告示上大異，是以投宿時使用林早德的化名，客棧沒人思疑。

林祖聽飯後便盤坐在床上運功調息，往日很很快便進入忘我境界，但今日却十分反常，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靜，一時之間翻上師妹的倩影和那一夜的「恩愛」，一時間耳際又響起李英揚的勸告。

千頭萬緒，沒法作出決定，最後林祖聽只能拿定一個主意，假如師父不肯將師妹，配給自己，便遠離師門，回去五老峯務農，或去七星寨找海山闊。

窗外傳來三更的梆子聲，林祖聽披上一套暗褐色的外衣，推開窗子，輕輕跳出牆外。

冬瓜巷的來源，他無心考究，但日間他在附近巳經走過，因此毫不費勁便找到師父的住所。

那是一棟土磚院子，雖不豪華，但佔地頗大，林祖聽四顧無人，便輕輕跳了進去，此際他內力固然深厚，加上輕功曾得萬高樓細心指點過，落地時，點塵不驚。

屋內黑燈瞎火，寂靜如死，林祖聽又猶疑起來，一則未知師父和師妹睡在那一間房，二則尚未能肯定李英揚所說，是眞是假，萬一，師父並不住在此處，驚醒了屋內的人，難免又多了一條擅闖民宅的罪名！

林祖聽輕輕吸了一口氣，心想既然來了，斷沒有中途而廢之理，是以緩緩內進，穿過房舍與圍牆之間的過道，到了內宅，黑暗中只有風聲。

林祖聽閃進走廊，伏在一扇房門上凝神靜聽，房內沒有呼吸聲，也許宅內房多人少，有許多空舍，因此又到另一間房外偷聽。

就在此刻，附近一間房裏忽然傳來一陣嬰兒的啼哭聲，林祖聽吃了一驚，連忙匿在一根大柱後面，靜觀其變。

俄頃，窗子上現出人影，點着油燈，一個梳髻的婦人，抱着孩子正在呵勸着，林祖聽內心一陣失望，因爲那婦人體態豐腴，又較矮，分明不是師妹姜玉英！

那孩子也不知是犯了病，還是夢中受驚，哭聲響亮，好一陣都止不住，婦人又哄又哼「催眠曲」，都沒有作用，連林祖聽也替她着急。

忽然那婦人低聲道：「小寶寶趕快睡，要不你娘又要怪乳娘，又要扣工錢了！」林祖聽這才知道此婦是乳娘，內心又燃起一點希望之火。

一忽，林祖聽又聽到一個開門聲，一個脚步聲，伴着一個尖細的聲音傳來：「黃媽，你是怎樣帶孩子的，吵得這個樣子，孩子難受，大人也受不了！」

林祖聽忙縮在柱後，接着黃媽把門打開，道：「夫人……寶寶本來睡得好好的，不知道爲什麼……」

那尖細聲音的女人，已來至附近，罵道：「你什麼也不知道，就只懂得拿工錢，也沒見過像你這樣的乳娘！」

林祖聽借着燈光向那女人望去，一顆心幾乎從口中跳出來！那可不是師妹麼？雖然比以前豐滿了，面皮也白了，但她那模樣，就算化了灰，林祖聽也認得出來！

林祖聽用力捂住嘴巴，幸而那兩個女人也沒發現他。姜玉英從黃媽手中接過兒子，也哄着他，但孩子哭聲更大更响，姜玉英罵道：「小野種，你再哭，老娘便勒死你！」

也不知是孩子哭累了，還是聽了姜玉英的話害怕，居然慢慢收聲，姜玉英得意地道：「虧你養過三個孩子，還不如老娘一句話！」黃媽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林祖聽把她這兩句話聽在耳中，心頭十分難過，暗自忖道：「莫非師妹眞的變了？啊，她罵她兒子是小野種，這是什麼意思？」

孩子似乎睡着了，姜玉英正想交給黃媽，不料一驚醒他，又哭了，姜玉英咬牙道：「小野種，當日如果不是老鬼要你，老娘早用藥將你打下來，那還任得你成形生下來！」她在孩子屁股上連打幾下，孩子哭聲更响！

林祖聽心中又暗道：「她罵老鬼……難道眞的是師父？」他忽然覺得自己腦門陣陣發疼，雙脚也有點發軟，連忙扶着柱子。

忽然遠處又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玉英，孩子還小，你打他作甚？叫黃媽抱他到前院去，也吵不到你！快回來吧！」

這聲音林祖聽已聽了十多年，再熟悉不過，剎那間，他幾乎脫口叫師父，也就在此刻，林祖聽的暈眩之感又重了幾分。

姜玉英將孩子交給黃媽，道：「你抱他到前院或者後院走走吧。」

黃媽接過孩子往前走去，姜玉英望着她的背影，冷哼一聲：「飯桶！」說着也轉身欲行。

林祖聽再也忍不住，一陣風衝出去，從後一手捂住姜玉英的嘴，另一手則圈住她的腰肢，將她拉進房內，一脚便將門關上。

他一時衝動，不計後果將姜玉英拖進房裏，得手之後，反而不知如何是好，姜玉英用力地掙扎，林祖聽猛吸一口氣，道：「師妹，你不要叫，我是二師兄！」

姜玉英唔唔地叫道，同時用力點頭，林祖聽這才放鬆手，姜玉英轉過身來，目光一及，忽然發出一道尖叫：「你，你到底是誰？」

「師妹，愚兄便是林祖聽……」林祖聽與她面對面，這才發覺原來她衣衫不整，連忙將目光移開，但腹中却湧出無數的酸水。

「你便是二……你怎會來這裏？」姜玉英神色十分尷尬。「啊，對啦，聽說你跟一個大盜越獄！」

林祖聽用哀求的語氣道：「師妹，你回答愚兄幾個問題好不好？」

姜玉英驚慌之情已平定，邊整理衣衫，邊道：「你且說來聽聽，而且你以後不要再叫我師妹了！」

林祖聽愕了一愕，心中仍存幻想，囁嚅地問道：「是不是師父已經答應咱們的婚事，剛才那個孩子……」

「孩子不是你的！」姜玉英的話十分決絕。「自從你被判入監牢，他便將你逐出師門了，我也不再傳是他的徒弟了！」

「你……你是他什麼人？師妹，你明知道愚兄被判入牢是寃枉的，那天晚上根本是你……」

「根本是我自動獻身的是不是？哼，白白便宜了你，讓你撞進『門』去，事後他還向我發了一輪脾氣哩！」

林祖聽心頭如遭火灼，澀聲地問道：「我跟你一場師兄妹，你，你爲什麼要害我？」

「這可是他的主意，他起初還害怕師伯和師侄們恥笑，所以要嫁禍於你，而且有你在身邊也不方便，你現在該明白了吧？如果我是你，今夜便不會再來！」

「我……我來看看師父和師妹，也不行麼？」

「你有沒有撒過尿，照過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如果我是你，便躲在深山，不敢見人！」

林祖聽只覺一顆心，似乎已裂成十八塊，但見他胸膛起伏，不斷喘着大氣，姜玉英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道：「你還不走？如果不是念在昔日一場師兄妹之情，我早大聲呼叫了！」

姜玉英說罷轉身走去，當他拉開房門，白光已站在外面，姜玉英吃了一驚。「你……」

白光輕輕一笑。「何必去乃匆匆？連我都來看他了，你又何須迴避？」他慢慢走進房子裏，臉上還帶着笑容。

林祖聽反而甚感不安地輕退了兩步，師父的神情跟在五老峯上已截然不同，以前像是個糟老頭，如今看來不但比較年輕，而且眉宇間有股叫人看了極不舒服的慓悍之色。不過神態却有點憔悴，表面上不覺得如何，裏面却因水份乾了，外表看來有點乾旱，然而雙頰却透着紅暈。

林祖聽怔了半晌才定下神來，囁嚅地道：「師父……您老人家瘦了……」

白光近來溺于酒色，說他瘦了，正犯了他的大忌，他雙眼閃過一絲難察的殺機，溫聲道：「你能够越獄，免受囚監之苦，很好！」

「弟子……是被人拉出獄去的！」

「哦？是誰這般看得起你？」

林祖聽覺得他話中，似有譏誚之意，忍不住挺挺胸，道：「是海大哥！」

「海大哥？海山關？」

「不錯，就是他！」林祖聽吶吶地道：「其實海大哥是個好人！」

白光哈哈一笑，說道：「在老夫的心目中，他當然不是個壞人，這還用得你說麼？」

林祖聽又是一怔，半晌才忖摸出白光的意思，忙道：「師父，弟子不是……笑你以前也是……强盜！」

白光臉色又是一變，乾笑道：「你如今聰明得很，什麼事都瞞不了你，上次那件事，老夫也感內疚，不過若非如此，咱們可逃不出丐帮的毒手，老夫養你十多年，你爲老夫受點委屈，也沒寃你！」

林祖聽低聲道：「弟子從來沒怪過師父！」

「如此老夫便安心了！嗯，你今日來此是爲了什麼？」白光的目光有點凌厲，林祖聽敬畏他慣了，不由自主地低下頭去，久久都沒回答得出，白光又問：「你爲何不答？難道是準備對老夫不利？」

林祖聽忙道：「不，弟子一來是來看看師父和師妹，二來……」

「二來是什麼？」

向師妹提親這幾個字，在林祖聽口中不斷地打滾着，却吐不出來，而且姜玉英剛才已將話說絕，如今再提出來，不啻自取其辱，林祖聽再笨也想像得到，是以沉吟道：「弟子有幾件事要請教師父！」

「請教不敢當！老夫及玉英對你的好意却很感激，並預祝你前途似錦，也不辜負老夫栽培你的一番心血！」白光負手在房內踱步。「你有什麼事要問我？老夫知無不言！」

這可使林祖聽發窘，因爲他根本沒有這個意思，姜玉英見他答不出來，冷笑一聲，說道：「他在胡說八道，你何必費精神？」

林祖聽一急，便道：「師父，你眞姓名可是白光？師伯叫姚遠？」

白光臉色又是一變，但迅即堆下笑容。「你既然已經知道，又何必多問？你是不是還想問老夫，爲何教你那些蹩脚的功夫？」

「不，弟子對武學一道，根本沒有興趣！」

白光微微一怔，再問道：「那到底還有什麼事？」

林祖聽過了一陣，才想到一個非常重要，但又一直不曾想及的問題，當下朗聲問道：「弟子六歲被你抱上山撫養，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希望師父能告知一二，則弟子感激不盡！」

白光側頭瞥了他一眼。「你眞的一點也記不起來？」

「弟子只記得小時候的屋子裏有許多人，男女老少都有，房子很大又多，其他的就記不起來了。」

白光道：「這件事就算你不問，老夫也要告訴你，你父親是戶縣的首富林常鞏，你並沒有兄弟姐妹，有一天老夫在你家經過，忽聽裏面喊殺之聲四起，知道遭賊洗刦，正想進去看個究竟，忽見一個女人抱着你，從屋子裏冲了出來，老夫動了惻隱之心，便抱你上山撫養！」

其實白光的話半眞半假，他本想到林家盜竊，恰好遇到一股綠林强盜，已先他下手，但白光不甘心空手入寶山，便仗着武功有過人之處，趁亂飛進林家，竟讓他找到已經身受重傷的林常鞏，林常鞏取出一張銀票給白光，要他撫養林祖聽。

白光正感寂寞，也想多個孩子作伴，又見銀票上的數目很大，便一口應允，將林祖聽帶上山。

當下林祖聽問道：「殺死我爹爹的那股强盜，是些什麼人？」

白光哈哈一笑。「當年連老夫也不敢輕易攖其鋒，名震綠林的『一窩蜂』！」

林祖聽咬一咬牙，續問道：「賊魁是誰？」

「就是『毒黃蜂』黃楓！」白光眉光一揚，問道：「你還有什麼事要問老夫麼？假如沒有的，便輪到老夫問你了！」

林祖聽一呆，問道：「師父有什麼事要問弟子？」

「你一直跟着海山關？七星寨的巢穴十分秘密，你必然亦去過，在何處？」

林祖聽有了上次的經驗教訓，可不敢洩漏七星寨的方位，但師父問及，又不敢不答，正在猶疑間，白光又問：「聽兒，你想不想再重列老夫門牆？」

林祖聽心頭一跳，反問：「師父，你肯再收我爲徒？」

「不但如此，而且要重新再教你的武功！」

「師父，您跟海大哥有仇？」

白光哈哈笑道：「他跟老夫同行，又一向在關外活動，跟老夫河水不犯井水，又怎會有仇？」

「那麼您老人家問這個作甚？」

白光目光一閃，道：「海老大素以義氣爲重，搶掠極有分寸，一定留有餘步給事主，老夫素來敬重他，可惜無緣結識，現在倒想去見見他！」

林祖聽仍在猶疑，白光轉頭向姜玉英打了個眼色，姜玉英撇一撇嘴，却走過去，笑道：「二師哥，恭喜你啦，以後咱們又可以在一起了！」她忽然在他耳畔輕聲道：「傻子，那孩子根本是你的呀！師父老啦，還能……」

「眞的？你沒騙我！」林祖聽心情激動，抓住姜玉英的手臂。

「我是被迫的……你先哄他歡喜，咱們以後再從長計議！」

「哦……他在終南山上！」

白光急問：「終南山這麼大，詳細地址何處？」

「弟子不知地名，只知道在玉泉洞附近的一座天然山谷裏，入口十分隱秘！」

白光踏前幾步，低聲問：「你也去過玉泉洞？」

「是的，弟子前後去過兩次！」

「跟誰去的？」

「一次是魯巴圖，另一次是……萬高樓和凌英英……」話音剛落，林祖聽只覺後腰一麻，已被白光封了他的痳穴。

姜玉英狠狠地掃開他的手，罵道：「癩哈蟆也想吃天鵝肉，死相！」

林祖聽如夢初醒，又聞白光道：「聽兒，只要你好好答我的話，老夫不但會放你，而且還會收你爲徒！」

這剎那，林祖聽頭腦已經清醒，慘然一笑，道：「我根本不知道『神鼎眞經』在何處，你再問也問不出什麼來！」

白光心頭一動，道：「你怎知道老夫要問你這件事？」

「再笨的人，也猜得到，但我的確沒看過那本眞經，海大哥也不知道！」

他越是這樣說，白光越認定他必然有「神鼎眞經」的進一步消息，當下道：「聽兒，你對英兒的心事，爲師清楚得很，只要你……爲師大可以成全你倆！」

林祖聽心頭一陣惡心，他忽然記起李英揚的話，暗恨自己有眼無珠，以前一直將師父當作聖人，對他言聽計從！

白光眼珠子一轉，忽然一把將姜玉英摟了過來，右手伸到她衣裳裏去摸索，姜

玉英臉皮再厚，當着林祖聽的臉，雙頰也泛上紅暈，極力掙扎。「老東西，你瘋了麼？」

白光桀桀笑道：「別忘記，當日這小子曾經在你身上得到甜頭，但他如今對你已經忘情了，你還裝什麼淑女！」

林祖聽直至此刻才完全看清楚這對狗男女的為人，又羞又憤，恨不得一頭撞壁而死，奈何身子不能動彈！但仍忍不住出聲罵道：「無恥！眞後悔不聽大師兄的勸告！」

白光突然放了姜玉英，道：「拿根繩子來，先將他關在柴房裏！」

姜玉英果然找了根麻繩給白光，白光牢牢將林祖聽縛住，關在柴房裏，臨走時道：「小子，你想清楚，放明白！老夫天亮之後，再來找你，假如老夫得不到滿意的答復，就要你的小命！」

× × ×

林祖聽被關在柴房裏，心中似打翻了五味素，分不出是什麼滋味，他甚至希望就此死去，免得活着多受痛苦！

為什麼他遇到的都是一些壞人？難道天下竟沒有一個好人麼？林祖聽心頭一片悲涼！

過了一陣，他忽然想起自己的身世來。「爹將我交給他，是他瞎了眼，還是我運蹇？」由此又興起一個念頭：「我不能死在他手中，就算我不能替父報仇，好歹也要到他墳上叩幾個頭！」

心念及此，他極力便心情平靜下來，暗中提眞氣運行，希望能解開穴道，可惜萬高樓沒有教他衝關撞穴之道！不過他有股牛脾氣，立定了主意，便不輕易放棄，依然不斷運功。

也不知過了多久，房門忽然「呀」地一聲推開，姜玉英捧着一碗熱騰騰的豆乳，兩條油條，兩隻燒餅進來。「二師兄，這些東西都是你經常喜歡吃的，小妹特地親自上街為你買！」

林祖聽的麻穴雖然未解，但眼睛不受影响，他索性閉上雙眼，姜玉英傍着他坐下，抓起一條油條，送到他嘴邊。「二師兄，你吃吧，別辜負小妹一片心意，趁熱才好吃，我餵你……你還記得麼？有一次小妹發燒病了，你在床前服伺我兩天三夜，那時候，也是你餵我吃飯的！」

她不提猶自可，一提之下，林祖聽更怒，忍不住道：「以前的事，我巳完全忘記了，你走吧……」話音未落，嘴巴巳被塞進一條油條！

姜玉英格格地笑着，笑得花枝亂顫，林祖聽羞怒攻心，舌尖一頂，將油條朝她臉上吐去。「師娘，請你尊重一點！從今之後，你是你，我是我，以前的事一筆勾銷！」

姜玉英臉色比猴子的屁股還難看，揮掌摑了林祖聽一巴。「蟑螂戴花，臭美！」她捧起那碗豆乳，往林祖聽臉上潑去。「告訴你，等下可有得你受的！」言畢悻悻然開門出去。

林祖聽對她的情火，已被這碗豆乳淋熄，代之而起的是剮心的痛苦，他忽然覺得李英揚比自己聰明得多了，他是先知先覺，而自己則是後知後覺！

白光等下要如何整治自己？林祖聽猜想不出，只好極力排除煩惱，專心運功。可惜不多久，房門又被推開了，這次進來的却是白光和姚遠！

姚遠看見他先哈哈一笑。「好師侄，咱們巳經快兩年沒見面了吧？唉，你看你一離開你師父，便弄成這個樣子，是誰將你傷成這個樣子的？」

林祖聽冷冷地道：「多謝關心，那是在下自己用劍往臉上劃花的！」

姚遠一怔，結結巴巴地道：「你跟誰賭氣？」

「不跟誰賭氣，因為被小子陷害，身繫囚牢，既然越獄出來，只好毀容以求掩人耳目！」

姚遠嘿嘿一笑，「師侄你眞有大丈夫的氣概，師伯佩服得很！」

白光接道：「聽兒，你師伯有話問你，你好好答覆他吧，這對你只有好處！」

林祖聽哈哈大笑，道：「在下沒有師父，又何來的師伯？」

白光臉色一變，姚遠忙向他打了個眼色，說道：「也難怪師侄有怨言，我這個做師伯的，便能保護他……咳咳，其實當時的情況你也知道，假如你師父和師伯有能力跟丐幫周旋，又怎會發生後來那些事呢！」

林祖聽知道他就快說到「主題」，故意不搭腔，果然姚遠接着道：「假如咱們武功超卓，不但不用再藏頭縮尾，連帶你們做小輩的也有光采！只可惜咱們沒這個能力，除非得到『神鼎眞經』！」

林祖聽忍不住道：「眞經就在玉泉洞裏，你們大可以去找！」

玉泉洞地方可不小，可惜咱們不知是詳細的藏經地點！」

「在下也覺得可惜，否則早巳取到眞經，至今也可以學到幾成武功，便不會落得這個地步！」

姚遠乾咳一聲：「師侄，你眞的不知道？」

林祖聽雙眼一睜，才說道：「你以為在下是白痴？假如我知道的，還不取而習之？」

這個理由十分充份，可惜他倆巳「經」迷心竅，只是不肯相信，又說了許多好話。但好話說盡，林祖聽依然是那三個字：不知道，這可惹火了白光，喚道：「臭小子，老子要殺你，跟踩死一隻螞蟻，沒一絲分別！」

姚遠拉住師弟，道：「也許他一時忘記，咱們讓他再想想！」把白光拉到外面去。

白光不悅地道：「師兄，你又有什麼花樣？」

姚遠說道：「何必為此事動氣？愚兄叫犬子跟他耍耍，也許犬子有辦法叫他開腔！」

× × ×

林祖聽剛舒了一口氣，姚尚禮和姚尚義又笑嘻嘻地進來了。「恭喜師弟，重獲自由！」

林祖聽冷冷地道：「你們兩個要來放我離開麼？」

「這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有何難哉？」姚尚禮道：「但所謂禮尚往來，咱們放你，你又怎樣報答咱哥兒倆？」

林祖聽道：「在下身上還有幾錠銀子，可以作酬金！」

姚尚義哈哈大笑道：「銀子在咱們眼中，可不值錢，其實師弟你為人聰明，該知道咱是為何而來的！」

林祖聽沉着臉道：「在下勸你們死了心吧！就算老子知道眞經在那裏，也不會告訴你！」林祖聽第一次跟他見面，便吃了他一劍，對他不無怨恨。

姚尚義臉色一變，怒道：「你眞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

「你的罰酒，在下巳吃過，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姚尚義嘿嘿笑道：「那你今天就再試試吧！」他手掌連揮，在他臉上摑了四巴掌。

這四掌十分沉重，林祖聽雙頰都紅腫起來，他咬着牙道：「在下記住了！」

「記住什麼！」姚向義伸手又是一拳：「這下的滋味如何！」

林祖聽雙眼似欲噴出火來，姚尚禮道：「小子，你當然想報仇，可惜你永遠都沒這個機會！」二弟，你瞧我的！」他取出一柄劍來，在手中晃着。「小子，你知道大少爺的心意麼？」

林祖聽目光怨毒之極，死死瞪着他，姚尚禮心頭有點發毛，色厲內茬地道：「大少爺要剮下他的一對『招子』！」

姚尚義怕他聽不明白，道：「招子便是眼睛！大哥，小弟心頭的氣還未消，你再讓我打他幾記！」說罷一腳踢出，正中林祖聽的胸腔！

「砰」的一聲，林祖聽身子被踢飛，後背撞及牆壁，痛得他哼出了聲！可是他體內眞力正退到後背，被牆壁一撞，眞氣四散，其中一股竄進「靈台穴」，麻穴竟自解了！

林祖聽只覺眞氣立即湧向四肢，被屈到背後的手臂的手指竟然動彈，心頭大喜，知道穴道巳解，仍不動聲息，運氣準備掙脫繩索！

姚尚義哈哈大笑，道：「小子，你痛不痛？少爺再讓你多試幾下，你對我一定會『沒齒難忘』！」

姚尚禮忙道：「二弟，等愚兄來！」說着緩緩走前去。

姚尚義道：「也好，咱們輪流教訓他，看他的嘴硬，還是咱們的拳脚硬！」

姚尚禮來至林祖聽面前，左脚抬起就踢！與此同時，林祖聽大喝一聲，雙臂用力一擧一震，繩子應聲而斷，他來不及閃，左臂一揮，手掌橫切，擊在姚尚禮的足踝上，同時，右脚一蹬，踢在姚尚禮的左腳上！

一聲慘呼，伴着姚尚禮的身子倒飛！姚尚義因為被乃兄身子遮擋着，看不到情況，剛自一怔，林祖聽巳在地上躍起，如出柙猛虎，撲了過來！

他頭腦尚未清醒，林祖聽鐵拳巳至，正中其胸！只聞「蓬」的一聲響，這一拳打得他發昏廿一章，嘴角鮮血汩汩流下！

林祖聽第二拳又至，落在他脅下，「喀嗤」一聲，姚尚義的肋骨連斷三根！「少爺的拳頭滋味如何？」林祖聽手掌揮動，也給了他四掌，姚尚義雙頰腫起老高！

林祖聽見他巳暈迷，轉身望姚尚禮。姚尚禮雙脚巳斷，痛得他滿頭大汗，接觸到林祖聽的目光更是嚇得臉無人色！

「林……大哥……饒命！」姚尚禮忽然自懷中摸出幾錠銀子來。「這是酎金，請看在姜師妹的份上，饒我一條狗命！」

林祖聽出手教訓了他倆，氣巳消了大半，略一沉吟，收了他的銀子，道：「好，我今日就饒你們，但以後如果再敢欺凌弱小，就不客氣了！」

話音剛落，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要不客氣的是老子！」

林祖聽大吃一驚，急忙長身回頭，見白光及姚遠巳至！姚遠愛子心切，急於去檢視兒子的傷勢！白光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只道是姚氏兄弟放了他的，是故慢慢走前，林祖聽忙道：「你不要迫我！」

白光冷笑一聲，長拳直搗！林祖聽擧臂一格，白光左臂一翻，刁住林祖聽的手腕，尚未發力，林祖聽左脚忽然踢起！

白光右臂一格，不料林祖聽連環腿巳至，第二腿直踢白光的臉門！

白光暗吃一驚，忙不迭放開林祖聽，擧起右臂擋格！只覺對方腿上力道奇大，手臂被震得隱隱生痛，下盤一虛，連退兩步才收住樁！

林祖聽一個風車大轉身，向窗子飛去，人未至，掌先至，只聞「嘩啦啦」一陣响，窗櫺碎裂，林祖聽巳穿窗而出！

白光奔至窗前，林祖聽巳至院子中，恰姜玉英開門出來，白光大驚，叫道：「玉英快跑！」

林祖聽雙脚微微一頓巳飛上屋頂，似一溜烟般，眨眼消逝，但他的聲音，却自遠處傳來。「白光，你我恩義自今巳絕！今日我放過你，下次見面便不客氣了！」

聲音綿實，如在耳邊說話，白光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如同發了一場夢！

姜玉英花容失色地跑過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白光忽然叫了起來：「『神鼎眞經』一定巳被這小子得到了！」

× × ×

林祖聽離開白家，心頭一陣舒暢。此刻，天巳大亮，街上有許多人，他也不回客棧，一溜烟飛馳出城！

出了藍田縣城，心頭又一陣惘然。「天下雖大，何處是我棲身之所？」

林祖聽想了一陣，暗道：「我既然巳知道身世，何不去戶縣走一趟！」主意打定，向個路人問了路徑，便洒開大步，向西挺進。

由藍田至戶縣只有百多里路，林祖聽估計快步明日便能到達。只是如今身上無事，快走一程，便放慢脚步，見路旁有賣吃的，停了下來先吃飽了肚子，再上路。

他行行停停，到黃昏才走了四十多里路。這路上沒有什麼大地方，只有個小集，客棧也十分簡陋。林祖聽對此全不計較，賃了房便上街找吃的。

經過昨夜和今晨那一役，他心頭的死結是解開了，但代之而起的，却是無垠的空虛和寂寞！

人往往是生存在希望中的，當一個人失去希望，一切便都覺得沒有意義！在此種情況下，最佳的解決辦法，便是喝酒！

（未完・九）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玄衣仙子帶江玉南等人來見絕情谷主，是一個年輕的紫衣女子，雍容絕麗，淡妝素雅，性情溫婉，談吐有禮，不愧仕女班頭，無情谷魁首。看得衆俠不由敬仰，伍明珠因年少氣盛，言語間衝撞谷主；江玉南因急於探知陰陽刀訣下落，無意也得罪這女中豪傑，紫衣女谷主初則凌厲冷肅，後則和顏悅色，肯和江玉南比武功，定輸贏，答應要求，由老化子閻五、小化子高泰、二堡主井望天、玄衣仙子作評判證人，定下三場兩勝爲準，先比拳脚，再比輕功，後比功力，都難分勝負，年輕男女不知是情愫使然抑或是互敬互讓難作定論……

先門咀逞强　後競技互讓

紫衣女點點頭，說道：「公證人請裁決。」

閻五道：「老叫化的裁定是，這一陣仍然無法分出勝敗。」

紫衣女笑道：「江兄，看來，我們還得再比一陣了。」

江玉南道：「在下奉陪，谷主請劃出道子吧！」

紫衣女回顧了閻五一眼，道：「公證人，我看要麻煩你給我們定個題目了。」

閻五搖搖頭，說道：「公證人只管裁決勝負，不管替你們出主意，你們自己商量。」

紫衣女微微一笑，道：「江兄，請你出個題目吧！」

江玉南笑一笑道：「谷主修爲功力深厚，咱們之間，如要明白的一分勝負，只有……」

紫衣女接道：「動手一搏，是麼？」

江玉南道：「如何一個動手方法，還望谷主吩咐。」

紫衣女沉吟了一陣，道：「咱們已然比過拳掌，如若動兵刃，不但太兇險，而且，也太過俗氣。」

江玉南道：「谷主說的是。」

他雖然口中說的客氣，但井望天看出他有着一股急於求勝之心。

紫衣女突然蹲下身子，在地上劃了兩個緊相啣接的圓圈，道：「咱們各站一個圈子之後，彼此攻向對方，如是那一個被逼出了圈外，就算輸了。」

江玉南道：「可有招數限制？」

紫衣女道：「沒有，每人都全力施展，直到分出勝負爲止。」

江玉南忽然歎口氣，道：「谷主，不管勝負如何，陰陽刀訣決不能留在貴谷，那是屬於一種別走蹊徑的邪惡武功，都會毀了貴谷，也會爲武林中帶來殺刦。」

紫衣女臉上有些怒意，道：「我不服氣的，就是這一句話，如果敝谷中人取到了陰陽刀訣，她們決不會隱匿不報，除了我授意之外，她們也不敢擅自取這些東西，爲什麼你總是不肯信任我？」

江玉南道：「不是在下不相信谷主，而是，在下不能冒這個險。」

紫衣女說道：「對絕情谷中的人人事事，你絕對不會比我清楚，這有什麼險好冒？」

江玉南道：「谷主和在下動手之舉，使在下心中更有顧忌……」

紫衣女接道：「我不聽這句話。」

江玉南說道：「那我就只好說明白一些了，陰陽刀訣，是一種很惡毒的刀法，但却十分好學，一旦學過了這種武功，那就如上了毒癮一般，非要苦苦追索下去不可。」

紫衣女道：「嗯！還有什麼？」

江玉南道：「它還帶着一股淫邪，在刀法自然的進境之中，把人帶入了淫惡的境界，會使一個善良的人變成惡徒，貞烈的女子，變成了蕩婦。」

紫衣女道：「有這等事？」

江玉南道：「所以，它叫陰陽刀訣，講究的是陰陽相合，出力克敵，陰陽反變，出奇制勝？……」

紫衣女接問道：「你看過陰陽刀訣沒有？」

江玉南道：「沒有看過，不過，我聽師父說過，它害人不但是它本身的凌厲刀法，還有它會引誘一個人步入邪惡……」

紫衣女道：「這只是你心中顧忌的原因，和我們動手的關係不大吧？」

江玉南道：「谷主的武功，高深的出了在下意料之外，强將手下無弱兵，貴谷中人，却有着相當的成就，但陰陽刀訣不排斥別的武功，而且，武功基礎愈好的人，學起來刀法愈凌厲，這就是陰陽刀訣上的奇妙，它一旦落在了貴谷女弟子手中，那就春風吹遍，星火燎原，一發就不可收拾了。」

紫衣女道：「這不是危言聳聽吧？」

江玉南道：「絕對不是，這也就是在下步步相逼，要妳徹底清查的原因。」

紫衣女回顧了玄衣仙子一眼，道：「蘇仙子，可能會落在咱們手中麼？」

蘇仙子道：「谷主，他如不是騙咱們，事情倒是不可大意，我們得查一查。」

紫衣女道：「江兄，不用比了，算我敗在你的手下，告訴我如何一個查法？」

這一變化，又大大出了羣豪的意料之外，都不禁爲之一呆。

江玉南微微一笑，道：「谷主大度，在下十分感激，咱們的勝負，只不過是一點意氣之爭，事實上，算不得什麼。」

紫衣女道：「嗯！還有麼？」

江玉南道：「查明那陰陽刀訣的所在，才是咱們重要的事情。」

紫衣女道：「我問你如何查法？」

江玉南道：「分明查、暗查兩種，明查的辦法是……」

紫衣女接道：「不用明查暗查，我們這絕情令諭統一，只要一個令諭下去，也就够了。」

江玉南道：「谷主，這就是要顧慮的地方了，如若她眞的對谷主忠誠如一，不論什麼人，只要取到了陰陽刀訣，一定會禀報谷主，如她們不肯禀報，那就證明了她們忠誠不够，所以谷主要小心一些。」

紫衣女道：「你說的倒也有理，請說下去吧！」

江玉南道：「谷主把出谷之人，一個個的召集起來，尤其是這一次派往棲鶴潭的人，問她行踪，時間，在下已告訴過所見那位姑娘的月日時分，谷主如若詳細的查證下去，雖不中亦不遠矣！」

紫衣女道：「好！這是明查，還有暗查呢？」

江玉南道：「谷主設法把近日之中偷離出谷的弟子，暗中調查，貴谷組織嚴密，這一點想來不難。」

紫衣女點點頭，道：「不太難。」

江玉南道：「好，這件事，務請快速，而且，這要很確實，無論如何不能有漏網之魚。」

紫衣女道：「以後呢？」

江玉南道：「個別的審問明白，希望她們說出離谷中的原因，查出可疑之人，派人查證。」

紫衣女道：「好！我明白了。」

江玉南一抱拳，道：「多謝谷主合作。」

紫衣女道：「這件事，恐非三兩日能够澄清，諸位是留在谷中呢，還是暫時離開此地，等候消息？」

江玉南道：「如是谷主需要人手，在下願意帮忙。」

紫衣女道：「人手倒不需要，不過，江兄如願親自參與，瞭解全情，小妹十分歡迎，日後我也省去一番解說的唇舌。」

江玉南道：「物必自腐而後虫生，這陰陽刀訣，是一粒很可怕的腐爛種子，一旦播入貴谷，絕情谷很快會變質……」

玄衣仙子冷笑一聲，接道：「絕情谷有一套良好的制度，我們也有一套完整的管理辦法，我們經過很多的風浪，屹立不搖。」

江玉南冷冷說道：「蘇仙子，這陰陽刀訣的壞處，不是外力的侵襲，也不是門中弟子受人利用，而是一種由人性中進行的破壞，一種原始和潛伏的獸性誘惑，會破一個人的善良和忠誠，想想看，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玄衣仙子道：「我不相信，一本陰陽刀訣會有那麼大邪惡的力量。」

江玉南道：「我只能說仙子對那陰陽刀訣的瞭解太少。」

玄衣仙子回顧了紫衣女一眼，道：「谷主相信這件事麼？」

紫衣女沉吟了一陣，道：「本來我不相信，但現在，我有些相信了。」

玄衣仙子道：「爲什麼？」

紫衣女道：「因爲，我相信，這位江兄用不着去找尋陰陽刀訣。」

玄衣仙子道：「哦！」

紫衣女道：「他不用去練陰陽刀訣，那就不必爲自己而去尋找這些了。」

玄衣仙子道：「好吧！既然谷主相信他的話，咱是不是照他的意思去辦呢？」

紫衣少女點點頭，道：「既然信了他的話，自然照他的意思去辦。」

玄衣仙子道：「屬下這就去召集這一班派往棲鶴潭的人。」

紫衣少女道：「慢着。」

玄衣仙子一躬身道：「谷主吩咐。」

這就看出了絕情谷主的權威。

只聽她緩緩說道：「所有的人，都要到齊，不單是派往棲鶴潭的人，就是所有外出的人，也都得到齊，另外，傳我之令，要各院清查，近月之內，是否有偷離谷中的人。」

玄衣仙子又一再欠身，說道：「屬下遵命。」

紫衣女道：「要這些人二更時分集齊在茶花院，我要親自問話。」

玄衣仙子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紫衣女目光轉注到江玉南的身上，道：「我的措施如何？」

江玉南道：「强差人意。」

紫衣女眨動了一下眼睛道：「你還不太滿意？」

江玉南道：「那倒不是，在下只是覺得，這些措施，還不够嚴密。」

紫衣少女道：「那麼江兄還有什麼高明的辦法呢？」

江玉南說道：「看過今夜的情形再說吧。」

紫衣女笑一笑，道：「好！那就今夜召集我們谷中的女弟子，然後，咱們再說，也許還有很多借重江兄之處……」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目下倒是有一件別的事，不知道江兄是否願意去瞧瞧熱鬧。」

江玉南道：「請教谷主？」

紫衣女道：「七刀塘的一品刀金長久，江湖上後起三秀之一的金劍銀衫客田榮，帶了幾個人，進入了絕情谷，因爲來了兩個很有名氣的人，所以，敝谷也依禮把他們迎了進來……」

江玉南接道：「谷主的意思，是想要我們去見識一下那幾位高人？」

他說話很有技巧，本來，絕情谷主，只是要他一個人去，但他這麼一說，反而使得絕情谷主轉不過彎子了，只好笑一笑，道：「好吧，如若諸位都有雅興，大家一起去見識見識也好。」

閻五說道：「怎麼？金長久又出江湖了？」

紫衣女道：「一品刀面了世，大約七刀塘也不甘寂寞，準備闖蕩江湖了。」

照閻五的性格，必然會冷哼一聲，駡上幾句，但他却忍下沒有多說。

這證明了金長久在江湖上，確然有相當的份量，使得閻五不敢隨便批評。

江玉南回顧了井望天一眼，道：「井前輩意下如何？是不是要去看看？」

井望天道：「谷主的盛情，咱們却之不恭，去去也好。」

紫衣女道：「好！小妹帶路。」

轉身向外行去。

江玉南一抱拳，道：「閻前輩請。」

閻五哈哈一笑，道：「好小子，有你的，老叫化子很少誇獎人，今天得給你一頂高帽子戴戴了，你小子可真行。」

舉步跟在紫衣女身後，小花龍高泰也變得很有禮數了，笑一笑，道：「井二堡主請！」

由於江玉南的表現，使所有的人都對他另眼相看，眼看到江玉南對井望天的敬重，連帶着對井望天也敬重起來。

雖然，高泰還弄不清楚這江玉南和井望天之間的關係。

井望天笑一笑，隨在閻五身後。依序是伍明珠，高泰，江玉南。

紫衣女穿行在花樹叢中，一連轉了七八個彎子，到了一座全是鳳仙環圍的竹門前面。

回頭笑一笑，正想開口，才發覺緊隨在自己身後的不是江玉南，江字巳經出了口，硬改成了閻前輩三個字。

接道：「這是鳳仙院，四週環圍鳳仙花。」

閻五道：「這裏所有的組合，都是以院爲名？」

紫衣女說道：「每一院名，都名符其實。」

閻五道：「蘭花圍繞的，叫作蘭花院了？」

紫衣女笑一笑，沒有再接下去。

她很精明，接着談下去，很可能會談到這絕情谷有多少院。

舉手叩動木門。

兩扇木門呀然而開，一個穿着淡紅長褲的少女，當門而立。

看清楚那紫衣女是什麼人時，立時拜倒了下去，道：「婢子見過谷主。」

紫衣女揮揮手，道：「妳起來，妳們院主呢？」

那紅衣女子站起身子，道：「院主在鳳仙廳中陪同貴賓談話。」

紫衣女道：「好！關上門，帶我們去鳳仙廳。」

紅衣女子抬頭看了閻五一眼，掩上門轉身，帶路。

木門內滿地盛開着各色的鳳仙花。

鳳仙廳就建在一大片鳳仙花叢中，而且，屋頂，牆壁上，凡是可以種花的地方，都種滿了鳳仙花。

所謂廳，也就不過用翠竹搭起來的一座大棚，大棚高過兩丈，橫寬却有五丈以上。

那帶路紅衣少女行到了竹舍門口處，竹舍大門，突然大開。

耳際間響起了一陣鶯聲燕語，見了谷主，紛紛跪拜下去。

紫衣女揮了揮手道：「快些起來。」

一面向東面走去。

這鳳仙廳的廣大，比那演武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它太寬大，所以招待客人，都集中在東南一角處。

鳳仙院主，也瞧到谷主駕到，匆匆站起身子，迎了上來。

紫衣女仍然是不緊不慢的走着，一面低聲說道：「他們都還好吧！」

鳳仙院主道：「情形不錯，只是那姓金的一連問了兩次。」

紫衣女道：「他都問些什麼？」

鳳仙院主道：「他問谷主幾時才能給他們一個答覆。」

紫衣女嗯了一聲，放快腳步，直行到待客的地方。

那地方，擺了四張小茶几，十幾張籐椅。

閻五等緊隨紫衣女的身後而至。

金長久雖然知道有人同來，但他決沒有想到來人竟然是閻五，不禁一呆，道：「是你……？」

閻五道：「怎麼？不行啊？你金老大能來，老叫化就不能來麼？」

一品刀金長久淡淡一笑，道：「閻兄誤會了，兄弟只覺着有些意外罷了。」

目光一掠井望天、伍明珠等，不禁一皺眉頭。

但他忍下了沒有發作。

高泰兩道目光，却投注在金劍銀衫客田榮的身上。

坐在田榮身側的是小蛇女李青青。

兩個隨來的黑衣大漢，分站在金長久的身後。

紫衣女並沒有替雙方引見，却一揮手，道：「有勞金塘主等候。」

金長久道：「不敢，谷主日理萬機，咱們來此打擾，心中甚是不安。」

紫衣女笑一笑，道：「金塘主親訪敝谷，不知有何見教？」

她口中雖是在和金長久說話，人却微微欠身，讓閻五等一行入座。

金長久道：「無事不敢驚擾大駕，咱們來此只爲取回金某人養在棲鶴潭中的一條白鱔。」

紫衣女道：「原來爲了一條鱔魚，這個容易，不論是否敝谷中人取得，我立刻叫她們抓上兩條賠你。」

金長久道：「谷主，那是一條白鱔，百年生金線，千年成白紋，要兩千年以上的時間，才能脫胎換骨，由大還小，成爲純白之色。」

紫衣女道：「這麼說來，那是一條很寶貴的魚了？」

金長久道：「如若是一條普通的魚，金某人怎會千里追踪到此？」

紫衣女道：「兩千年才能變成純白色，那是說，那條魚至少有兩千年了？」

金長久道：「是！」

紫衣女道：「金塘主今年沒有一百歲吧！」

金長久道：「沒有，在下六十……」

忽然住口，冷冷接道：「谷主這話是何用意？」

紫衣女道：「那白鱔有了兩千年，塘主還不足百歲，怎麼能說是塘主所養有的呢？」

金長久說道：「那本是天地間靈氣所鍾，孕育而成的無主之物，暫居棲鶴潭中，兄弟先行發現牠，是不是算金某所養有呢？」

紫衣女道：「不算。」

金長久道：「谷主的意思是？——」

紫衣女道：「物旣無主，誰人取到手中，就是誰人所有。」

金長久淡淡一笑道：「谷主的話是不錯，不過這白鱔至少是金某人首先發現，而且，派人在棲鶴潭守候的數月之久，直等到我們準備完全，逼出白鱔，也是金某一時失神，白鱔爲貴谷中人取到手中，如若谷主覺得白鱔非金某人所有，那……」

紫衣女笑一笑，接道：「金塘主說的也有道理，不過……」

金長久急急接道：「谷主，金某人承認自己失措、不當，所以，對貴谷取得白鱔的人，在下也要有一番補償。」

紫衣女道：「怎麼一個補償法？」

金長久道：「這個，在下不便說了，希望谷主開一個合理的條件，在下力所能及，決不推托。」

紫衣女淡淡一笑，說道：「這個麼？很難說了，我如開得太高，恐怕金塘主不肯答允，我如開得太低，豈不是有負雅意了？」

金長久怔了一怔，道：「谷主的意思是？——」

紫衣女道：「我覺得這是金塘主的人情，最好由你金塘主手中開出來才好。」

金長久沉吟了一陣，道：「谷主的意思，是要我給價？」

片刻之後，鳳仙院主帶了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少女，行了進來！

那是一個衣着很素雅的姑娘，不太美，但絕不醜，有着一股說不出來的文靜。

青布短襖，青布長褲。

任何鄉村中都可以看到的那種少女。

青衣少女很快的行到了紫衣女身前，欠身一禮，道：「鳳蝶拜見谷主。」

紫衣女揮揮手，道：「不用多禮，去見那位金塘主，回答他任何的問話。」

青衣少女應了一聲，轉身行向金長久，道：「見過金塘主。」

金長久點點頭，道：「不敢當，麻煩姑娘了。」

青衣少女道：「我姓花，叫花鳳蝶，金塘主有什麼吩咐？」

金長久道：「老夫想請問一件事。」

花鳳蝶道：「好！你請問。」

金長久道：「姑娘到過棲鶴潭？」

花鳳蝶道：「是。這一次，我被奉派到棲鶴潭。」

金長久道：「姑娘奉派到那裏去做什麼？」

花鳳蝶道：「去找一條白鱔。」

金長久道：「找到了沒有？」

花鳳蝶道：「白鱔麼？」

金長久道：「那條白鱔，旣巳被貴谷取到，不知現在何處？」

花鳳蝶淡淡一笑，道：「塘主，我好像沒有說過巳經找到了那條白鱔。」

金長久道：「說不說都不要緊？重要的是，那條白鱔現在何處？」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這個，姑娘但請放心暢言，在下巳經和貴谷主談說清楚，姑娘不信，不妨請問貴谷主一聲。」

花鳳蝶搖搖頭，道：「我不用請示谷主，因爲我們一直沒有取到白鱔。」

金長久一皺眉頭，道：「妳們一共去了多少人？」

花鳳蝶道：「四個人，由我率領。」

金長久道：「老夫發覺那草叢中飛起的一條淡淡身影，是不是妳姑娘？」

花鳳蝶搖搖頭，道：「不是。」

金長久道：「不是姑娘，那又是什麼人？」

花鳳蝶道：「不是我！也不是絕情谷中人，但她確是一個女人。」

金長久急急地說道：「她是從那裏來的？現在何處？白鱔是否巳落在了她的手中？」

這一連串的問題，問的又急又叫。

花鳳蝶却很冷靜，嫣然一笑，道：「我只看到她是個女的，却不知她是什麼人，住在何處。」

金長久臉上泛起了一抹冷厲之色，道：「那時間，姑娘隱身何處？」

花鳳蝶道：「距離一丈左右。」

金長久道：「老夫下令搜索了數丈方圓的距離，但却沒有遇上過姑娘。」

花鳳蝶道：「說的是，咱們看白鱔已被人取走，自然不願引起金塘主的誤會，所以，就立刻撤走了。」

紫衣女突然接了口，道：「金老，對這些答覆，是否滿意呢？」

金長久說道：「不滿意，非常的不滿意。」

紫衣女說道：「這個……就叫我爲難了？」

沉吟了一陣，接道：「如何才能使金塘主滿意呢？」

金長久說道：「最能使老夫滿意的是妳們交出白鱔，否則就要說出那白鱔的下落。」

紫衣女道：「金塘主，這不是強人所難嗎？我們沒有取到白鱔，如何能夠交得出來？我們不知那取走白鱔的女子，又如何能夠告訴你白鱔的下落？」

金長久道：「谷主，光棍眼睛裏不揉沙子，難道谷主就聽不懂妳屬下的弦外之音麼？」

紫衣女道：「我聽不懂，我相信她說的都是實話，但金塘主不相信，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金長久道：「谷主，老夫來此之時，已下定了決心，要取到白鱔。」

紫衣女也變了臉色，道：「咱們沒有白鱔，金塘主莫含血噴人。」

金長久長吁一口氣，壓下了泛起的怒火，道：「谷主準備如何了斷這件事？」

紫衣女道：「一品刀在江湖上也是極有名望的人，所以，我們以禮相待。」

金長久道：「哦！」

紫衣女道：「不過，絕情谷絕對不怕你七刀塘，我相信，你金塘主心中也很明白。」

金長久說道：「老夫已經不會爲任何事情生事，到了我這一把年紀的人，大約只問事實，不談道理，谷主也用不着借機反臉。」

紫衣女淡淡一笑道：「好！那麼金塘主提個辦法出來，如何？」

金長久說道：「老夫提出的辦法，谷主又不肯同意，那就請谷主提個辦法出來了。」

紫衣女道：「金塘主，我倒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請你離開絕情谷。」

金長久冷哼一聲，道：「谷主，金某人是誠心來談問題的。」

紫衣女道：「現在，本谷主已不願再說下去，絕情谷中不留客，金塘主，你請吧！」

金長久目光轉到了閻五的身上，道：「閻兄俠名滿武林，今日之事既叫你碰上了，就該主持一個公道。」

閻五淡淡一笑，道：「金兄要我主持公道？」

金長久道：「是啊！鐵面神丐，一向是主持公道，江湖上有誰不知？」

閻五笑一笑道：「金兄這樣誇獎兄弟，閻某却之不恭了。」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大俠風範，果非尋常，兄弟這裏恭聽高見。」

閻五道：「金兄既然一下子無法找出證據，那就只好先聽從谷主之言。」

金長久呆一呆，道：「你說什麼？」

閻五道：「老叫化的意思是，金塘主無法說出證據，谷主不肯認賬，老叫化就很難評斷是非了。」

金長久道：「閻五的意思是，兄弟應該自認輸理了？」

閻五道：「雙方堅持不下，恐怕非理字可以使對方屈服。」

金長久道：「閻兄既然無法評斷雙方的是非曲直，不知是否可以不問此事，由我們雙方自己解決？」

閻五道：「金兄，大概這才是你的眞正用心了。」

紫衣女冷冷說道：「就算閻老願意帮咱們絕情谷，絕情谷也不會承受這番人情，金塘主不用枉費心機，兜了這麼大一個圈子。」

金長久就是想她說這句話，當下哈哈一笑，道：「好啊！谷主究竟是領袖一方的人物，這份胸襟豪氣，好叫我金某人佩服佩服。」

紫衣女冷笑一聲，道：「金塘主準備如何對付敝谷，可以劃出道子了。」

金長久說道：「閻兄，千金一諾，七刀塘和絕情谷的事，閻兄眞是決定不插手了？」

閻五道：「絕情谷主說的很清楚，老叫化想帮忙，人家也不肯接受。」

金長久點點頭，道：「谷主，隨便找個人，否認了取到白鱔，你叫金某人如何相信？」

紫衣女道：「不相信是你金塘主的事，和我們絕情谷何關？我們無法賠你一條白鱔。」

金長久道：「在下不相信妳谷主的話，只好帶她們回去仔細拷問了？」

紫衣女道：「拷問什麼人？」

金長久道：『花鳳蝶和她帶往棲鶴潭去的人，一個也不能少，我要全數一齊帶走？」

紫衣女道：「哦！你憑什麼？」

金長久道：「就憑我金長久這三個字，夠不夠？」

紫衣女道：「不夠。」

金長久有點氣道：「谷主，不可逼人太甚？」

紫衣女笑一笑道：「金塘主，你已經露出猙獰面目，閻大俠也告訴你，不會插手，你還裝作個什麼勁呢？」

金長久說道：「谷主快人快語，金某人恭敬不如從命，乾脆，我金某人向妳領教……」

紫衣女點點頭，道：「好！咱們一戰分勝負，不過，咱們這一次動手，有沒有什麼限制？」

金長久道：「彼此無怨無仇，自然不必辣手取命。」

紫衣女道：「我明白了，時間，招數上，有沒有限制？」

金長久道：「我看不用了，但爲了萬一，彼此勢均力敵，難分高下，總要定個規範出來，咱們動手開始，以一個時辰爲限，如是還無法分出勝負，那就算金某人輸了。」

紫衣女笑一笑，道：「不！你遠來是客，如是一個時辰，未分勝負，那就算我輸了。」

金長久哦了一聲，道：「谷主好大的氣派！」

紫衣女道：「理當如此。」

金長久道：「如是金某人幸勝了，谷主準備對金某人如何交代？」

紫衣女道：「我把花鳳蝶，和她帶往棲鶴潭的弟子，全數交給你，由你帶回七刀塘去，任憑處置。」

金長久道：「還有一點，在下也希望包括在內。」

紫衣女道：「請說。」

金長久道：「鳳蝶姑娘適才已說出那白鱔被一個女人取走，所以，在下希望鳳蝶姑娘能說出那女人是誰。」

紫衣女目光轉到花鳳蝶的臉上，道：「說實話，那白鱔是否被妳們帶入絕情谷中來了？」

花鳳蝶一欠身，道：「回谷主的話，屬下如若取得白鱔，如何敢隱瞞谷主？」

紫衣女道：「那妳看到了白鱔被人取走了？」

花鳳蝶點點頭，道：「是！」

金長久道：「什麼人？說出來，就和貴谷無關，我和貴谷主這一場架也不用打了。」

花鳳蝶搖搖頭，道：「不能說，她已經知道我們看到了，我如說出來，不是得罪了她？」

紫衣女眨動了一下眼睛，道：「金塘主，你都聽到了？」

金長久道：「聽到了，所以，這場架，咱們不用打下去，妳只要她說出取得白鱔的是什麼人，老夫立刻告辭。」

井望天心中暗道：「看樣子，絕情谷主也已知道是什麼取走了白鱔，但不知爲什麼她竟不肯說出來。」

只見紫衣女臉色嚴肅，沉吟了一陣，道：「金塘主，咱們動手吧！你勝了，我就告訴你什麼人取走了白鱔，你如勝不過我，告訴你也是枉然……」

金長久緩緩站起身子，接道：「谷主，一定要動手麼？」

紫衣女淡淡一笑，道：「金塘主，我是爲你好，你若連我也打不過，告訴你什麼人取走了白鱔，豈不是等於謀你的性命麼？」

金長久已準備出手，聞言突然又停了下來，道：「當今之世，還眞有這樣的高人麼？能夠取我之命？」

紫衣女道：「不信，金塘主先和我動手幾招試試。」

金長久道：「好！谷主請先接老朽三招。」

左掌迎面拍出，右手突出兩指，半屈半伸，緊隨在左手之後遞了出來。

顯然，那厲害的殺着，是隱藏於後面一招之中。

紫衣女右手輕拂，迎向掌勢，半握玉拳，忽然間伸直了去，食中二指，彈出了兩縷暗勁，擊向了金長久，金長久冷笑一聲，左掌一沉，避開了紫衣女擊來的兩縷指風，右手食中二指，却突然變爲擒拿手法，扣向了紫衣女的右腕。

這一變，奇異絕倫，只看得一側觀戰之人暗暗讚許。

紫衣女右手忽然一翻，反向金長久的右腕之上扣去。

雙方在尺許左右的距離之間，互變數招，快速之極，已然無法再變，各以擒拿對方的指掌，却撞在了一起。

雙方掌指一觸即收，各自向後退了一步，過了一招之間，雙方表現出的快速、功力，都在伯仲之間。

金長久點點頭道：「佩服，佩服，谷主小小年紀，表現出的功力、手法，已達登峯造極之境……」

他忽然改變了口氣，大有停手之意，不知是眞心佩服呢？還是別有用心。

一招動手之後，紫衣女也感覺到了對方的厲害，名無倖致，一品刀金長久，在武林中的名氣，和他本身功力的造詣，十分配合。

這使她內心中原有的一股驕氣，在對江玉南、金長久這兩場搏鬥中，完全消磨下去。

她知道了江湖上的高人很多，江玉南可能會勝她三分，至於這位一品刀，也不會在她之下。

這使她有些意與闌珊之感，吁一口氣，說道：「不用客氣了，一招交接中，已見高明。」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谷主胸襟博大，老朽很感激，但不知可否？……」

紫衣女接道：「可否告訴你那白鱔的下落？」

金長久道：「不錯，谷主既未取得白鱔，如若咱們打了一個兩敗俱傷，那豈不是十分划不來麼？」

紫衣女沉吟了一陣，道：「金塘主一定要知道麼？」

金長久道：「是，谷主如肯見告，金某人定有以報。」

紫衣女道：「好吧！金塘主的武功很高明，但却未是她們之敵……」

金長久接道：「只要谷主說出那人是誰，現在何處，那就和谷主無關了。」

紫衣女回顧了鳳蝶一眼，道：「妳看清楚了麼？」

花鳳蝶聞說，點點頭，道：「看清楚了。」

紫衣女道：「金塘主，我可以告訴那人是誰，她在何處，不過，你要答應一件事。」

金長久道：「谷主請說，老夫能辦到的決不推辭。」

紫衣女道：「你不能說出是我們告訴你的。」

金長久道：「成！」

紫衣女回顧了花鳳蝶一眼道：「鳳蝶，告訴他，那人是誰，現在何處。」

花鳳蝶道：「她們住的地方，叫作黑谷，距我們絕情谷，大概有百里左右，地方不大，人也不多，和我們一樣，谷中全是女人。」

金長久又問道：「也像貴谷這麼龐大麼？」

花鳳蝶道：「不像我們這樣多的人，

她們只有幾十個，除了作工的人，眞正的人手，只有十三個。」

語聲一頓，接道：「其中一個谷主，十二個弟子，不過，她們每人都有一種邪惡的本領。」

金長久道：「這裏羣峯綿連，那黑谷又是很少聽到的地方，我們找起來，只怕很難。」

花鳳蝶道：「去黑谷，要經過十八里荒凉山徑，如若沒有人帶路，確是很難找到，不過我知道，只要我們谷主答應，我願意帶你們去。」

金長久道：「這個，要請谷主給金某人一個面子。」

紫衣女點點頭道：「金塘主，我答應，但此事了後，你必須忘去絕情谷，我們不願就這樣捲入江湖是非之中。」

金長久道：「到時間，如需金某之處，七塘刀全力相助。」

紫衣女道：「鳳蝶，此事重大，妳是否看清楚了。」

花鳳蝶道：「屬下看得很清楚。」

紫衣女道：「金塘主請在此稍息，我讓他她們準備酒飯。」

金長久微微一笑，道：「谷主，實在說，我現在食難下嚥，老朽這就準備動身，谷主的盛情，只有留待異日了。」

他說走就走，回頭對田榮一點頭，道：「田少俠，咱們走吧。」

田榮、小蛇女等魚貫站起身子，隨在金長久的身後，緩步而去。

花鳳蝶回顧了紫衣女一眼，道：「谷主眞的要帶他們去麼？」

紫衣女點點頭，道：「是！妳要全心全意的帶他們去，不許玩一點花招？」

花鳳蝶道：「是！屬下從命。」

紫衣女望着長久等遠去的背影，輕輕吁一口氣。

閣五目睹金長久等去遠之後，才輕輕咳了一聲，道：「谷主，眞的要人帶金老兒取回白鱔麼？」

紫衣女道：「是眞的，但能不能取來白鱔，要看他有沒有那份武功了。」

閣五道：「谷主，眞的有那麼一個地方？」

紫衣女道：「老前輩如果不信，不妨跟去瞧瞧。」

閣五頷首，道：「老叫化確有這個打算！」

紫衣女目光轉到江玉南的身上，道：「江兄是否也有這份豪興呢？」

江玉南搖搖頭，道：「在下對白鱔沒有興趣，重要的是，我要想法子取回陰陽刀訣。」

紫衣女沉吟了一陣，道：「我想到一個可能，只有她對敝谷最瞭解，可以冒充敝谷中人！」

江玉南道：「此事重大，谷主最好還是想辦法查一查貴谷中人。」

紫衣女道：「我是誠心和江兄合作，老實說，我比你史担心那陰陽刀訣留在我們絕情谷中。」

江玉南道：「姑娘有這麼一個用心，那咱們就好談了。」

紫衣女道：「我已要蘇仙子召集派往棲鶴潭中的人，要她們在蘭花院中等候江兄的問話……」

語聲一頓，接道：「絕情谷中，一個月常年茹素，只有迎接佳賓時，可殺鷄宰鴨，諸位請在此便餐，也好讓小妹跟着吃點魚、肉。」

她說的很有技巧，使得閣五都不便推辭。

閣五笑一笑，道：「好！谷主既有留客盛情，老叫化就叨擾一頓，不知江少俠肯否賞光？」

江玉南道：「晚進追隨。」

紫衣女吩咐擺下酒席，肅客入座。

閣五和高泰，都是生性豪放的人，而且，絕情谷的酒，也十分香醇，甜美，兩個人幾杯下肚，話也多了起來。

高泰連乾了三杯之後，哈哈一笑，道：「谷主，妳派一位屬下，帶着金長久等到黑谷中去，用心何在？」

紫衣女道：「黑谷那個地方，充滿着邪惡和詭異，金長久如若未和我對過一掌，我絕對不會告訴他……」

閣五接道：「爲什麼。」

紫衣女道：「那黑谷主武功如何，大約當今武林中，很少有人知道，單是黑谷中十二個女弟子，都有着一身非凡的武學，如是金長久沒有相當的武功，進入黑谷豈不是有意送死麼？」

閣五道：「谷主可知道金長久的過去麼？」

紫衣女道：「不太清楚。」

閣五道：「今日的七刀塘，在江湖上的聲譽說不上好壞，不過，金長久的昔年爲人，却是惡毒萬分，一品刀這外號，完全是下手的狠毒博得。」

紫衣女道：「但近十年來，却沒有聽到過七刀塘有什麼惡跡。」

閣五道：「沒有，近十年了吧，七刀塘似乎是和江湖絕了緣，很少有人在江湖上走動。」

紫衣女道：「說起來，這也是原因，正因爲他昔年來的聲名不太好，所以，我也要他趕往黑谷中去。」

閣五道：「聽谷主的口氣，似乎是黑谷中人，人人都有過人的武功。」

紫衣女道：「這話不是誇張，黑谷門下十二弟子，個個都有驚人的成就。」

江玉南說道：「妳見過那位黑谷主沒有。」

紫衣女道：「沒有。」

江玉南道：「哦……那妳……」

紫衣女接說道：「黑谷谷主，似是從沒有離開過黑谷，但見過她們中間的一位姊妹。」

江玉南道：「十二女弟子之一。」

紫衣女道：「我見的是老九，這是一年前的事了，她追逐一頭猛獸，進入了敝谷。」

江玉南道：「什麼猛獸。」

紫衣女道：「一頭白毛獅子，很大的獅子，我看她力伏猛獅。」

江玉南道：「以後呢。」

紫衣女道：「那獅子被她制服之後，不知被她用什麼方法，弄得很馴服，然後騎獅而去。」

江玉南點頭道：「她們可以降獅伏虎了。」

紫衣女道：「好像還不至此。」

江玉南說道：「谷主還看到了她們什麼。」

紫衣女道：「那白獅她們追到了我們絕情谷來，被我們發現了她們，但她們也發現了我們，一個月後，那個降伏白獅的女弟子到了我們絕情谷來見我。」

閣五道：「她來幹什麼。」

紫衣女道：「說服我，要我們投入她們的黑谷，接受黑谷的令諭。」

江玉南又問道：「谷主定然不會答應了？」

紫衣女道：「自然是不會了，所以，我們起了一場衝突，那一戰很激烈，是我初次見識到黑谷的武功，那是集詭異、辛辣大成的武功。」

江玉南道：「以後呢？」

紫衣女說道：「我們打了兩百多招，都未分勝負，以後，停下了手，變成了朋友。」

江玉南道：「妳對黑谷如此瞭解，想是從她口中知道了。」

紫衣女道：「是！我們成了朋友，她告訴我很多黑谷的隱密，也說出了她們谷主的用心。」

閣五道：「什麼用心。」

紫衣女道：「她聽到了絕情谷之後，就决心要兼併絕情谷，只不過，她還在坐關期間，所以，一直沒有行動。」

江玉南道：「她幾時坐關期滿。」

紫衣女道：「快了，大概，還有兩個多月。」

江玉南道：「貴谷主想來也巳經有了很重要的的準備，是麼？」

紫衣女道：「是！這是敝谷最弱的時期，除了我之外，全谷中人，大都在苦練武功。」

閣五道：「準備應付黑谷。」

紫衣女道：「我們不得不作這個準備，黑谷谷主一旦出關，第一個對付的，便是我們絕情谷，我不得不作準備。」

閣五道：「谷主，旣是如此，妳們爲什麼不先找上黑谷。」

紫衣女道：「我算過這個賬，她十二個女弟子，足可應付我們絕情谷所有的精銳人手，那黑谷之形勢險惡，易守難攻，如是我們找上黑谷，對我們並非有利。」

閣五道：「可是姑娘別忘了，那黑谷谷主，很快便會出關，爲什麼不在她出關之前，率人攻入黑谷。」

紫衣女道：「我們也需要時間、準備，更好的是在她出關之前，找到一個進入黑谷的機會，現在，正是這個機會。」

江玉南道：「谷主是準備用我們的力量了？」

紫衣女道：「你要找回刀訣，金長久找白鱔，我們是合作。」

閣五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老叫化和小叫化，算是無爲而來了。」

紫衣女微微一笑，道：「賤妾也正想請教，兩位爲什麼進入了絕情谷。」

閣五道：「咱們是聞訊而來，想不到趕上了一場大熱鬧。」

紫衣女道：「絕情谷的事，可是哄傳江湖？」

閣五道：「武林之中，本來就知道了絕情谷這個地方，不過，近日來，貴谷中連番傷人，引起了江湖上很大的震動，老叫化剛好碰上了小叫化子，所以兩個人一商量，就趕到了此地。」

紫衣女微微一笑，道：「兩位是不是想趕到黑谷中，湊一塲熱鬧呢？」

閣五沉吟了一陣，回頭望了高泰一眼，道：「小叫化子，你怎麼說。」

高泰道：「如若陰陽刀訣眞的落入了黑谷之中，倒是値得一行，要是專程去替金長久這個老狐狸助威，小叫化的興趣不大。」

江玉南道：「怎麼？高兄也對那陰陽刀訣有興趣麼？」

高泰道：「陰陽刀訣不得頂尖的奇技，但它的流毒，却是驚人的狠兇，這刀法可使人着迷，性情大變，而且具有速成的奇效。」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說道：「高兄對陰陽刀訣的瞭解不算太少，但還並非太深。」

高泰道：「哦，江兄對這種刀訣，又瞭解好多呢？」

江玉南道：「在下瞭解的很深。」

高泰道：「請教江兄。」

江玉南道：「陰陽刀訣雖然不是最好的武功，但却是至毒的武功，它不但可以速成，而且，如有人肯下工夫，精益求精，練成了刀訣中精奇之學。放眼當今武林之中，只怕很少有人能夠應付得了。」

高泰道：「這麼厲害麼？」

江玉南道：「不錯，陰陽刀訣上速成的武功，只是刀法的皮毛，但如能得進一層，就會發覺它眞正奧妙了。」

高泰道：「那也能夠速成麼？」

江玉南道：「不錯，至少要五年以上的時間，而且還要有相當智慧的人，可怕的是隨着漸進的刀法，練法十分殘酷。」

高泰道：「江兄，能不能明說出來，讓咱們一飽耳福。」

江玉南道：「第一，多殺人，先練成那股兇煞之氣，第二是陰陽合一，男女兩個人合練，至於練習的經過，那是不堪入耳，在下也不想多說了。」

高泰道：「這樣說來，非要找到陰陽刀訣不可了。」

江玉南道：「是！這一份武林中邪惡的刀訣，如若不能夠及時找回來，那不僅是一樁很痲煩的事，而且，很可能在武林中造成一塲很悲慘的殺刦，那時候，我們就算追回刀訣，也巳經造成慘局了；何况，五年之後，很可能會有三兩對男女，參悟出上乘刀法，那時刻，咱們是否有能力奪回陰陽刀訣，那就很難說了。」

高泰輕輕吁一口氣，道：「這麼嚴重麼？」

江玉南道：「嚴重極了，所以，在下才苦苦追尋，找出那陰陽刀訣。」

高泰回顧了閣五一眼，道：「老叫化子，看來，這件事，咱們是非得插手不可了。」

閣五點點頭，道：「事情如若眞如江少俠說的那麼嚴重，咱們决不能坐視不管的。」

一餐飯，在幾人邊吃邊談之中，耗去了大半個時辰之久。（未完．九）

珠緣佛劫龍鳳配

親兒現眼前　婦人喜開顏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但文奎原來是丐幇副幇主連天榮所扮，引桓齊父女、童清溪師徒、常鴻年來到竹屋置酒飲食想將他們毒死，丐幇天地二老及時拆穿其非，此時丐幇幇主花三奇帶同茅山三道人、湘西九如庵主、峨嵋柴人宇、淮南一霸徐乾坤、少林鐵面禪師向天地二老索取狻猊令符，二老用計請常鴻年交出假令符，然後直斥花三奇奸計，花三奇見陰謀敗露，施奇毒遁走，被桓齊等人攔截打門，桓齊等人中毒被捉，原來花三奇是梁丘皇死黨，梁丘皇正得意以為捉到所有群豪，豈料二老等人未受毒，趕來交出于冰手書，以其妻兒被韓仲屏囚禁作要脅，代查其下落，使其不敢下毒手，而桓齊等人已由瀟湘舊友救走，梁丘皇到處碰壁……

九如庵主向清慧、清萍吩咐去到祠外巡視，看看有人是否仍在此窺視。

兩尼祇應了一聲是，掠出祠外而去。

九如庵主嘆息一聲道：「院主之言委實不錯，依貧尼之見，必需衡量輕重，謀定後動，宜先救出令正與兩位令郎，免除後顧之憂，另我等化整為零，按兵不動，使對方無從捉摸。」

梁丘皇咬牙切齒，說道：「不，老朽要讓他們自相殘殺，就像丐帮一般，自顧不暇，何能問及外事，老朽妻兒雖落在搜魂閻羅匡散老賊手中，匡散未必敢羞辱加害。」

九如庵主不禁一怔，暗思梁丘皇未免自負過甚，搜魂閻羅匡散心狠手辣，什麼事都敢做出來，四十年後未必有所改變。

梁丘皇察知九如庵主心思，冷冷一笑道：「匡老鬼心神被制，如無老朽解救，不出半年將毒發慘死，每日均要受搜魂蝕骨之苦。」語聲略略一頓又道：「老賊挾制老朽妻兒無非是謀求解藥，但他不知何能知道是老夫所下的毒？」

九如庵主還是不明白梁丘皇所言原委，堅請告知詳情。

梁丘皇略一沉吟，便說出匡散再出江湖前因後果，並言惋惜潞王事敗，以致事與願違。

九如庵主詫道：「如此說來，匡散並不知是院主所為！」

「叛徒韓仲屏不知為何竟與他互通一氣。無疑韓仲屏已猜出了匡散身罹之毒係老朽所為？」

「韓仲屏跟隨院主日久，他可能知悉解藥如何配製？」

「解藥配製僅有老朽一人知曉，他何從探悉？」

九如庵主目露疑詫之色道：「武林之內精擅用毒的不乏其人，其中翹楚無過於苗疆，難道郝家後人也不能解開麼？」

梁丘皇哈哈大笑道：「話雖不錯，不知病情何能下藥，何況郝南鴻已遭老朽生擒，即使有郝南鴻之助，也無法解救。」

九如庵主見梁丘皇連遭拂逆，仍如此自負，知非吉兆，當下不便直言其非，只雙眉微皺，躬身合掌道：「院主智珠在握，諒難題均可迎刃而解，不過韓仲屏天性兇狡，與匡散一處僅互為利用，不見得就聽命於匡散，院主不可不慎防一二。」

梁丘皇最憂心的就是韓仲屏，雖然韓仲屏跟隨自己多年，重大隱秘均不曾預聞，所知無多，但此子聰明穎悟，所學觸類旁通，人又深沉機智，機密多半為他偵知，不然那有如此之敗。

此刻經九如庵主一提，面上不禁泛起森厲殺機，倏又收斂長嘆一聲道：「孽障終必授首，老朽早看出他心性陰險，無奈愛他資質，不禁將一身所學傾囊相授，現在想起悔已莫及！」

忽聞祠外傳來喝叱及金刃劈風之聲，九如庵主知二徒有發現，急急撲出。

梁丘皇疾隨而出，只見二尼與一人在激烈拚搏，認出那人是誰，忙喝道：「住手，是自己人。」

雙方撤刃躍身分開。

只見那人急向梁丘皇施禮道：「屬下參見院主。」

梁丘皇道：「翟羽，你何能知本座在此？」

翟羽稟道：「五行院被毀，僅屬下一人逃出，因不知院主在何處？又恐為敵發現屬下形跡，連日躲躲藏藏，四處尋覓院主，就在不久之前，屬下突發現叛徒韓仲屏與三個不知來歷的江湖中人投入鄉野客店內……」

「什麼？」梁丘皇怒容滿面道：「你發現了逆賊麼？」

「正是那逆賊！」翟羽道：「屬下翻牆而入，探得四人在房內喚了許多酒食，

也投入客店在他們隣室內藏身，聞知逆賊譏笑院主靈智昏蔽，自恃身懷不解奇毒，意欲藉丐帮之助將天地二老生擒，殊不知竟敗在但文奎『連文榮』手上，還笑院主費盡心機將桓齊四人擒住，到頭來還是一場空。」說着翟羽面現苦笑說道：「逆賊語焉不詳，屬下只知大概，最後聽得逆徒笑言譏嘲高手柴人宇奉命將徐萬黎大成送往峽口鎮外一處荒廢祠堂內守候院主回來救治，逆徒趕往祠堂誘柴人宇出祠，譏嘲柴人宇正派出身亦參與為惡，羞辱備至，動手之下柴人宇自然不敵，力竭被制，韓仲屏心情惡毒，向柴人宇言將徐萬黎大成殺死，就放他離去……」

九如庵主情不自禁脫口問道：「如此說來，眞是柴施主親手殺死的，但為何自縊身死？」

翟羽詫道：「這屬下就不知道了，屬下聽到此處便急急趕來……」

話尚未了，梁丘皇擺手沉聲道：「不用說了，反正人已死，日後見到逆徒自然明白，速離開這裏吧？」

翟羽似尚有話要說，見梁丘皇急着離去，溜出舌尖的話，復又咽了下去，神色異常憂急。

梁丘皇察出翟羽神情有異，沉聲道：「你還有什麼話說，稍時再說也不遲！」

翟羽不知那裏來的勇氣，宏聲答道：「恐來不及了！」

梁丘皇暗暗一震，忙道：「什麼來不及了？」

翟羽忙自懷中取出一封緘函，交與梁丘皇手上。

梁丘皇接過，只見上書：「院主密啓！」並在其側又潦草寫了：「見着院主，速速拆閱，遲則無及。」顯然這封密緘原已寫好，潦草字跡却臨時添上。

筆跡梁丘皇認出是于冰的字跡，不禁面色微變，詫道：「這書信是何人交給你的？」

翟羽道：「昨晚屬下在酒樓用飯之際，小二送來，屬下問他是受何人所託，小二言說是一陌生穿着十分講究的中年文士託他轉交的。」

梁丘皇慌忙拆閱，看完不禁面色大變，喝道：「快走。」話出人出。

九如庵主師徒及翟羽不知何故，匆匆隨着奔出。

那知方奔出五、六里外，清慧、清萍兩尼漸漸落後，面現苦痛之色。

翟羽與往常一樣疾飛如風，九如庵主却微感不適，腹中翻湧欲嘔，欲出聲喚叫翟羽止步，忽見梁丘皇倏地停身不前，轉面苦笑一聲道：「來不及了！」忙從懷中取出一隻藥瓶，傾出廿餘粒碧綠藥丸，先吞了五粒，餘藥交九如庵主分服，趺坐行功逼驅毒性。

九如庵主聞言大驚失色，不知在何處罹受劇毒，見梁丘皇吩咐翟羽守護後，立即坐於地瞑目行功，知刻不容緩，忙吞服丹藥，發現兩徒已面色慘白，似不勝痛苦手扶着道旁樹幹喘息不止，迅即躍去以丹藥喂服。

翟羽大感驚異，目睹梁丘皇及九如庵主師徒先後趺於地，忖道：「院主精擅用毒，怎會被毒所害，莫非那託交書信有毒麼？」繼又覺非是，若是書信有毒，首當其衝便是院主，怎會波及九如庵主師徒三人，何以自己無恙？

方自百思不解，只見梁丘皇自己一躍而起，陰惻惻冷笑道：「逆徒，老夫若不將你碎屍萬段，難消此恨。」

× × ×

原來陰司秀才于冰削髮為僧後，心戀故主，託其好友繼續追踪韓仲屏，輾轉萬里，追踪至白水湖，發現韓仲屏和搜魂閻羅匡散已成了忘年之交，探出搜魂閻羅匡散再出的隱秘，並料猜匡散身罹之毒係院主獨門配製，因是唆使匡散刼持院主妻兒為質，以便換取解藥。

當然，臆測不足為憑，故而設下以毒制毒之策，韓仲屏叛離五行院後，曲意結交苗疆少主郝南鴻，用毒之法得知不少，目前發現韓仲屏形踪，窺聽得梁丘皇利用丐帮生擒天地二老，却不料二老早就探悉連天榮喬裝但文奎，一切圖謀盡為所悉，韓仲屏居心叵測，詭謀毒害梁丘皇，請梁丘皇隨時隨地均要防備韓仲屏下毒。

于冰之友因不知梁丘皇在何處，無人可信賴託其轉告梁丘皇，又因偷聽得韓仲屏言匡散現在何處，雖隱約不明，却有方向可尋，意欲循着綫索救出梁丘皇妻兒，免去梁丘皇後顧之憂，信原已寫好，無意發現翟羽堂主在酒樓上，是以命小二轉交翟堂主。

最後勸梁丘皇暫不宜露面，謀定後動，使韓仲屏毒計無法得逞，只要救出梁丘皇妻兒後方可有望事成。

這封信扼要大意如此，共十數頁信箋，筆力雄渾遒勁，詞藻雅雋，又多暗語，只有陰司秀才于冰知道，無異是于冰所寫。梁丘皇人雖刻毒，也心感于冰之忠。

梁丘皇氣運周天後一躍而起，只見九如庵主師徒三人仍行功如故，面色蒼白，而清萍、清慧雙眉緊皺，痛苦難禁，顯然較其師中毒較深。

翟羽略一躊躇，道：「院主是如何中毒的？」

其實　梁丘皇也不明白是在何處中毒，觀看九如庵主師徒三人情形判斷，無疑的各人修為內功上而明中毒深淺。

當下梁丘皇苦笑道：「不知？」

翟羽又問道：「院主痊癒了否？」

梁丘皇道：「本座把毒袪逼驅聚於空穴內，以本命三昧眞火焚化，大約兩三日後可清除一盡。」

「吉人自有天相。」翟羽道：「這封信是……」

「于冰所書。」

翟羽不禁一怔，道：「原來是于護法？他為何不與屬下見面？」

「他有不能與你見面之苦。」

「屬下已易容改裝，于護法何以能認得屬下。」

梁丘皇冷冷地望了翟羽一眼，心內也奇怪于冰友人何能識破翟羽行藏，道：「付之以重任，他與你共事日久，何以不能辨識？」說着逕向九如庵主面前走去，一掌按在九如庵主胸後命門要穴上。

須臾　只見九如庵主面色慘淡，睜開雙目道：「多謝院主相助，只是毒性極强

，貧尼已驅逼於空穴上。」說着緩緩立起合掌稽首相謝。

梁丘皇微微一笑道：「庵主請助令高足吧！老朽也是一樣。」

不道九如庵主相助二徒行功，翟羽只見梁丘皇目中閃出憂惶之色，不時沉思出神，突然發現梁丘皇肩頭一物，不禁詫道：「院主肩頭是什麼？」伸手一指梁丘皇左肩。

梁丘皇聞言心神一驚，側目望向左肩，只見細小刺狀之物，長僅寸許，色澤紫紅，却又不是暗器，似樹上風送飄落黏插衣衫，小心翼翼兩指拈下，細心察視，判明是荊棘類屬，風送飄落，並非以暗器手法打下，却又不出何樹何本，從未見過。

五行院主梁丘皇端視良久，面色沉肅，小心謹愼放在囊內，忽地展身一躍落在九如庵主師徒三人身後尋視。

果然在九如庵主肩頭發現兩根，而清萍、清慧身上更多，居然有四五隻，令人驚異的是刺狀之物並非橫黏在衣上，却是根根直刺入體。

如此看來，這中毒的原因無疑出在這根色澤紫黑的荊棘木刺上。

梁丘皇仔細的觀察，發現刺狀之物宛如一根繡花針，兩端尖銳，中間略粗，兩端刺尖有孔，內貯毒液，本生有藻膜封死，刺着人體，針尖觸及皮膚，人體熱力將薄膜融破，毒液溢射而出侵入毛孔隨行血攻入內腑。

這時清萍、清慧經其師相助才得將毒性逼入空穴內，但神態萎靡。

九如庵主目睹梁丘皇在自己師徒三人身上取下針狀之物，駭然驚道：「蹊蹺就在此物身上麼？」

「不錯。」梁丘皇道：「師太見多識廣，定知此物出處？」

九如庵主小心翼翼接過，凝視良久，搖首苦笑道：「不知，貧尼遍歷名山大川，採藥煉丹，此物竟從來未曾見過。」

翟羽道：「啓稟院主，屬下認爲此物出自蠻荒癘瘴自古無人之區，諒除了郝南鴻外無人識得？」

梁丘皇猛然心神一震，頷首笑道：「也只有他能辨識了。」倏地面色一變，目中怒光烱烱逼射，厲聲道：「又是這孽障！走！」

翟羽帶頭先行，施展上乘輕功，疾如奔馬。

忽見翟羽倏地刹住前行之勢，前路正是一道峽谷，谷中古木參天，濃蔽不見天日。

一株參天大樹樹皮被剜空五尺，只見其上墨書四個大字：「妄入者死！」

翟羽神色驚疑，不知這四字究竟是否指自己與梁丘皇等人。

梁丘皇冷笑一聲道：「此孫臏殺龐涓之馬陵道故智爾　埋伏並不在這條路徑，使我等改道自投羅網，老朽豈能受愚。」言畢欲摸入林中。

九如庵主忙道：「且慢，容貧尼師徒三人先入探道，看來貧尼逼不得已要施展道術了。」

湘西獨多怪異術士，諸如趕屍驅狐，五行抑運　祝由科符水治病及排教玄異，均秘術自珍不在人前炫露，九如庵主僅習得皮毛而已。

只見九如庵主手掐法訣，率着兩徒慢慢走入林中。

清萍、清慧均撤劍在手，緊隨其師之後。

林中愈深入愈黑，幾乎伸手不見到五指。

九如庵主只覺林中沉寂非常，不見有何異動，低聲道：「果如院主所料，此乃疑兵之計！」

忽聞嗤的一聲輕笑，宛如梟鳥穿林。

九如庵主面色一變，正待施展邪法，忽覺喉頭一痲，目中疾眩，天暈地轉倒了下去。

清萍、清慧見狀大驚失色，倏地突感喉頭飛痲，叫聲未出亦自倒地不起。

也是她們師徒仗着邪法及武功在湘西斂財作惡，該有此報。

梁丘皇與翟羽立在林外久久未見九如庵主師徒返回，情知有異，暗暗焦急。

翟羽道：「庵主師徒三人諒已遭困，容屬下入林一探如何？」

梁丘皇本欲取出一包不解奇毒交與翟羽遇危時脫身，略一沉吟，立時打消了主意，頷首應允道：「速去速回，你小心爲是！」

翟羽應聲走八，一柄長劍幻起朵朵寒芒，護住周身。

他練就夜眼，可虛室見物，探入七八十丈，竟是越來越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遠遠望去只覺前路横臥着三具軀體，不禁機伶伶打一寒顫，知道是什麼事了，九如庵主武功極高，與自己相比毫不遜色，分明慘受暗算身死，若對方尚潛藏在近處，自己更白白送死無疑，不由胆寒氣餒，一掄長劍，轉身疾掠出林。

梁丘皇目睹翟羽神色，就知不妙，道：「九如庵主師徒遇襲身死了麼？」

翟羽道：「院主料事如神，九如庵主師徒慘罹暗算現陳屍林中，此非善地，院主不如速速離去爲宜！」

梁丘皇面色沉肅，冷笑道：「你我還是探視九如庵主致死之因，這等見不得人宵小之徒已然逃去了，不然你何以能安然無恙？」

翟羽不敢再語，低應了一聲是，忖道：「對方志在你梁院主，我翟羽是無關輕重之輩！」只見梁丘皇已飄然進入林中，忙接踵隨入。

林中死寂，梁丘皇有前轍之鑒，不愼讓那荊棘針刺毒物之害，將內功玄罡密運周身，緩緩走在九如庵主師徒三人軀體之前，沉聲道：「亮起火摺。」

翟羽遲疑了一下，左手取出夜行火摺搧開，拍的一聲，一道熊熊火焰升起。

梁丘皇俯身察視三屍如何致死，發現九如庵主師徒「喉結」穴上同現出五根荊棘，梅花形深入穴內，外露約莫半寸。

同樣之物，毫無差異，梁丘皇駭然失色，伸指一一拔起，把在掌心端視了一眼，一面喝道：「走！」

× × ×

成都兩城二柳巷一家八字門牆，石獅分列，門額石鐫金髹「紫氣東來」四個大字，筆力蒼勁，兩扇黑漆大門緊閉着，巷內並無行人。

紅日初升，寒氣却異常逼人，春寒仍自料峭。

突自巷端現出一錦衣少年，肩披鋼刀，玉面朱唇，目光沉凝，飄然走上這家八字門牆台堦，伸手扣環。

門內忽傳來一聲沉喝道：「何人敲門？」大門啓開，走出一個身着玄色長衫鬚長及腹老叟，望了少年一眼，道：「尊駕何事？」

那少年抱拳一笑道：「煩勞通稟雙燕堡老夫人，就說在下韓仲屛有事求見！」

老叟不禁面色微變，目注韓仲屛，冷冷的說道：「尊駕就是韓仲屛麼？爲了何事？」

韓仲屛道：「老夫人自然明白，何勞見問？」他當然認出老叟是雙燕堡舊人錦豹子方浩雲，無奈他不能自露身份明言自己就是少堡主葉一葦。

錦豹子方浩雲神色激怒，但沒有發作，冷笑道：「請候着，堡主夫人未必接見哩？」

韓仲屛微笑道：「在下有貴堡少堡主下落，諒老夫人不會不見！」

方浩雲聞言神色一喜，道：「請暫候，容老朽通稟！」說時三步併作兩步，奔入內廳，只見堡主夫人端在神案側首閉目虔唸佛經，一個青衣侍婢侍立夫人身後。

侍婢見方浩雲招手，走上前去悄聲道：「何事？」

方浩雲附耳密語數句。

侍婢急急走回老夫人身旁，低聲道：「稟老夫人，外面有一自稱爲韓仲屛的人求見，他說有公子下落。」

老夫人立時睜目，喜笑顏開道：「快請！快請！」

方浩雲聞言疾奔而出。

須臾，方浩雲領着韓仲屛走來，尚未跨入廳門，只聽老夫人道：「你們都避開，老身要與韓公子秘談。」

方浩雲面現驚詫之色，却止步不前，含笑道：「尊駕請自入吧！」

韓仲屛謝了一聲，慢步跨入廳內，這時侍婢也退出廳外，望了韓仲屛一眼。

老夫人一見韓仲屛，即道：「不必拘禮，同老身去內室敍話吧！」

一進內室拴好房門，韓仲屛即屈膝跪下，道：「孩兒久違膝下，請恕孩兒不孝之罪！」

老夫人伸手撫摸韓仲屛面頰，目露慈祥之色，說道：「龍兒起來，爲娘有話問你。」

葉一龍立起坐在老夫人身側，道：「娘，有什麼事要問孩兒？萬里迢迢來到成都就是爲了有話詢問孩兒麼？爹老人家可好，蓉姐、雪姐未曾隨來麼？」

老夫人似含有深意注視着葉一龍臉上，慈祥無比，輕聲嘆息一聲道：「龍兒，這些你暫且不必過問，爲娘稍時可一一告知，娘先問你，你借韓仲屛之名究竟要借用到何時？」

葉一龍答道：「孩兒借用韓仲屛之名，無非可避過許多許多情孽牽纏，韓仲屛本人昔日作惡多端，罪如山積，非如此不可減輕罪孽，今世種因，來生結果，韓仲屛縱輪迴六畜道，也無法把罪孽減輕，孩兒奉恩師之命如此，難道娘認爲孫兒錯了麼？」

老夫人撫摸葉一龍頸項，微笑道：「娘怎麼說你錯了，不過娘希望還你本來面目罷了，孩子，你眞認爲我是你親生娘親麼？」目中忽然淚珠瑩然。

葉一龍聞言不禁宛如晴天霹靂，呆若木鷄，半晌說不出話來，心知老夫人言中必有內情，發覺老夫人淒然含淚神色，內心宛如刀絞，仰面笑道：「自金塔寺孩兒救出娘後，於皋蘭旅邸娘曾說有一件極重要的事告知孩兒，只以時機未至，娘又隱忍未言，孩兒已然動疑，不過孩兒只知養身父母大如天，生身父母在一邊，縱然孩兒身負血海大仇，只待了結仇怨後，孩兒仍是長侍膝下承歡。」

老夫人哽咽落淚道：「難道你有如此孝心，也不枉爲娘苦心孤詣撫養你十數年，你生母來歷你那無名恩師及衛老均知情，他們現均在巫山神女峯上等你。」

葉一龍大喜，問道：「恩師在神女峯麼？」

老夫人道：「你那無名恩師非但武功已復原，而且已悟出秘笈玄奧，命你前往傳授，使元惡伏誅，你那當年往事自有你師盡情轉告，爲娘皈依我佛，但一想起我兒身世，即徹夜不能安眠，宛如平地湧上一種莫大罪惡，心頭陰影始終難釋，但又無法出口向你言明。」

葉一龍當眞不急于知道自己身世來歷麼？不，他曾聆受其師無名叟訓益，其師嘗言失去的事物只有惋惜，眼前的才是眞實，逝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有可爲，因你不把握現在，又云爲人絕不可忘本，他乃至性之人，深知老夫人心情，恐失去自己這麼一個愛子。

於是，葉一龍絕口不提自己身世之謎，問東問西，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

知子莫若母，老夫人視葉一龍勝於己出，自知葉一龍心意，亦與往常一般，答話之時愛憐倍至，偶提及其父葉楚雄及葉玉蓉、程映雪二女現在桂林澄波府作客，輕描淡寫地帶過一筆。

葉一龍只當是眞，亦不願追問爲何去澄波府之事。

兩個時辰過去，葉一龍以本來面目晤見老夫人，老夫人忽道：「時候不早了，我兒仍以韓仲屛身份出府趕往巫山神女峯，你師傳授武功事關重大，非三天五日即可習成，在此一段時日務須與你師及衛老要愼籌商，以免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你快去吧！」

葉一龍尚自依戀不捨，經不起老夫人連聲催促，只得恢復韓仲屛面貌後叩拜辭出。

老夫人即吩咐侍婢下人說自己須入室靜坐，不經傳喚不得驚擾，閉上室門後，即見一黑衣老婦端坐室內，笑道：「這孩子眞個人品不凡，我喜愛極了，委實捨不得他涉身江湖歷盡風險。」

黑衣老婦見老夫人微笑不答，又說道：「葉大嫂，你爲何不把身世來歷明告於他？」

老夫人道：「此子外和內剛，若現在告知他身世來歷，於他神女峯之行無益有害，龍兒敬畏乃師猶勝於愚姐，習成武功後才明白相告，不然他必自恃現有一身所

學盲目尋仇，那不是害了他麼？」

黑衣老婦道：「難怪葉大嫂既說出口，又隱忍不言，龍侄好似知妳用心，也不追問，唉，但願上蒼有眼，大仇得報，這孩子委實聰穎可愛。」說着，欠身離座立起，又道：「苗疆主郝少主已逐至雷波了麼？」

老夫人頷首道：「賢妹但請放心，莫潛辦事沉穩，一切均照原定之計行事，逼使梁丘皇走投無路，罪魁禍首亦因此迫不得已露面。」

黑衣老婦道：「好，小妹相信大嫂就是。」言畢穿窗疾杳。

老夫人目凝窗外，長長嘆息了一聲不語。

× × ×

梁丘皇回至巢穴後，怒氣不息，不時頓足咒罵，切齒痛恨，遣出多人，探覓匡散、韓仲屏二人下落。

翟羽在另屋中與前五行院被梁丘皇帶走的同僚話舊及敍說五行院被毀與此行經過。

聞者不勝驟然失色，其中紅煞掌孔洪詫道：「以院主之見多識廣，居然也沒瞧出那荊棘產自何處？」

「沒有！」

紅煞掌孔洪道：「那麼毒叟亦不能瞧出麼？」

翟羽搖了搖首，答道：「毒叟知道的，院主也知道，並不見得毒叟便強過院主的？」

孔洪點點頭道：「翟兄言之有理，毒叟虛有其名，耗費了這麼多年始終無法尋出不解奇毒的解藥，何況毒叟現已不在此，去雲貴蠻荒尋覓藥草去了。」

忽見一彪形大漢跌跌撞撞奔了入來，面如金紙，汗如雨珠滴流，見了翟羽諸人正欲開口，面色一變跌倒在地。

孔洪大驚失色，搶前扶起，忙道：「王兄，你是遭何人暗算？」

彪形大漢已自口噤難語，只用手指指右胸。

但，衣衫並未破損，瞧不出有何不同之處。

翟羽靈機一動，喝道：「快脫下他的上衣。」

褪下彪形大漢上衣袒示，發現右胸竟然插着荊棘，與梁丘皇途中九如庵主師徒三人致命的毒刺並無二樣。

那荊棘已深入體內三分之二，只露出一截尖端。

孔洪急急報知梁丘皇，梁丘皇聞言心神猛震，來到彪形大漢身前端詳了一眼，伸手拔出，道：「王峯，你身後有無人跟踪？」

可憐王峯此刻已無法支持，頭部僵直，只費力抬起右臂搖了搖，表示無人跟來，忽頭一低昏死過去。

翟羽道：「院主何不餵服獨門靈藥救醒問知詳情。」

梁丘皇搖首道：「太遲了，倘王峯當時發現有異，身旁帶有本座獨門靈藥及時服下，將毒性驅入空穴逼住尚能無恙，他一路急奔如飛，毒性已然散開，現在服藥也無法遏制！」說着面色一變，沉聲道：「孔洪，你隨本座來。」

紅煞掌孔洪應了一聲是，隨着梁丘皇走入密室。

只見梁丘皇向孔洪吩咐良久，道：「本座密令，不論何人均不得洩露片言隻字，違令殺無赦，快去吧。」

孔洪辭出，梁丘皇慢步隨在身後，王峯已然遍體青紫，氣絕喪命。

只見一條人影疾快如風掠了入來，現出一個三旬上下，面如硃砂勁裝漢子，目睹王峯屍體不禁一怔，忽見梁丘皇也在，忙躬身施禮道：「屬下參見院主！」

梁丘皇右掌一擺，道：「尤際雲，你探出了什麼沒有？」

尤際雲道：「屬下前往江邊，搭乘渡船去對岸，渡船上甚是人多，登岸後忽發現腰帶上竟插有一函是交院主！」

儘管梁丘皇城府深沉，喜怒驚懼毫不形於顏色，至此也不得不面色大變，心寒胆怯。

先是王峯之死，如今又是在不知不覺中把信塞向尤際雲懷中，不言而知自己一舉一動及藏身之處無不瞭若指掌，更明白一定是叛徒韓仲屏毒謀詭計，但志在圖謀什麼並未猜出，如果說要殺害自己以遂心頭之恨，暗算九如庵主師徒時爲何不趁機下手。

梁丘皇接過緘函逕自走回密室，小心翼翼拆閱來函以防有毒。

他不看來函內容，先看落欵是何人所寫，赫然映入眼簾的幾個龍飛鳳舞墨書：「匡散頓首百拜！」

梁丘皇不禁心神一震，再看看函中內容。

匡散謂已知身罹鎖神散藥物係出自何人之毒計，字裏行間隱指梁丘皇，謂潞王已事敗，一切圖謀俱成泡影，均請梁丘皇隻身會面一晤，只要梁丘皇允賜解藥，他不但不問江湖是非，而且和韓仲屏分道揚鑣，助梁丘皇救出妻兒。

扼要雖然如此，內中尚有甚多隱語，無不是梁丘皇的心病。

梁丘皇沉思良久，決計隻身赴約，出外與翟羽等人談笑自如，絕口不提來函中事。

翟羽等人也不敢詢問，只以梁丘皇馭下甚嚴，又連遭拂逆，心情不愉恐遭殺身之禍。

飯後，梁丘皇吩咐嚴加戒備，飄然而出。

到達約定之處，正有一片寂靜無人的江邊，一株凋枝垂柳繫着一艘篷舟，流水汩汩，舟身晃盪不定。

梁丘皇也不知篷艙內是否有人，回顧了一眼，伸手解開槳桅，輕如落葉般掠上舟去。

篷舟悠悠順水流去，忽聞艙內傳出一個蒼老語聲道：「梁院主眞是信人，老朽已恭候多時了。」

梁丘皇不愧爲梟雄，單刀赴會，面色安詳，跨入艙中，只見艙中已擺了一席佳看，酒香撲鼻，桌雖不大，小碟小杯，却雅緻靜美，搜魂閻羅匡散盤膝坐在小桌另一端，身後，侍立十二三歲的眉目清秀小童。

匡散微微一笑道：「艙中過窄，你我不必以世俗之禮相拘，請坐。」隨即吩咐

身後小童出艙駕舟放流而下。

梁丘皇抱拳略揖，道：「既如此說，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了。」亦盤膝坐下。

匡散道：「嘉客光臨，愧無物欵待，山蔬醺臘，似嫌簡慢，酒却是百年陳釀，閣下若放心老朽未在酒中下毒，盡可寬懷痛飲！」

梁丘皇不禁面色微變，他担憂的就是這點，只見酒色碧澄如膠，芳香撲鼻，令人神爽。

匡散不待梁丘皇答話，已自笑道：「老朽先乾爲敬。」將面前杯中酒，一飲而盡。

梁丘皇忖道：「他未必敢放毒。」說着舉杯亦一飲而盡，只覺酒味香醇爽，不禁讚了一聲道：「果然好酒！」

匡散敬了三杯，便勸請用菜。

梁丘皇試嚐了一下，頓覺烹調絕佳。

搜魂閻羅匡散道：「梁丘院主當知老朽致函用意，老朽年已就木，自無爲敵之意，只求賜贈解藥，老朽當竭盡所能救出令正及二位公子。」

梁丘皇道：「匡老諒已知悉拙荊與犬子的下落？」

「不敢相瞞，老朽目前還不知道，却知道乃韓仲屏所爲。」

梁丘皇一聽韓仲屏之名，不禁目泛殺機。

匡散微微一笑道：「梁院主不必如此，小不忍則亂大謀，韓仲屏乃令高足，知徒莫若師，他不是爲了梁院主派遣殺手取他性命，也不致恩斷義絕，冰炭不容，而且韓仲屏另有遇合，梁院主如想除他委實不容易哩。」

「他另有遇合之事可否相告？」

匡散搖首嘆息一聲道：「老朽不知，而且老朽並非出賣朋友的小人，不過老朽可以告知梁丘院主，如今韓仲屏非但武功卓絕，心機過人，而且更有厲害已極的暗器之助，無異猛虎添翼，院主雖有不解奇毒，然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鹿死誰手，恐尚未可卜哩！」

梁丘皇面色鐵青森寒，冷笑道：「在下誓必殺之。」

匡散道：「院主殺不殺得了韓仲屏都與老朽無干，最好在未救出寶眷之前能避而未見，視若無睹，除非……除非院主置寶眷生死於不顧。」

梁丘皇不禁默然，良久才道：「逆賊韓仲屏如今何在？」

「老朽已有三日來未曾晤面，他形踪飄忽，神出鬼沒。」

梁丘皇在身旁革囊內取出一支荊刺針狀之物，長僅寸許，色澤紫紅，遞向匡散，道：「匡老所言逆徒厲害暗器是否是此物？」

搜魂閻羅匡散神情如常，淡淡一笑道：「原來梁院主屬下已此物烟暗算，想必悟出解救之藥，無足憂慮了。」

梁丘皇道：「在下不打誑語，未曾悟出解救之策，但在下知道這是天生毒物，不知產自何處？」

匡散笑道：「老朽約請梁院主來此，爲的是懇賜解藥，以探出寶眷下落相報，其餘一概無可奉告，何況韓仲屏對老朽也不是推心置腹，請院主見諒。」

梁丘皇道：「並非是在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倘在下奉贈解藥，事後在下焉知匡老過橋抽板？」

匡散哈哈大笑，說道：「老朽年時就木，生死本已置之度外，但梁院主非相信老朽不可，要知令高足手辣心黑，對院主怨毒已極，手段毒辣無與倫比，如老朽料測不錯，九如庵主師徒必死在毒刺之下，韓仲屏對老朽說過，非使院主日夕處於憂疑之中，這毒刺除了本身奇毒之外，更堅逾金鋼，專破縱有氣功橫練，循血攻心而亡。」

這話無疑明白告知梁丘皇，有否解藥俱無法迫使他搜魂閻羅匡散就範。

梁丘皇一點就透，淡淡一笑道：「匡老何以能知逼使你再出江湖，乃在下所設之計。」

匡散道：「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而且除了梁院主外，也無法使潞王言聽計從。」

梁丘皇點點頭道：「在下還要請問一句，潞王現雖事敗，匡老以閻羅令邀集當年同道能否爲在下所用！」

匡散道：「老朽說過僅能相助救出寶眷。」

梁丘皇默然須臾，方始長嘆一聲在身旁取出一隻玉瓶，傾出九粒烏黑丹藥，道：「人各有志，不必相強，匡老志在隱逸，在下非爲圖霸武林，亦有難言之苦衷，除了匡老應允相救在下妻兒外，尚懇求一事，不知能否鼎力成全。」

匡散心知其意，故作不解，道：「院主請明白見告。」

梁丘皇欲言又止，神色之間似强抑着激動憤怒。

匡散目注梁丘皇微笑道：「梁院主如同芒刺在背，非欲拔之而後快麼？韓仲屏武功機智並非昔日可比，要手刃他恐非易事！」

梁丘皇見匡散猜破他心意，不禁暗感駭然，道：「此逆不除，有何面目立足於江湖？」

匡散哈哈大笑道：「不論事非曲直，韓仲屏逆師有悖倫常總是不誤，老朽雖無能爲力，但院主救援寶眷脫困之際，必與韓仲屏碰面，到時院主是否能一擊襲殺，那就端在院主自己了。」

梁丘皇聽出匡散有暗助之意，不禁大喜，暗道：「到時必不讓你置身事外。」佯裝感激之色道：「但不知匡老何時給在下回音？」

匡散道：「凡事欲速則不達，月內必有佳音回報。」

梁丘皇立即告辭。匡散吩咐將篷舟傍岸。

梁丘皇躍落江岸，目送篷舟順水而下，片刻杳失在雲水蒼茫遠處。

翟羽、尤際雲等人目睹梁丘皇返回，面色陰沉不憚，競向探詢。

梁丘皇便把前情告知。

翟羽道：「恕屬下胆大放肆，我等形踪俱落在叛徒掌握中，防不勝防，院主若不給匡老鬼解藥，匡老鬼還心存顧忌，如今我等更是危機四伏。」

梁丘皇陰惻惻發出一聲冷笑，道：「本座眞給了解藥麼？匡老鬼未必逃得了本

座掌握，有一點翟堂主說得不錯，我等形踪暴露，他暗我明，防不勝防，如不撤走，我等難逃毒手。」

翟羽道：「請問院主率領屬下等撤往何處？」

梁丘皇略一沉吟，說道：「撤回三才院！」

自狄洛離開三才院後，三才院就空着，僅二三老弱留守，狄洛等人始終下落不明，翟羽雖覺不妥，却不敢明言。

梁丘皇又道：「一個對時後，匡老兒必然尋來，諒他必然聽命於本座，隨即命尤際雲追上孔洪將事辦妥回三才院，其餘嚴密戒備。」

子夜剛過，梁丘皇獨坐室中默然沉思，只聽門外傳報匡老英雄來訪，梁丘皇嘴角不禁泛起一絲得意詭譎笑容，高聲道：「本座出迎！」快步趨出。

搜魂閻羅匡散目睹梁丘皇出迎，面色立變冷森肅沉，嘿嘿一笑道：「梁丘院主算準了老朽定會獨自尋來。」

梁丘皇微微一笑道：「匡老別生氣，請廳內坐。」肅客請入，分賓主落座後，又道：「匡老莫非心疑在下所贈的不是解藥麼？唉，匡老誤會了，解藥確實不假，此刻無心火煎熬之苦便足以證明，但此乃以毒攻毒，匡老感覺心神怔忡不寧，手足發痲，這不要緊，四五日後即自然消失，但須另服一味丹藥。」

匡散淡淡一笑道：「院主認爲如此做便可迫使老朽就範了麼？不錯，鎖神散尚加了幾味不知名的毒，僅院主有獨門解藥，旁人無能解救，但院主別忘了你身罹荊棘之毒，現雖逼聚在空穴內，發作之時猶比老朽更早更苦，普天之下也只有令高足韓仲屏可解救。」

梁丘皇雙眉一剔，寒芒猛閃，冷笑道：「匡老，你不知你隻身闖入虎穴，有來無去的危險麼？」

匡散掀髯宏聲大笑道：「老朽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你豈奈我何，院主別自恃不解奇毒及五十三名殺手便可穩如泰山，要知令高足臨行之時曾謂院主心性狠毒，不啻蛇蠍，決不可信任，蒙賜不解奇毒及霹靂雷珠，老朽如不安然返回，院主五十四人立即身化濃血，炸成灰燼。」

梁丘皇聞言不禁面色大變。

突見一名殺手飛掠入來，向梁丘皇附耳密語。

梁丘皇面色變了變，右手一揮，示意這名殺手退出。

匡散微笑道：「想必院主聞知貴屬一人命喪不解奇毒身化濃血，另一人在霹靂雷珠下炸成灰燼屍骨無存。」

梁丘皇道：「匡老，你我二人可說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

匡散道：「搜魂閻羅，犯者必死，四十年後威名猶在。」

梁丘皇略一沉吟，慨然笑道：「在下前贈解藥確然不假，不料匡老竟生誤會。」說着取出一隻瓷瓶，傾出三粒清香襲人朱紅丹藥。

匡散接過，立即告辭，宏聲道：「老朽回去服下，倘無絲毫異狀，非但老朽在這四外伏樁全部撤走，而且老朽說話算話，月內定可查明寶眷下落奉告，否則院主及貴屬五十三人無一倖免身化濃血之危。」言畢飄然邁出。

梁丘皇面色異樣難看，把匡散怨恨入骨，却無可奈何。

門外忽傳來了語聲道：「屬下喬顯求見。」

梁丘皇道：「進來！」

只見走入一個瘦長神態慓悍，目光炯炯如電身着玄色長衫中年漢子，趨前躬身行禮。

梁丘皇道：「喬賢弟免禮，事辦得如何？」

喬顯道：「稟院主，各大門派內應均奉命下山清除凶邪，院主這一着委實神機妙算，不露半點痕跡！」語聲略略一頓，又道：「方才屬下目睹搜魂閻羅匡老鬼，院主爲何縱使離去，徒貽後患？」

梁丘皇嘆息一聲道：「本座也是投鼠忌器，與其本座殺之，反不如假手各大門派。」

「院主說得極是。」喬顯道：「從離開五行院後，院主已習成曠絕奇學，屬下等因院主刻意傳授，功力大進，就不倚仗不解奇毒也能捭闔縱橫，圖霸武林，院主請莫再猶豫遲疑。」

梁丘皇淡淡一笑道：「這點本座豈能不知，但妻兒猶陷在惡徒之手，何況惡徒竟然也將不解奇毒配方得到手中，爲此本座不得不投鼠忌器，爲今之計，莫如設謀除却惡徒，將妻兒安然救出後再作道理條」說着又道：「喬賢弟可查出門主及狄院主下落麼？」

喬顯搖首答道：「屬下奇怪得很，門主及狄院主猶若石沉大海，杳無音訊，三才院手下也似在這個人世中消失了一般，難道均遭了毒手不成。」

梁丘皇太息道：「本座不信就查不出一絲端倪，爲振興六合門，本座意欲近日轉回三才院，喬賢弟奔波勞累，下去休息吧！」

喬顯欠身施禮道：「屬下告辭。」轉身走出，忖思院主爲何不問自己辦事詳情命他離去之故，與向來行事大相違悖，行走之間，却遇上翟羽。

翟羽本與喬顯莫逆，拉着喬顯走入自己居室聚飲晤談。

喬顯說起梁院主神情大異尋常，恐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這也難怪，喬兄剛到，無人告知內情所以喬兄不知。」翟羽道：「喬兄在今日之前知否院主尚有妻兒家室？」

喬顯不禁一怔，道：「院主自離開五行院後，偶然告知他尚有妻兒陷身在番酋呼延罕手內，現呼延罕兵敗成擒，院主又命西門賢弟四人趕往救出虎口，難道未救出麼？唉，愚兄怎麼一時想起亦未詳細詢問。」

翟羽便把詳情告知喬顯囑道：「此事院主一直諱莫如深，即使小弟也無從知道原因。」

喬顯目中怒光迸吐，厲聲道：「原來院主所說惡徒就是小賊韓仲屏，此人不除，後患無窮。」

「所以孔洪領院主之命，去將郝南鴻押送前來，以郝南鴻抗禦韓仲屏可穩操勝算。」

喬顯冷笑道：「緩不濟急，遠水救不了近火，愚兄此次非但圓滿達成了任務，而且邀約了甚多武林同道，無奈院主爲了叛徒韓仲屏前車之鑒，非其親信不能掉以輕心大意，這不要緊，愚兄以爲院主不可信賴匡散老賊，因他本與小賊狼狽爲奸，一丘之貉，匡散那有不知院主妻小囚禁之處！是以愚兄決爲院主分憂解恨，探出匡散藏身之處，再抽絲剝繭，其他一切無不迎刃而解了！」

翟羽見他說得未免太容易，將信將疑，正要開口勸說務須慎重，却不料喬顯話聲一落，身如電閃人影已杳！

梁丘皇此時身形忽在門外現出，跨入室內。

翟羽不禁駭然變色。

梁丘皇淡淡一笑道：「難得喬賢弟如此忠義，深獲我心，讓他去吧！諒此刻匡老兒黨羽俱已撤走，今傳本座之命，以進爲退，分向撤往三才院。」

× × ×

一輛雙駒華麗套車在山道上飛馳着，馬是口外良駒，一黃一黑，通體毛片雪亮，車是前後兩個廂座，故而比平常的套車來得寬敞，朱漆殷紅般異常醒目，車內帘幕垂蔽。

車前車後簇擁着十數騎，騎上人都是勁裝捷服，肩上兵刃絲穗飄揚，神態嚴肅，兩道眼神不時向兩側覷望，如臨大敵。

車把式高踞轅頭，手揮長鞭響起叭叭破空聲響，烟塵滾滾，洶湧漏空。

日影已斜，暮色蒼茫，車馬遠逝之際，道上忽閃出一男一女，正是葛林李如霜夫妻二人。

葛林笑着說道：「霜妹，不知妳是否發現孔洪、尤際雲兩人已易容改裝避人眼目。」

李如霜頷首嬌笑道：「小妹倒不顧忌兩賊，憂慮的是葉少俠能否趕到，屆時若引起沈夫人誤會，那就不可收拾了。」

葛林略一沉吟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錯過今晚，梁丘皇前途已派人接應，萬一郝南鴻喪命，沈夫人又滋生誤會，更事無佐證恐弄巧成拙，你我速趕往前途吧。」雙雙騰身如飛掠去。

疏星幾點，冷月迷濛。

道旁山窪孤零零現在一家矮簷柳林旅店，那華麗套車、馬匹拴在樁上，店內微現燈光，昏黃凄迷。

店南數十丈外一雙鬼魅人影站在合抱大樹下竊竊低語，一人話尚未了，突臉色大變，雙眼怒瞪，口噤不語。

另一人發現有異，情知不妙，張口欲發出嘯聲示警，猛感頸後一痲，便自仰面倒地。

匪徒共是十二人，六人一組輪值，分三向巡守，稍有異動即可呼應相援。

這面兩匪已中暗算，其他四匪乎相繼受制。

約莫一盞熱茶時分過去，孔洪與尤際雲自店內現身而出，跨出後即站在門首，尤際雲在身旁取出一隻形如筆角之物，就唇吹起嗚嗚聲響，高低疾徐不定。

尤際雲爲搜魂閻羅匡散神不知鬼不覺把信函塞在自己身上後，便自提高警覺，不敢掉以輕心，深知匡散和韓仲屏無一不是好惹的人物，詭計多端，心狠手辣，雖說此行異常隱秘，難保又在韓仲屏眼目之下，故而如此謹慎！

這時，尤際雲只覺佈伏暗樁片無回聲，就知不妙，急向孔洪道：「果然不出小弟所料，速戒備迎敵！」

只聽隨風傳來冰冷澈骨語聲道：「來不及了。」

凌空忽飄之間落下三個幪面的執劍人，一字排開，中立幪面人冷笑道：「孔洪、尤際雲，此刻如束手就縛，可免你們一死。」

兩人一聽對方竟識破自己行藏，不禁駭然猛凜。

客棧內還有四匪聞聲知警，不出反退，俱掩藏着一間客房外。

那間客房一明一暗，明間只見一身着黑袍婦人，耳聞屋外喝叱聲起，面色變了變，倏地挽出肩後長劍，意欲出外一瞧，忽聞裏間似起了一個落脚微聲，旋風似地握劍掠入裏間，只見苗疆少主郝南鴻仍直挺挺躺在床上，事先已點了喉穴，瞑目安詳沉睡，案前一盞油燈昏黃暗弱，並無何異狀。

黑衣婦人不禁一怔，暗道：「這落脚微聲我聽得清清楚楚，難道聽錯了麼？」

驀地，角隅忽傳出細微語聲道：「老夫人，可容在下一見麼？在下並無惡意，老夫人請勿出聲。」

黑衣婦人循聲望去，不知何時角隅却立着一帶刀少年，就着昏黃燈光映着下竟然瞧出是一俊美少年，及至瞧清了貌像，不禁失聲驚道：「是你！」

「老夫人，在下葉一龍，奉命交還一件信物。」

葉一龍雙手托着一支巧工打造的鳳簪，晶澈的雙目注視在婦黑衣人臉上久久不移。

黑衣婦人接過鳳簪，似喜不自勝，道：「你就是天南雙燕堡少主葉公子麼？」

「在下正是！」

「這鳳簪是何人命公子交與老身？」

葉一龍恭謹答道：「是家母交與恩師，在下奉恩師之命面交老夫人。」

黑衣婦人忽輕笑一聲道：「我眞的老了麼？」忽雙目似含深意注視了葉一龍一眼，詫道：「公子不是在雙燕堡爲毒罹害？是何人治癒？」

葉一龍道：「在下實未罹毒，那是混淆視聽之計。」

黑衣婦人展顏笑道：「大妹子靈慧妙一計，我差點錯怪了她。」說時望了床上郝南鴻一眼，接道：「也冤屈了郝少主，幸虧近年來醒悟前非，輕易不願戳殺宵小之徒，不然郝少主早做了手底冤魂。」

葉一龍道：「其實郝少主乃一孝子，更俠肝義胆是個鐵錚錚的好男兒，老夫人請原諒其無禮頂撞之罪。」

黑衣婦人微微一笑道：「不錯，他似嫌剛愎自用，非但隻字不吐，寧死不屈，而且破口大罵……」說着忽搖首道：「這些都事過境遷，不用提了，外面現激搏猛烈，那梁丘皇手下十二人個個都武功極高，公子帶來的人恐不是敵手，不如讓老身去……」

話尚未了，房外突掠入尤際雲，刀光

疾閃，已疾揮向葉一龍而去。

黑衣婦人驚叫出口，突目光呆住，只見尤際雲刀勢極快，已砍抵葉一龍胸前，却爲葉一龍五指捉住。

以她的目光銳利，竟無法瞧見葉一龍是怎麼出手的，不由驚喜不勝。

尤際雲一刀劈出，勢逾奔電，猛感虎口發裂，如同砍實在金鋼上，反震之力循着刀身襲臂湧向內腑，無異千斤重擊。

只見尤際雲右手鬆刀急垂落下，面色驚悸，張嘴溢湧黑血，仰面轟然倒地氣絕斃命。

黑衣婦人雙眼睜得又圓又大，似驚奇已極。

窗外傳來數聲凄厲慘嗥，飄迴夜空，令人悚耳心驚，毛髮聳立。

驀聞屋外傳來蒼老語聲道：「沈夫人，可容老朽一見否？」

黑衣婦人聽出語音是誰，喜笑顏開道：「衛老是你麼？我料測衛老無凶折之理，果不出我所料。」

巧手翻天衛童邁步進入，望了昏睡床上的郝南鴻一眼，笑道：「沈夫人多年不見，老朽知妳隱秘本來面目，費盡心機查明當年疑案之凶，委實難得，妳我不如去往前廳敘話，此處就讓葉少侄解救郝少主吧。」

黑衣婦人含笑應了，與衛童走出，接着走入白玉峯，趙鼎兩人，用化骨散把尤際雲屍體化去後退出。

葉一龍走向榻前，嘆息出聲，伸指解開郝南鴻睡穴。

郝南鴻睜眼醒來，只覺眼前人影模糊，及至視力恢復，辨識清楚後不禁喜出望外，詫道：「葉少堡主眞是你麼？兄弟爲人閉住穴道，無法動彈。」

葉一龍忙道：「郝兄別急忙說話，小弟對郝兄遭遇並不知道多少，好在以後且夕見面，可與郝兄剪燭西窗，促膝長談，此刻且容小弟詳敘別後經過。」一說時欠身坐在床沿，兩手十指緩緩鬆開郝南鴻封閉的穴道，一面敘述別後詳情。

郝南鴻自被擒後便閉住各處重穴，雖行動宛如常人，却無法施展武功，且封制日久，血行滯凝，經脈較萎，只覺葉一龍手指所觸之處，其熱如炙，舒泰無比。

葉一龍所言自然還有隱秘，那却是他自身之事，不足爲外人道也，簡單扼要，詳明不繁。

郝南鴻傾聽雙眉不勝軒動，似不勝駭異，長嘆一聲道：「難怪那位老夫人處置兄弟未免過辣，原來誤會葉少主遭毒所害係兄弟所爲？兄弟已明白其中究竟，胸中了無仇恨之念，聞得粱丘皇已日暮途窮，誠乃可喜可賀。」

葉一龍忽舉掌疾拍在郝南鴻胸後命門穴上，笑道：「好了，你我速去川中。」

郝南鴻一躍而起，整了整長衫，忙施一揖道：「相救之德，沒齒難忘，容後圖報。」

葉一龍道：「些許小事何足掛齒，郝兄請！」

× × ×

山道上行人絕跡，一片寧靜，惟風動林木，濤起天籟。

這條山道本就偏僻，所經之處甚少人烟，雖可容車馬通行，但由於沿途林莽榛密，不時發生猛獸傷人情事，尤其百里外紅箭峽，傳聞有匪盜盤踞，未聞有打家刦舍，却常常行旅失踪，故商旅視爲畏途，擇此山徑而行者，多係孔武有力，成羣結隊或者江湖人物才得安然無恙。

傳聞儘管傳聞，可是沒有任何人瞧見匪徒及猛獸，瞧見的人不是失踪即是屍骨無存，因而死無對證，苦主申告官府，官府雖派人搜尋亦是敷衍了事。

尚未到午刻，濃密森林內隱隱似有對語聲，只聽得郝南鴻低聲道：「衛前輩算準了易天行必派人來接應麼？」

衛童答道：「粱丘皇因形勢險惡，杯弓蛇形如置身危城，急於奔回三才院，所以僅遣孔洪一人，事後想起不妥，又遣尤際雲趕去與孔洪同行，目前三才院閫無一人，他輕而易擧的據有，但郝少主你事關重大，恐孔洪，尤際雲兩人無法達成任務，更不能出任何差錯，老朽斷定他必遣人趕來接應，從三才院到此，計算途程，最遲傍晚時分定將趕至。」

「老前輩料事如神，晚輩自愧不如。」郝南鴻道：「請問老前輩，那位沈老夫人眞是葉少堡主親生母親麼？」

衛童輕輕嘆息道：「一點不假。」

郝南鴻心知葉一龍與沈老夫人之間必有一段武林秘辛，却未便啓齒詢問。

巧手翻天衛童似察知郝南鴻心思，笑道：「個中內情，日後自知，目前還是對付粱丘皇，如何迫使他牽出身後主凶。」

郝南鴻道：「這位主凶隱居幕後，必非常人，家父之事也是此人指使粱丘皇做的麼？」

衛童搖首道：「未必，郝少主知否翠玉古佛當年往事？」

郝南鴻聞言目中怒光逼吐，冷笑道：「晚輩倘不是家父被害，毒珠被竊，翠玉古佛現踪，也不會趕往雙燕堡引起偌大的風波。」

衛童笑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微風實起于蘋末，即使郝少主不去雙燕堡，這場風波也是難免，你方才所言只是後果，並非前因。」

「晚輩後生末學，當年北天山尋寶只聽得傳說，先父亦未參預其事，故而不明。」郝南鴻目注衛童道：「前輩當年去了北天山，可否賜告晚輩。」

衛童道：「老朽去是去了，却晚了一步，幾乎粉身碎骨，只知這位主凶幪面黑袍，老朽如果知道他是誰，也不會蹉跎歲月十餘年了！」說着語聲略頓，又道：「十餘年來，老朽胡亂摸索，竟找不出一絲端倪，偶經嶺南，無意發現燕雲三梟形踪可疑，探出三梟竟帶來一尊就是昔年北天山黑白兩道高手亟欲搶奪之佛門三寶之一翠玉古佛，急欲獻給葉堡主作爲壽禮。」

郝南鴻恍然道：「原來是前輩施展神偷絕技，以贋換眞，可笑燕雲三梟在武林中也頗負盛名，竟始終不曾察覺。」

「因爲他們在途中不敢展視。」衛童嘆息一聲道：「倘非如此，老朽也不會查出粱丘皇竟是關鍵人物，當初老朽原以爲粱丘皇就是主凶，後經抽絲剝繭，才知粱丘皇是串謀，身後尚另有其人。」

（未完・卅一）

